

霹雳蔷薇

三

## 第二十三章 祁连践约

“阴司笑判”吴荣知道掌门师兄决舍不得把他心爱的宝马千里菊花青输给夏天翔，遂冷笑一声说道：“夏天翔，你不知用什么卑鄙手段暗算我三师兄，还敢跑到此处卖舌张牙。常言道得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大概绛雪洞中又要添上一具寒冰塑像了！”

夏天翔冷冷瞥了吴荣一眼，晒然说道：“吴朋友，你说错了，常言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夏天翔既然来此，就不曾把这祁连山绛雪洞看成是什么刀山剑树，虎穴龙潭，只要凌董两位前辈不对我出手……”

“绛雪仙人”凌妙妙听他说至此处，接口笑道：“夏天翔放心，你无须设法激将，我二人从来不对后辈出手，但你在与戚掌门交代完毕以后，却须答复我一句话儿，就是鹿玉如而今安在？”

夏天翔向“绛雪仙人”凌妙妙含笑恭身，正待答话，戚大招业已触动灵机，对夏天翔冷然问道：“夏天翔，你记不记得在黄山与我相会之事？”

夏天翔应声答道：“事未经年，夏天翔怎会忘却？”

戚大招点头笑道：“记得就好，我还是那两点理由，不能把千里菊花青认输给你。”

夏天翔剑眉微蹙说道：“请你把那两点理由再说一遍。”

戚大招说道：“第一点理由是如今既系十月初七，则你未见得能把你自己的两条大腿保持到初八子时不断……”

夏天翔冷哼一声，接口问道：“我想起来了，你的第二点理由，是不是认为千里菊花青不肯跟我？”

戚大招点头大笑道：“你应该记得黄山试骑，在马背上被我这龙种神驹两度摔落之事。”

夏天翔想起黄山被跌之事，不禁俊脸微红，目光略注那匹正站在戚大招身边的千里菊花青，傲然说道：“我先解决你这两点理由，看你还有何话说？”

戚大招也自厉声狂笑道：“只要你能解决这两点理由，当着凌董二位，戚大招答应舍却这匹随我多年的罕世龙驹就是。”

夏天翔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便一项一项的循序解决。”

话完，目光又复一扫群魔，朗声问道：“哪位对我夏天翔的两条大腿有兴趣？”

“紫焰天尊”雷化既看不惯夏天翔这等豪气逼人的英风傲骨，又因知道昔日点苍山步虚道观之战，对方在师兄铁冠道长手下一招即败，身受重伤，不由心存轻视地拔剑在手，缓步走出。

夏天翔见雷化出场，蹙眉问道：“你要与我较量？”

雷化未曾听出夏天翔的话意，尚自傲笑道：“我手中的宝剑暨几手回风舞柳剑法，对你那两条大腿有兴趣。”

夏天翔嘴角微掀，转面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你们是打算选派代表和我动手？还是打算车轮大战？”

在场群魔以内，最年轻的也要比夏天翔年长两倍有余，戚大招怎好意思再以车轮战法取胜？何况心中也着实有些轻视对方，遂应声狂笑道：“任你选择一人动手，只要胜负一分，两腿未断，我那第一点理由便算被你解决。”

戚大招说完，认为夏天翔必然选择只剩一腿的“阴司笑判”吴荣，但仍足以取胜的把握，因为吴荣断腿以后，曾经痛下苦心，练成了几种恶毒绝

学。

夏天翔静静听完，向雷化摇手笑道：“雷朋友请回，我不和你打。”

雷化本欲在人前显耀，但因戚大招已有任凭夏天翔选择对手之言，遂只得愕然问道：“你要选谁和你动手？”

夏天翔忽然大笑说道：“雷朋友怎的如此不自量？你的一身艺业，不过与‘铁面鬼王’佟巨在伯仲之间，佟巨在我手下一招被制，你也最多难过三招，我自然要选个较强的对手，才好使那位额上长着九个大包的一派掌门，输得心服口服。”

“绛雪仙人”凌妙妙听得向身畔的“九天魔女”董双双低声笑道：“难怪玉如对夏天翔倾心，这娃儿着实高傲倔强得令人可爱。”

“九天魔女”董双双含笑点头，这时雷化因夏天翔竟对自己轻视，忍不住心头发火，意欲挺剑进招，硬行动手。

点苍掌门铁冠道长毕竟眼力稍高，见状叫道：“雷二弟请回，戚掌门人既已答应夏天翔选择对手，且由他觅人叫阵。”

雷化听掌门师兄如此说法，只得收剑悻悻走回，夏天翔两道冷电似的炯炯眼神，向在场群魔，又复缓缓扫视。

这两道眼神，终于停留在点苍掌门铁冠道长身上。

铁冠道长浓眉一挑，神情异常高傲地冷冷问道：“你要选择我么？”这句话中充满了骄狂自诩及晒薄对方的神情语气。

夏天翔淡淡一笑，摇头答道：“夏天翔前此在点苍山步虚道观曾拜铁袖罡风一拂之赐，今夜本应就此找场，但有两点理由，却不能选择你作对手。”

铁冠道长晒然说道：“你的理由好像很多。”

夏天翔针锋相对地接口说道：“并且正确无比。”

戚大招蹙眉说道：“有理就快说，若不让你说出，你便变成寒冰塑像，也难瞑目。”

夏天翔嬉笑的神色一收，目光如炬，凝注点苍掌门铁冠道长，冷然说道：“第一点理由便是你虽然欠我一笔旧债，但欠旁人的却比欠我更多，万一我今夜将你击败，使你羞愤自尽，岂不使另外那位大债主无从向你索债，终身抱恨？”

铁冠道长纵声狂笑道：“你倒真会饰词避难，铁冠纵横一世，闯荡八荒，在我剑下武林豪雄所流的碧血足可成河，我哪里记得清谁是我的最大债主？”

夏天翔逼紧一步，接口说道：“这桩债务与寻常武林血债大不相同，你清夜扪心，必然寝不能安，怎会忘记？”

铁冠道长蓦然想起自己所作的那桩见不得人之事，不禁全身一颤，凶威顿减，傲气大杀。

夏天翔哪肯饶人？又复目射神光地高声喝道：“你的最大债主，便是被你逆伦弑上、割舌剁指、身遭惨死的‘慈心羽士’管老前辈。这笔血债，我必须留给‘龙飞剑客’司徒畏为点苍派清理门户之际，代他师叔向你索债。这岂非夏天翔今夜强忍私仇，不愿选择你作对手的正当理由之一？”

铁冠道长因自己残害“慈心羽士”管三白一事，神明内咎，深恐越描越黑，哪里还得出出口？只好冷哼半声，咬牙忍气。

夏天翔眉飞色舞地继续笑道：“第二点理由则是这场比斗的胜负，关系着一匹罕世难寻的异种龙驹，故而我选择之人，必须要在分了输赢以后，能

使戚掌门人甘心献马，无所怨怼，才属理想。”

“绛雪仙人”凌妙妙听得失笑说道：“你这娃儿，真会气人。但符合你所讲条件的对手，恐怕不大好找？”

夏天翔笑道：“好找，好找，我早已想好对手，倘若夏天翔侥幸获胜，包管戚掌门人心服口服，甘心献马。”

这一席话，听得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满腹狐疑，诧然问道：“你这位理想的对手是谁？”

夏天翔俊目双翻，精芒电射，逼视着戚大招，大笑道：“这人还不好猜？就是戚掌门人尊驾自己！”

在场群魔听完这两句话后，无不暗赞夏天翔傲骨盖世，胆大包天，小小年纪，竟敢向当代武林八大掌门中的杰出好手“九首飞鹏”戚大招如此叫阵。

戚大招摇头苦笑道：“你为什么偏爱选我？”

夏天翔笑道：“你是千里菊花青的主人，自然应该亲手把它输掉！”

戚大招气极而笑，把那颗额上长着九个肉包的巨大头颅摇了一摇，蹙眉问道：“你打算与我怎样比斗，拳掌？兵刃？玄功？暗器？”

夏天翔剑眉一挑，傲气凌云地答道：“杜工部前出塞诗中说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夏天翔既向戚掌门人挑战，自然是要斗你手中这根重达百五十斤、威震江湖的九鹏展翼钢拐。”

戚大招听得双眉紧皱，凝视夏天翔有顷，突然忍不住仰首长空，一阵震天狂笑。

夏天翔哼了一声说道：“我说得有何不对，你为什么像只夜枭悲啼，笑得这样难听？”

戚大招微顿手中九鹏展翼钢拐，“丁丁”连声，石火星飞，厉声说道：“当世峨嵋、昆仑、少林、武当、雪山、罗浮等六大门派的掌门人，见了戚大招这根九鹏展翼钢拐也无不忌惮三分，你却螳臂当车，以卵击石，狂妄至此，怎不令人发笑？”

夏天翔剑眉轩处，接口说道：“空自吹嘘何用？赢了我才算本领。你再不赶快动手，一交子时，那匹千里菊花青便输掉了。”

戚大招大笑说道：“哪里会等到子时？戚大招九鹏展翼钢拐一举，三招以内，你便将骨断筋折，身为肉酱！”

夏天翔朗声笑道：“你既会漫天讨价，我便当就地还钱，三百招中，夏天翔倘若落败，不但赌约认输，双手奉上‘红云蛛丝网’，并自行砍断两条大腿！”

戚大招也不禁对夏天翔的英风豪气，暗暗心折，不再卖狂，发话问道：“你用的是什么兵刃？”

点苍掌门铁冠道长在一旁说道：“他用的是‘北溟神婆’皇甫翠所传的一对三绝钢环。”

夏天翔瞥了铁冠道长一眼，摇头说道：“下次我如有机会领教你的回风舞柳剑法，定然仍用三绝钢环，但今夜对付戚掌门人的那根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却要换件兵刃。”

说完，自身边一具仲孙飞琼为他特制的软皮套内，取出天羽上人所赐的那“天禽五色羽毛”，持在手中，向戚大招笑道：“戚掌门人，你那根九鹏展翼钢拐，加上内家真力，抡圆施展开来，重若万钧。我这根五色鸟羽却是轻如无物，故而今夜之战，应该是至柔克刚的最好解释。”

戚大招毕竟一派掌门，见夏天翔要用一根羽毛对抗自己重达百五十斤、无坚不摧的九鹏展翼钢拐，知道必有诡异，遂不仅不稍轻视，反倒向对方手中那根长约二尺四五的五彩羽毛细看了几眼。

这一细看之下，果然看出不仅羽毛色彩绚丽已极，并且还隐泛异常的宝光，越发知道绝非凡物，微起戒心，但一时却想不出这种奇怪兵刃的名称来历。

“九天魔女”董双双却咦了一声，向“绛雪仙人”凌妙妙说道：“夏天翔手中这根鸟羽，像是百年前威震江湖的‘天禽五彩羽毛’，他从何处得来？莫非‘天羽大师’唐一梦仍在人间，并传了这娃儿绝世无双的‘天禽七巧’手法么？”

这“天禽五彩羽毛”，“天羽大师”唐一梦，及“天禽七巧”手法等语，听在戚大招耳中，竟使这位平素目空一切、骄狂无比的祁连派掌门人怦然心惊，猜出夏天翔果是有恃而来，自己必须仔细盘算，万勿鲁莽。

戚大招这一仔细思索，综合佟巨受制被擒，夏天翔单人独闯绛雪洞，并敢选择自己作为对手等事，反复推敲之下，认定“九天魔女”董双双所说不差，对方手中的鸟羽，必是百年前江湖无敌的“天禽五彩羽毛”，而夏天翔也定然巧遇“天羽大师”唐一梦，获得出奇的传授，否则决不会如此大胆狂傲。

自己身为一派掌门，夏天翔则属年轻后进，胜之已觉不武，不胜更将半世英名付诸流水，但事先允许对方选人较量，对方偏又选中自己，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之下，如何才能预留退步？

戚大招江湖经验毕竟老到，微一思索，便已成竹在胸，有了主意。

夏天翔见戚大招目注自己手中的“天禽五彩羽毛”，半晌无言，不禁讶然问道：“戚掌门人莫非仍认为夏天翔不配承教？”

戚大招主意恰已想好，怪眼双翻，“哈哈”大笑道：“我是在想，戚大招身为一派掌门，便是施展九鹏展翼钢拐把你砸成肉酱，也将被武林人物讥笑我以老欺小，以强凌弱，岂非太吃亏了？”

夏天翔问道：“依戚掌门人之见，应该怎样比斗？你才不会吃亏？”

戚大招见夏天翔业已上钩，遂谄笑问道：“夏老弟傲骨英风，着实可佩，你难道还敢让我出题目么？”

夏天翔何等聪明，虽然发觉戚大招似有诡计，自己并正渐渐钻入他的圈套之中，但因已被对方逼住，只得轩眉笑道：“戚掌门便是安排下一锅沸油，夏天翔也敢比你先跳。”

“绛雪仙人”凌妙妙向“九天魔女”董双双附耳低声笑道：“这孩子果然讨人喜欢，我同意把玉如嫁给他了。”

“九天魔女”董双双微微一笑，暗用功力，不使外人听得，向凌妙妙低声说道：“你且慢想作丈母娘，依我看来，你这准女婿太以好强，非上戚大招的恶当不可，今夜一关难过！”

“绛雪仙人”凌妙妙眉尖双挑，方自鼻内冷哼一声，业已听得戚大招狂笑说道：“夏老弟何必如此言重？一桩赌约输赢，算不了什么大事。戚大招怎会安排油锅刀山等凶险之物？我只是仍准备在这根九鹏展翼钢拐之上，与老弟略作游戏，但决非彼此过招动手而已。”

夏天翔闻言，心内一宽，扬眉傲笑说道：“戚掌门人但有所命，夏天翔无不遵从，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最好马上开始。”

戚大招狞笑一声，手中默运功劲，往下一插，竟把那根九鹏展翼钢拐插

得入石三尺。

然后凝聚神功，照准钢拐顶上的九只展翼飞鹏，“啪啪啪”接连几掌，硬将整根钢拐击得全没石中，只剩九只展翼飞鹏露出石外。

戚大招施展完毕，目注夏天翔，异常得意地纵声狂笑道：“夏天翔，你只要能够不借外力，把这根九鹏展翼钢拐自石内拔出，伏牛山赌约便算我输，千里菊花青尽管骑走便是。”

戚大招这个主意想得的确高明，因为纵令夏天翔巧遇百年前武林无敌的“天羽大师”唐一梦，最多也不过学会几手精妙绝招，真气内力方面决不致有甚突飞猛进；自己素以膂力称雄，这击拐入石，要对方拔出之举，必然有胜无败。退一万步想，九鹏展翼钢拐即被夏天翔拔出，对于自己的脸面也无任何损失，并可慨将千里菊花青相赠，以示守约，好在那等烈性的异种龙驹，除非自己有令，谁也骑它不走。

夏天翔在戚大招把那根钢拐整个击入石中，狂笑发话以后，便知自己过份逞强，果然中入圈套。不但使赢到手的千里菊花青成空，并将无法下台，甚至要把“红云蛛丝网”输掉。

因为倘若彼此过手，则自己身怀“蔷薇使者”所传的“蔷薇三式”以及“天羽大师”所传的“度世三招”，威力绝顶，妙用万方，慢说“九首飞鹏”戚大招，纵遇“白骨三魔”那种人物，也可一与颉颃。如今这比斗方法，纯系较力，自己虽承“蔷薇使者”转注功力，但修为锻炼不够，总是最弱的一环，尤其戚大招是以膂力之强，名震江湖，自己岂非定然无法把九鹏展翼钢拐拔出，弄得丢人现眼？

心中正在发愁，戚大招得意之下，怎肯让人？满含讥刺意味地冷笑说道：“夏天翔，你方才不是催我节省时间，马上开始，怎的如今却又迟疑起来？赶快把这九鹏展翼钢拐拔出，便可赢得赌约，将那千里菊花青骑走。”

夏天翔因事逼至此，自己无论力所能及与否？也必一试，遂豪气又腾，目注戚大招冷笑着说道：“戚掌门人，你好心机，好安排……”

戚大招浓眉一挑，狂笑说道：“这称得起什么心机？什么安排？不过是戚大招略用所长而已。但夏老弟适才豪气凌人之际，不是曾经高吟杜工部前出塞诗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么？”

这几句话，以人之语，塞人之口，讲得好不厉害！夏天翔被他激得剑眉双剔，意气飞扬，抢步走到那根几乎全部没石，只剩九只飞鹏露出石外的九鹏展翼钢拐之前，俯下身形，双手攥住钢铸的飞鹏，凝足真力，往上猛拔。

“蔷薇使者”转注给他的功力果然惊人，夏天翔竭尽全力施为之下，虽觉钢拐奇重绝伦，但仍被他缓缓拔起三寸。

这一来，祁连群魔俱都大惊，包括“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在内，均一齐围拢，远远近近地站在夏天翔四外观看。

戚大招则胸有成竹，面含冷笑，静静旁观。

因为他自知九鹏展翼钢拐顶端飞鹏以下的一尺七寸、二尺一寸及二尺五寸等处，各有一枚铸来锁拿对手兵刃的特制倒钩，故而拔出石地，远比插入困难，纵令夏天翔天生异禀，又获罕世奇遇，把内家真力增强到与自己仿佛的地步，最多也不过能把九鹏展翼钢拐拔出九寸来长以后，便即两臂奇酸，心头狂跳，眼前乱转金花，耳中也自“嗡嗡”作响。

夏天翔想起“蔷薇使者”转注功力以前曾告自己，务须设法多加锻炼，多斗强敌，功力自会逐渐加强，到了明年二月十六，才可硬接“白骨三魔”

中的“白骨天君”三招。如今时才十月初七，锻炼未够，功力未足，哪里拔得出这根九鹏展翼钢拐？

他虽自知力已用竭，但仍傲然不服地再复猛力一拔，却感觉那根九鹏展翼钢拐变得重逾千钧，丝毫无法撼动。

夏天翔心余力拙，正待长叹一声，俯首认输，缴出“红云蛛丝网”之际，突然觉得背后袭来一丝凉风，在自己腰眼左近透体而入。

夏天翔愤然猛一回身，却见自己背后站的正是“绛雪仙人”凌妙妙及“九天魔女”董双双，凌妙妙并厉声笑道：“夏天翔，你三番两次来我绛雪洞中扰闹，委实可恶。如今既与戚掌门人订了赌约，便赶紧如约履行，只要将这九鹏展翼钢拐拔出，便可再度侥幸地骑走千里菊花青。否则不仅输掉‘红云蛛丝网’，我还要把你两条大腿一齐留下。”

夏天翔勃然大怒，方欲反唇相讥，忽然发现“绛雪仙人”凌妙妙语意虽凶，语音虽厉，但两道眼神却以一种慈祥和蔼的异样光辉，凝注自己。

这两道眼神刚刚触动他一线灵机，耳中又听得有人用“蚁语传声”的绝顶内功向自己说道：“夏天翔，我们帮你的忙，你赶紧饰词掩护，努力再拔，包管能把这根九鹏展翼钢拐拔出石地。”

夏天翔何等聪明？闻言之下，遂向“绛雪仙人”凌妙妙双眼一翻，傲然说道：“你们且慢发狂，我既已把这九鹏展翼钢拐拔出几近一尺，自然能将它整个拔出石地。”

戚大招冷笑着说道：“你能拔出一尺，确实难得。但一尺以后，每寸每分均极艰难，依我看来，你那面‘红云蛛丝网’是输定了。”

夏天翔趁机回身，转对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我们订这拔拐之约，可曾规定时限？”

发话之间，背后寒风由一缕加成两缕，透体绵绵袭入，变成一股温和热力，传布全身，使夏天翔感觉精神顿涨，疲劳渐去，四肢百骸舒泰无比。

戚大招哪里想得到自己倚作靠山的“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竟会爱女及婿，反助夏天翔？遂仍充满自信地狂笑道：“虽然未曾规定时限，但你总应该在子正之前完成这桩赌约。”

夏天翔故意再逗他一句说道：“我能不能够服药助力？”

戚大招点头讪笑说道：“当然可以，我倒要见识你有什么能在顷刻之间助长千钧神力的仙丹妙药？”

夏天翔正欲装模作样，向怀中随意摸取一粒灵丹吞服之际，突然一声清朗的猿啼，灵猿小白忽自石后现身，大摇大摆走出。

祁连群魔于小白掷出佟巨之时，虽已看见它藏在石后，但却猜不出它突然现身，并这样大摇大摆地走来则甚？

夏天翔深知小白通灵无比，这蓦然出现，必有所为，遂微笑说道：“小白，你来则甚，是想帮我的忙么？但我与对方订约，这根九鹏展翼钢拐必须我亲手拔出才算数呢！”

小白“吱吱”一叫，右爪舒处，爪内托着“天羽大师”所豢的黑猿在殉主以前送给小白的那粒毒蛇丹元，塞向夏天翔口中，似是要他把这丹元服下。

“绛雪仙人”凌妙妙瞥见小白爪中所托的毒蛇丹元，不禁与“九天魔女”董双双对看一眼，嘴皮微动。

夏天翔耳边又听得有人以“蚁语传声”说道：“白猴子爪中所托，像是罕世难见的蜈蚣蟒丹元，你赶紧把它服下，略微调气运行，定然得益匪浅。”

我二人本可帮你把那九鹏展翼钢拐拔出，但这种作法只是迫不得已，揠苗助长，拐虽拔出，你本身也必真元大损，非经周年半载好好调息，不得复原。如今既有这蜈蚣蟒丹元，内长外助，顺理成章，则可不妨事了。”

夏天翔听完，自然狂喜万分，立将蜈蚣蟒丹元服下，并如“绛雪仙人”凌妙妙所嘱，调匀真气。把刚刚所服丹元化成的一股阴凉玉液，散布周身百穴。

戚大招见夏天翔闭目坐地，调息行功甚久，不禁微觉不耐地抬头一看天时，发话说道：“夏天翔，时近亥末，你再这样装腔作势，可要来不及了。”

夏天翔一睁双目，微笑而起，再度走到已被自己拔出近尺的九鹏展翼钢拐之前，向戚大招笑道：“戚掌门人，请准备将千里菊花青偿付赌约，夏天翔这次要把你这根九鹏展翼钢拐拔出来了。”

戚大招哼了一声，面罩严霜，晒然不语。

夏天翔感觉背后寒风又已缓缓袭来，遂双手握定九鹏展翼钢拐拐身，奋力往上一拔。

他这一拔，直把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以及“白头罗刹”鲍三姑等一千魔头看得目瞪口呆，大出意外。

原来夏天翔一下便把九鹏展翼钢拐拔出九寸！

夏天翔目光凝注九只展翼飞鹏之下一尺七寸处的那枚倒钩，哦了一声，含笑说道：“原来戚掌门人这根九鹏展翼钢拐竟还铸有倒钩，否则怎会这等难拔？”

戚大招脸上颜色由青转红，由红转紫，显得奇窘无比。

就在这位祁连派掌门人奇窘万分，无话可答之际，夏天翔一声龙吟长啸，已在体内丹元及背后寒风的双重助力之下，把那根九鹏展翼钢拐拔出石地，异常谦恭的双手献上。

戚大招奇窘难解，盛怒难宣，接过九鹏展翼钢拐猛力一挥，砰然暴响，石火星飞，把身旁一块巨大山石砸得四分五裂。

夏天翔暗暗好笑，索性把神情装得特别正经，向“九首飞鹏”戚大招深施一礼，恭恭敬敬地含笑说道：“武林末学夏天翔，敬请戚掌门人将千里菊花青如约见赐。”

这种情形之下，又有“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及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等人在场，“九首飞鹏”戚大招纵然脸皮再厚，也说不上不算来，只得一咬钢牙，恨声说道：“只要你能骑得住这匹千里菊花青，便尽管骑去就是。”

夏天翔因在大巴山中曾经试用仲孙飞琼所传的兽语，使千里菊花青神情驯善，容许自己上背乘骑，故而闻言之下，便自缓步走向千里菊花青，并遵照仲孙飞琼所教驯兽心得，以一种极为诚恳，又复极为友善的目光，与这匹龙种神驹，先行互相对视。

戚大招见状好生诧异？暗想千里菊花青龙性难驯，极为暴烈，未奉自己之命，绝不容生人走近身边，怎的今夜对这夏天翔的神情竟会大异昔日？

念犹未了，夏天翔业已走到千里菊花青的身旁，一面轻抚马鬃，一面把自己的面颊凑在马脸之上，略微挨擦，以示亲热，口中并用极为低沉诚恳的语音说道：“哈叽里摩，摩叽哈里，哈叽摩摩古龙。”

千里菊花青果然驯善已极，任凭夏天翔亲热抚摸，但却有几点泪珠，自马眼中凄然坠落。

夏天翔不禁大吃一惊，回想当初自己在大巴山试骑这千里菊花青之际，它曾两度悲嘶示警，鹿玉如粗心未察，终于中了“昆仑逸士”向飘然毒上淬毒的“天荆毒刺”的暗算。如今竟又凄然坠泪，难道祸变将生，祁连群魔在恼羞成怒之下，要对自己无耻暗算？

一面暗加警惕，一面翻身上马，但身形刚刚跨上马背，尚未及纵辔试骑，便听得戚大招咬牙怒哼，并有“丝”的一声破空微响。

夏天翔情知不妙，正欲发话喝问，但坐下千里菊花青却全身一颤，蓦然倒地。

夏天翔飘身下马，闪目看时，只见千里菊花青左耳上方钉着一根几已全没入脑的“天荆毒刺”，一匹神骏无比的龙种宝驹，竟在戚大招狠心辣手之下，惨遭杀害。

夏天翔想要这匹龙驹与仲孙姊姊并辔江湖已久，如今马虽到手，心愿却空，怎不气得全身血脉偾张，颤指“九首飞鹏”戚大招怒声喝道：“戚大招，你身为一派掌门，怎的做出这等神人共愤的无耻之事？”

戚大招面色铁青，杀气腾眉地厉声答道：“夏天翔，你不要轻狂找死，口不择言，我自己杀我所豢的马儿，怎说无耻？更谈不到什么神人共愤。”

夏天翔目光略瞥千里菊花青，不由一阵心酸，咬牙怒声喝道：“你自己杀你所豢的马儿，别人自难管你，但你却业已先把这匹马儿输给我了。”

戚大招无耻狡辩道：“我虽如约输给你这匹马儿，但事先似乎并未说定是活马，还是死马！”

夏天翔咬牙说道：“我先赢伏牛山赌约，你后杀千里菊花青，我便要替这匹不该被你所杀的可怜马儿报仇。”

戚大招厉声狂笑说道：“若不是你这小鬼来此纠缠，我乘骑多年的心爱龙驹也不会身遭惨死！追原溯始，你才是千里菊花青的要命凶星，我杀你为它偿命便了。”

语音方落，钢牙便挫，九鹏展翼钢拐霍地抡圆，一式“雷降九霄”，挟着无法形容的锐劲风声，照准夏天翔肩背之间猛砸而下。

戚大招在当代武林八大掌门人中，向称佼佼好手，这一含怒发招，威势之强，真足撼山震岳，仿佛钢拐离身尚有数尺，劲急拐风便能将对方身形卷飘而起。

夏天翔近来奇遇虽多，长进虽快，但对于如此威势的猝然袭击，也不敢轻率接架。遂在拐影才飘，拐风才卷之际，施展恩师“北溟神婆”所传的急难脱身绝学“天龙转”，灵妙从容地闪出二丈。

戚大招也深知夏天翔年岁虽轻，却满身奇学，绝非易与，在一拐砸空之下，正待顺势变招，再度追击，却听得“绛雪仙人”凌妙妙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戚掌门人住手，听我一言。”

戚大招悻然收拐，目注“绛雪仙子”凌妙妙诧声问道：“凌护法阻我杀这小贼则甚？”

“绛雪仙人”凌妙妙目光一扫在场群魔，微笑说道：“这绛雪洞前，我方几已全集震天派一流好手，对方却只夏天翔一人，胜之不武，不胜为笑，戚掌门人纵将他伤在九鹏展翼钢拐之下，也难免不传为江湖笑柄的。”

戚大招脸上一红，愤然说道：“凌护法如此说法，难道便让这夏天翔小鬼安然离去不成？”

“绛雪仙人”凌妙妙笑道：“震天派开派大典，齐集群英的盛会之上，

戚掌门人大可向夏天翔之师‘北溟神婆’皇甫翠，把今夜这场过节作一交代。”

戚大招浓眉一挑，目光冷瞥夏天翔，猛顿手中九鹏展翼钢拐，恨声说道：“凌护法说得有理。我也不怕什么难缠难惹的‘北溟神婆’，但可惜平白损失一匹通灵神骏的千里龙驹，而未将这夏天翔小鬼当时砸成肉泥……”

话犹未了，“九天魔女”董双双却在一旁含笑说道：“戚掌门人休怪董双双直言，你这暗发‘天荆毒刺’击毙千里菊花青之事，作得原自欠妥。不如任凭夏天翔骑去，日后遇机再复夺回，岂不是可保全一匹罕世良驹的生命？”

戚大招见自己倚为靠山的两位护法，语意中竟均略微偏向夏天翔，不由心中略感不悦。但杀马之举，原是一时冲动，事后已颇后悔，其屈在己，哪里还答得上话来？只好冷哼一声，默然不语。

“九天魔女”董双双虽见戚大招神情尴尬，却也不去管他，转面目注夏天翔，含笑问道：“夏天翔，你方才好似曾说，来此并非全为伏牛山赌约，尚有别事……”

夏天翔因知自己今夜全靠这两位前辈暗中帮忙，才不致弄得灰头土脸，遂接口恭身答道：“夏天翔是奉了一位前辈之命，来邀请凌董两位前辈与其一会。”

“绛雪仙人”凌妙妙听得哼了一声说道：“这人好狂！他既然要会我们，怎不亲自前来这绛雪洞中，却命你传话则甚？”

夏天翔恭身笑道：“这位老前辈说是不便来此，才命夏天翔恭请凌董两位前辈，屈尊移玉。”

“九天魔女”董双双失笑道：“这人好大口气，你可知他名号？”

夏天翔答道：“此人与家师及‘天外情魔’仲孙前辈齐名，姓厉名清狂，武林人称‘风尘狂客’。”

“风尘狂客厉清狂”七字，听得“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均自全身一震，似乎大出意外？

凌妙妙抢先问道：“你是怎样遇见‘风尘狂客’厉清狂？他约我们在何处相会？”

夏天翔信口胡编，含笑说道：“夏天翔在一村店饮酒，巧遇厉老前辈也正独自买醉，遂奉命来请两位前辈，去往村店一会。”

董双双问道：“这村店是在何处？”

夏天翔摇头说道：“地不知名，离此约有两日行程，夏天翔愿意为二位前辈引路。”

凌妙妙方一点头，“九首飞鹏”戚大招却冷笑说道：“哪有地不知名之理？凌护法小心这刁钻小鬼有甚恶毒圈套。”

凌妙妙大笑道：“戚掌门人，当世中有谁敢对凌妙妙、董双双施展诡计？我们随这夏天翔去与厉清狂一会，了却多年心愿以后便即转来。你且为千里菊花青挖坟埋骨，不必替我们担心思了。”

戚大招脸上方觉讪然，凌妙妙已向夏天翔含笑说道：“夏天翔，我们说走便走，你且与这只白猴子前行引路。”

夏天翔黯然看了横尸地上的千里菊花青一眼，向“九首飞鹏”戚大招扬眉叫道：“戚大招，震天派二月十六的开派大会之上，夏天翔要替这匹可怜的马儿报仇，你小心难逃公道！”

一面说话，一面与灵猿小白双双腾身，往南驰去。

“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黄衫飘处，随后追踪，只把位“九首飞鹏”戚大招气得面色铁青，怒无泄处，九鹏展翼钢拐愤然猛挥，又复击碎了一根粗大石笋。

驰过两座峰头，夏天翔边行边向“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抱拳含笑道：“夏天翔谢过两位前辈适才凌空传劲暗助真力，使夏天翔得能拔出那根九鹏展翼钢拐之德。”

凌妙妙笑道：“这种小事不必再提，倒是根据‘白头罗刹’鲍三姑所说，你已被她暗加算计，服了两粒九寒丹，骨髓成冰而死。怎的却仍……”

夏天翔笑道：“鲍三姑虽然阴险歹毒绝伦，但夏天翔却吉人自有天相，我巧遇‘天外情魔’仲孙老前辈加以援手，不但骨髓未曾成冰，反借鲍三姑两粒九寒丹之力，解去了双掌所中的火毒。”

“绛雪仙人”凌妙妙哦了一声说道：“原来你遇见了那最爱多管闲事的仲孙圣？但鹿玉如是否知道你并未死去？”

夏天翔点头答道：“她已从仲孙前辈口中得知我死里逃生，并未绝命。”

凌妙妙又复问道：“她如今踪迹何在？”

夏天翔剑眉微蹙，怅然答道：“她在听说我并未绝命，又见我即将苏醒之时，却蓦然离去，声称从此青灯古佛，独遣余生，不再与我相见。”

“绛雪仙人”凌妙妙与鹿玉如母女情深，闻言之下，失声一叹，嗓音中并可听出业已微含悲戚。

夏天翔何等聪明，聆音察理，朗然说道：“凌老前辈放心，但等二月十六震天派开派大会了结以后，夏天翔不辞踏尽海角，走遍天涯，也要把玉妹寻着。”

凌妙妙闻言，心中略慰，目注夏天翔问道：“你寻着鹿玉如后，可会辜负她对你的一番情意？”

夏天翔俊脸微红，摇头示意。

凌妙妙厉笑说道：“不会辜负就好，你若失信失言，却休怪我心狠手辣，把你也制成一具寒冰塑像！”

夏天翔傲骨天生，对任何人也不肯屈服，听得剑眉双剔，目射神光说道：“凌老前辈请莫这样说，我不会辜负鹿玉如之故，是由于我的道德良心，以及当初为她远上岷山、在蔷薇坟前所祈求的蔷薇愿力，却决非由于老前辈的神威所慑，须知夏天翔一身傲骨，从不畏……”

凌妙妙笑道：“你要不是倔强高傲得令人可爱，鹿玉如又怎会看得上你？你刚才说的什么？你曾经为她还去岷山蔷薇坟祈求过蔷薇愿力？”

夏天翔明知“绛雪仙人”凌妙妙正是鹿玉如的生身之母，“九天魔女”董双双则是霍秀芸的亲娘，但却佯作不知，把蔷薇坟诉愿，及自己在仲孙飞琼、霍秀芸及鹿玉如等三女间的为难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九天魔女”董双双听完笑道：“常言说：‘二女之间难为夫。’你却想一箭三雕，真是雄心不小。”

夏天翔听得忍俊不禁，暗想这句“二女之间难为夫”，恰好正是凌妙妙、董双双与“风尘狂客”厉清狂爱恨纠缠的最好写照。

凌妙妙看了董双双一眼，微笑说道：“鹿玉如、霍秀芸二女我们均曾见过，仲孙飞琼则只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她品貌武功如何？比得上鹿玉如、霍秀芸么？”

夏天翔手指夜空中两颗灿烂的明星，扬眉说道：“鹿玉如、霍秀芸秀绝

当世，宛似天际双星……”

董双双含笑接口问道：“仲孙飞琼呢？”

夏天翔仰视中天清光无限的一钩新月说道：“仲孙飞琼则高华无匹，冲朗无俦，宛若中天皓月。”

灵猿小白深谙人言，先见夏天翔称赞鹿玉如、霍秀芸，未曾提及仲孙飞琼，不禁瞪着两只朱红的火眼，怒视夏天翔，但如今听他把主人仲孙飞琼比得更高，立即连连欢蹦，发出几声得意的怪笑，神态显得高兴已极。

“绛雪仙人”凌妙妙认为夏天翔对仲孙飞琼揶揄太过，遂哼了一声说道：“我却不信仲孙圣有这么好的一位女儿，倒要找个机缘，看她一看。”

夏天翔笑道：“不必另找机缘，我那仲孙飞琼姊姊正陪着‘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在前途等待二位前辈呢。”

“九天魔女”董双双忽然停步，目注夏天翔问道：“夏天翔，大概你说了慌话，到底是不是‘风尘狂客’厉清狂邀约我们？”

夏天翔恭身答道：“两位老前辈放心，夏天翔决不敢狂妄得愚弄两位前辈。”

“绛雪仙人”凌妙妙也听出蛛丝蚂迹，冷然说道：“夏天翔，你不要再复巧言掩饰，厉清狂决不在什么村店酒肆之内。”

夏天翔暗暗惊服对方厉害，遂含笑说道：“两位老前辈明察秋毫，厉清狂老前辈确实不在什么村店酒肆之内，当时是因祁连派多人在旁，夏天翔才略微编造，未吐实言。”

“绛雪仙人”凌妙妙目闪神光，仔细打量了夏天翔几眼，缓缓说道：“如今除了你我之外，绝无他人，你该说出真话了吧？”

夏天翔点头含笑说：“厉老前辈现在莫愁石室。”

“九天魔女”董双双惊讶道：“他已经去了高黎贡山凝翠谷么？”

夏天翔微一点头，“绛雪仙人”凌妙妙却怫然说道：“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是我们的旧游之地，也是令人伤心之地。凌妙妙等不欲身临其境，触绪添愁，你还是去叫厉清狂到祁连山绛雪洞来，与我们一了当初旧债。”

说完，竟与“九天魔女”董双双一齐回身，大有不再前行，径自回转绛雪洞之意。

夏天翔见状急得又复信口胡编道：“凌董两位老前辈留步，你们倘若不去高黎贡山凝翠谷，今生今世便将无法与‘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互相见面了呢！”

这几句话儿果然听得“绛雪仙人”凌妙妙与“九天魔女”董双双愕然停步回身，由凌妙妙发话问道：“此话怎讲？”

夏天翔装得一本正经地恭身说道：“厉清狂老前辈不知受了何种重大感触，竟在莫愁石室企图自尽。”

“九天魔女”董双双听到此处，不禁向“绛雪仙人”凌妙妙冷笑一声说道：“他怎的变得如此颓唐，竟欲以死解脱，昔日的骄满嚣张，而今安在？”

“绛雪仙人”凌妙妙冷哼一声，夏天翔又复说道：“夏天翔与我仲孙飞琼姊姊同游高黎贡山，适逢其巧地救了厉老前辈一难。但厉老前辈解脱之意颇坚，说是除非能把凌董两位前辈请到莫愁石室，与其一会，了却多年心愿以外，否则仍将绝食求死。”

“绛雪仙人”凌妙妙蹙眉苦笑，向“九天魔女”董双双说道：“他若一死，岂非害得我们多年心愿也自成空？看起来又将旧地重游，去往高黎贡山

凝翠谷中走一趟了。”

董双双尚未答言，夏天翔索性把谎话编得更圆，继续说道：“我仲孙飞琼姊姊因见厉老前辈伤心过甚，遂留在高黎贡山，以便安慰照拂，并命我星夜赶赴祁连，冒险邀约二位前辈。”

他这一番谎话编造得极合情理，“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自然不再多疑，遂与夏天翔及灵猿小白，一同赶奔高黎贡山凝翠谷而去。

夏天翔在路途之中，见“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二人的轻功身法神妙无俦，更想起当初绛雪洞夜审知非子时，“九天魔女”董双双曾凌虚蹑步，直上危崖，把灵猿小白手到擒来之事，遂向凌董二人陪笑问道：“两位前辈的身法之妙，使夏天翔叹为观止，但不知是何名称，是何宗派？”

“绛雪仙人”凌妙妙笑道：“我们的功夫都沾点魔气，我的身法叫做‘神魔御风’，你董老前辈的身法则叫‘天魔无影’。”

夏天翔笑道：“功力何分邪正？修为只在一心，灵明倘蔽，佛亦成魔，真悟一参，魔即是佛。”

“九天魔女”董双双笑道：“你若不嫌我们这些魔道功夫，将来或许可以传你几手。”

夏天翔闻言大喜，方自恭身称谢，“绛雪仙人”凌妙妙却向他问道：“你说你在二月十六震天派开派大会了结以后，要去寻找鹿玉如，但天涯之大，海角之广……”

夏天翔剑眉双挑，语意坚决地接口说道：“天涯虽大，不会无边，海角虽广，诚心是岸，夏天翔不惜踏破铁鞋，一年不遇，找上十年，十年不遇，找上一世……”

“绛雪仙人”凌妙妙也自截断夏天翔的话头，冷笑说道：“照你这样找法，纵令恩爱冤家，相逢陌路，但红颜绿鬓，却可能均已凋零，岂不仍将恨海难填，情天永缺？”

夏天翔听出“绛雪仙人”凌妙妙语中含有深意，遂恭身陪笑道：“凌老前辈是否猜得出玉妹遁世之处？还请对夏天翔不吝指示。”

“绛雪仙人”凌妙妙点头说道：“你果然聪明，我虽猜得出鹿玉如遁世之所不外四处，但却只希望你能在前三个地方找得着她，否则必将大费周折。”

夏天翔剑眉一蹙，急急问道：“老前辈所猜的前三个地方，是什么所在？”

“绛雪仙人”凌妙妙笑道：“我不加解释，须由你自行参详，前三个地方是昆仑之巅、大巴之洞及终南之谷。”

夏天翔一听便知昆仑之巅是指鹿玉如在昆仑门下学艺生长之地，大巴之洞是指鹿玉如与自己的定情之所，但对终南之谷四字，却有些莫测高深。暗想终南山峰壑极多，岩谷无数，这终南之谷，却系何指？难道竟指的是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与点苍掌门铁冠道长曾经互拼生死的终南死谷么？

略一寻思以后，又向“绛雪仙人”凌妙妙问道：“请问凌老前辈，第四个所在却是何处？”

“绛雪仙人”凌妙妙摇头一叹说道：“鹿玉如倘若到了第四个所在？恐怕你便费尽心机，也将情丝莫续。”

夏天翔奇诧颇甚地急急问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绛雪仙人”凌妙妙答道：“这所在叫做‘寂灭之宫’。”

夏天翔因从来不曾听过“寂灭之宫”四字，遂剑眉深聚，讶然问道：“这‘寂灭之宫’是由何人主持？位居何地？”

“绛雪仙人”凌妙妙摇头答道：“我也不知道这‘寂灭之宫’的主持人是谁。至于地址所在，更是虚无缥缈，有人说在雪山之腹，有人说在南海之底。但却知道这是一群伤心无奈的断肠人聚集之所，这群人个个俱有无比伤心之事，个个也就成了绝世怪人，甚至怪癖到不许任何一只不带忧愁的鸟兽之类，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内！”

夏天翔听得简直闻所未闻，但却忽起疑云，目注“绛雪仙人”凌妙妙问道：“凌老前辈，你怎会知道有这‘寂灭之宫’存在，及宫中那群伤心人的异常怪癖？”

“绛雪仙人”凌妙妙点头笑道：“你问得有理，我因巧逢一位‘寂灭之宫’内的怪人，劝我抛弃红尘，归诸寂灭，才知道人世之间，居然还有这么一处奇异所在。”

夏天翔问道：“这怪人既劝老前辈抛弃红尘，归诸寂灭，老前辈却怎样对他答复？”

凌妙妙笑道：“我答应必须少待我了却一桩心愿以后，方可决定是否如他所劝，归诸寂灭。”

夏天翔自从参谒天羽大师及三绝真人之后，深信茫茫江湖之内，不知藏有多少未为世晓的旷代奇人？闻言不禁眉头深聚说道：“这样说来，那怪人还与老前辈订有再见之约？”

凌妙妙点头说道：“那怪人自称‘寂灭先生’，行动怪异飘忽，无法捉摸，他说‘寂灭之宫’内的人物，从不涉及江湖恩怨，故要在震天派开派大会结束过后，再来找我。”

夏天翔暗把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四语记在心中，边行边向凌妙妙问道：“老前辈所说的那桩未了心愿，莫非就是与‘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相会之事？”

凌妙妙微一点头，夏天翔故意试探道：“如今只要一到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便可与厉清狂老前辈会晤，不知凌老前辈对那‘寂灭先生’之劝，作何打算？”

“绛雪仙人”凌妙妙与“九天魔女”董双双交换了一瞥眼色，郁怒颇甚地冷冷答道：“此会之中，倘若厉清狂杀了我们，自然万缘皆了。倘若我们杀了厉清狂，我便打算如那‘寂灭先生’之劝，由他接引到‘寂灭之宫’中，度却未来岁月。”

夏天翔听得好生皱眉，故作不知地问道：“老前辈们怎的与‘风尘狂客’厉清狂结下如此深仇大恨？”

董双双在一旁摇头说道：“这些当年旧事，我们对于局外人早已不愿再提，你也不必追问。倒是我们与‘风尘狂客’厉清狂足有近二十年未见，他在这段期间……”

夏天翔早就想为自己将来的岳父母之间设法消除嫌隙，一见有机会进言，遂接口答道：“厉老前辈好似有什么重大伤心之事，在这段期间镇日醉酒吟诗，狂歌当哭。”

“绛雪仙人”凌妙妙冷笑道：“他既镇日醉酒吟诗，足见快乐，还有什么重大伤心之事？”

夏天翔赶紧说道：“厉老前辈虽然镇日饮酒吟诗，但杯中美酒却半掺泪

珠，而所吟之诗，也是经常不变的同一诗句。”

“九天魔女”董双双哦了一声，目注夏天翔问道：“你可知道他吟的是什么诗句？”

夏天翔答道：“是唐代大诗人李义山无题诗中的两联名句，厉老前辈每当酒醉，必作狂歌，狂歌以后则继之大哭。而所歌之词，则不是‘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便是‘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绛雪仙人”凌妙妙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低诵几遍，忽向“九天魔女”董双双道：“照夏天翔老弟所说，厉清狂的举措神情，好像他已得知昔年隐情，因之深有内愧。”

“九天魔女”董双双的性情似较“绛雪仙人”凌妙妙略微温和，闻言点头含笑说道：“你猜得可能不错，否则他又怎会终日苦吟什么‘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

“绛雪仙人”凌妙妙面容又冷，哼了一声说道：“管他是否已知昔日隐情，自知荒谬，才终日借酒浇愁，狂歌当哭。我们这积郁了近二十年的一口冤枉怨气，却不能不吐。”

“九天魔女”董双双点头说道：“那是自然，他不但害苦了我们，还害得鹿玉如、霍秀芸两个娇儿……”

说到此处，自知把话说泄，语音遂顿，与“绛雪仙人”凌妙妙双双足底加功，快速得宛如两根黄色脱弦急箭，电掣风驰般赶奔高黎贡山而去。

夏天翔与灵猿小白，一面提聚功力，随同疾驰，一面却暗暗好笑这两位未来的岳母大人，竟以为自己不悉内情，如此矜持，岂非极为有趣？

一到高黎贡山，眼前风物依旧当年，“绛雪仙人”凌妙妙心中旧恨虽深，旧情也自微炽，目注漫空飞舞的轻盈燕影，感慨殊深地低声吟道：“绿鬓旧人皆老大，红梁新燕又归来……”

夏天翔接口笑道，“绿鬓旧人，既皆老大，当年旧怨，又何必牢记心头？两位老前辈应知‘但得一步地，何处不留人’之语，还愿能本仁恕情怀，高深修养，与厉清狂老前辈弃嫌修好，方是武林之福。”

“绛雪仙人”凌妙妙闻言心中一动，看了夏天翔几眼，发话问道：“听你之言，你已经知道我们与厉清狂之间的那段恩怨？”

夏天翔不敢不承，却也不愿全承，应声笑道：“晚辈曾听‘蔷薇使者’约略提过，但详情却未尽悉。”

“九天魔女”董双双问道：“‘蔷薇使者’是谁？”

夏天翔答道：“‘蔷薇使者’共有三位，他们是‘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及‘仟情居士’徐香圃。”

“绛雪仙人”凌妙妙失惊问道：“他们三人不是在峨嵋金顶失踪了么，怎又作了什么‘蔷薇使者’？”

夏天翔长叹一声说道：“这三位老前辈当日在峨嵋金顶，只是假意失踪，但如今却全已功德圆满，离开尘世。”

凌妙妙、董双双闻言全自愕然，夏天翔遂把三位“蔷薇使者”与“蔷薇女侠”之间那桩凄切哀艳、缠绵感人的蔷薇故事，向她们细述一遍。

“绛雪仙人”凌妙妙听完，也自深为三位“蔷薇使者”的圣洁情操感动，遂向“九天魔女”董双双说道：“此番去到莫愁石室，厉清狂倘若愧悟知非，我们也可对他略留情面，不必过为已甚。”

董双双性情原比凌妙妙和善，自然含笑点头，夏天翔见状不由心头狂喜，

不禁暗想：“自己若能使‘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之间消除嫌隙，言归旧好，岂非等于兑现诺言、继承‘蔷薇使者’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圣洁情怀，完成了一桩蔷薇愿力？”

思索之间，业已进入凝翠谷，到了莫愁石室的那片排云峭壁之下。

只见壁下那株形若莲花的奇松之旁，站着异兽大黄与容光胜雪、意态如仙的仲孙飞琼，以及那匹因千里菊花青已死，而成为当世唯一青色神驹的青风骥。

夏天翔笑着叫道：“仲孙姊姊快来，我替你引见‘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两位前辈。”

仲孙飞琼飘身纵过，施礼笑道：“晚辈仲孙飞琼，参见凌、董两位前辈，并代家父问好。”

“绛雪仙人”凌妙妙摆手笑道：“贤侄女不必多礼。”

一面发话，一面却凝注目光，向仲孙飞琼仔细打量。

她因深觉自己所生爱女鹿玉如与“九天魔女”董双双所生爱女霍秀芸的资质品貌均是上上之选，故在听了夏天翔夸赞仲孙飞琼的话后，心中颇为不服，要把她好好看上一看。

哪知看来看去，越看越觉得仲孙飞琼温柔灵秀，仙骨珊珊，不由长叹一声，向“九天魔女”董双双说道：“夏天翔所说果然不差，仲孙贤侄女委实圣洁无双，风华绝代，不愧天中明月之喻。”

“九天魔女”董双双闻言失笑，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绛雪仙人”凌妙妙耳边说道：“你不必替女儿吃醋，我们既到这旧游之地，还是赶紧了断多年心愿为要。”

“绛雪仙人”凌妙妙双眉一挑，微微点头，目光再度转注仲孙飞琼，发话问道：“仲孙姑娘，‘风尘狂客’厉清狂而今安在？”

仲孙飞琼转身手指排云峭壁，含笑说道：“两位前辈请听。”

“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两人一齐倾耳凝神，果然听得有极为低微的吟哦之声，由山腹之内隐隐透石传出，吟的仍是夏天翔所说的李义山无题诗：“重帟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身临旧游之地，耳听旧侣之声，凌妙妙、董双双纵是铁石人儿，也不禁怦然动情。但因她们昔日名节被诬，武功被废，夫妻母女全告分离，负屈衔冤二十年，委实含恨太深，故在怦然动情之下，胸中依旧高腾怒火。

“绛雪仙人”凌妙妙向“九天魔女”董双双说道：“厉清狂既入莫愁石室，我们便去与他一会，算清旧帐，以泄胸中这口郁积之气。”

“九天魔女”董双双微笑点头，并对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发话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也请同入莫愁石室。万一我们三人齐归于尽，也好由你们把其中的底细公布武林，替凌妙妙、董双双洗刷清白。”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看出“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二人旧情虽炽，旧恨犹存，本就有点替“风尘狂客”厉清狂担心，闻言自然恭身笑诺，一齐施展轻功，援登峭壁。

进得莫愁石室，只见“风尘狂客”厉清狂大模大样地端坐于一张石椅之中，分明看见凌妙妙、董双双、夏天翔、仲孙飞琼等四人入室，却狂傲异常地既不起立，也不理睬。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齐自眉头深聚，暗想厉清狂分明已对当年之举愧悟知

非，怎的如今又是这等神情？岂不硬要逼出一桩流血五步的武林憾事？

## 第二十四 章昆仑之巅

“绛雪仙人”凌妙妙与“九天魔女”董双双本来已有初步协议，决定只要“风尘狂客”厉清狂真能悔悟知非，向自己陪礼谢罪，便可尽释前嫌，言归旧好。

但如今见了厉清狂这副洋洋不睬的骄狂神情，连性情比较温和的“九天魔女”董双双也被激怒起来，目注那位端坐椅中、大模大样的“风尘狂客”，愤然问道：“厉清狂，你今日重见我们，可是把当年之事弄清楚了吗？”

厉清狂脸上的神色不喜不怒，口内的语音无情无感，淡然答道：“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绛雪仙人”凌妙妙冷哼一声说道：“你既知昔日‘天涯酒侠’慕无忧所听的澜言尽属无稽，则对当时狠心毒手点散我们所练的内家真气、抢走两个女儿之事，如何交代？”

厉清狂两眼一翻，傲然不答，那副神情大有我虽作错了事，你们又其奈我何之状。

“绛雪仙人”凌妙妙被他气得旧仇新恨一齐爆发，神功凝处，一掌猛推，莫愁石室之中，立即阴寒慑人，狂飚厉啸。

凌妙妙被“九首飞鹏”戚大招倚为靠山，足见功力到了何等地步。这当胸一掌，威势直能震岳崩山，凌厉无比。

但任凭她掌力再强，厉清狂却既不闪避，也不还招，仍旧端坐椅中，面含傲笑。

“九天魔女”董双双愤然叱道：“你还敢恃技卖狂？再尝尝我的‘天魔无风阴掌’。”

话完，单掌微扬，向厉清狂虚空一按。

方才凌妙妙威势那强的劈空一掌，厉清狂禁受自如、纹丝未动。但如今董双双这未见任何疾风劲气的轻轻一按，却把他按得站了起来。

因为厉清狂所坐的石椅，已被“绛雪仙人”凌妙妙的掌力击酥，再加上董双双的“天魔无风阴掌”一按，便自碎作一堆石粉。

凌妙妙方欲愤然再击，仲孙飞琼却在一旁劝解说道：“凌老前辈不要铸恨终身，你们蓄怒施为的两掌之威，足能震岳摧山，熔金化石，厉老前辈已然挨不起了。”

凌妙妙与董双双闻言瞩目，果见就这片刻光阴，厉清狂业已脸色惨白，口耳鼻均自微见溢血，分明身受极重内伤，摇摇欲倒。

夏天翔好生不服地闪身纵过，摸出一粒灵丹，塞入厉清狂口内，诧然问道：“厉老前辈，她们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厉清狂长叹一声，目光中蕴含无限歉疚愧悔的神情，凝视着“绛雪仙人”凌妙妙与“九天魔女”董双双，气息微弱地缓缓答道：“我昔日对她们名节加诬，并点散真气、夺走爱女，使她们负屈二十年，所受的痛苦，比这当胸两掌，深重何止百倍？我若不故意诱使她们出手，并坦然身受，又怎能表示真心愧悔，并使她们略泄积郁已久的胸头怨愤？”

话音方了，全身忽颤，吐出一口鲜血，便自晕倒。

夏天翔急得方欲俯身抢救，“绛雪仙人”凌妙妙已自发话说道：“夏老弟不必着急，他内功极为精纯，虽因坦然受掌，腑脏重伤，但却绝不致命。我们与他原有夫妻名分，施、施救之事，且由凌妙妙、董双双……负责、便

是。”

夏天翔听出凌妙妙语音悲咽，抬头看时，果见凌妙妙、董双双二人脸上，均已被厉清狂的负愧真情所感，满布纵横泪渍。

仲孙飞琼更是冰雪聪明，深知凌妙妙、董双双这纵横泪渍一现，即系真情已动，旧怨全消，遂赶紧恭身说道：“仲孙飞琼与夏天翔尚有他事待办，不便久留，敬向凌、董两位前辈告别。”

“绛雪仙人”凌妙妙暗赞仲孙飞琼聪明识趣，遂一面含笑点头，一面向夏天翔叮咛道：“夏天翔，你厉老前辈硬挨两掌，内伤极重，我们需尽心为他慢慢调治，故对震天派开派大会不能参与，你在会后千万不要忘了我对你所说的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四语。”

夏天翔恭身领命，遂与仲孙飞琼退出莫愁石室，驰下那片排云峭壁。

仲孙飞琼抬头目注莫愁石室入口，慰然一笑说道：“月缺终圆，花残又好，我们总算完成我爹爹所付的使命，作了一件功德。”

夏天翔却长叹一声说道：“虽然完成一件功德，但我也因此添了一桩伤心恨事。”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你添了什么伤心恨事？”

夏天翔伸手抚摸青风骥头上的青鬃，黯然说道：“仲孙姊姊，当世之中，能够日行千里的青色龙驹，只剩下你这一匹青风骥了。”

仲孙飞琼问道：“怎么只剩我这一匹？祁连派掌门‘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那匹千里菊花青呢？”

夏天翔剑眉双蹙，恨恨说道：“那匹马儿本已被我赢到手中，却又被那无耻已极的戚大招用‘天荆毒刺’活活打死，委实太以可怜，我已决定要在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替那匹可怜的马儿报仇雪恨！”

话完，遂把夜探绛雪洞的那段经过，向仲孙飞琼细述一遍，说完仍自悼惜不已，扼腕叹道：“假如千里菊花青不被戚大招害死，岂不可与姊姊的青风骥并辔江湖，够多美妙？”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那种悼惜已极的懊丧神情，不禁微笑说道：“翔弟不要如此懊丧，你既爱马，我有办法。”

夏天翔起初听得精神一振，但旋即摇头叹道：“姊姊休要骗我，不但千里菊花青已在祁连埋骨，你也决无生死马而肉白骨之能。”

仲孙飞琼笑道：“我不是说能将千里菊花青救活，而是说你既爱马，大可另找一匹。”

夏天翔依然摇头叹道：“凡马易得，龙驹难求，何况我是想要一匹与姊姊所骑的青风骥脚程差不多的青色骏马？”

仲孙飞琼笑道，“你不要急，等震天派开派大典举行，群魔铙羽，江湖稍暇以后，我命小白去往西域一行，替你在野马群中选匹青色骏马就是。”

夏天翔惊喜问道：“小白还有这种本领？”

灵猿小白得意自傲地低啸两声，仲孙飞琼也向夏天翔失笑问道：“翔弟难道不知这种说法？自从孙悟空被玉帝封为弼马温后，稍为有点灵气的猴子便都能降马。不过小白除了能够降服烈马以外，更善于相马而已。”

夏天翔闻言，遂向小白笑道：“小白，我仲孙姊姊既然如此说法，我求马之事，就拜托你了。”

灵猿小白朱睛一闪，猿头连点，竟神气非常地慨然应允。

夏天翔目注小白笑道：“这只猴子着实怪得可爱。”

仲孙飞琼笑道：“小白在这一路之上又出了些什么花样？”

夏天翔笑道：“‘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两位前辈在路上提到鹿玉如、霍秀芸，我遂把她们比作天上明星，小白闻言，居然板起一张猴脸，为姊姊大吃飞醋。”

仲孙飞琼玉颊微红，方自看了灵猿小白一眼，夏天翔又复笑道：“但它听我继续把姊姊比做高华无匹、冲朗无俦的中天皓月，却又立时高兴得怪声大笑。”

仲孙飞琼听到此处，忽然想起一事，秀眉微蹙，向夏天翔注目问道：“翔弟，‘绛雪仙人’凌老前辈嘱咐你在二月十六震天派开派大会了结以后，不要忘记了她所说的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这四句话儿，却是什么意思？”

夏天翔答道：“因为鹿玉如逃禅遁世，欲以青灯古佛，度此余生，凌老前辈遂指示了这昆仑之巅等四个所在，认为鹿玉如隐居之处，不出其中之一。”

仲孙飞琼愕然问道：“鹿玉如好端端的为何要逃禅遁世？”

夏天翔俊脸一红，暗想自己素来胸襟坦荡，何必为了大巴山古洞的无心之错，便对仲孙姊姊有所隐瞒？不如坦白说出，请她原谅，才是正理。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眼光畏缩，双颊羞红，不禁越发奇怪，诧然问道：“翔弟，你素来大方，如今怎的羞窘得这副样儿？莫非鹿玉如之所以逃禅遁世，是你闯的祸么？”

夏天翔耳根发热，脸上红得宛如九月丹枫，但却提足勇气，昂然抬头，以一种无邪的目光看着仲孙飞琼说道：“这桩事儿，我做得委实荒唐，说将出来，请姊姊不要笑我，并对我多加原谅。”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你说说看，你究竟做了什么荒唐事儿？”

夏天翔虽觉话难出口，但丑媳妇总不能永远不见公婆，遂嗫嗫嚅嚅的，把大巴山古洞中那场荒唐绮梦及哀牢山巧遇鹿玉如，使她触绪伤怀、逃禅遁世等事，向仲孙飞琼叙述一遍。

仲孙飞琼静静听完，娇躯一闪，飘然纵上青风骥马背。

夏天翔以为仲孙飞琼嗔怪自己，意欲拂袖绝情而去，不由急得几乎哭将出来的，顿足叫道：“仲孙姊姊，这件荒唐事儿，是被奇花所迷，不是我灵智所能控制，你难道就不原谅我么？”

仲孙飞琼半语不答，手中丝缰微领，青风骥四蹄展动，疾似云飞，刹那之间便在眼前消失。

夏天翔满怀委屈，无由诉说，悲从中来，越想越觉伤心，不由珠泪泉流，放声大哭。

但哭了片刻，忽然发现异兽大黄、灵猿小白均以一种揶揄讪笑的目光凝注自己。

夏天翔人极聪明，心中立即想通：“不对，不对，仲孙姊姊尚对自己绝情，怎会未将小白大黄带走？”

想到此处，愁眉稍解，自丹田提足内家真气，施展“传音及远”的功力叫道：“仲孙姊姊……仲孙姊姊……”

空自叫了十好几声，依旧空山寂寂，除了鸟啼花落，风啸云飘以外，别无丝毫动静。

夏天翔两道剑眉，又自深深愁锁。

灵猿小白却以两只朱红的火眼，凝视夏天翔，双掌连拍，又复发出一阵满含揶揄意味的怪声大笑。

夏天翔被它笑得满脸通红，不禁微怒叱道：“小白，你这只怪猴子，再敢笑我，我便把你好好打上一顿！”

语音方落，背后突然响起一阵银铃似的娇笑道：“你要是打了我的小白，我却不能原谅你呢。”

夏天翔惊喜回身，果见仲孙飞琼不知从何处绕回，正自手牵青风骥，俏生生地站在身后两丈以外。

他惊喜交集，方叫了一声：“仲孙姊姊……”

仲孙飞琼便即微哂说道：“亏你近来艺业精进，学会了‘蔷薇三式’、‘度世三招’，获得‘蔷薇使者’的功力转注，新近又服了蜈蚣鳞丹元，怎的我牵着青风骥绕到你身后两丈，你仍懵然不觉？像这样耳目不灵，心神不静，你还想在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斗得什么‘白骨三魔’，扬名天下？”

夏天翔被骂得羞窘不堪，苦笑说道：“仲孙姊姊，不是我耳目不灵，心神不静，只因我以为姊姊含怒而去，从此对我绝情，愁急太过，伤心太甚……”

仲孙飞琼不等夏天翔说完，又自摇头说道：“学武之人首重定心，讲究的便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惊于侧而目不瞬。稍微一点愁急，便影响到耳目心神，还算得上是什么内家高手？”

夏天翔此时最怕仲孙飞琼生气，遂不敢再复强辩，恭身施礼，深深一揖说道：“夏天翔敬谢姊姊训诲，从此知戒就是。”

仲孙飞琼见他这副样儿，不禁娇靥回春，微微一笑。

这种仪态万分、美绝天人的微笑，看在夏天翔眼中，使他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方自落地，抢前几步，陪着笑脸问道：“仲孙姊姊，你对我方才所说的那件荒唐事，可以原谅我么？”

仲孙飞琼大大方方地微笑说道：“我又不是醋娘子、妒红妆那般的世俗女儿，怎会不能原谅？何况诚如你说，双方灵智均为药物所述，自然怪不了你与鹿玉如之中的任何一个。”

夏天翔闻言，愁怀尽解，含笑问道：“姊姊既然并不怪我，方才何必故作矫情，把我吓了那么一跳呢？”

仲孙飞琼白他一眼，佯嗔答道，“你能在哀牢山装死，气得鹿玉如遁世逃禅，我难道就不应该代她报仇，吓你一吓？”

夏天翔负屈含冤地苦笑道：“姊姊，你怎的把错处全推在我一人头上？哀牢诈死之事，我是完全遵照仲孙老伯指示。”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说道：“我爹爹作事往往也是兴之所至，不顾后果。如今鹿玉如这样伤心一走，若不把她找回，不仅你蔷薇愿力难圆，问心也自难安。若想把她找回，却又海角天涯……”

夏天翔接口说道：“关于鹿玉如的去处，‘绛雪仙人’凌老前辈不是业已指示了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等四个所在？我想等过了二月十六，便即……”

仲孙飞琼忽又飘身纵上青风骥，并把娇躯略向前移，对夏天翔招手笑道：“翔弟上马，我与你一骑双乘，走趟远路。”

夏天翔如奉纶旨，纵上青风骥，坐在仲孙飞琼身后，含笑问道：“姊姊要去哪里？”

仲孙飞琼丝缰微抖，催动马蹄，一面招呼小白大黄随在马后，一面答道：

“ 昆仑之巅。 ”

夏天翔又惊又喜说道，“ 姊姊要陪我去找鹿玉如么？但我们为何不等参与了震天派开派大会以后再去呢？ ”

仲孙飞琼道：“ 一来如今时方十月，距离震天大会之期尚有相当时日，我们流荡江湖，无所事事，正好走趟昆仑。二来鹿玉如既与你爱恨纠缠，又处于她父母为仇的两难之间，虽然遁世逃禅，定仍寝食难安，心烦已极。如今厉老前辈与凌、董两位前辈既已旧恨冰释，言归于好，我们为何不设法早点找到她，告诉她这桩佳讯，让她获得莫大安慰与高兴呢？ ”

夏天翔钦佩无已，把头凑在仲孙飞琼颊旁，边自领略温馨，边自说道：“ 仲孙姊姊，我一点都没有把你比错，你真是一轮清高无比、圣洁无俦的中天皓月。 ”

仲孙飞琼失笑道：“ 你不要把我捧得那般高法，我若真像中天皓月，你便像那月旁的乌云，时常搅得我明镜生翳，道心不净。 ”

夏天翔笑道：“ 像姊姊如此洒脱的人物，怎么也有这等道学气呢？成仙成佛，有何好处？便如传说中的月殿嫦娥、广寒仙子，也不过落得义山诗中所吟的‘ 碧海青天夜夜心 ’而已。像我们这样同心结伴，啸傲江湖，拔剑降魔，济救民物，无论对人对自己，不都比什么清净无为的仙佛之流强得多么？ ”

仲孙飞琼笑道：“ 你这种见解只对一半，我们如今以百岁人生分作两世，则前半世应该为人，后半世应该为己。为人之道，自应慷慨有为，雄声捭阖，但为己之道，却无过于潜心养性，宁静澹泊。故而无论何事，贵在勿颇勿偏，务求合于中庸，才是上智。 ”

二人一路谈笑，千里关山，容易飞渡，昆仑绝峰，已在目前，仲孙飞琼遂命小白大黄与青风骥，于峰下随意游行歇息，自己及夏天翔则施展轻功，援登绝顶。

到了昆仑派人物丛居的昆仑宫左近，远远望见有位宽衣博带的老人，正自负手宫前，悠然自得地眺览烟霞，往来蹀躞。

夏天翔看出此人正是知非子的师弟、曾以“ 天荆毒刺 ”暗算鹿玉如的“ 昆仑逸士 ”向飘然，不由愕然止步，向仲孙飞琼低声说道：“ 仲孙姊姊，这向飘然谋夺掌门名位，暗害知非子，为人凶残卑鄙已极。他的这些罪行已被鹿玉如向昆仑门下弟子揭破，我料他必然无颜再转昆仑，怎会仍在此处，神情并显得颇为得意呢？ ”

仲孙飞琼想了一想，低声答道：“ 我们此来，是为了寻找鹿玉如，其他之事，只好暂时不管。且自现身上前，看这向飘然如何发话，再相机回应便是。 ”

夏天翔点头同意，两人遂转过崖角，笑语从容地向昆仑宫前缓步走去。

“ 昆仑逸士 ”向飘然因这昆仑宫已近昆仑绝巅，经年均少人踪，突见有人现身，不由颇为诧异地凝目注视。

一看之下，更觉诧异，因为认出这一男一女中，男的正是曾在大巴山得见自己被鹿玉如指破秘密、丢人现眼的夏天翔，女的则未见过，但风采高华，神仪朗澈，无论气质容貌，仿佛都比鹿玉如还要强胜。

思索之间，夏天翔与仲孙飞琼业已走到距离这位“ 昆仑逸士 ”向飘然只有一丈三四。

向飘然脸色一沉，横身挡路，冷冷说道：“ 昆仑派已决定闭关十年，在这十年以内，聚居昆仑宫中，研求绝学，不与任何武林人物交往。两位来此

何事？且请止步。”

夏天翔闻言止步，但却哦了一声，含笑问道，“夏天翔请教向朋友，昆仑派闭宫十年，不见外客之事是谁决定？”

向飘然沉声说道：“这样重大的决定，自然是掌门人亲下令谕。”

夏天翔笑道，“昆仑掌门知非子已于祁连山绛雪洞口自尽身亡，难道他竟死为鬼雄，能在九幽传令？”

向飘然双眉一轩，接口说道：“人事有代谢，江湖遍血腥。知非子虽已谢世，但昆仑掌门的职位自然有人继承，而闭宫十年之举，也就是准备血洗祁连，为我大师兄、三师弟报仇雪恨。”

夏天翔灵机一动，目注“昆仑逸士”向飘然，微笑问道：“向朋友，昆仑派的新任掌门，恐怕就是你吧？”

向飘然得意傲笑道：“论辈份、论武功，除我以外，昆仑派中谁还够资格担任掌门名位？”

夏天翔笑道：“失敬，失敬，原来向朋友果然得趁心愿，继任昆仑掌门，来来来，我且为向掌门人，引见这位与我同来的仲孙飞琼姊姊。”

夏天翔话中“得趁心愿”四字，意含讥刺，听得“昆仑逸士”向飘然脸上一红，只好故作不知地问道：“你们远上昆仑，究因何事？”

夏天翔眼珠一转，微笑说道：“我们并非专上昆仑，只因西陲有事，遂顺道来践旧友之约。”

向飘然问道：“我昆仑派中何人与你有约？”

夏天翔笑道：“与我定约之人，是昆仑门下的赵钰、潘莎，请向掌门人命他们出宫与夏天翔一晤便是了。”

向飘然闻言，暗笑对方不知赵钰、潘莎及云野鹤三人早在自己的“天荆毒刺”暗算之下，化作大巴山中的三堆白骨，但却丝毫不露神色，摇头答道：“昆仑派锐意革新，力图上进，这十年以内，不仅谢绝外客，即门下弟子中，除去轮值采购用物者外，亦不准擅出昆仑宫半步，故而你们要见赵钰、潘莎，必须等到十年之后。”

夏天翔先提赵钰、潘莎之故，便系掩饰自己此来真意，闻言之下，遂乘机转入正题，装作漫不经心地随口微笑问道：“赵钰、潘莎二位既然无法相见，则鹿玉如呢？”

向飘然老奸巨猾，夏天翔虽已力加掩饰，但仍被他看破内情，暗自忖道：“原来鹿玉如并未在自己毒上淬毒的‘天荆毒刺’之下死去，这两人远上昆仑之故，即是为了寻她而来。”

仲孙飞琼因自己首先亟需知道之事便是鹿玉如是否在昆仑，遂设法套取向飘然口风，含笑说道：“向掌门人不必为难，鹿玉如能见与否，仲孙飞琼及夏天翔听你一言就是。”

向飘然心机诡辣无伦，就这片刻之间，业已根据夏天翔、仲孙飞琼的语气神情，编造了一套说法，点头答道：“因为鹿玉如不在昆仑宫内，我正考虑她与你们见面，是否与昆仑派闭关不会外客之令，有所抵触。”

夏天翔听出鹿玉如人在昆仑，不禁又惊又喜问道：“鹿玉如不在昆仑宫内，却在何处？”

向飘然见他这等焦急的神情，遂越发拿稳主意，接口答道：“鹿玉如似乎受了什么重大刺激，回转昆仑之后，竟然神志失常，我只好命她离群独居，如今正在昆仑绝巅的百丈壁顶。”

这几句话儿，不仅编造得恰到好处，又复正合“绛雪仙人”凌妙妙昆仑之巅的指示，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均自深信不疑，遂由夏天翔对这如今身为昆仑掌门的向飘然含笑说道：“向掌门人，请容夏天翔与我仲孙姊姊一会鹿玉如，或许我们可以治愈她的精神失常之症？”

向飘然暗自不住狞笑，但表面却仍作沉思，想了好大一会，方似十分勉强地点头说道：“你们既然这等说法，我便允许你们攀登百丈壁顶，与鹿玉如相谈片刻，但在日落之前，必须离去，并不可再来昆仑扰闹。”

夏天翔暗中窃笑，自己只是在未与鹿玉如相见之前，不愿与昆仑派人物闹翻，致成僵局。否则，谁还向你一再好言商请，干脆施展轻功，飞登绝壁，把鹿玉如带走，送到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之中，让她眼见父母言归于好，享受享受温暖乐趣。

仲孙飞琼生性平和温顺，更不愿在武林间逞强斗狠，妄结仇讎，遂在听完向飘然的话后，点头笑道：“向掌门人请放心，我们见了鹿玉如后，只略谈几句就走，大概不必等到黄昏日落。”

向飘然伸手向上一指说道：“你们既然如此说法，便请自去，恕我不陪。但百丈壁陡拔峭滑，除了有几根山藤可资借力之外，极为难走，要不要我借两双昆仑派特制的登山剑履给你们应用？”

夏天翔摇手大笑道：“不必，不必，区区数十丈陡立的山壁，夏天翔等大概还不致被它难倒。”

话完，便与仲孙飞琼向“昆仑逸士”向飘然略一抱拳，双双施展绝世轻功，绕过昆仑宫，继续上行，驰往昆仑绝顶。

片刻以后，已抵绝巅，面前果然矗立着一片高约七八十丈的陡峭石壁。

仲孙飞琼对这片峭壁细一端详，向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弟，闯荡江湖，游侠四海，最忌之事便是恃技自傲，过份骄满。你看这七八十丈峭壁，不但密布极为肥厚润滑的碧藓苍苔，壁形并还上端突出，下端缩进，宛如一枚绝大的香蕈，矗立云霄，若非尚有几根由顶倒垂的粗巨山藤，凭我们的这一身功力，上得去么？”

夏天翔笑道：“既有山藤就好，我们总不好意思真个借用昆仑派特制的登山剑履吧？”

话音甫落，真气忽提，凌空纵起四丈来高，伸手捞住一根粗巨的山藤，略微借劲，接连三个“云里翻身”，便已上升了十八九丈。

仲孙飞琼不禁喝彩道：“翔弟弟真好轻功，你近来武学进境确实不凡，爬起山来，几乎要胜过小白了呢！”

夏天翔听得失笑叫道：“仲孙姊姊快来，你不要变着花样骂我，我们且赶到这百丈壁顶，欣赏欣赏昆仑落日奇景。”

仲孙飞琼嫣然一笑，也自照方抓药，与夏天翔同样施为，一面攀藤急速上升，一面向夏天翔笑道：“翔弟如今也学得油腔滑调，心不应口起来，你急于赶到这百丈壁顶，究竟是想看昆仑落日？还是想看你的玉妹妹呢？”

夏天翔俊脸一红，暂停上攀，发动反击笑道：“姊姊若是吃醋，我们便不去也罢。”

仲孙飞琼赶到夏天翔身边，玉颊飞霞，佯嗔叱道：“翔弟该打，怎的说这种话来？我对鹿玉如若有歧见，何必怂恿你赶来昆仑？如今上壁在你，不上壁也在你，我却恕不奉陪，要带着小白大黄及青风骥，独自回转中原去了。”

这番话儿，把夏天翔听得周身冷汗，慌忙姊姊长姊姊短，连连陪礼。

两人一番笑谑，不知不觉间，业已援藤借力，翻上壁顶。

但壁顶只有白云如带，天风砭骨，却哪里有那位曾与夏天翔合体结缘的鹿玉如的丝毫踪影？

仲孙飞琼秀目方自一蹙，夏天翔却手指壁顶一个仅可容人的小小洞穴说道：“姊姊，鹿玉如莫非在那洞穴之内，我们过去看看好么？”

仲孙飞琼目光一转，苦笑摇头说道：“据我猜想，鹿玉如可能不会在那小洞之内。”

夏天翔真气微提，飘身纵到洞口，往里望了一望，讶然叫道：“姊姊，你怎的猜得这般准法？这洞穴深才数尺，根本不能藏人，是个假洞。”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我们心切劝慰鹿玉如，未曾细察向飘然的神情语气，以致上了这莫大恶当……”

话犹未了，突然一股焦臭之味，自壁下传上。

夏天翔连嗅几嗅，愕然问道：“姊姊，这是什么气味？”

仲孙飞琼黛眉颦蹙，螭首微摇说道：“这气味已在我意料之中，必是向飘然纵火烧去那几根山藤，以断绝我们下壁之路。”

夏天翔犹存不信地走到壁边，往下一看，果见仲孙飞琼猜得丝毫不差，山藤微含油质，燃烧极速，片刻之间，便自燃尽。

夏天翔勃然变色说道：“仲孙姊姊，我们连番巧遇，功力大进，且等向飘然上到壁顶之时，索性替昆仑派剪除这名败类。”

仲孙飞琼看了夏天翔一眼，缓缓道：“翔弟往昔聪明无比，今日怎变得糊涂起来？那向飘然老奸巨猾，何等刁恶，他在这等情况之下，肯上壁来与我们互相搏斗吗？”

夏天翔剑眉微剔，傲然说道：“向飘然若不上壁，徒自烧断山藤，却奈我何？”

仲孙飞琼反问道：“翔弟，我们目前的境况极为凶险，你切莫再复意气飞扬，我来问你，这昆仑绝巅可有食粮？可有饮水？”

夏天翔剑眉双挑，摇了摇头。

仲孙飞琼又道：“既无食粮饮水，则向飘然怎肯上壁与我们相斗？他只要静等我们饿得头昏眼花，渴得全身无力之际，手到擒来，岂不省事？或是干脆三五日不理我们，让我们在这天风吹拂之下，自行变为饿殍冤鬼。”

夏天翔这时方听得有些着慌起来，眉头紧皱，向仲孙飞琼说道：“姊姊，向飘然倘若真照你这种办法与我们干耗起来，倒真使我们有力难施，异常辣手。”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所以我们应该各自静矜勿躁，好好想一个怎样下这七八十丈绝壁之法。而且必须在我们未感饥渴以前，尽快想好。否则，人一饥渴，精神定减，纵或想出办法，也将力不从心，便可能无法逃生，变作昆仑饿鬼的了。”

夏天翔忽然扬眉笑道：“姊姊聪明绝世，我也不甚愚笨，我们且比赛一下，谁先想出在这昆仑绝巅的脱险之法？”

仲孙飞琼目光凝注壁下片刻，胸有成竹地嫣然笑道：“翔弟，你是不是觉得每次打赌都输给我，有点不大服气？”

夏天翔微微一笑，正待答话，仲孙飞琼又复说道：“但这次你若想与我打赌？却又要输了。”

夏天翔剑眉微挑，含笑问道：“姊姊何以见得定是我输？”

仲孙飞琼笑道：“因为我已经想好了极为妥当，并极为奇妙的下壁之法。”

夏天翔惊奇无已，佩服万分地问道：“姊姊着实高明，你想的是什么法儿？”

仲孙飞琼笑道：“你也想上一想，倘若无甚其他妙策，我再说出我的计划不迟，因为你的想法，可能比我更高更妙。”

夏天翔面带愧色，恹然笑道：“姊姊不必给我留面子，从今后我决不敢再存与姊姊比较智慧之心，永侍妆台，甘为臣仆。”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好个‘永侍妆台，甘为臣仆’，但臣仆贵乎忠诚不二之臣，你却风流倜傥，到处留情，鬓影衣香，满身情债，如今已是二臣，三臣，将来还不知是十几臣呢？”

夏天翔窘得俊脸通红，陪笑说道：“姊姊不是说不吃霍秀芸及鹿玉如的醋么？怎么把这碗飞醋带到昆仑绝顶来了？”

仲孙飞琼被他逗得嫣然失笑说道：“我不再和你多说废话，要施行我的脱险妙策了。”

夏天翔委实想不出仲孙飞琼意欲如何脱险，遂好奇颇甚地注视她的一切动作。

仲孙飞琼神色安详地自腰间取下一具特制的海螺，凑向香唇，对壁下吹了一些奇异音节。

夏天翔在大别山初会仲孙飞琼之时，便曾见她使用过这具特制的海螺，知道具有传音妙用。如今又听出仲孙飞琼是凝足真气施为，螺音传送极远，不禁恍然顿悟，微笑问道：“姊姊是否利用这海螺传音，与小白大黄通话？”

仲孙飞琼收起海螺，点头笑道：“像这苔滑藓浓，陡立七八十丈的奇险峭壁，只有小白大黄那等天生异禀，才能随意上下。”

夏天翔拍手笑道：“我真糊涂，姊姊命小白大黄弄条百丈长藤带上壁来，我们岂不便可攀藤而下了么？”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翔弟这种方法，太以冒险欠妥。倘若我们攀至中途，被向飘然发现，再来个纵火烧藤，岂非进退不得，真正难逃一死？”

夏天翔愕然说道：“姊姊既不欲行险，我真猜不出你有什么妙法？”

仲孙飞琼秀眉微扬，得意笑道：“我这条妙计，可以叫做‘守株待兔，自开金锁’法。”

夏天翔把这“守株待兔，自开金锁”八字念了几遍，依然猜不透其中奥妙，只得向仲孙飞琼苦笑道：“姊姊招呼小白大黄上这绝壁则甚？”

仲孙飞琼笑道：“我们大概要在这昆仑绝巅，等上十天半月之久，若不命小白大黄设法找些吃喝之物送来，岂非必将饥渴而死？”

夏天翔蹙眉问道：“我们要在这昆仑绝巅，等上十天半月之久？”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那是当然，依我推算，最少要等十天以后，救星才可能赶到。救星未来之前，我们如何安然无险地下这百丈绝壁？”

夏天翔越听越觉奇怪，瞪着两大眼问道：“我们还有救星？”

仲孙飞琼笑道：“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如今业已身临绝境，自然会有救星。”

夏天翔急急问道：“救星是谁？”

仲孙飞琼笑道：“解铃原是系铃人。”

夏天翔大为惊讶说道：“姊姊是说向飘然？”

仲孙飞琼嗯了一声，点头说道：“除了向飘然以外，还有谁会赶到这昆仑绝巅对我们加以援手？”

夏天翔苦笑说道：“姊姊不要再打禅机，请把你的囊中妙计明白说出，免得我着急好么？”

仲孙飞琼命夏天翔与自己并肩坐在一块大石之上，含笑缓缓说道：“翔弟，任何人做了一件得意之事，是不是都想亲眼看见这得意之事完成？”

夏天翔虽不知仲孙飞琼何以突发此问？但仍点头答道：“这是一定不移之理。”

仲孙飞琼笑道：“根据这种推理，向飘然是否会上这昆仑绝巅，来看看我们两人在他意料中冻饿而死的尸体？”

夏天翔剑眉微扬，哦了一声说道：“姊姊这种推断颇为高明，但怎知向飘然来时最少要在十天以后呢？”

仲孙飞琼笑道：“在向飘然的意识之内，我们已成笼中困兽，不诛自灭，他又何必早来冒险？”

夏天翔点头道：“这种道理，姊姊已然说过，向飘然计算我们纵然身边带有干粮食水，最多三日，也将用尽，他在十天以后来时，我们饿了七天，必已饿死。”

仲孙飞琼笑道：“但根据翔弟所说向飘然阴险刁恶的情形，则凡属险刁之人作事必然慎重，他第十天时，可能仍不肯来，还要多等几天，以防我们气息未绝，与他见面之下，会不顾一切地拼死恶斗。”

夏天翔笑道：“有趣，有趣，向飘然以为我们在这昆仑绝巅饥渴欲死，而我们却由小白大黄输送食物，舒舒服服地静等他自投罗网，恶贯满盈……”

语音微顿，略一思索，又向仲孙飞琼问道：“这样作法，虽可叫作‘守株待兔’，但姊姊的另一句‘自开金锁’，又作何解？”

仲孙飞琼笑道：“向飘然上壁以后，被我们擒住制服，就照他的上壁之法，下这百丈峭壁，岂不叫做‘自开金锁’？”

说到此处，崖边白影黄影同飘，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果已闻声赶来，獠登百丈峭壁。

小白自腰间解下一个布包，包中是两只肥美的烧鸡及一方腊肉。

大黄则捧给仲孙飞琼一只巨大的葫芦，其中满贮美酒。

仲孙飞琼向灵猿小白失笑问道：“小白，你与大黄的这些酒菜，是否是从昆仑宫中偷得来的？”

小白连连点头，仲孙飞琼又复指着夏天翔道：“我和他要在这昆仑之巅修行半月，不需食用美酒佳肴，你与大黄每隔三日，替我们送些干粮食水便可。如今赶紧下去陪伴青风骥，来去行踪均须极端隐秘，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东西可吃。”

灵猿小白低叫两声，便即拉着异兽大黄，施展天赋本能，滑下百丈峭壁。

夏天翔眼望大黄小白的矫捷身影，微微一叹。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如今有酒有菜，你还叹气则甚？”

夏天翔笑道：“我是叹惜姊姊只能服兽，不能服禽，倘若养上一只通灵巨鸟，岂非便无今日之难，还可四海遨游，上下青冥？”

仲孙飞琼看他一眼，扬眉笑道：“谁说我不能服禽？只不过通灵巨鸟比通灵异兽还要难得罢了。且等祁连事了，我调教一只可以乘骑的鸟儿给你看看。”

夏天翔忽然想起仲孙飞琼适才所说的修行半月之语，遂又问道：“姊姊方才对小白说是我们要在这昆仑绝巅修行半月？”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我们应该修修行了。”

夏天翔讶然说道：“我们又没有作甚亏心缺德之事，修行则甚？”

仲孙飞琼答道：“我们要修的不是品格德行，而是内家功行。”

夏天翔方自一愕，仲孙飞琼又复正色说道：“翔弟请想，近来在外力方面，你学会了‘蔷薇三式’、‘度世三招’，以及获得天羽大师昔年降魔至宝‘天禽五色羽毛’，我学会了威力极强的‘无相勾魂龙飞三绝’，均已够与当世一流高手相互颉颃。但基本内功方面，却因镇日俗事烦扰，毫无寸进，否则你已受‘蔷薇使者’功力转注，怎会在祁连山绛雪洞口拔不起九鹏展翼钢拐，最后仍倚仗其他助力，才幸免受辱伤身，丢人现眼？如今我们须在这昆仑绝巅留居半月，正是屏除百欲、静心用功的大好机缘。何况震天大会就在眼前，尚有‘白骨三魔’等罕世强敌待斗，你既受‘蔷薇使者’付托之深，怎的还不戒慎恐惧，赶紧自求充实？此地天风凛凛，气机空灵，是绝好修练内功之处。我们快快各自入定，除了饮食之际，不妨略作笑谈以外，我不再和你多说话了。”

仲孙飞琼语音一了，立时垂目静坐，不再理会夏天翔，片刻以后，便即神仪朗彻，宝相庄严，入了内家妙境。

夏天翔听了仲孙飞琼词严义正的一席深谈以后，本已惭愧得通身汗下。如今再见她这副庄严妙相，不禁更是油然生敬，心中忖道：“这位仲孙姊姊真是天上神仙，品格、智慧、见识、武功，任何方面，无不高人一等，超凡入妙。自己曾经把她比作皎洁无尘的中天皓月，委实毫不为过。”

他既把仲孙飞琼看做中天皓月，则自己顿觉被这轮皓月的圣洁光辉，照得渺小尘俗起来，赶紧也自效法仲孙飞琼，屏绝百虑，静坐入定。

昆仑绝巅本属自然妙境，得天地灵气，挹日月精华，故而夏天翔与仲孙飞琼一遍功行做罢，均自气旺神和，天君朗然，感觉全身四肢百穴之间，气机流畅，舒泰已极。

两人四目微开，相视会心一笑，不作无谓交谈，重又参悟内家妙旨。

转眼之间，十日已过，其间除了小白大黄来送干粮食水以外，向飘然方面，果然绝无丝毫动静。

仲孙飞琼目注夏天翔微笑问道：“翔弟，如今你定已发现这十日静坐，获益匪浅。”

夏天翔笑道：“多谢姊姊明教，这十日静坐，毫无旁扰，我悉心参究之下，已可把‘蔷薇使者’转注的功力与师门‘乾天气功’融会贯通，但等向飘然到来，便可拿他试试手了。”

话完，右掌微扬，虚空一按，三四尺外的一块大石之上，便即现出一个清晰的掌印。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既得“蔷薇使者”功力转注，又服食蜈蚣蟒丹元，如今再加上这一尘不染的十日静坐，把诸般所得融会贯通，真气内力方面，定已不逊于当世八大掌门，但却不加说破，不予揄扬，只是微微一笑说道：“翔弟，你若想拿向飘然试手，大概还要再等三日。”

夏天翔又复讶然不解问道：“姊姊，你又没有前知慧觉，怎可断定向飘然三日后来？”

仲孙飞琼笑道：“这又是我的推理。”

夏天翔剑眉微蹙，继续问道：“姊姊这种理论，是怎样推法，可以指教我么？”

仲孙飞琼反向夏天翔问道：“我在被困这昆仑绝巔之时，所作的向飘然估计我们约需十日方可渴饿而死的推断，能否成立？”

夏天翔答道：“当然成立，非常合理。”

仲孙飞琼又复问道：“向飘然是不是心计极工的阴险刁恶的人物？”

夏天翔点头示意，仲孙飞琼遂微笑说道：“由于以上两点推断，向飘然在这十日之内，定然提心吊胆，经常于壁下徘徊，侦察我们可有什么脱逃的举措？”

夏天翔听得连连点头说道：“有理！有理！”

仲孙飞琼继续笑道：“十日一满，向飘然必定心痒难挠，亟想上壁观看他这得意杰作的收获。但又因他心机阴刁，为了慎重起见，只好咬紧牙关，再复略为等待，以防万一。”

夏天翔笑道：“对……对……”

仲孙飞琼笑道：“一日，一日，又复一日，到了第十三日上，向飘然不仅忍耐到了最大限度，再一计算，我们至少业已绝食十天，毫无生理，岂不定然悄悄设法攀登峭壁，来享受他的胜利果实？”

说到此处，目光一转，加重语气说道：“向飘然对我们如此加害，定系因你知晓他谋害知非子那桩见不得昆仑门下之事，才想把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灭在这昆仑绝巔，故而我不仅可以料定他在第十三日来，更可料定是在十三日夜间的更深夜静时分。”

夏天翔发自内心地叹息道：“姊姊，我学会了你这种推理方法，定然终身受用不尽。”

仲孙飞琼笑道：“推理究事，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若能分条析理，仔细参求，往往可以推断出个十之八九。”

两人一番笑语以后，略进饮食，又复静坐用功，参研内家妙诀。

## 第二十五章 香消玉殒

三日光阴，越发易过，到了第十三日夜间，果然听到昆仑绝巅之下，发生“叮叮”凿石的声音，有人一步一步地爬登峭壁。

夏天翔低声向仲孙飞琼耳边笑道：“姊姊果然料事如神，我以后叫你‘女诸葛’如何？”

仲孙飞琼道：“翔弟不要胡扯，我们赶快卧倒在那月光照射不到的山石暗影之中，且让向飘然在遭受天报以前，先空欢喜一阵，也许还可从他得意志形的自言自语之中，听出一些有关鹿玉如的真实讯息。”

夏天翔被仲孙飞琼说得点头微笑，两人遂一齐卧倒在山石暗影之中。

“叮叮”凿石之声，越来越近，约莫又过了顿饭光阴，那位“昆仑逸士”向飘然，便已带了一根粗巨的长藤出现壁顶。

夏天翔暗中瞥眼偷窥，只见向飘然足下所穿，是双用麻绳绑在脚下的钢尖皮靴，知道大概就是对方日前所说昆仑派特制的“登山剑履”。

至于向飘然带来一根长藤之故，想因依仗剑履登壁，毕竟辛苦费力，遂带根藤来，以便下壁时可以舒舒服服附藤而落。

向飘然上到绝巅，目光一扫，见夏天翔、仲孙飞琼双双仆卧石上，一动不动，似乎早已气绝，遂得意异常地狂笑自语道：“凡属知晓我向飘然秘密之人的命运，必均相同，赵钰、潘莎、云野鹤齐作大巴野鬼，夏天翔这娃儿又成了昆仑饿殍，我这掌门人的名位，大概稳若泰山了！”

说到此处，想是得意已极，喜不自禁，又复发出一阵厉声狂笑。

夏天翔这才听出不但鹿玉如在大巴山遭受向飘然“天荆毒刺”暗算，造成了自己那场荒唐绮梦，连赵钰、潘莎、云野鹤三人，也全被他这丧心病狂的师叔害死。

但向飘然狂笑未毕，突又皱眉自语道：“可惜从这夏天翔的口气中听出，鹿玉如竟未曾死，岂不是还有一个心腹大患未灭？茫茫海角，莽莽天涯，叫我向飘然到何处去寻她下手？”

一面说话，一面恨恨地一拂大袖，劲风就地卷处，卷得本来藏在石后的那酒葫芦及一堆鸡骨，纷纷滚转。

向飘然突见鸡骨葫芦等物，不由大吃一惊，双眼凶芒电射，又复向夏天翔、仲孙飞琼二人凝神注视。

夏天翔本因关怀鹿玉如的踪迹下落，才想窃听几句向飘然的背后真言，如今见他对此也是茫无所知，遂不愿再复诈死地上，翻身坐起，“哈哈”笑道：“掌门人怎的如今才来？夏天翔与仲孙飞琼正要向你面谢允借昆仑绝巅给我们静静练功，并以美酒佳肴招待之德呢！”

向飘然为人本极阴刁，自见鸡骨葫芦等物，便知不妙，早就不动声色地暗暗准备杀手。

故而夏天翔语音才了，向飘然便即冷哼一声，大袖凝劲猛拂，拂出一股雄劲罡风，向夏天翔、仲孙飞琼当胸涌到。

跟在罡风之后，又以七八枚“天荆毒刺”，用“乱洒天花”手法，分袭夏天翔等的致命要害。

夏天翔早就知他阴刁险恶，极具戒心，左臂凝聚九成“乾天气功”，迎拒向飘然的劲急袖风，右手却洒出“红云蛛丝网”所化的一片红云，向那七八缕紫黑光华罩去。

双方所发真气内力，无甚高下，一触而散，但那七八枚“天荆毒刺”，却被“红云蛛丝网”一齐网住。

向飘然惊得微退半步，暗忖自己这足有十一成力的袖风一击，怎的竟会被对方从容不迫地轻轻化解？

夏天翔把“红云蛛丝网”递交仲孙飞琼，轩眉狂笑说道：“向飘然，你为了谋夺掌门名位，接连暗算知非子及鹿玉如，又把赵钰、潘莎、云野鹤等置诸死地，委实心毒意狠，罪恶滔天，这昆仑绝巅，大概就是你恶贯满盈、报应循环之处！”

向飘然一面潜聚功力，一面眉腾杀气地冷然说道：“什么叫心毒意狠？什么叫循环报应？向飘然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在这人人争名夺利、处处险恶无边的江湖之中，胜者为雄，强存弱死！”

话音方住，辣手又施，一式“昆仑云龙掌法”中的“骊顶探珠”，右掌五指，屈若钢钩，抓向夏天翔咽喉，并准备在对方略一闪避招架之际，便即腾身高纵，施展昆仑派最负盛名的“云龙三现”，把夏天翔毁在掌下。

夏天翔分明看出向飘然这式“骊顶探珠”，蓄劲虽猛，却是虚招，要等自己接架之间，才变化腾挪之下，蓦施辣手，但因新得绝技太多，心雄胆大，遂故意迎合对方心意，拿桩立稳，凝立如山，左掌护胸，右掌拒敌，一式“拒虎当门”，猛推而出。

向飘然这式“骊顶探珠”，本来可实可虚，对方倘若看作虚招，不太理会，则潜劲一吐，五指立化钢钩，倘若看成实招，凝力应付，则便施展其中隐寓的各种变化。

如今既见夏天翔拿桩站稳，蓄劲硬接，遂一声冷笑，右手往上一穿，左手袍袖拂处，宛若龙飞九天般高纵起四丈来高，微一折腰，掉头下扑，双睛厉芒电射，觑定夏天翔，两掌虚提胸前，风声虎虎，来势汹汹，仿佛五六丈周围以内，都在他目光掌风笼罩之下。

夏天翔有心在仲孙飞琼之前炫技逞能，居然连手都不抬，只是偏头冷瞥向飘然的来势，满面优裕从容及傲然不屑的神色。

仲孙飞琼却在旁叫道：“翔弟，你不要过份大意，这是昆仑派威力最强的‘云龙三现掌法’。”

就在仲孙飞琼发话之时，向飘然业已凝足“六阳罡气”，双掌当胸猛翻，一片迅急威猛无俦的疾风人影，照准夏天翔飞扑而落。

夏天翔无论施展“蔷薇三式”中任何一式，或者是“度世三招”中任何一招，均足消解向飘然的凌厉攻势。

但他自觉十余日摄心静坐以来，已使“蔷薇使者”转注相赠的功力加强不少，何况又服了功能益元增力的“蜈蚣鳞丹元”，遂故意不用“蔷薇三式”及“度世三招”，而一式“潜龙升天”，迎着对方飞扑而来的身形纵起，半空中双掌由下往上倒翻，又施展师门“乾天气功”，与“昆仑逸士”向飘然硬生生地对了一掌。

夏天翔如今在真气内力方面，虽已胜过向飘然，但一个是由上下扑，一个是由下上翻，在下的一方，自然略为吃亏，遂又告秋色平分，夏天翔被震得退后三尺，踉跄两步，向飘然则横飘丈许，胸中气血一阵翻动。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低声说道：“翔弟怎不施展身怀绝学，却这等自找麻烦则甚？”

夏天翔在这片刻之间，便已引气归元，闻言含笑向仲孙飞琼说道：“姊

姊不必担心，我一来是想借对方试验试验在这昆仑绝巅静坐十余日所为，二来觉得应付这‘昆仑逸士’，似还用不着‘度世三招’与‘蔷薇三式’！”

说到此处，目光微睨向飘然，以一种晒薄的神情，傲然笑道：“向飘然，你虽然盗名窃位，但如今也算一派掌门，我已接你两掌，深觉昆仑派的‘六阳罡气’及‘云龙三现身法’，虚有其名，未有其实！常言道得好：‘投之桃李，报以琼瑶。’我奉还两记北溟独有的‘乾天气功’，让你这位得来不易的昆仑掌门人，尝尝滋味！”

向飘然所发的“天荆毒刺”被“红云蛛丝网”收去，“六阳罡气”与“云龙三现身法”又告两两无功，心中遂知不妙，正在暗暗调息，并准备施展最后煞手之际，夏天翔一招“风摇山岳”，一招“浪涌蓬莱”，业已挟着狂啸风声，当胸攻到。

向飘然被夏天翔用话扣住，一派掌门，怎能示怯？只好咬紧牙关，凝劲硬接。

两声震响当空，一片罡风散处，向飘然又复踉踉跄跄地后退了两步，身已临崖边。

夏天翔纵声狂笑说道：“照这样施为，夏天翔最少尚可发出十掌，却不知向掌门人还能接得下我几招？”

笑声之中，“乾天气功”聚到十一成左右，一招“双推日月”，要想把这“昆仑逸士”震落昆仑绝巅之下。

向飘然一来身临绝处，感觉到夏天翔的掌风太强，二来心怀毒计，遂以一式“黄龙转身”，左飘五尺，并顺势把自己带上昆仑绝巅、准备仗以缒落的那条百丈长藤，踢落崖下！

这条长藤，对于仲孙飞琼及夏天翔的关系太大，如今在微一恃强大意之下，又被向飘然踢落，夏天翔不禁剑眉蕴怒，俊目凝光，沉声叱道：“向飘然，你如此凶狡狠毒，委实无法轻饶，且乖乖拿命来吧！”

一面发话，一面正待施展出杀手绝学，却见向飘然手中已拿着一具金光闪闪之物。

这具金光闪闪之物，是条长才尺半的独角虬龙，但龙身虽小，龙头却大，独角前翘，龙须猬砾，仿佛制作得异常精巧。

向飘然手持这条独角虬龙，神情便似有所仗恃，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的诡笑。

夏天翔、仲孙飞琼心中同自怀疑，暗想：“这条金光闪闪的独角虬龙难道是向飘然的独门兵刃？但看来制作虽颇精巧，体积却嫌太小，似乎发挥不了多大威力。”

向飘然见夏天翔、仲孙飞琼注视着自己手中这条虬龙，遂得意笑道：“你们认不认得我这件东西？”

夏天翔晒然说道：“一条小小的独角虬龙，有什么了不得？”

向飘然狂笑道：“你还乳臭未干，难怪不认识这罕世异宝！”

语音一顿，转对仲孙飞琼说道：“你年龄略大，应该听你爹爹说过，三十年前，武林中有位奇人，善于制造各种精奇之物，并以暗器成名……”

仲孙飞琼不等向飘然说完，便即说道：“是不是‘三手鲁班’尉迟巧的叔父‘百手天尊’尉迟子缺？”

向飘然点头笑道：“你既然知道尉迟子缺，便应该认识这件东西，这是‘百手天尊’尉迟子缺爱如性命、生平最得意之物，死时入棺殉葬，舍不得

传给他侄子尉迟巧的‘追魂三宝’之一！”

仲孙飞琼讶然说道，“‘百手天尊’尉迟子缺的‘追魂三宝’，似乎是‘阎王令’、‘鬼王鞭’及‘天王塔’，哪里有这一条独角虬龙？再说‘追魂三宝’既已入棺殉葬，怎会又在人间发现？”

向飘然得意地狂笑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百手天尊’尉迟子缺以‘追魂三宝’殉葬，死后未及三月，便被江湖人物盗坟暴骨！”

夏天翔听到此处，冷笑说道：“尊驾生性下流，盗坟之人，大概是你吧？”

向飘然摇头笑道：“盗坟人倘若是我，则‘鬼王鞭’、‘天王塔’必也在我身畔，怎么会只有这件‘阎王令’呢？”

仲孙飞琼一听“阎王令”三字，不禁目注向飘然手中那条鳞甲森森、金光闪闪的独角虬龙，失声说道：“这条独角虬龙就是‘百手天尊’尉迟子缺‘追魂三宝’中的‘阎王令’么？”

向飘然傲笑说道：“当时武林中有几句传言，就是‘宁遇天王塔，莫遇鬼王鞭，宁遇鬼王鞭，莫遇阎王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这‘阎王令’的威力之强，在‘追魂三宝’中，尤推独步，你们今日能够死在这种武林异宝之下，总算不冤枉了！”

夏天翔冷笑说道：“我才不相信这样一条长才尺半的独角虬龙，能有多大杀人威力！”

向飘然把握十足地扬眉笑道：“反正你们纵然肋添双翅，也无法在‘阎王令’下逃生，我便把这暗器之王的厉害之处，先行告诉你们，也无不可！”

语音微顿，左手一指右手所执的独角虬龙，继续得意狞笑说道：“龙身七十二片鳞甲，是奇形淬毒飞刀，颌下龙须，是专破各种内家气功的奇形淬毒飞针，龙鼻龙口中的毒烟毒雨，只要一点沾体，即告化血身亡！故而我仅须轻轻一拉龙尾，机关开处，方圆十丈以内，立成修罗地狱，天上神仙，亦难幸免！”

仲孙飞琼听到此处，娇靥展开，嫣然一笑叫道：“向掌门人！”

向飘然被她叫得一愕，抬头与仲孙飞琼目光微对，只觉得这位少女美得委实尘世罕见，尤其那一副傲视一切翠黛红裙的高华风姿，简直令人无法忍心对她下这绝情的毒手。他年事已高，虽无贪色邪念，但心中却已怦然动了怜悯，双眉微蹙，发话问道：“你叫我则甚？莫非畏惧这‘阎王令’的威力，想我网开一面？”

仲孙飞琼柳眉微扬，柔声含笑问道：“这‘阎王令’的威力，真像你说的那般厉害么？”

向飘然应声答道：“我说的句句实言，这‘阎王令’号称‘暗器之王’，厉害无比！”

仲孙飞琼伸出一只柔荑双手，嫣然笑道：“这暗器既有这等厉害，给我看看好么？”

向飘然心中大诧，暗想对方这种要求太以无理，自己把“阎王令”视做第二性命，何况又在双方对敌之时，怎肯给她观看？

夏天翔也觉得仲孙姊姊这种问话，太以天真，仿佛有些玩笑性质。

但就在向飘然微愕之间，眼前香风一拂，人影略飘，那“阎王令”竟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了仲孙飞琼手中。

夏天翔见仲孙飞琼夺取“阎王令”的手法身法，神奇美妙绝伦，不禁恍然大悟，叫道：“仲孙姊姊，你这种身法，是不是三绝真人所传的‘无相勾’”

魂龙飞三绝’？”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翔弟说的不错，我所用的身法正是‘龙飞三绝’中的‘玉龙飞爪’，‘阎王令’既已到手，这位‘昆仑逸士’就交给你……”

话音未了，背后劲风袭人，“昆仑逸士”向飘然业已愤不可遏地照准仲孙飞琼，聚足功力，连攻三掌！

夏天翔狂笑说道：“姊姊的‘无相勾魂龙飞三绝’既已奏功，我也借这‘昆仑逸士’之手，试试得自天羽上人的防身绝学‘度世三招’！”

身随话至，一招“度世三招”中的“大慈大悲”，果把“昆仑逸士”向飘然的凌厉攻势化解于轻妙从容，无痕无迹！

向飘然“阎王令”被夺，痛心之下，业已形成疯虎，怒吼声中，一式“苍龙抖甲”，又复凝聚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内家真力，强行袭到。

夏天翔见对方所发的招式，掌风虎虎，来势极强，遂也不敢过份恃技骄狂，用了“蔷薇三式”中专门逆袭抢攻的“文君濯锦”，凝足十一成功力出手。

他既得“蔷薇使者”功力转注，又服食大益真气的蜈蚣蟒丹元，再加上昆仑绝巅十来日冥心静坐，内力之强，业已不逊于以膂力称雄于世的“九首飞鹏”戚大招，何况所用的招术，又是“蔷薇三式”之一，向飘然如何能当？闷哼一声，被震得耳鸣心跳，头昏眼花地飞出丈许，几乎跌落绝巅之下！

夏天翔跟踪追逼，右掌猛扬，正待了结这心地阴险的昆仑凶人，仲孙飞琼却突然高声叫道：“翔弟把对方点倒即可，不要伤他性命！”

夏天翔剑眉微蹙，收掌换指，一式“笑指蓬莱”，便向向飘然的腋下点到！

向飘然犹图挣扎，施展昆仑绝学“赤手搏龙”，反向夏天翔右腕扣去。

这招“赤手搏龙”虽是昆仑绝学，但因向飘然脏腑震伤，真气大弱，出手稍缓，未免减低了不少威力！

夏天翔微凝师门“乾天气功”，一拨一震，震得向飘然腕骨欲折，右臂奇酸，胸前门户大开，被夏天翔就势招化“天台指路”，点了这位“昆仑逸士”的晕穴。

向飘然应指而倒，夏天翔回头对仲孙飞琼含笑问道：“姊姊为何不让我杀他？难道对于这等穷凶极恶之人，你也动了慈悲意念？”

“我倒不是动了什么慈悲意念，只因向飘然为了谋夺掌门名位，陷害知非子，暗算鹿玉如，杀死赵钰、潘莎、云野鹤等种种恶行，都与昆仑一派有关，不如把他交付昆仑门户公决！”

夏天翔听得住不住点头说道：“我们脱下向飘然的登山剑履，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把他留在昆仑绝巅，让他尝尝又饥又渴，是何滋味，并将他所为恶事，通知昆仑派人物，他们自会对这阴险的凶人采取适当措置！”

夏天翔极表赞同，但目光一注向飘然，又对仲孙飞琼苦笑说道：“处置向飘然的办法虽已决定，但那根百丈长藤，却又被他踢落绝壁，我们怎样脱身下去，还得赶紧设法，因为如今距离二月十六的祁连山震天大会，为期不远了呢。”

仲孙飞琼笑道：“向飘然既已被制，则下壁何难？……”

话方至此，壁下突然传上几声兽啸！

仲孙飞琼倾耳一听，也自凝气啸了几声，向夏天翔微笑说道：“小白大黄在峰下发现那根百丈长藤，问我是否可以弄上壁来，我已答应它们，问题

不是解决了么？”

夏天翔闻言，愁眉顿解，果然过了片刻，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便把那根百丈长藤带上壁顶。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如计施为，脱去向飘然所穿的登山剑履，掷落绝壑，系好长藤，双双攀藤而下。

下得昆仑绝巅，夏天翔便将向飘然各种恶行，源源本本地写了一封长函，掷入昆仑宫内。

经过这番周折，已近广聚群英的祁连山震天大会之期，仲孙飞琼与夏天翔遂又一骑双乘，驰向祁连而去。

得到祁连左近，因才二月十四，距离会期尚有二日，夏天翔遂与仲孙飞琼小游凉州，并仍在上次巧遇“阴司笑判”吴荣的酒楼之中略作小酌。

酒未及半，蓦然听得斜对面的雅座之中，传出一声长叹。

夏天翔听出叹声颇熟，不禁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姊姊，天下难道竟有这等巧事？上次我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前辈在这酒楼窃听‘阴司笑判’吴荣的谈话，得知绛雪洞的秘密，并巧遇姊姊。如今旧地重临，怎的方才那声长叹，又有点像是尉迟前辈呢？”

仲孙飞琼笑道：“尉迟前辈是与霍秀芸负责通知武林各派，黄山大会改期改地举行，如今会期将届，他们赶返祁连，也来旧游之处买醉，岂非大有可能？且让我冒问一声，看看可对？你大概已对你那芸妹相思欲绝了吧？”

夏天翔被她调侃得俊脸一红，仲孙飞琼业已曼声叫道：“隔座可是‘三手鲁班’尉迟前辈与霍秀芸小妹，晚辈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在此！”

话音方落，帘影立飘，闪身而入之人，正是面如寒冰、眉锁重忧的“三手鲁班”尉迟巧，但却未见霍秀芸随同走进。

夏天翔知道尉迟巧一向豁达乐观，滑稽玩世，忽然变得这等忧郁起来，定有惊人内幕。

遂一面起身让座，一面含笑问道：“尉迟老前辈一向可好？芸妹怎的未曾随你同来，莫非她回转峨嵋了么？”

尉迟巧嗒然坐下，接过夏天翔斟给他的一杯美酒，但并未就唇，反有几滴英雄珠泪垂落杯内。

夏天翔大惊说道：“尉迟老前辈，你怎的这等伤心？莫非芸妹遭遇了什么不测祸事？”

尉迟巧长叹一声，凄然答道：“夏老弟，尉迟巧无力回护霍姑娘，委实无颜与你相见了呢！”

夏天翔心中一震，知道是霍秀芸身上出了差错，遂与仲孙飞琼交换了一瞥目光，强自镇摄心神，向“三手鲁班”尉迟巧安慰说道：“老前辈不要愁急，且请说出芸妹遭逢了何等灾厄？我们也好设法相救！”

尉迟巧摇头叹道：“普通灾危困厄，还可设法营救，但霍姑娘却已香消玉殒，永绝尘寰……”

尉迟巧话犹未尽，夏天翔脸色已变，手中酒杯也被他失神捏碎，洒了仲孙飞琼一身酒渍。

还是仲孙飞琼比较镇静，深恐夏天翔悲伤过度，损及中元，遂握住他一只手儿，柔声说道：“翔弟且莫着急，我们先问问尉迟老前辈，霍秀芸小妹尸体何在？及尉迟老前辈是否亲见她气绝死去？”

尉迟巧悲声说道：“我虽无法寻得霍姑娘的尸体，也未亲见霍姑娘绝气，

但却知道她必死无疑，定已香消玉殒！”

夏天翔听尉迟巧无法寻得霍秀芸尸体，也未见她绝气，不由生出一丝希望，苦笑说道：“尉迟老前辈，事既已此，你我急也无益，尚请老前辈详细告我芸妹的遇难经过！”

尉迟巧举起破袖，胡乱拭去满脸泪痕，并饮了一口美酒，略定心神，缓缓说道：“我与霍姑娘把黄山大会改期改地举行一事，通知了罗浮、少林两派，及中原道上一干武林同侪以后，因已近震天大会之期，遂溯江西返，准备先回峨嵋，会合玄玄仙姥，暨其余峨嵋三秀，一齐赴约！”

仲孙飞琼接口说道：“这样说来，祸变是发生在归途之上？”

尉迟巧摇头叹道：“归途仍是一路平安，但舟过瞿塘，出峡之时，恰是清夜，霍姑娘突动雅兴，要我陪她舍舟登陆，并攀登绝峰，欲在峭壁顶端，俯眺夔门月色！”

夏天翔点头说道：“芸妹最爱赏月，这种自百丈峰头俯眺夔门水烟月色两两交融的想法，颇为高雅！”

尉迟巧苦笑说道：“高雅虽然高雅，但霍姑娘却因此珠沉玉碎，命赴黄泉！”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想了一想，讶然说道：“我师姊花如雪也是住在巫山朝云峰附近，似乎未听说当地隐有什么出奇高手。”

尉迟巧叹道：“虽无出奇高手，却有出奇之事，霍姑娘的一缕芳魂，便是给断在这件出奇之事上！”

夏天翔急急问道：“老前辈快快请讲，夔门绝壁之上有什么出奇之事？”

尉迟巧说道：“我们攀登绝壁顶端，俯眺足下奔腾澎湃的湍急江流，以及轻笼万物的柔和月色，委实心神栩栩，霍姑娘高兴起来，便唱了一首歌儿！”

夏天翔听出霍秀芸似因唱歌贾祸，遂皱眉问道：“老前辈可还记得她唱的是什么歌儿？”

尉迟巧答道：“霍姑娘唱的是东坡居士脍炙人口、传诵万古的‘念奴娇’，歌词豪壮，歌声甜润，加上峰下惊涛，天中皓月，那副景象，委实太以美妙！”

夏天翔惑然问道：“照老前辈这等说法，不应有甚出奇祸事？”

尉迟巧叹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霍姑娘唱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下面的‘人生若梦’四字刚刚脱口，便由峰角暗影中，缓缓站起了一个黑色幽灵！”

夏天翔失惊说道：“黑色幽灵？难道真有神仙鬼魅之说？”

尉迟巧说道：“黑色幽灵并非鬼魅，而是这突然出现的女子，身穿黑袍，面罩黑纱，诡异可怖得宛如一具棺中活尸而已！”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问道：“这黑袍女子出现之后，又便如何？”

尉迟巧摇头叹道：“这黑袍女子出现以后，便手指峭壁之下的激湍奔流，叫我与霍姑娘两人一同跳崖自尽！”

夏天翔气得一拳擂在桌上，把杯盘碗筷震得跳起好高，愤愤说道：“这女子简直太不讲理，老前辈应该问问她是何等样人？为什么要叫你与芸妹跳落悬崖，投江自尽！”

尉迟巧点头说道：“霍姑娘便是这样问她，那黑袍女子答称姓名外号早已遗忘，如今叫做‘寂寞女郎’！”

仲孙飞琼听得接口说道：“‘寂寞女郎’之称，着实新奇，她有没有说明要老前辈与霍秀芸小妹跳崖自尽之故？”

尉迟巧答道：“这位自称‘寂寞女郎’的黑袍女子，说是她颇不容易找了这处万籁俱寂的绝壁顶端，准备好好享受享受寂寞的滋味，却被霍姑娘跑来唱歌眺景，打破寂寞，所以非要我们跳崖自尽，为她解解恨不可！”

夏天翔愤然说道：“这真是岂有此理，故意寻衅，芸妹难道真个如她所命，跳崖投江了么？”

仲孙飞琼嗔道：“翔弟不要乱扯，让尉迟老前辈好好叙述，霍秀芸小妹哪有如此傻法？”

尉迟巧道：“霍姑娘也觉得这位‘寂寞女郎’太不讲理，遂含笑问她倘若我们不遵所命，又便如何？”

夏天翔点头说道：“问得对，照我推测，那个自称‘寂寞女郎’的黑袍女子，大概要使用武力？”

尉迟巧道：“老弟猜得不错，那‘寂寞女郎’自黑袍内取出一柄吴钩剑来，声称我们反正难活，若不跳崖自尽，便在她剑下做鬼！”

夏天翔向仲孙飞琼蹙眉问道：“姊姊，你是否知道用吴钩剑之人，有哪些武林高手？”

仲孙飞琼摇头答道：“武林一流高手之中，似乎并无使用‘吴钩剑’作为兵刃之人，这些问题，且等尉迟老前辈说完详细经过，再行研究推断便了。”

尉迟巧继续说道：“‘寂寞女郎’既已亮剑，并如此说法，霍姑娘自然也就施展柳叶绵丝剑与她拆招过手！”

夏天翔剑眉双挑，目注尉迟巧问道：“江湖人言：‘峨眉四秀，末秀最秀！’芸妹那几手峨眉剑法确实不凡，何况柳叶绵丝剑又是‘大别散人’所遗留的武林异宝，难道竟战不过那个‘寂寞女郎’？”

尉迟巧颇为悲愤地怪笑一声答道：“倘若霍姑娘是技不如人，死在‘寂寞女郎’的吴钩剑下，我倒不会如此伤心悲愤！”

仲孙飞琼愕然问道：“听老前辈的口气，莫非霍秀芸小妹是在占了上风以后误中毒手？”

尉迟巧道：“那‘寂寞女郎’剑法颇精，与霍姑娘斗了约莫五十余招，犹自胜负难分，但霍姑娘剑法一变，展出峨眉绝学以后，接连几剑，便把对方逼到了峭壁边缘。”

夏天翔诧然问道：“在这种情势之下，芸妹怎会反遭毒手？”

尉迟巧长叹答道：“霍姑娘吃亏就在一念仁慈，她以一招‘狂风卷荷’，转化‘天台得路’，削断对方吴钩剑，柳叶绵丝剑剑尖，直指“寂寞女郎”的咽喉！”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在峨眉金顶曾经斗过芸妹，知道这两招剑法变化无方，威力极强，确是峨眉绝学！”

尉迟巧叹息说道：“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霍姑娘忽然觉得彼此之争只是一时闲气，无甚深仇，何必伤了对方性命，遂在剑尖将及咽喉的刹那间，顿剑上挑，挑落‘寂寞女郎’的蒙面黑纱，想看看这位神秘凶恶、蛮不讲理的姑娘的庐山真面目！”

仲孙飞琼扼腕叹道：“霍秀芸小妹临危纵敌，又在全胜之下，必然疏于防身，犯了武家大忌！”

夏天翔也在一旁问道：“那‘寂寞女郎’的庐山真面目却是如何？”

尉迟巧答道：“那‘寂寞女郎’脸庞俏丽，皮肤白嫩，显然是位美人胎子，但却布满紫黑疮疤，鼻塌唇歪，不知被甚药物所伤，变得丑怪已极！”

夏天翔听得与仲孙飞琼互相骇然对看一眼。

尉迟巧复又说道：“霍姑娘骤见对方如此丑怪狞恶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而那‘寂寞女郎’也乘此良机，自口中射出一口黑气，喷在霍姑娘的面门之上。”

仲孙飞琼失声说道：“这口黑气，可能是那‘寂寞女郎’制成假齿藏在嘴中，以备临危救急的迷魂药物？”

尉迟巧点头说道：“仲孙姑娘大概猜得不错，霍姑娘被喷黑气以后，脚下曾经微一踉跄，而就在这微一踉跄之间，又被那‘寂寞女郎’快如电光石火般掣出一柄匕首，溯入左肋！”

夏天翔听到此处，已抑制不住悲痛的情怀，泪如雨下，泣声问道：“我芸妹是否便被……被一刀致命？”

尉迟巧也老泪纷纷地摇头答道：“霍姑娘虽然这一刀被刺得极重，刀锋已尽入肋内，衣外仅剩刀柄，但却未当时致命，柳叶绵丝剑精芒闪处，一削一挑，‘寂寞女郎’的那一颗丑怪的人头，飞起三尺！”

仲孙飞琼罗衫尽湿，凄然问道：“那‘寂寞女郎’既已伏诛，则霍秀芸小妹纵遭不幸，尸身也必留在夔峡峰头，怎的……”

尉迟巧不等仲孙飞琼话了，便即叹道：“仲孙姑娘的话虽不错，但那‘寂寞女郎’凶狠得真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头飞三尺以后，仍伸手拉住霍姑娘胸前罗衣，两人遂一同从百丈峰头，凌空坠下！”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听到此处，均已泣不成声，泪落如雨。

尉迟巧虽然心头悲痛，但仍强自支撑，继续泪眼模糊地往下说道：“这种惊人变化发生在一刹那间，我惊心欲绝，抢救无从，赶到崖边，月光忽被云遮，哪里还看得见丝毫迹象，只在半晌以后，听得江水似乎重重响了一声，霍姑娘的娇躯，与那‘寂寞女郎’的尸体，便即被滔滔东去的三峡激流，卷得无踪无影了！”

夏天翔暗想霍秀芸身受致命重伤，又从百丈高崖跌落三峡激流，委实毫无生理，不由一阵伤心，放声大哭！

仲孙飞琼无言可慰，只得陪着夏天翔流泪不止。

尉迟巧又复说道：“当时我经此剧变，既觉愧对夏老弟，更觉愧对霍姑娘之师玄玄仙姥，及她父母‘风尘狂客’厉清狂、‘九天魔女’董双双等，无法交待，真想也自跳崖一死，以求解脱！”

尉迟巧说到此处，业已悲不自胜，泪渍纵横，抽抽噎噎地继续说道：“当时我未死之故，便因必须留得三寸气在，以报告霍姑娘遇害的详情，如今心愿既了……”

一面发话，一面惨笑起处，回掌便望自己的天灵死穴拍去！

夏天翔正待抢救，仲孙飞琼因坐得较近，衣袖一挥，“三手鲁班”尉迟巧便告右臂奇酸，难运功劲，颓然自落！

尉迟巧废然叹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为什么不让我死，老化子抑郁至今，心中好不难过！”

仲孙飞琼含泪安慰道：“老前辈何必难过？霍秀芸小妹遇难之事，错处又不在你，何况江湖中出人意料的奇迹太多，老前辈既未亲见霍秀芸小妹遗体，也许她能逢凶化吉，仍在人世。”

尉迟巧因与霍秀芸长途同行，彼此感情极好，几乎宛若父女一般，故而虽经仲孙飞琼一再劝慰，仍自怆神不已。

仲孙飞琼忽似想起甚事，柳眉微蹙，目注夏天翔，讶声问道：“翔弟，那位在霍秀芸小妹剑下飞头的‘寂寞女郎’，不仅性情奇怪，连‘寂寞女郎’之称，也颇异寻常，会不会就是‘绛雪仙人’凌老前辈对你所说的‘寂灭之宫’的人物？”

夏天翔咦了一声，点头说道：“姊姊这种想法颇为奇妙，可能猜对了十之八九。”

尉迟巧听得疑云满腹，忍不住问道：“夏老弟，什么叫做‘寂灭之宫’？”

夏天翔遂把鹿玉如负气失踪，及“绛雪仙人”凌妙妙所作的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等四处指示，对“三手鲁班”尉迟巧细细说了一遍。

并因尉迟巧不是外人，在叙述完毕以后，目注仲孙飞琼凄然苦笑说道：“仲孙姊姊，如今鹿如玉、霍秀芸妹妹，一生一死，踪迹渺茫，夏天翔生平的红颜知己，只有姊妹一个人了！”

仲孙飞琼玉颊飞红，但因深知夏天翔心头难过已极，遂不愿对他嗔叱，移转话题，向“三手鲁班”尉迟巧强笑道：“恭喜尉迟老前辈！”

尉迟苦笑说道：“老化子满腹辛酸，一腔热泪，哪里还有什么喜事？”

仲孙飞琼说道：“我与翔弟为了寻找鹿玉如，远上昆仑绝巅，在无意中得来一件武林异宝，理应交还原主人尉迟前辈！”

尉迟巧越发奇道：“我老化子一向浪荡江湖，穷途飘泊，身无长物，两袖空空，怎会成了什么武林异宝的原主人呢？”

仲孙飞琼缓缓伸手入怀，把那条既称“暗器之王”，又名“阎王令”的独角虬龙取出。

尉迟巧一见这条独角虬龙，惊得跳起身形叫道：“这……这是我叔父‘百手天尊’尉迟子缺生平最为喜爱，死时用以入棺殉葬的‘追魂三宝’之一，仲孙姑娘却……却从何……何处得来？”

仲孙飞琼答道：“我们是从昆仑派掌门人手中抢得来的。”

尉迟巧讶然问道：“昆仑掌门知非子不是已在祁连山绛雪洞口自尽身亡了么？”

仲孙飞琼一面把那条独角虬龙交还尉迟巧，一面说道：“如今的昆仑掌门换了‘昆仑逸士’向飘然，不过他获得这掌门名位的手段不甚光明而已！”

说完，遂把昆仑绝巅的经过，又对尉迟巧叙述一遍。

尉迟巧听完，接过那条被尊为“暗器之王”，又称“阎王令”的独角虬龙，感慨无穷地长叹一声道：“我叔父当年倚仗‘追魂三宝’，所造的杀孽太多，以致死后还遭盗墓开棺，翻尸动骨之惨，尉迟巧也不愿使用这种过份恶毒的暗器，索性把它毁去了吧！”

感叹过后，正待动手毁去那条独角虬龙，夏天翔却摇头说道：“尉迟老前辈，暗器本身并无罪孽，是否过份毒辣，只在使用人的心肠而已。如今盗墓窃宝之人尚未查出，其余‘天王塔’、‘鬼王鞭’二物尚未追出，老前辈何不留着这‘阎王令’，等将来查出盗墓人后，即以此宝，对其惩戒？”

尉迟巧想了一想，点头说道：“夏老弟这种说法颇有道理，我便暂时保存这‘阎王令’，留待把其余‘天王塔’、‘鬼王鞭’等追魂双宝一齐取回后，再复祭告我叔父在天之灵，永远封置不用便了！”

别来经过，既已叙完，尉迟巧在饮了几杯以后，便向夏天翔仲孙飞琼说道：“后日便是会期，各派来此赴约之人，当已络绎不绝，我们酒饭用够，

不如去往祁连山口等待熟人，我与赛韩康老怪物好久不见，颇为想念他呢。”

尉迟巧这样一提，仲孙飞琼与夏天翔也不禁思念起“天外情魔”仲孙圣、“北溟神婆”皇甫翠来，赶紧结清酒帐，同往祁连山口驰去。

到了祁连山口，仲孙飞琼把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及青风骥一齐唤来，夏天翔忽然心中一动，剑眉双蹙说道：“仲孙姊姊，你最好命大黄陪伴青风骥在祁连山口等候，我们绛雪洞赴会之时，只带小白前往！”

仲孙飞琼微带疑诧地看他一眼，夏天翔又复说道：“罕世龙驹，谁不喜爱？‘九首飞鹏’戚大招在无可奈何之下，把他自己那匹千里菊花青生生弄死，定然心痛已极，我怕他在见了姊姊的马儿以后，因妒生恨，勾发怒火，可能会对青风骥图谋不利。”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翔弟这种顾虑确有道理！”说完，转面对大黄说道：“大黄，你与青风骥就在这祁连山口左近随意游行，听我啸声再来，但须远避生人，提防奸邪加害！”

大黄垂手点头，飘身跃上青风骥，缓缓驰入一片密林之内。

尉迟巧叹道：“仲孙姑娘的伏兽奇能，着实令人钦羨，你看你把小白大黄及青风骥，调教得多么听话。”

夏天翔接口道：“尉迟老前辈，我仲孙姊姊除了伏兽，还会伏禽，她说她在祁连会后，要设法寻觅一只巨鸟，加以调教豢养，我们便可乘着它遨游四海八荒，上下青冥呢！”

尉迟巧见夏天翔与仲孙飞琼之间非但前嫌尽释，情感并更增进多多，不由目光连瞥二人，脸上浮起一片安慰颇甚的神秘微笑。

仲孙飞琼何等冰雪聪明，但因自己确与夏天翔互相爱好，在熟人面前，业已不必避嫌，遂对他脸上浮现的神秘笑容，不加理会，大大方方地向夏天翔问道：“翔弟，我还要请教，你既要我命大黄陪伴青风骥，为何又要单单携带小白参与震天大会？”

夏天翔答道：“因为‘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也养了一只怪猿，身材形状均与小白仿佛，只是眼睛颜色好像略有不同，我遂请姊姊把小白带去，和它比比，倒看是谁养的猴子神气。”

尉迟巧在一旁说道：“夏老弟，自然是你仲孙姊姊养的小白神气，我敢担保，当世中绝无第二只猴子身上会穿有‘护穴龙鳞’所织的软甲。”

小白闻言，闪动一时火眼，凝注着尉迟巧，低低叫了几声。

尉迟巧咦了一声，向仲孙飞琼含笑问道：“仲孙姑娘，小白叫些什么？看它那副神情，好像对我有些不满意呢？”

仲孙飞琼失笑说道：“它怎敢对老前辈有所不满？只是说到了震天大会以后，定要先脱去身穿的‘护穴龙鳞’软甲，才肯和那‘白骨仙子’所养的猴子打架，免得被人轻视！”

尉迟巧见一只猴子居然懂得如此骄傲，不禁深觉有趣，感慨良深！

夏天翔忽然发现丈许外的崖角之处，并生两朵奇花，一朵含苞待放，一朵业已盛开，五彩缤纷，悦目已极。

遂向仲孙飞琼说道：“仲孙姊姊，那两朵花儿多么好看！”

仲孙飞琼正在注目，蓦然一阵寒冷的山风拂处，那朵盛开的花儿，竟告萎谢，一片片的花瓣，亦随风飘落。

夏天翔神色一变，眉宇含愁，叹息说道：“这样美丽的一朵花儿，遽然萎谢，岂不正与芸妹的命运有些相似？”

说完以后，俊目之中，泪光隐现。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触绪兴悲，遂也不去劝他，只是手指另一朵含苞未放的花儿，含笑问道：“翔弟，你把那朵业已萎谢的花儿比作霍秀芸小妹，却把这朵含苞未放的花儿比作谁呢？”

夏天翔神思凄然，随口答道：“那朵花儿，像是姊姊！”

仲孙飞琼微微一笑说道：“照你这样说法，在不久的将来，我也难免枯萎凋谢！”

夏天翔剑眉一蹙，急急说道：“姊姊不要这样说法，是我比错了！姊姊是瑶池仙花，不是人间凡卉，永远美好圣洁，永远不会枯萎凋谢！”

仲孙飞琼目光凝注夏天翔，正色说道：“翔弟不要这样痴情，花开花谢，俱有定时，人生寿夭，亦有定数！霍秀芸小妹寿元若尽，则我们无论怎样伤心悼念，业已返魂无术；倘若寿元未尽，则他日必可重逢，如今务宜澄心静虑，暂把此事撇开，因为群豪毕集，大敌当前，我们身上降魔卫道之责，重得很呢！”

仲孙飞琼说到“降魔卫道”四字之时，忽然一声森森冷笑，刺空传来！

三人中除了尉迟巧功力稍弱以外，夏天翔、仲孙飞琼如今均已可算一流高手，到耳便即听出这声冷笑是由三十丈外传来，声音不高，但听在耳内阴森森的，摄人心魄，可见来人内家真气之强，业已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境界！

尉迟巧功力虽弱，仍极识货，闻声憬然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注意，这声冷笑，功力罕世，来人定是什么……”

话犹未了，一位灰袍道人业已出现在距离三人一丈四五的崖角之前！

这道人灰袍覆体，身量又高又瘦，尤其脸上瘦得颧骨高耸，眼眶深陷，鹰目钩鼻，两腮如削，加上皮色惨白，活脱脱地极似一具棺木陈尸！

头顶所挽道髻之上，插的并非道簪，竟是一段白骨。

道人出现以后，依旧缓步前行，对夏天翔、仲孙飞琼、尉迟巧等三人，连看都未看一眼，神情骄狂倨傲已极。

但他走路之快，却太以惊人，根本未见施展任何轻功身法，展眼间便已远出二十来丈，转过山环，踪迹不见。

尉迟巧向夏天翔愕然惊道：“夏老弟，你认不认识这位身高体瘦的灰袍道人是谁？”

夏天翔想了一想答道：“我不认识此人，但根据对方的打扮神情推断起来，可能是住在娄山恶鬼峡中名列‘白骨三魔’的‘白骨羽士’！”

仲孙飞琼接口问道：“翔弟，根据你与‘蔷薇使者’所订的策略，由谁来制压这‘白骨羽士’？”

夏天翔恭身答道：“预定是由仲孙伯父制服这位盖世魔头！”

仲孙飞琼秀眉一聚，摇头说道：“‘白骨羽士’适才所施展的是‘移形换影’身法加杂‘缩地神功’，看来这魔头的武学成就委实太高，我爹爹近来勤参道妙，对于武功方面，可能略有荒怠，未必能制得住这‘白骨羽士’，却是怎好？”

语音刚了，一条青影突如天外飞仙般自崖顶飘降，所用的身法，美妙得罕世无俦，并响起仲孙圣清朗的笑声说道：“琼儿，杜工部咏诸葛武侯的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如今震天大会尚未开始，你却已断定我武学荒怠，斗不过‘白骨羽士’，岂非成了神功未较威先弱，长使

爹爹泪满襟了么？”

这两句“神功未较威先弱，长使爹爹泪满襟”，听得仲孙飞琼玉颊飞红，娇羞无邪地目注“天外情魔”仲孙圣，顿足佯嗔叫道：“爹爹，我不依你了，你怎好意思对女儿这般调侃？”

仲孙圣先与尉迟巧、夏天翔略打招呼，然后向仲孙飞琼含笑说道：“琼儿好不讲理，许你对我随意批评，难道我就不可以对你略加调侃？”

仲孙飞琼嫣然一笑，偎在仲孙圣身旁，低声问道：“爹爹，你真有把握制得了那‘白骨羽士’么？”

仲孙圣笑道：“他是白骨一魔，我是天外情魔，以魔斗魔，我纵或制不了他，他也未必制得了我。”

说到此处，忽然想起甚事，微微一叹说道：“我倒忘了，我曾经说过，今后不再用这‘天外情魔’的外号了！”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爹爹，你这‘天外情魔’之号名惊四海，威震八荒，为什么今后不用了呢？”

仲孙圣笑而不答，反向仲孙飞琼问道：“琼儿，你既是‘天外情魔’之女，应该记得我们下情规！”

仲孙飞琼应声答道：“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

仲孙圣点头笑道：“如今你师姊花如雪不但自己坠入情障，并且还拖人下水，与一钵神僧双栖朝云峰头，你又……”

仲孙飞琼截断仲孙圣的话头，连连跳脚说道：“爹爹，你再说下去，我真要不依你了！”

这样一来，弄得夏天翔也自俊脸通红，尉迟巧则满怀安慰，暗暗好笑。

仲孙圣目光极为慈爱温和地在双双面泛红霞的夏天翔及爱女身上缓缓一转，又复微笑说道：“一女一徒，双双如此，我这‘天外情魔’的招牌怎好意思再用？还是自行收掉，比较妥当！”

说到此处，突然面色一正，朗声说道：“大千世界，为情而没，芸芸万物，莫不有情，但‘情’之一字，却不知困煞了多少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夏老弟与琼儿既坠情网，千万莫为情迷，务望轻于己己，重于人人，推广私情，及于民族、国家、人群、社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并在法律未到的江湖山泽，将目中所见、耳中所闻的不平之情，尽己力加以平削！须知对于‘情’字，勘得深时，是仙是佛，用得深时，是圣是贤，而迷恋沉溺其间，便与禽兽无异的了。”

这一番话儿，义正词严，旨意高绝，不但听得仲孙飞琼、夏天翔两人通身汗下，默记心头，连“三手鲁班”尉迟巧也暗翘拇指，对仲孙圣好生钦佩。

仲孙圣说完，颜色一霁，目注仲孙飞琼，继续笑道：“琼儿，不是我突然把你教训一顿，只因见你似乎有些心神恍惚，不若平日聪明灵智，才……”

仲孙飞琼噘着嘴儿问道：“爹爹，我什么地方显得笨了？”

仲孙圣笑道：“我下崖之时，你应该看得出我身法有异。”

仲孙飞琼苦笑说道：“我早就看出爹爹自十余丈高处飘落，身法灵奇神妙的程度与平日不同，好似业已把你参研已久、始终未获真传的‘太乙天玄神功’豁然悟透！但尚未等我动问，爹爹便又是调侃，又是教训，说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如今还好意思骂我笨么？”

仲孙圣偏头注目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我与你在哀牢分手以后，本想赶到娄山恶鬼峡，先行摸摸那位‘白骨羽士’的虚实，但转念一想，与

其刺探别人，不如充实自己，遂决定就近寻一幽僻所在，把我钻研已久、获益未多的‘太乙天玄神功’，再好好参悟参悟！”

仲孙飞琼接口含笑问道：“爹爹怎会突有所得？”

仲孙圣笑道：“我无心之下，巧遇你翔弟的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两人闲中互将所学略一演练贯通，居然相辅相成，参透不少妙机，对于‘太乙天玄神功’之内的几桩难悟真诠，居然毫不费力地迎刃而解！”

夏天翔欣然问道：“我师傅呢？她老人家怎的未与老前辈一同来此？”

仲孙圣笑道：“你师傅经这一来，功行突进，大道将成，不能再来参与震天大会，业已赶回北溟神山，准备解脱尘缘去了！”

夏天翔听得师父“北溟神婆”皇甫翠已将解脱尘缘，不由心中一酸，凄然泪下说道：“既然如此，晚辈也不能参与震天大会，要尽速赶返北溟神山，侍奉我师傅……”

仲孙圣暗暗点头，不等夏天翔说完，便自笑道：“夏老弟放心，你师傅在这尘世之中尚有两月勾留，她要我转命老弟，好好参与这次震天大会，会后再回转北溟，与她见上最后一面便了！”

说完，转向仲孙飞琼笑道：“琼儿，你可知道我也将追随你皇甫老前辈成道了么？”

仲孙飞琼惊叫一声“爹爹”，顿时玉容变色，珠泪潜然！

仲孙圣抚着仲孙飞琼的如云秀发，含笑说道：“琼儿不要悲伤，我功行不及你皇甫老前辈，故而解脱之期，约摸要在两年以后。”

仲孙飞琼闻言，芳心略慰，睁着两只泪光莹然的大眼，凝望仲孙圣，噙着嘴娇嗔说道：“两年后的事，飘渺未定，爹爹为何这早告诉我？使女儿心中好不难过！”

仲孙圣笑道：“我提早告诉你自有原因，震天大会了解以后，你翔弟回转北溟神山，侍奉他师傅证道超凡，你也要随我觅地闭关一年，习练‘太乙天玄神功’，才可负起为武林扶持正气之责，应付今后的艰难局面！”

仲孙飞琼惊道：“目前因皇甫老前辈不到，少了一位克制‘白骨三魔’的主要人物，震天大会的情势已极凶险，爹爹怎说今后还有什么艰难局面？”

仲孙圣叹息一声说道：“震天大会之上，虽然少了你皇甫老前辈，但因我悟透‘太乙天玄神功’，你翔弟也遇合极多，可以独当一面！峨嵋、少林、武当、罗浮、雪山五派，又均执正不邪，故未获全胜，亦不致有太大凶险！但根据你皇甫老前辈得悉，域外群凶觊觎中原武林，最近即将蠢动！他们个个极恶穷凶，倘若再与震天派人物及‘白骨三魔’一相勾结，岂非来日更有大难？莽莽江湖，极少宁日！”

夏天翔惊骇问道：“域外群凶，是指哪些人物？”

仲孙圣答道：“就是中国版图以外的一干武林凶人，诸如‘八莫妖王’、‘东瀛三矮’、‘身毒双怪’、‘西域闽天尊’等，难道夏老弟从未听你师傅提过？”

夏天翔面带愧色答道：“我只听师傅提过‘八莫妖王’轩辕烈，说他原是汉人，先代因罪流配穷边，遂告寄籍八莫！我师傅昔年游览西南，曾与其偶然相会，彼此略为盘诘武学，似乎此人功力还要高出我师傅之上呢。”

仲孙圣点头说道：“如今‘东瀛三矮’、‘身毒双怪’、‘西域四天尊’等，便系尊奉那‘八莫妖王’轩辕烈为首，准备进窥中原武林，称霸天下！我才要在震天大会以后，带走你飞琼姊姊，闭关一年，授以绝艺！老弟返回

北溟神山，你师傅亦有所传，老弟务宜专心学习，努力加功，因为来日大难，我们老一辈的又将相率成道归隐，你们肩上所负光扬中原武学声威，维护江湖正义的这副担子，重得很呢！”

夏天翔悚然受教，但心中想到震天大会了后，自己赶回北溟神山，恭送师傅超凡证道，并形单影只的苦练所学各种神功，定然凄凉已极！至于三位红颜知己，则霍秀芸生死不知，鹿玉如行踪难觅，仲孙飞琼又将随她爹爹闭关一年……

想到此处，夏天翔不禁黯然神伤，脸上一片凄惶的颜色。

仲孙飞琼鉴貌辨色，猜透夏天翔凄惶之故，心中也觉一酸，急忙向他柔声安慰道：“翔弟不要难过，我随我爹爹闭关练功之期，不过只有一年，行前并把大黄小白及青风骥一齐留下陪你，免得你独自一人，孤单寂寞！”

夏天翔方感激异常地叫了一声“姊姊”，仲孙圣已自含笑向仲孙飞琼说道：“琼儿，你把青风骥留给你翔弟代步好了，小白大黄我却要带走！”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爹爹把小白大黄带走则甚，难道也要教它们学上一些新奇的本领？”

仲孙圣笑道：“你猜对了，因为‘八莫妖王’轩辕烈豢有几只奇禽怪兽，我也要尽我心力，把小白大黄好好造就造就！”

尉迟巧听到此处，插口笑道：“域外群凶进窥中原武林之事，尚不迫切，可以缓一步谈！我们对于目前的震天大会，因少了夏老弟尊师皇甫神婆这位极强高手，对敌步骤，必须大加改变，仲孙老兄无妨预作睿智安排，免得到时万一慌乱，出了差错！”

仲孙圣说道：“参与此会的门派甚多，我们只能从旁贡献意见，不便妄作主张，让我先计算计算，对方共有几位出奇高手。”

说完便自屈指计道：“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人等‘白骨三魔’，‘九首飞鹏’戚大招、‘白头罗刹’鲍三姑、铁冠道长……还有‘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

仲孙飞琼打断仲孙圣的话头，娇笑说道：“爹爹不要把‘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两人列做对手！”

仲孙圣听出话意，双眉微挑，目注夏天翔，意似不信地问道：“夏老弟，我在哀牢山嘱咐你与琼儿设法消除厉清狂与凌妙妙、董双双之间的仇隙的那件公务，你们竟已完成了么？”

夏天翔尚未答言，仲孙飞琼业已秀眉双扬，得意含笑叫道：“幸不辱命！”

在这“幸不辱命”四字以后，便把设法化解“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鼎足欢喜冤家之间仇隙的详情，向仲孙圣细说一遍。

仲孙圣听完经过，不禁对夏天翔、仲孙飞琼所作的措置深为嘉许，微一沉吟说道：“如今凌妙妙、董双双既已离开祁连，与厉清狂同隐高黎贡山莫愁石室，则对方最扎手的人物，只有‘白骨三魔’，由我对付‘白骨羽士’……”

夏天翔忍不住嘤嚅接口说道：“若依那位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怙情居士’徐香圃的计划，是由我来对付‘白骨天君’！”

仲孙圣看着夏天翔微微一笑，说道：“‘白骨天君’艺冠‘白骨三鹰’，与他敌，太以凶险！‘蔷薇使者’要你应付‘白骨天君’之策，只是权宜手段，不可作为定论！到时我斟酌情形，再加适当处置，能不犯险，便不必强令贤侄犯险！”

夏天翔原本满腹雄心，如今听仲孙圣这样一说，不由好生扫兴，但因对方既系长辈，又是仲孙飞琼之父，不便抗辩，只得胸中闷闷，剑眉深聚。

仲孙圣伸手轻拍夏天翔肩头笑道：“贤侄真个好强，你先不必如此败兴，也许其余五大门派的到场高人之内，无人能敌‘白骨天君’之时，岂不仍让你冒险一试？”

夏天翔闻言，不禁脸上微红，与仲孙飞琼相视而笑。

尉迟巧说道：“即令由夏老弟设法激斗‘白骨天君’，则尚有一位‘白骨仙子’无人迎敌，仲孙兄可有成算否？”

仲孙圣眉头微皱说道：“我们人手仅有这多，只好在峨嵋、少林、武当、雪山、罗浮五派赴会人物之中选出一人，对付‘白骨仙子’！”

仲孙飞琼问道：“照爹爹的看法，五派赴会人物之中，以哪一位功力称最？”

仲孙圣摇头笑道：“各派人物，所擅不同，故而艺业高低，极难论列！总之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少林方丈净善禅师、雪山派掌门申屠神君、峨嵋掌门玄玄仙姥及罗浮掌门冰心神尼，都是一流好手，只好到时观察‘白骨仙子’的功力长短情形，再作适当调派。”

夏天翔问道：“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全会到么？”

仲孙圣点头说道：“五大门派均知此次祁连、点苍合组震天派，并与‘白骨三魔’勾连，举行这场震天大会，旨在称雄称霸，奴视武林，若不乘其羽翼未丰之际，予以当头棒击，必将从此道消魔长，魑魅横行！故而除了少林方丈净善禅师，或因年事过高，另派他人代表参与之外，其他四派掌门，定然亲率特选好手，齐赴祁连。”

夏天翔忽然想起一事，向仲孙圣含笑说道：“夏天翔前在巫山朝云宫时，花如雪姊姊曾说震天大会期间，她将与一钵神僧来助武当、少林一臂之力，以略赎昔日误使离尘子及‘铁掌银梭’骆九祥投江自尽的无心罪孽！”

仲孙飞琼闻言，扯着仲孙圣的衣袖，高兴笑道：“爹爹，我花姊姊若来，岂不可以由她对付‘白骨仙子’了么？”

仲孙圣摇头说道：“你花姊姊虽然武学不俗，但恐仍比不上五大掌门的功力精纯。”

夏天翔含笑道：“一钵神僧如何？”

尉迟巧在旁接口说道：“这位漂亮和尚，在江湖中专作和事老，从未见他与人交手，故而武功究竟到了何等地步，想连仲孙兄也不得而知！”

仲孙圣点头笑道：“尉迟兄对于武林情形，比我熟悉多多，你既不知一钵神僧武功到了何等地步，我自然更无所悉！”

说到此处，忽见山路之上，自崖角转出一乘大轿，抬轿的是四名壮汉，轿后跟的是位一身骷髅黑衣的老者。

大轿之内，则从轿帘飘动之间，仿佛看见坐着一位王者衣冠之人，面貌却因行走太速，看不真切。

仲孙圣等立处，是在侧方峰腰，故在一瞥之后，那乘大轿便已被山腰遮没。

仲孙飞琼哼了一声说道：“轿中所坐的那个皇帝打扮之人，可能就是什么‘白骨天君’。”

尉迟巧点头说道：“仲孙姑娘大概猜得不错，但我仿佛看见轿门之外，还贴着一副对联……”

夏天翔接口扬眉说道：“连对联上的字迹，我都看清楚了！”

尉迟巧赞道：“老弟眼力真快，但怎不把对联所写的语句念来听听？”

夏天翔看了仲孙圣一眼，似有为难的神色。

仲孙圣更是早就看清联语，但却毫不在意，微微一笑说道：“夏贤侄但说不妨，魔道中人多半都是这般狂妄张致！”

夏天翔听仲孙圣这等说词，遂照适才所见说道：“上联是‘天外情魔三指殒命’，下联是‘风尘狂客一掌飞魂’，轿门上还加了一横披，写的则是‘北溟碎胆’！”

尉迟巧摇头冷笑说道：“好大的口气，居然敢发如此狂言，把当世武林中三大难缠人物，一网打尽！”

仲孙圣笑道：“尉迟兄，难怪这‘白骨天君’如此骄狂，此人确有通天彻地之能！你应该看出不但随在他轿后、形如吊客的黑衣老者功力极高，即连四名抬轿的壮汉亦具非常身手！”

仲孙飞琼闻言，异常关切地目注夏天翔道：“翔弟听到没有，‘白骨天君’数十年功力，深厚难敌，你虽新获几桩绝学，但火候相差太远，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千万不可逞强出手！”

夏天翔一身傲骨，又天生胆大好强，虽因仲孙飞琼对自己好意关切，不得不满口唯唯，但心中却反更加深了挽弓挽强、用箭用长、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念。

流光易逝，仲孙圣等老少四人，在祁连山口徘徊展眺之余，又复选择清幽所在，静坐用功，遂于不知不觉之中，到了震天大会正日！

## 第二十六章 章震天大会

二月十六的晨光方透，祁连山口已有四条人影电疾驰来，尉迟巧目光微注，不禁心头一跳，觉得脸上讪讪的，难以为情，因为来人正是峨嵋掌门玄玄仙姥，带着秀朗道姑、秀圆道姑及盛秀芝等“峨嵋三秀”。

玄玄仙姥忽见仲孙圣、夏天翔等人，遂在互相招呼以后，向尉迟巧问道：“尉迟大侠，芸儿怎的不在？难道她竟敢胆大妄为，先闯祁连重地了么？”

这峨嵋掌门玄玄仙姥，与“峨嵋四秀”本系师姊妹，但霍秀芸却因自幼便蒙玄玄仙姥抚育，传授绝艺，年龄又复相差悬殊，坚不愿以姊妹论别，执意师徒相称，玄玄仙姥拗她不过，只得听之，故而她们既属师徒，又系姊妹，关系异常微妙，加上霍秀芸天资太好，颖悟过人，玄玄仙姥自又对她特殊怜爱，遂在一见“三手鲁班”尉迟巧之下，便即关怀问及。

尉迟巧满面飞红，讷讷难答，仲孙圣代他解围说道：“霍姑娘身遇奇灾，生死未卜，尚望仙姥善体人生修短寿夭，皆有定数之理，不必过度悲惊！等应付完了这场震天大会，再全力搜寻霍姑娘的下落踪迹！”

这几句话儿，听得玄玄仙姥及“峨嵋三秀”全都大吃一惊，齐声询问究竟。

尉迟巧奇窘无比地把夔峡绝峰的那场意外经过讲完，玄玄仙姥毕竟一派掌门，力自镇定，微叹一声说道：“芸儿在聪慧绝伦之外，并蕴福厚之相，心地更复颇为善良，如此一朵武林异卉，怎会早夭？故而当时情况纵极凶危，但尉迟大侠既未见她绝气身亡，哪便料她五行无救！仲孙兄说得对，降魔卫道的大事当前，必须专神应付，我们彼此均把这桩拂心之事暂时撇开，留待震天大会了后，再行发动峨嵋派全体力量，搜寻芸儿的生死下落！”

说到此处，转向秀朗道姑等“峨嵋三秀”，正色说道：“三位师妹，如今芸儿既已失踪，你们的‘四象追魂剑阵’缺少一名主力，威势自然减弱多多，何况对方群邪毕集，好手如云，故而不奉我命，绝对不许逞强出手，至损峨嵋盛望！”

秀朗道姑、秀圆道姑、盛秀芝等“峨嵋三秀”唯唯应命，但为了小师妹霍秀芸生死未卜的悲惨遭遇，不禁一齐悬忧关注，形诸神色。

仲孙圣因欲打开眼前的沉闷局面，遂向玄玄仙姥笑道：“仙姥，如今时已不早，我们似应同往绛雪洞赴会，仙姥可知‘白骨三魔’，也被拉拢，与祁连、点苍群凶沆瀣一气了么？”

玄玄仙姥一面随同众人缓步前行，一面点头说道：“我因为最近听说‘白骨三魔’被震天派人物拉拢过去，尊为护法，深知此会艰难，才破例把峨嵋派传宗至宝，非掌门人不得妄窥的‘天玄剑谱’传了三位师妹！”

语音至此微顿，偏脸看着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你师傅皇甫神婆何时赶到？”

夏天翔恭身答道：“家师尘缘将满，大道即成，正在北溟坐关，不及赶来赴会！”

玄玄仙姥闻言不禁眉头略蹙，看了仲孙圣一眼，欲言又止。

仲孙圣笑道：“仙姥可是因皇甫神婆不来，深恐无人克制‘白骨三魔’么？”

玄玄仙姥怕仲孙圣有所误会，赶紧笑道：“皇甫神婆虽然不来，但仲孙兄神功绝世，一样足以……”

仲孙圣接口笑道：“仙姥休要捧我，靠我一人哪里对付得了‘白骨三魔’？但邪不胜正，理所当然，只好到时再行相机应付！何况今日一会，似乎武林中尚有一番混乱，群魔运尽遭劫的江湖清平之期，约莫要在三年以后呢。”

一路闲谈，不觉已到绛雪洞前，只见震天派中人物已在绛雪洞两旁山崖之上搭了两座看棚，当中则留出十来丈方圆的一块平坦石地，似是作为赴会群豪较技之用。

看棚之上陈设了不少酒宴，并派了不少服饰鲜明的年轻弟子招待宾客。

震天派主要群邪，因大会定于午时开始，故均在绛雪洞中未出，但赴会的各派人物，却已到了不少。

仲孙圣举目四瞩，见左边看棚中只坐着一个矮身奇服之人及一个头如巴斗、皮肤如漆的高大怪汉。

右边看棚中则已坐定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弘光道长，雪山掌门“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雪山冰奴”冷白石，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嵩山方丈天宏长老，及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凌波玉女”柴无垢，“龙飞剑客”司徒畏，“商山隐叟”赛韩康等。

仲孙圣向夏天翔笑道：“夏贤侄，我们这边的主要人物均已到齐，少林掌教方丈虽然未来，但已由他派出的出类拔萃好手净觉禅师及天宏长老替代，足见均把这场震天大会看得十分重要，降魔卫道，彼此一心：委实颇为难得！”

一面说话，一面业已走进右边看棚，各派群雄，均自起立寒暄，纷纷让座。

夏天翔与赛韩康、柴无垢等久未相见，自然立即坐在一起，畅谈别来事情。

仲孙飞琼却向仲孙圣低声说道：“爹爹，你看除了昆仑一派因惨遭重劫，无人赴会以外，其余的雪山、罗浮、峨嵋、武当、少林等五大门派，俱已选精拔锐到齐，怎的我花如雪妹妹与一钵神僧却还未见呢？”

仲孙圣笑道：“你花姊姊一向作享受弄玄虚，也许人早已来，却在暗中有甚策划。”

这时少林护法净觉禅师一看天色，见时已近午，遂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如今天已近午，等震天派开派典礼完成以后，一场武林恶斗必将难免！对方有‘白骨三魔’作为护法，实力极强，我们为了小心妥善起见，似应事先公选一位睿智高人统御一切！”

仲孙圣闻言，点头笑道：“禅师之言极有见地，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睿智深沉，德高望重……”

话犹未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业已含笑起立，稽首当胸，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仲孙大侠这样说法，岂不令弘法惶悚无地，惭愧欲死？今日在场人物，无论武功、机智及江湖阅历，均数仲孙大侠冠冕群伦，故而统御一切之责，仲孙大侠不必推卸的了！”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罗浮掌门冰心神尼、雪山掌门申屠亥及峨嵋掌门玄仙姥，听完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的话后，均一致赞成，异口同声推举仲孙圣表率群伦，统驭一切！

仲孙圣见五大门派的主要人物均对自己如此推重，遂也只好点头应诺。

弘法真人又复笑道：“如今主帅既定，贫道要求诸位，必须与群魔过手之际，若无仲孙大侠允许，任何人不可轻举妄动，自乱章法！”

群侠一齐含笑点头，仲孙圣目光微注对面看棚那矮身奇服之人及黑肤怪汉，向各派掌门道：“诸位可知域外群凶尊奉‘八莫妖王’为首，即将进犯中原武林之事么？”

冰心神尼点头笑道：“仲孙大侠未到之前，我们正听武当掌教及雪山掌门谈论此事！”

仲孙圣笑道：“对面看棚中矮身奇服之人与黑肤怪汉，神情装束，均似蛮夷，可能就是‘东瀛三矮’及‘身毒双怪’之中人物，特来窥探中原武林虚实！”

话方至此，金钟三鸣，震天派群魔个个面含得意神色，耀武扬威地自绛雪洞中鱼贯而出。

这震天派开派典礼极为简单，仅由派中弟子向“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三位护法及正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副掌门人铁冠道长等行礼叩拜，便算完成。

弘法真人看得摇头笑道：“这叫什么开派盛典？还好意思邀约我们远来观光……”

申屠神君接口笑道：“震天群魔举行开派典礼，只是作为借口，想诱集异己之人，一网打尽，故而如此草率！”

话音刚了，“白骨三魔”等震天派主脑，均已涌入左边看棚，并由戚大招走到棚口，面对群侠，抱拳发话，扬声说道：“今日各派高朋云集祁连，实为近年以来的武林盛事，戚大招略备薄酒粗肴，聊尽地主之谊，但彼此江湖闯荡，难免刀头结怨，掌下成仇，无妨借此良机，互相了断，并可为这场盛会，留下一些足资纪念的雪泥鸿爪！”

说完归座，筵席遂开，美酒佳肴，颇为丰盛！

司徒畏心切师叔管三白之仇，暨铁冠道长擅将点苍派与祁连派合并之事，遂向仲孙圣问道：“仲孙大侠，司徒畏可否向我那不成材的兄长及铁冠道长叫阵？为点苍整顿门户，并替我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报仇雪恨！”

仲孙圣笑道：“今日之会，势难两立，任何恩仇，均将了断！司徒兄整顿点苍门户之事，虽然旗鼓堂堂，但莫如且自沉稳，放怀饮啖，先看看对方沉不住气时，怎样骄狂，再作处置！”

司徒畏听仲孙圣如此说话，遂暂时按捺胸中仇火，归座与柴无垢、夏天翔等，互相谈笑。

果然震天派群邪方面，见戚大招业已发话，对方却毫无回音，竟自等得有些不耐起来，连声怪笑起处，由左边看棚中飞出一条轻于飞燕、捷若灵猿的黑衣人影，落在那片平坦的石坪之上。

此人正是仲孙圣等在祁连山口所见，跟在“白骨天君”轿后的黑衣老者。

人落场中，双拳一抱，满面骄狂的神色，傲然说道：“在下宇文洪，人称‘丧门黑煞’，今日这场盛会，武林高手云集祁连，岂可毫无点缀？宇文洪不揣鄙陋，意欲抛砖引玉，哪位下场，赐教几招？”

对方既已有人下场，发话叫阵，群侠方面自然必须应战，但这第一阵的人手调配，便使仲孙圣眉头双蹙！

因为仲孙圣早就看出这“丧门黑煞”宇文洪身负奇绝武学，功力可能并不在“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及“白头罗刹”鲍三姑等震天派主要人物之下。

此人武功虽高，却无盛名，只是“白骨天君”身边的一名随从，遂使自

已遣人对敌，颇感为难，不宜由五大门派的首脑人物出手，俾免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对付这宇文洪之人，最理想的自属夏天翔，但夏天翔在万不得已之时，尚须身负激斗“白骨天君”重责，似乎不应一上来便让他耗费精力。

冷白石见仲孙圣目注宇文洪，长眉双蹙，微作沉吟，遂低声笑道：“仲孙大侠是否感觉遣人为难？可否便由冷白石出手，应付一阵。”

仲孙圣深知冷白石虽因身受雪山掌门重恩，自居奴仆之列，但一身绝学及“雪山冰奴”四字的威望，并不多逊于“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遂在闻言之下，含笑说道：“这第一阵怎可劳动冷兄？我想要你养精蓄锐，准备少时对付震天派中的高手‘白头罗刹’呢！”

说到此处，目注爱女仲孙飞琼，招手说道：“琼儿过来！”

仲孙飞琼正与柴无垢说笑，闻声走过来问道：“爹爹莫非要我出阵？”

仲孙圣神色郑重地点头说道：“我想来想去，只有由你出手比较适宜！那宇文洪是‘白骨天君’的得力随从，又是双方较技的第一阵，务必胜他，以求一挫群魔锐气，琼儿把你新得的绝学尽量施为，胜得越妙越快最好。”

就在仲孙圣慎派出阵人选，并对爱女仲孙飞琼叮咛嘱咐之际，那宇文洪更复骄纵，目闪厉光，狂笑说道：“对棚现集峨嵋、武当、少林、罗浮、雪山等五大门派精英，难道其中竟无人敢作宇文洪的对手？”

语音刚落，一朵玄云飘坠当场，仲孙飞琼手掠云发，神态悠然，曼声笑道：“宇文朋友莫效井蛙之见，轻视天下无人，因为你这‘丧门黑煞’的外号太坏，才难觅对手！五大门派中前辈高手，谁愿意一开始便沾染上些煞光丧气？”

宇文洪的两道吊客眉微微一动，目光凝注仲孙飞琼，冷然说道：“女娃儿莫逞口舌之利，通上姓名宗派！”

仲孙飞琼笑道：“我叫仲孙飞琼，不属当世武林任何宗派！”

坐在左边看棚中的“白骨天君”偏头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复姓仲孙之人不多，这仲孙飞琼是不是‘天外情魔’仲孙圣之女？”

戚大招尚未答言，震天派副掌门人铁冠道长业已接口说道：“天君猜得不错，这仲孙飞琼正是‘天外情魔’仲孙圣之女，一身武功，颇为不俗！”

“白骨天君”一阵狂笑说道：“道长记不记得我那乘软轿外所悬的对联？”

铁冠道长含笑答道：“天外情魔三招殒命，风尘狂客一掌飞魂！”

“白骨天君”又复得意大笑说道：“宇文洪随我多年，‘丧门七掌’及‘黑煞抓魂指力’均有相当火候，我料定仲孙圣逃不出我三招之下，则他女儿与宇文洪互相对敌，大概也将在三招以内玉殒香消！”

戚大招与铁冠道长虽因“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一去不回，少了两名有力靠山，但如今“白骨三魔”赫然在座，对方则“北溟神婆”皇甫翠未到，少林掌教方丈未来，只有“天外情魔”仲孙圣与峨嵋、武当、罗浮、雪山四派掌门比较高明，显然强弱有别，胜算稳操，遂也附合“白骨天君”，同自发出一阵震天狂笑。

这些骄狂得意的笑声话音，不但仲孙飞琼听得清清楚楚，并使右边看台上的柴无垢秀眉深蹙，向夏天翔低声问道：“翔侄，这宇文洪双目凶光十足，显然内功极好，仲孙姑娘是否能够应付？要不要我去换她回来，让对方尝尝罗浮一派的‘般禅掌力’！”

夏天翔摇头笑道：“柴姑姑不要担心，我仲孙姊姊生性温和，本来那宇文洪纵然落败，也可多斗几合，但‘白骨天君’等这一阵骄狂大笑，可能激动我仲孙姊姊嗔念，一开始便施展她那奇妙绝伦的‘无相勾魂龙飞三绝’了？”

“无相勾魂龙飞三绝”八字，听得旁坐的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方自一惊，场中宇文洪与仲孙飞琼二人，业已互相动手！

但夏天翔所作的推测只对了一半，因为仲孙飞琼虽决定一开始便施展“无相勾魂龙飞三绝”，却并非被“白骨天君”等的骄狂大笑激动嗔念，而是遵她爹爹仲孙圣的指示，意欲速战速决，赢得快而赢得妙，在这一阵上先寒贼胆！

宇文洪听得“白骨天君”为自己吹嘘之后，越发傲气高扬，目注仲孙飞琼怪笑说道：“女娃儿，既然下场，怎的还不进手？须知你虽是名父之女，也逃不过宇文洪‘黑煞抓魂指力’的三招之外！”

仲孙飞琼闻言，英华内敛，妙相外宣，向宇文洪嫣然一笑。

宇文洪觉得仲孙飞琼这嫣然一笑，不仅美绝天人，仪态万方，并还隐蕴一种从未见过的特殊魔力，竟使自己心神微震！

他一身武学确实不凡，赶紧略定心神，发话问道：“你怎不进手，笑些什么？”

仲孙飞琼又是嫣然一笑说道：“你要我进手还不容易？但我一进手，你便落败，岂不连你主人，身为震天派首席护法的‘白骨天君’的脸面都丢完了么？”

这次的嫣然一笑，与上次大不相同，发话之间，娇躯电闪，以一种奇妙无比的身法欺进数尺，右手微扬，向宇文洪胸前指赛兰花地轻轻一拂！

宇文洪对于仲孙飞琼闪身进袭的迅疾灵妙程度，也自大吃一惊，赶紧缩胸吸气，一招“飞絮颺花”，在对方纤纤五指将沾衣而未沾衣的刹那之间，退出一丈四五！

仲孙飞琼并未追击，俏立当场，含笑扬声问道：“宇文朋友，我这一招粗俗手法如何？”

宇文洪两条吊客眉往中一聚，冷然答道：“女娃儿这一招‘仙女摘花’用得虽好，但宇文洪身如轻絮，闪避灵疾，依然毫发无伤……”

话方至此，蓦然响起一阵豪气凌云的震天狂笑！

但这种狂笑却非发自“白骨天君”等震天群魔，而是发自右边看棚中推杯起立、目射神光的小侠夏天翔口内。

戚大招怫然叫道：“夏天翔，场中动手，胜负未分，你如此狂笑则甚？”

夏天翔又是一阵大笑说道：“我笑的是‘白骨天君’老魔头，腆颜替那宇文洪吹嘘半天，原来竟是一个武功稀松平常、感觉迟钝得宛如泥塑木雕的大大废物！”

宇文洪闻言，气得双目喷火，厉吼一声，夏天翔却向他摇手笑道：“你不要气，我说给你听以后，你便自然心服。”

宇文洪只好咬牙忍怒，静听夏天翔继续说道：“你把我仲孙姊姊所用的‘龙飞三绝’中的‘天龙降泽’手法，认成‘越女拳’中的‘仙女摘花’，不可可笑？胸前玄机、将台两处大穴，已被我仲孙姊姊点中，破衣示警，缩手留情，尚自懵然无觉，是不是泥塑木雕？还有最令人齿冷的，就是明明一招即定强弱，戚大招却说胜负未分，我真不知他如此颠预无能，怎好意思腆

颜自居震天派掌门之位？”

这一番话儿尖酸挖苦无比，听得震天群邪，包括“白骨天君”及“九首飞鹏”戚大招在内，脸上都显出奇窘无比的尴尬神色。

那始终静静旁观、未发一语的黑肤怪汉及矮身奇服之人，听到此处，均自双目闪光，狠狠盯了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几眼。

宇文洪尚自不信，但微一低头，果然看见胸前玄机穴与将台穴位置的黑衣之上，真被仲孙飞琼的纤纤玉指，点破了两个小孔。

任凭宇文洪的面皮再老，也不禁羞惭万分，威风尽杀，长叹一声，身形一晃，化成一缕黑烟，向左边看棚纵去。

但宇文洪刚刚落足棚口，便见主人“白骨天君”面罩严霜，眉腾杀气，不由心内一悚，暗叫不妙！

果然，“白骨天君”在宇文洪身形尚未站稳之际，袍袖猛翻，右掌当胸，便自凌空劈出。

“呼”的一阵从来罕见的劲急气流卷处，正好撞中宇文洪胸前，硬把这位“丧门黑煞”撞得“吭”的一声闷哼，往后飞出了一丈三四远近，半空中鲜血狂喷，坠地气绝！

震天群邪个个鸦雀无声，默然不语。

夏天翔则颇对“白骨天君”这绝世罕传的雄浑掌力暗暗惊心。

仲孙飞琼突见宇文洪被“白骨天君”震碎脏腑惨死，不由秀眉一蹙，引袖障面，回归本阵。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首先念了一声“无量佛”，含笑赞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仲孙姑娘略展身手，便已大挫敌威，真不愧是名父之女，但贫道要想请教，姑娘是怎样学会当年三绝真人所擅、震惊寰宇的‘无相勾魂龙飞三绝’？”

仲孙飞琼微微一笑，尚未答言，对棚中业已响起“白骨天君”的狞厉语音道：“夏天翔，你师傅皇甫翠何时才到？”

夏天翔剑眉微扬，目注对棚，反向“白骨天君”问道：“你问我师傅则甚？”

“白骨天君”冷冷说道：“你这小鬼口舌刁利，应予严惩，但我生平从不对年轻后辈出手，故而才要找你师傅……”

话犹未了，夏天翔便自接口说道：“我师傅便为了你这魔头，不参与震天大会！”

“白骨天君”大笑说道：“‘北溟神婆’皇甫翠号称当世第一难缠人物，原来也惧怕我‘白骨天君’四字！”

夏天翔“呸”的一声叫道：“老魔头，不要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凭我师傅会怕你么？她老人家对我说，连区区‘白骨三魔’都能作震天派护法，这场大会我委实不屑参与，你去把那些根本不成气候、却自以为了不起的妖魔鬼怪惩戒一顿算了！”

“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三魔，闻言均自冷哼了一声！

夏天翔轩眉傲笑叫道：“老魔头们不要不服，任凭你们之中的哪位下场，夏天翔奉陪百合！”

仲孙圣不愿在这刚刚开始较量之际，便激得“白骨三魔”亲自出手，遂向司徒畏笑道：“琼儿新胜之余，对方锐气已杀，司徒兄如欲为令师叔‘慈

心羽士’报仇，如今可以出手了。”

司徒畏这些日来，因整顿点苍门户及为师叔管三白报仇之责皆在自己一人，故而刻苦修为，屏绝一切外扰，与柴无垢双双苦练神功，不但把“白云剑谱”与“回风舞柳剑法”彻底融会贯通，并对得自“风尘狂客”厉清狂的“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招绝学冥心参悟，加强了不少威力。

如今既听仲孙圣允许自己出阵，遂起身离座，一式“天外飞鸿”，轻轻飘落石坪之上。

柴无垢与司徒畏爱侣情深，见他出场，遂也走到棚口，倚柱而立，凝神掠阵。

司徒畏卓立场中，双拳一抱，目光扫视左边看棚上的震天群邪，朗声发话说道：“司徒畏专候妄自更改点苍门户及逆伦弑上、害死我‘慈心羽士’管三白师叔的丧心病狂之人，下场答话！”

司徒畏这一叫阵，铁冠道长内咎于心，蹙眉未答，“辣手纯阳”司徒敬也复莫名其妙地有些胆战心寒，遂由“紫焰天尊”雷化，飞身纵落场内。

司徒畏见是雷化，微一躬身，目光中神光湛然，正色说道：“雷二师兄虽不能洁身自好，但你被人诱惑，只算胁从，司徒畏愿为二师兄留一三思改过的机会，我首先要找的，是那个亲手把我的管师叔剁指割舌的‘辣手纯阳’司徒敬！”

雷化居然被司徒畏目中的湛湛神光看得心头一悚，正在寻思如何答话之际，一条道装人影业已凌空飞坠！

原来司徒畏既已指名叫战，司徒敬怎好意思再不出场？遂命“桃花娘子”靳留香为自己小心掠阵，身形闪处，一纵而出。

雷化见司徒敬出手，自然乐得趁机抽身，说了声“三弟小心”，便自纵回看棚归座。

司徒畏目光如闪电，凝注司徒敬，冷冷说道：“上次点苍山步虚观中，司徒畏在白龙剑即将刺透你咽喉的刹那之际，缩手留人，兄弟之情已尽，如今只论公理，不顾私情，管师叔的那笔逆伦血债，你该清偿了吧？”

司徒敬因自己理亏情屈，根本无法还口，遂索性默然不答，伸手肩头，撤出了青铜长剑。

司徒畏崩簧按处，把白龙神剑掣在手中，仰天厉叫道：“管师叔在天之灵默鉴，小侄司徒畏为你报仇雪恨！”

“报仇雪恨”四字方出，司徒敬业已抢先发招，一式“万柳飘丝”，只见条条剑影挟着飒飒劲风，向司徒畏急攻而至。

司徒畏由司徒敬的用剑手法及剑风的强劲程度之上，便看出对方自点苍一败之后，竟也刻苦用功，真力剑招，均有进境。

今日之战，不仅是为“慈心羽士”管三白报仇雪恨，更关系是否能够重振点苍门户的莫大荣辱，司徒畏哪敢丝毫怠慢？白龙神剑一圈一挑，拆解开司徒敬那招“万柳飘丝”，并就势还攻一式“乘风归岫”。

两人这一交手，所用剑法相同，功力亦相仿佛，故在二三十招以内，根本分不出丝毫轩轻。

但司徒畏一来师出有名，旗鼓堂堂；二来手中所用，又是“慈心羽士”所遗、斩钉截铁的白龙神剑，遂在尚未施展最后绝学之前，便已渐趋上风，占了胜面。

“桃花娘子”看出情形不妙，面带惶急神色，走进几步，并把一只右手，

暗暗伸入怀内。

赛韩康冷笑一声，向正为司徒畏凝神掠阵的柴无垢叫道：“柴女侠小心，靳留香那无耻妖妇可能企图施展祁连派独门暗器‘九幽磷火’，或是‘天荆毒刺’，为司徒敬助阵。”

尉迟巧闻言狂笑道：“老怪物与柴女侠放心，老化子夸句海口，我能使任何人不敢用暗器助阵！”

一面说话，一面走到棚口，目注满面凶光的“桃花娘子”，高声叫道：“靳留香听着，像司徒畏这等为师复仇之事，按照武林规矩，决不容局外人插手干涉，你若妄想以‘九幽磷火’或‘天荆毒刺’助阵，无非自取其祸，你认不认识我手中所持之物？”

靳留香的凶谋被人叫破，心中自然一惊，循声抬眼看去，只见尉迟巧手内提着一条长约尺半、金光闪闪的独角虬龙。

她生平擅用暗器，对于各种著名暗器自然见闻颇多，看见这条独角虬龙以后，心中方自一震，尉迟巧便又怪笑道：“这是我叔父‘百手天尊’尉迟子缺当年的‘追魂三宝’中最厉害的‘阎王令’，又被武林人物称为‘暗器之王’！你总该知道是否比你所用的‘九幽磷火’及‘天荆毒刺’威力强胜百倍！”

靳留香听说这条独角虬龙，果是当年“百手天尊”尉迟子缺所用“追魂三宝”中的“阎王令”，不由心神一怵，柳眉深锁。

此时司徒畏业已神威奋发，杀手频施，用出了“慈心羽士”管三白苦心精研的白云剑谱与点苍绝学回风舞柳剑法融会贯通的新创招式，把司徒敬圈入一片如海剑光之内。

铁冠道长看出情势已到危急关头，自己再不援手，“辣手纯阳”司徒敬的性命必然难保，遂站起身形，浓眉剔处，厉声喝道：“杀害管三白及放弃点苍派门户之事，均系由我作主，铁冠下场接阵，应该不算是局外人插手了吧？”

语音一了，袍袖立展，宛如野鹤孤飞，横飘六丈，直向恶斗方酣的司徒畏及司徒敬纵去。

铁冠道长既把司徒畏所指责的两项罪名一齐揽在自己头上，则他下场出阵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右边看棚的各派群侠，包括最关心司徒畏的柴无垢在内，均不便发话拦阻。

但铁冠道长毕竟到得迟了片刻，司徒畏在他发话纵身之前，白龙剑精光闪处，业已施展出“风尘狂客”厉清狂多年心血的结晶“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招精粹绝学！

先是朵朵剑花飞钻胸际，后是条条剑影密罩当头，司徒敬神摇目眩之下，终被司徒畏分心一剑，透胸而过！

铁冠道长身形纵到，突见司徒敬业已鲜血狂喷，尸身倒地，不由怒发如狂，厉吼一声，道袍大袖挥处，十成十的铁袖罡风，排空生啸，直向司徒畏后背卷去！

司徒畏本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仁义英雄，他对大师兄铁冠道长及同胞兄长司徒敬加害自己之仇，根本未曾在念，但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惨遭割舌刖指的如山重恨，却时时不敢或忘。

如今司徒敬在白龙剑下飞魂，师叔之仇既报，则同胞之爱立即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司徒畏不禁目注兄长尸身，珠泪泉涌，嚎啕大哭。

这是至情至性的真哭，不是装模作样的假哭，司徒畏极度伤心之下，连铁冠道长的那声厉吼都未听见，对于背后凌空卷到的劲急罡风，更复毫无所觉。

柴无垢见状，急得不顾一切地飞纵而起，猛往场中扑去。

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目注公推统帅的仲孙圣说道：“仲孙大侠，我柴师妹决非铁冠道长之敌，可否由贫尼出手，接这一场？”

仲孙圣含笑点头，冰心神尼又是一声佛号，身形全未见动，便自座中飘起，向场内冉冉飞去。

柴无垢也到得迟了一步，半空中便见司徒畏被铁冠道长的铁袖罡风卷得飞出数尺，口吐鲜血，晕绝在地！

柴无垢芳心奇痛，目眦欲裂，凌空蓄劲举掌，正自准备扑击铁冠道长，蓦然身后传来掌门师姊冰心神尼的声音，沉声叱道：“柴师妹不许鲁莽，你赶紧护送司徒畏回棚，请当代神医赛大侠为他疗治内伤，由我来向这位震天派的副掌门人领教！”

“凌波玉女”柴无垢闻言，不禁暗骂自己急令智昏，怎的只顾舍命拼敌？却忘了先行护送司徒畏回棚，请赛韩康施展回春妙手，疗治伤势！

玉颊通红之下，赶紧拾起白龙剑，双手捧抱“龙飞剑客”司徒畏，纵回本阵。

冰心神尼这一下场，绛雪洞前的天下群雄，均自纷纷凝目注视，因为罗浮、点苍乃是夙仇，而场中即将交手的双方，又是两派掌门，势必掀起一番石破天惊的龙争虎斗。

冰心神尼身形飘落场中，目光凝注铁冠道长，冷冷发话说道：“道长昔为点苍掌门，如今也是震天派的副掌门人，你从背后暗算司徒畏，觉不觉得有失身份？”

铁冠道长被冰心神尼说得脸上一红，浓眉双剔，厉声答道：“今日之事，已到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的阶段，不必再讲究那些无谓的江湖过节！大师下场也好，我们正可一续当年终南死谷的未了之战！”

冰心神尼面寒似冰，冷笑一声，指着横尸地上的司徒敬说道：“昔日终南死谷一战，贫尼若非方外至友一钵神僧相救，几乎死在天荆毒刺之下，如今司徒敬既归劫数，大概不会再复有人藏在暗中施放那种恶毒暗器了吧？”

这几句话儿，把铁冠道长的昔日凶谋当众揭破，锋芒无比，话利于刃，铁冠道长期期艾艾，无话可答，只得设法避开话头，转身招来震天派徒众暨满脸泪痕、双目凶光电射的靳留香，把司徒敬的尸身抬往前山众妙堂，安排后事。

众人离去之后，铁冠道长一张蟹脸之上，密罩严霜，向冰心神尼说道：“冰心大师，我们怎样比划？”

冰心神尼目光如电，朗然答道：“以我的‘般禅掌力’与你的‘回风舞柳剑法’一死相拼！仍像当年终南死谷之会彼此约定的那样，不见黄泉不许住手！”

话方至此，忽然微叹一声，双目精芒收敛，换成一片湛湛神光，改口说道：“但今日震天派既创，点苍宗脉已断，罗浮、点苍的历年积怨，似乎也该一笔勾销，得放手时且放手，能饶人处便饶人，我们又何必定把这莽莽江湖弄成一片腥风血雨？”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听到此处，低宣一声佛号，向仲孙圣微笑说道：“仲

孙大侠，想不到平素高傲无比的冰心大师，居然能够说出这番话来，足见她武学禅功，两皆深进！”

仲孙圣微笑点头，目光凝注场中，只见铁冠道长浓眉深蹙，目内凶光一转，冷冷道：“大师向有‘冰心铁腕’之称，今日怎会大动慈悲意念？你准知铁冠识抬举么？”

冰心神尼接口说道：“孽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看了司徒敬今日的下场，不应该毫无悔悟之念！”

铁冠道长闻言，默然片刻，喜怒难测地仰首云天，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冰心神尼以为他是讪笑自己，不禁怫然微怒说道：“我话虽如此，但常言道得好：‘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你若罪孽深重，执迷不悟，我也照样超脱你早早离开这红尘浊世！”

铁冠道长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道：“大师悲天悯人之念，着实难得，铁冠敬如尊命，今日我们随意略较神功，彼此点到为止！”

这两句答话，不仅出于冰心神尼意外，也出于大半在场人物意外，只有戚大招呼心头雪亮。

“白骨三魔”也似略嫌铁冠道长软弱，齐自低低哼了一声，戚大招呼忙把自己心中所料，对这三位倚为长城的护法魔头，一解不满。

冰心神尼虽猜出铁冠道长凶横成性，决不肯就此释仇，但仍慰然笑道：“道长既能明心见性，我们便游戏百招，略为切磋便了！”

说完，缁衣微飘，开出门户，便与铁冠道长互相过手！

这一道一尼，均系一派掌门身份，武功火候，岂同凡响？出招发式，看来虽似轻缓无力，并往往未到即收，但实则如挟泰山，如超北海，掌掌俱是凝聚神功，觅敌可乘之机，谁一大意丝毫，谁就难免为门户贻羞，把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展眼间已到七十照面，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均找不出对方丝毫破绽。

雪山派掌门人申屠神君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峨嵋派掌门玄玄仙姥问道：“仙姥认为冰心神尼是否赢得了铁冠道长？”

玄玄仙姥摇头笑道：“这倒不易推测，但据我看来，倘若斗到三百招外，冰心神尼或许能胜半掌。”

“凌波玉女”柴无垢因“龙飞剑客”司徒畏经赛韩康服以灵药、导气归元之后，已无大碍，芳心颇慰，闻言走到玄玄仙姥身畔，低声笑道：“仙姥放心，我掌门师姊为了应付今日之会，业经痛下苦心，把罗浮派镇派绝学‘补天回澜一十二手’练得颇为精熟，大概即将施为，克敌取胜了呢。”

玄玄仙姥失惊说道：“‘补天回澜一十二手’绝学仿佛失传甚久，谁知令师姊竟已练成，但她既怀秘技，如何不早早施展？”

话方至此，场中冰心神尼业已接连使出几招绝妙手法，逼得铁冠道长微现窘迫情状。

原来冰心神尼深觉点苍、罗浮两派积仇太深，冤怨相寻，无时或了，不如借此机缘，加以化解，故而过招之际，不曾使出自己新近参悟、威力极强的“补天六手”及“回澜六手”。

但斗到八十招左右，发现铁冠道长招招聚足真力，似蓄意一挫自己，不禁眉梢微剔，冷笑一声，接连施展了“回澜六手”之中的三招精妙绝学。

这三招精妙绝学，威力凌厉，神化万方，果然攻得铁冠道长大为惊愕，连连闪避！

冰心神尼微微一笑，运用“蚁语传声”功力向铁冠道长说道：“铁冠道友，我们就算秋色平分，到此为止了吧！”

“蚁语传声”方了，一招“炼石补天”，又已攻出！

这招“炼石补天”，是“补天六式”中的精中之精，变化无穷，方圆数丈周围，均在冰心神尼双掌威势笼罩之内。

铁冠道长因彼此都是一派掌门身份，自己适才被对方攻得略见窘迫，已觉难以为情，如今若再仓惶逃遁，岂不使震天派威风扫地？

心念动处，钢牙一挫，根本不理睬冰心神尼为了保存他的颜面、施展“蚁语传声”所说之语，竟自把数十年功力齐聚右掌，一招“力士推山”，迎着对方“炼石补天”的来势，以阴柔暗劲缓缓推出，企图倚仗沉雄内力挽回颓局，一决胜负！

冰心神尼认为自己已以“回澜三式”略显颜色，又用“蚁语传声”通知对方，铁冠道长似不会再不知趣。

加上铁道长那招“力士推山”，虽是凝足功力，但却以阴柔暗劲缓缓推出并在未与对方手掌相触之前含劲不吐！故而一时疏忽，未曾细察，竟将那招“炼石补天”中途收势，微笑说道：“铁冠道友，我们就此收手，点苍、罗浮两派间的不解夙仇，也就此一笔勾销如何？”

话音未了，双方手掌业已互接，铁冠道长掌心忽登，把所凝暗劲，全以“小天星掌力”发出，并狞笑慑人地厉叫道：“冰心妖尼，莫要痴人说梦，谁与你尽解前仇？这场大会了结之后，我要率领震天门下，血洗罗浮，以报司徒三弟的如山重恨！”

冰心神尼万想不到铁冠道长如此阴险毒辣，忙自面容一沉，发出罗浮派傲世绝学“般禅掌力”！

双方功力修为本就相去不远，铁冠道长是早已蓄意硬拼，凝劲以待，自然大占便宜，冰心神尼则是仓卒之间勉强施为，无疑吃了暗亏，故而两掌相交，内力猛吐之下，冰心神尼不禁低哼一声，微退半步，知道自己一念慈悲，反授人隙，右腕已被震伤，伤势并还不轻。

铁冠道长得意狞笑，正想索性再度发掌，把冰心神尼毁在当场再说，忽然一阵寒风，飘坠面前，现出冷白石的高大人影。

冷白石不理铁冠道长，却向冰心神尼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说道：“九界无边，众生难度，大师愿力再宏，也感化不了这些蛇蝎为心、豺狼成性的魑魅魍魉！赶快请回看棚，让冷白石见识见识对方到底有多少狠辣无耻的鬼计？”

冰心神尼知道自己右腕受伤，暂时已难对敌，遂目光冷瞥铁冠道长，向冷白石淡然一笑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冷兄记住，除非你有慈悲度世、剜肉喂虎之念，否则便须竭力施为，不能丝毫容情，我已体会出了如遇毒蛇，还是非打蛇的七寸不可！”

话完，含笑举手，缁衣飘处，身法依然灵妙无俦地回归本阵！

“白骨三魔”中的“白骨羽士”自对方下场的身法之上，看出“雪山冰奴”冷白石武功极高，遂向“九首飞鹏”戚大招低声嘱咐说：“戚掌门人，铁冠副掌门与罗浮掌门拼斗将近百招，真力定有相当损耗，何况对方出阵之人身手不弱，你应该另派好手下场接替，免得让那冷白石以逸待劳，占了便宜。”

戚大招也深知冷白石的厉害，闻言之下，想了一想，向“白头罗刹”鲍

三姑笑道：“鲍师妹，冷白石的功力不俗，恐怕要请师妹出场，才有制胜把握！”

鲍三姑应声起立，也未施展什么出奇身法，只是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到场中，向那正与冷白石凝神对峙的铁冠道长笑道：“副掌门人请回，让我老婆子来领教领教雪山绝学！”

铁冠道长见机回阵，鲍三姑因自己适才缓步而来，已把所练罕世难见的“雪冻僵尸”奇功准备妥当，遂向冷白石怪笑问道：“冷白石，我们这一阵如何斗法？”

冷白石傲然笑道：“拳脚兵刃，内力玄功，随你划道，冷白石无不奉陪！”

鲍三姑阴森森地一笑说道：“你所住的大雪山玄冰原是极寒之地，我所住的祁连山绛雪洞也是一片雪地冰天，我们先比比冰冻的功夫，再试试挨打的能力如何？”

冷白石双眉一剔，接口答道：“我早就说过任凭你划道，我无不奉陪！”

鲍三姑嘴角微撇，转身吩咐震天派弟子，准备两大堆新降的白雪。

祁连山地势颇广，峰壑之间冷暖不一，这绛雪洞前便属终年积雪的奇寒地带，故而准备起来极为容易，刹那以后，震天派弟子便在石坪中央堆好了三尺方圆的两堆白雪。

鲍三姑手指这两堆白雪，向冷白石狞笑说道：“冷白石，我们全是由冰雪堆中钻出来的怪物，自然还是比较比较老本行来得有趣！”

冷白石目光微注那两堆白雪，晒然一笑问道：“你是不是要想和我比较‘坐雪成冰玄功’？”

鲍三姑点头一笑，并反向冷白石问道：“你知不知‘坐雪成冰玄功’的必需条件？”

冷白石仰天大笑道：“你既称我们都是冰雪堆中钻出来的怪物，则对于这些本行功力怎会不知？‘坐雪成冰玄功’不仅要先坐雪成水，再复坐水成冰，还要使冰高三寸以上，才算到了上乘境界！”

鲍三姑说道：“你懂得其中秘奥便好，我们不必废话，且自施为，比完好让别人，今日这震天大会之上的高明之士多得很呢！”

说完，两人遂在那两堆高约尺许、周围也有三尺左右的白雪之上，分别盘膝静坐。

片刻以后，便见冷白石、鲍三姑座下及身外的白雪，渐渐开始溶化！

夏天翔看得诧异起来，向身畔的仲孙飞琼，低声含笑问道：“仲孙姊姊，我在哀牢山朱竹谷中与‘白骨仙子’也曾比较过互坐冰床，那种玄功讲究坐冰不化，端的极难！但如今却看不出冷大哥与鲍三姑这等坐雪成冰有何难处？仿佛只要能够略为提聚丹田真火之人，不就都能办得到么？”

仲孙飞琼尚未答言，旁坐的“冰魄神妃”茅玉清已微笑说道：“夏老弟不必疑诧，你且看完再说，这种功力，冷白石与鲍三姑均极出色当行，便是‘白骨三魔’施为起来，也未必能到如此地步。”

夏天翔俊脸微红，凝目注视场中，果然渐渐看出兴趣。

原来此时鲍三姑及冷白石所坐的那两堆白雪业已整个融化成水，但却毫不往外散流，好似被甚无形气网束缚，成了两根圆形水柱。

冷白石与鲍三姑，仍然坐在这两根圆形水柱的顶端水面之上，不仅毫不下沉，连衣裳也似并未为水所湿。

更妙的是，在场人物全是武林行家，目力奇强，一齐看出二人所坐确是

两根水柱，绝没有结成冰块。

“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看到此处，方相顾微笑点头，对冷白石、鲍三姑的功力流露出赞许之意。

被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疑为“身毒双怪”及“东瀛三矮”的黑肤怪汉与矮身奇服之人，也均在眉目之间显出了惊佩的神色！

又过片时，两根圆形水柱的颜色一变，竟在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通体成冰！

冷白石与鲍三姑身形微闪，双双飘然起立，并各自打量对方所坐的那根冰柱。

鲍三姑见冷白石所坐的冰柱顶端，出现一圈盘膝坐痕，但这坐痕并非往下陷落，而是往上凸出约莫四寸。

冷白石眼中所见，也是同样情形，不禁一阵“哈哈”怪笑，目注鲍三姑说道：“鲍老婆子，真有你的，第一阵‘坐雪成水，坐水成冰’的比较结果，冰高四寸，两两相同，只好算是秋色平分！你所说的第二阵挨打功夫，又是怎样比法？”

鲍三姑怪笑答道：“比较挨打，还不容易？我要采取最笨拙也最简单的方法，每人各挨三掌！但只许凝功硬抗，不许闪避，不许还手！”

冷白石点头说道：“这样比赛挨打，倒也干脆，但不知谁先打谁？”

鲍三姑看他一眼，冷冷说道：“依你说呢？”

冷白石大笑说道：“自然你先打我！”

鲍三姑不悦问道：“我为什么要占这种便宜？”

冷白石双眼一翻，仰天大笑说道：“你是女的，我是男的，这个便宜，当然要送给你占。”

鲍三姑摇头说道：“不对，不对，还是你先打我！”

冷白石怪笑说道：“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先打？”

鲍三姑冷冷答道：“我业已占了出题划道的便宜，怎能把便宜一齐占尽？”

冷白石强她不过，忽然瞥见远远飞来一行鸿雁，遂手指空中说道：“我们谁先动手，不必争论，干脆就以雁声为断！倘若雁叫单声，我先打你，雁叫双声，则你先打我！”

鲍三姑方一点头，长空雁阵之中的当头一只鸿雁，恰好叫了三声！

冷白石眉头微蹙，目注鲍三姑，怪笑道：“老婆子，算你倒霉，雁儿竟帮我的忙，赶快凝聚功力，准备挨打！”

鲍三姑一阵声如泉鸟的阴笑道：“我老婆子已成金刚不坏之身，你随时均可发掌。”

冷白石神功暗聚，因对方终是女流，自己不愿举掌实击，遂改以内家暗劲，照准鲍三姑胸前，呼然锐啸地凌空劈出。

鲍三姑果未闪避，也未还手，被冷白石击得身形微震，足下退了半步，低哼一声说道：“好掌力，你的确是我婆子生平所遇的第一劲敌！”

冷白石因自己这第一掌业已聚有十一成功力，威势之强，足可开碑裂石，但实胚胚地击在鲍三姑胸前以后，居然只使她身形微震，无甚伤损，不由大出意外！

鲍三姑冷冷问道：“冷白石，你怎不继续动手？难道惧怕打完以后，我要打你？还是你只有这一掌之力？”

冷白石浓眉双剔，沉声说道：“老婆子莫要卖狂，我还有两掌未发，纵然打你不死，也总够你受的！”

语音了处，提足十二成内家真力，贯注右掌，再度照准鲍三姑胸前，凌空劈出。

这一掌威势更强，果然把这位震天派中数一数二的高手鲍三姑打得踉跄几步，面色微变，在略一定神之后，方自目中凶芒电射，冷笑说道：“冷白石，你内家劲力虽强，但我老婆子自信还能再挨十掌！”

这时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眉峰微蹙，向雪山掌门“冰魄神君”申屠亥低声说道：“申屠神君，倘若冷白石兄连击三掌以后，不能使鲍三姑身受重伤，则恐怕要毁在这老婆子手下呢。”

申屠亥微笑说道：“真人放心，冷白石的内功修为，比申屠亥夫妇更为深厚，何况又占了先动手的便宜，我料他纵然连发三掌不能奏功，但鲍三姑必已脏腑受震，真元损弱，也未必能使冷白石受到严重伤害。”

申屠亥既然这等说法，弘法真人也只好默默不语。

但夏天翔看到此处，因冷白石再打一掌以后，便要挨打，不由替他这位冷大哥担心着急起来，竟自离座起身，走到棚口，提气高声叫道：“冷大哥，这老婆子练有一种‘雪冻僵尸’奇功，不但能抗内家掌力，连宝刀宝剑均难伤害！我昔日曾在洱海东岸的荒废禅寺之中亲眼见她施为，故而你最后一掌，似应用些什么特殊功力对她克制才好！”

鲍三姑见自己所练的“雪冻僵尸”奇功，竟被夏天翔叫破，不由偏头向他怒视几眼！

夏天翔大笑说道：“鲍老婆子，你何必瞪我，你应该看看我冷大哥正在凝聚什么神功，这一掌之威，你大概就要吃不消了！”

鲍三姑闻言，目光瞥处，果见冷白石面含怪笑，双眼神光闪闪，觑定自己，身躯微颤，全身肤色逐渐变成惨白。

鲍三姑既是震天派中数一数二的高手，自然认识这种绝世神功，不禁心内一寒，见冷白石慢慢卷起右边的衣袖，只见他这只右臂自手腕以下，业已变得与那冰柱同色，怪笑几声，双目精芒如电，缓缓说道：“鲍老婆子，你既练有‘雪冻僵尸’奇功，难道还怕我这‘九转天寒手’么？”

鲍三姑咬牙切齿声答道：“冷白石，你不必得意，‘九转天寒手’虽然威力难当，但你只剩这最后一掌！倘若我老婆子仗着多年修为，不致骨髓成冰，则你必然逃不出我的三掌之外！”

冷白石仰天狂笑说道：“冷白石生就铜筋铁骨，加上刻苦功行，挨你三掌，尚有自信！如今我‘九转天寒玄功’即发，你且试试它的滋味如何？”

说完，右掌先往怀抱中一收，然后倏然猛翻，当胸疾推而出！

这一掌关系太重，不仅右边看棚内的仲孙圣父女、夏天翔、峨嵋、武当、雪山、罗浮、少林五派人物暨赛韩康、尉迟巧等风尘奇侠，一齐屏息凝视，连左边看棚内的震天群魔，也均紧张得站起身形，观看究竟。

说也奇怪，冷白石前两记内家重掌，呼然怒啸，劲气排空，几乎挟有摧岳之威，并未能把鲍三姑击得如何狼狈，但如今这凝集“九转天寒玄功”的当胸轻轻一推，却将鲍三姑推得凌空飞起，跌出五步！

震天群魔方自一声惊呼，却被威大招镇定异常地摇手止住。

只见鲍三姑跌坐在冷白石身前五尺以外，双目紧闭，周身上下，并在不停急颤！

在座的全是武林行家，知道鲍三姑这周身急颤之状，是正以精纯的内功抗拒所中的寒毒。

抗拒倘若失败，则鲍三姑必将骨髓成冰，倒地僵毙；抗拒倘若成功，则冷白石便须准备接受对方惨烈的报复。

左右两座看棚中的无数眼神，一齐紧张异常地凝视着鲍三姑，并因彼此立场不同，而期待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绛雪洞前，只有一对眼神，虽也凝注在鲍三姑身上，却还保持了悠然自得。

这对眼神，便是比斗双方的当事人之一，负手站在鲍三姑身前五尺，神态暇豫的“雪山冰奴”冷白石。

两三盏热茶时分，在一片静默及紧张无比之中，悄悄溜过！

鲍三姑周身的急颤终于渐止，双目微睁，眼中凶芒怒射，但神情却颇为疲惫地缓缓起身站立。

震天群魔一阵欢呼！

戚大招展颜微笑，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消失得无踪无影。

“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对看一眼，眉头深蹙。

夏天翔则拉着仲孙飞琼的手儿，长叹一声说道：“仲孙姊姊，我把鲍三姑练有‘雪冻僵尸’奇功的秘密揭露稍迟，害得冷大哥要挨打了！”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含笑安慰说道：“翔弟不要担心，方才申屠神君业已说过，你冷大哥内功极好，挨得起打！”

话方至此，冷白石胸前将台大穴之上业已挨了重重一掌！

原来鲍三姑却不像冷白石那般避忌男女之嫌，是照准对方致命要穴，运掌实击。

运掌实击，自比劈空遥击的威力更为强劲，以致第一掌便把冷白石击得“吭”的一声，退出两步。

冷白石自知倘系鲍三姑先行动手，在她如此恶毒的认穴下掌之下，自己必难逃死！但如今对方先挨三掌，真力最少减弱四成，则倚仗多年苦练的精纯修为，应该可以勉强忍受，至多身带重伤而已。

正在转念之间，鲍三姑第二掌又已发出，打的是冷白石胸前另一七坎死穴。

事先讲好，只许凝劲硬抗，不许闪避还手，冷白石是位磊落男儿，怎肯食言？只好把全身功力齐注七坎穴上，抗拒来势。

鲍三姑心肠恶毒无比，直等指尖沾衣，才突发“小天星内力”，掌心登处，击得冷白石“腾腾腾”连退几步，脸色惨白，摇摇欲倒。

这样歹毒的打法，别说是人，便是铁铸金刚也难禁受，幸亏冷白石内功深厚无比，鲍三姑又已真力大弱，否则必已当场殒命。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看不惯这等恶毒行为，首先目闪奇光，其余群侠也均纷纷起立！

雪山掌门申屠亥深知冷白石的高傲性情，愁眉双锁，低声说道：“诸位不可出手助阵，只能让冷白石挨完三掌，或许尚有些微生机，否则必将逼得他含羞带愧地自尽而死！”

夏天翔首先愤然叫道：“冷大哥必死无疑，哪里还有丝毫生机？我如今才悟出他在立约之时，便上了鲍三姑的莫大恶当！这第三掌，对方必然是打他全身最为脆薄的天灵百汇死穴！”

夏天翔一语提醒群侠，个个顿足浩叹，申屠亥、茅玉清夫妇，更是双睛噙泪，伤心已极。

这时鲍三姑手抚心头，一面略作喘息，一面提聚真力，缓步向前，果如夏天翔所料，举掌照准冷白石的天灵盖上，凝劲击落。

冷白石胸前七坎、将台两处死穴连挨重掌，脏腑早已翻腾，再见对方第三掌打的竟是自己的天灵，抗拒既已无力，又不肯食言闪避，只好长叹一声，瞑目待死。

右边看棚群侠，包括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在内，一齐引袖障面，不忍见冷白石裂脑横尸的惨死之状。

但主持一切、统帅群侠的仲孙圣眼中突射奇光。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也自欢声说道：“佑善惩恶，天道无亏，冷白石兄有救了！”

语音未了，道袍已飘，与仲孙圣化作两缕青烟，电疾纵出。

仲孙圣与弘法真人的身形一动，左边看棚之上，也如电掣云飘般飞纵出两条人影！

这两条人影，正是“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及震天派掌门人戚大招。

双方功力虽然相若，但仲孙圣与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毕竟发动稍早，仍自先到半步！

鲍三姑那只右掌，再有三寸便将拍中冷白石天灵，突然眼前人影一飘，被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施展“擒龙手法”，刁住手腕，把腕门紧紧扣死。

若换平时，鲍三姑功力不弱，弘法真人的“擒龙手”虽妙，未必能轻易奏效，但如今却因先挨了冷白石两记内家重掌，一记“九转天寒功”，身带暗伤，元气大丧，才让这位武当掌教得心应手地加以克制！

冷白石自必死，忽觉两缕冷风，凌空飘坠，知来救星，睁目一看，只见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把鲍三姑击向自己的那只右掌的脉门紧紧扣住。

冷白石长叹一声道：“武当掌教真人，冷白石虽感厚德，但临危获救，何颜偷生？我只好自尽一死！”

“死”字方出，“吭”的一声，便自颓然栽倒！原来已被洞烛先机，站在他身后，准备加以保护的仲孙圣，出手点了晕穴。

这时“白骨仙子”与戚大招身形也自落地，“白骨仙子”向弘法真人冷然发话说道：“弘法真人，你身为武当掌教，怎的在双方胜负未分之际，中途援手？这样的作法，是否有愧于武当派仗以标榜的‘公正’二字？”

弘法真人“哈哈”一笑答道：“若不为‘公正’二字，贫道还不会下场，这位鲍老婆子的心机手段太毒辣了！”

戚大招愤然说道：“双方事前约定各挨三掌，何况我鲍师姊挨打在先，有何不公之处？”

弘法真人笑道：“冷白石大侠硬挨第一二掌之际，虽然性命呼吸，但因事先约定，任凭对方出掌再狠也是份所应为，故而一干好友，只有为他惋惜悬忧，决无一人出手援救！”

“白骨仙子”冷冷说道：“这才是江湖规矩，也是武林人物的本色！”

弘法真人听凭对方讥嘲，依然微笑说道：“但这第三掌，若听凭鲍老婆子击落，则冷白石的盖代英名与一条性命，却断送得太以冤枉，死在黄泉，亦难瞑目！”

戚大招怒声叱道：“一人三掌，何冤之有？你若不还我一个公道，戚大招立时下令，倾集震天派全力，血洗武当！”

弘法真人直到此时，脸色才变，冷冷哼了一声说道：“要我还你一个公道，岂不容易！”

长眉双剔，右手一翻，硬把鲍三姑那只手掌翻了过来，鲍三姑惨叫一声，疼得几乎晕死。

戚大招见状正欲向弘法真人申斥，但目光注处，不禁满面羞愧，把即将冲口而出的一句恶言噎了回去！

原来鲍三姑右掌拇食指的指缝之间，竟夹着一根紫黑色的“天荆毒刺”！

鲍三姑是借着打了冷白石第二掌后，手抚胸头，略作喘息之际，暗取“天荆毒刺”，并因背向左棚，以致震天群邪毫无所知，却被全神贯注场中、目光极锐的仲孙圣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双双发现！

弘法真人伸手拈了那根“天荆毒刺”，高举当空，提气扬声说道：“贫道向‘白骨仙子’暨震天派戚掌门人请教，这种掌击天灵并暗藏‘天荆毒刺’之举，算的是是什么江湖规矩，武林本色？”

话完，右手一松，鲍三姑惨叫倒地，戚大招紧咬钢牙，双目喷火，“白骨仙子”却被这位武当掌教反击得满脸飞红，片语难发。

真相一明，左右两棚中紧张得鸦雀无声的济济群雄，不由立时低低议论！

夏天翔首先高兴得扬眉笑道：“仲孙老前辈与武当掌教毕竟高明，这一来，不仅我冷大哥性命得保，那鲍三姑也定无颜偷生，必将自尽！”

话音方了，“三手鲁班”尉迟巧便即笑道：“夏老弟，你猜错了！江湖人物不仅有正邪之分，即邪魔魔头之中，亦有刚暴阴毒之别！故而虽然昆仑掌门知非子的恶迹被人揭穿，亦终于羞愤自尽，宇文洪在你仲孙姊姊手下一招落败，立被‘白骨天君’处死，但鲍三姑却决不会如此作法，我料她除了忍辱偷生以外，将来并会对武当一派采取恶毒报复！”

夏天翔听完，仍有不信，但目光一注场中，不禁废然叹道：“尉迟老前辈，你所判断之语居然丝毫不错！可见夏天翔近来在武功方面虽有寸进，但对于‘江湖阅历’四字，却还差得远呢！”

原来鲍三姑身形一倒，戚大招立即伸手相扶，并低声问道：“师姊感觉怎样？”

鲍三姑喘息稍定，咬牙答道：“弘法贼道乘我身受内伤，难聚‘雪冻僵尸’功力之际，竟以武当‘紫阳神功’把我一只右臂废去！”

弘法真人闻言，正色说道：“鲍三姑，休不知足，照你那等卑鄙的行为，仅被‘紫阳神功’废去一臂，已是我体量上苍好生之德，宽大为怀，恩施格外！”

“白骨仙子”因己方错处被人抓住，根本无法还口，遂以“蚁语传音”功力，向戚大招说道：“戚掌门人，请把令师姊送回绛雪洞，将息养伤，由我替她报仇雪恨！”

戚大招闻言，遂一面搀扶鲍三姑回归本阵，一面低声狞笑说道：“鲍师姊请遏怒养伤，等这场震天大会了结以后，我们立倾全力，图谋武当，定把他天柱峰头搅得天昏地暗，三元观里满布惨雾愁云！”

弘法真人见戚大招业已搀扶鲍三姑走去，遂向仲孙圣说道：“仲孙大侠，我们也该把冷大侠送回将息，双方另行派人出阵！”

语音方住，忽然响起“白骨仙子”冷冷的笑声，缓缓说道：“我们既已

下场，何必另行派人？无论武当掌教或是‘天外情魔’，你们二人中随便留下一位，对我老婆子指教几手！”

弘法真人知道“白骨三魔”的武功造诣，以“白骨天君”最强，“白骨羽士”居次，这“白骨仙子”要算较弱的一环，而群侠阵中则推仲孙圣为第一高手，震天大会目前才只开始，不宜轻用主将，遂向仲孙圣含笑说道：“仲孙大侠，请把冷大侠护送回棚，由贫道以武当薄艺，会会‘白骨仙子’的震世绝学！”

仲孙圣虽然明知弘法真人的功力要比“白骨仙子”弱上一筹，但除了自己以外，己方再挑选不出更强的好手，只好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道兄谨慎应付，武林人物间互相切磋过手，胜负乃是常事，不必过份认真！”

弘法真人低声一笑说道：“仲孙大侠放心，贫道懂得你言中的深意！”

仲孙圣闻言，遂抱起冷白石纵回看棚，替他点开晕穴，告以适才情事，冷白石方始释怀，心中不再惭愧难过。

雪山掌门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双双站起身形，向武当弘光道长深施一礼，由申屠亥发话说道：“武当掌教惠我雪山一派良多，申屠亥夫妇永志心头，必当尽力图报！”

弘光道长谦谢不已，仲孙圣笑道：“道长不必太谦，我从戚大招及鲍三姑的眼神之中，看出他们对武当怨毒太深，今后天柱峰三元观定然多事，你们武当、雪山两派若能合力御敌，才较稳妥！”

说到此处，又向“冰魄神君”申屠亥夫妇摇头苦笑道：“方才鲍三姑掌中不藏天荆毒刺，冷兄依然性命难逃，我等也不便出手相救，可见吉人天相之语委实不差，要想在这险恶江湖之中安然闯荡，扶持正义，济物救民，必须善积阴功，以求天佑，武学心机两者还在其次呢！”

冷白石危机既过，各派群侠与震天群邪的整副心神，又复贯注在“白骨仙子”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这两位出类拔萃的当世一流好手身上。

弘法真人知遇劲敌，先自沉稳心神，岳峙渊渟，抱无守一，向“白骨仙子”含笑说道：“仙子打算怎样赐教？”

“白骨仙子”根本未把这位当代八大掌门之一的武当掌教看在眼里，淡淡一笑说道：“你是名门正派，我是左道邪魔，自然还是由你来出题目比较光明！免得万一较量结果竟属道浅魔高，又要说我在暗中弄巧！”

弘法真人闻言，毫不客气地微笑说道：“仙子既然这等说法，贫道便遵命出题！”

话完，因所出题目妥当与否，关系自己半世英名以及武当一派威望，遂极为慎重地蹙眉思索。

右边看棚之上，仲孙圣也向群侠说道：“这场比斗关系极重，虽然‘白骨仙子’名列‘白骨三魔’，是位出类拔萃的左道强手，但弘法真人既获出题之利，倘能善用所长……”

话犹未了，场中的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业已长眉双挑，扬声说道：“我们以三场定输赢，贫道忝属武当掌教，绝不取巧，第一阵比较剑术，算我出题！第二阵比较玄功，用何方法，由仙子决定！第三阵划地为界，互较内力，则胜负之数，全看修为火候，谁也无法侥幸。”

“白骨仙子”点头说道：“你这三个题目出得确实不错，如今我们便比第一阵，请亮出你的武当镇山神剑。”

弘法真人微笑说道：“武功到了我们这等火候之人，似乎不应再在兵刃

上占人便宜，为求绝对公允起见，请你命人折取两段同样的枯枝，以枝代剑。”

“白骨仙子”深深看了弘法真人一眼，冷然说道：“你倒真够骄傲，颇有一位掌教的气派，我也敬如所命，就叫他们折枝代剑便了！”

仲孙圣听到此处，向群侠慰然笑道：“弘法真人这第一阵的题目出得确极妥善！因为武当剑术本以绵密柔韧见长，再以枯枝代剑，更使对方有力难逞，业已立于不败之地！”

但说到此处，忽又眉峰略聚，侧顾弘光道长问道：“第一阵比赛剑术，我已料定弘法真人决无败理！第二阵较量玄功，胜负也不会太为明显，这两阵的题目，出得极具智慧，但第三阵互拼内力之举，我却有点担心，道长可知弘法真人何以出此？”

弘光道长毫不隐瞒地含笑答道：“我掌教师弟自上次黄山会后，因预见武林浩劫将临，遂一向都在闭关苦习本派几种传宗绝学，一心修为之下，居然静极慧生，能够在‘紫阳神功’之中，微生‘大还真力’！”

仲孙圣失惊道：“这倒真是难得！”

弘光道长微叹一声说道：“可惜我掌教师弟才通妙道，震天大会即届，以致火候太浅，不知是否敌得过‘白骨仙子’？但据我所料，我掌教师弟为了共同努力降魔卫道起见，定然就是倚仗这火候极弱的些微成就，冒险一试！”

仲孙圣点头叹道：“如此说来，弘法真人委实用心良苦！”

群侠谈论至此，震天派中弟子已折来同样粗细的两段三尺长的枯枝，由弘法真人与“白骨仙子”随意各取一段在手。

弘法真人含笑问道：“请问仙子，我们这场较量剑术，是不分胜负不止？还是定一招数限制？”

“白骨仙子”想了一想答道：“今日群雄济济，盛会正多，我们倘若光在这第一阵上就斗个五六百招，岂不太费时间？还是各出全力相搏，万一到了百招仍无上下，便算和局。”

弘法真人点头笑道：“贫道敬遵仙子所命，第一阵彼此便以百招为限！”

交代既毕，双方微一撤身，退开数尺，各自手握枯枝，凝神伺敌。

慢说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心中极为戒惧谨慎，便连“白骨仙子”那等骄狂的盖代魔头，因知武当剑术非比寻常，对方又以此作为第一阵的题目，必有所恃，也自傲气略收，不肯过份轻敌，随意进手。

两位绝代高手，一左一右地活开步眼，展动身形，主客看棚之内的正邪群雄，一齐鸦雀无声，异常肃静。

其中点苍、峨嵋两派，也以剑术名世，更是个个屏气凝神，静观这一场罕世剑战！

两人相距丈许，缓缓转了三圈，弘法真人仍然气定神闲，手横枯枝，目光笼注对方，严守内家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的以静制动妙诀，不肯丝毫鲁莽，授人以隙！

峨嵋掌门玄玄仙姥看得向秀朗道姑、秀圆道姑及盛秀芝等三位师妹赞道：“师妹们可已看出？武当掌教真人对于武家最难的静字诀业已火候纯青，参究到了所谓‘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蝟甲挂枯枝’的极高境界！”

赞叹至此，场中情势忽变，两位绝代高手业已宛如骤雨狂风般斗了三合！

原来双方对峙一久，“白骨仙子”未免傲气微生，暗想凭借自己的功力，对付一位武当掌教，何必如此战战兢兢？便先行进手，启开战端，又复何碍？

哪知她这种意念才启，已被弘法真人那双始终笼注对方，洞微烛隐的锐利神眼发觉，根据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的原则，抢先发招，长啸一声，手中枯枝震处，“天河洗甲”、“平野垂星”、“乱石崩云”三式回环绝学，宛如浪涌涛翻，连绵攻出。

“白骨仙子”对于弘法真人应变之速，剑招之妙，也自暗暗心折，身形微退尺许，枯枝扬处，一式“龙起云腾”，含挟无穷潜力，居然把弘法真人三招绝学的威势一齐轻轻化解！

赛韩康看得悠然神往，脱口赞道：“武当剑术虽以绵密柔韧见长，但威猛灵奇之处，仍如海立山崩，雷霆震怒！”

弘光道长苦笑接口说道：“我掌教师弟这三招剑法虽然抢制机先，用得恰到好处！但却被‘白骨仙子’随手一招，便即轻轻化解，可能苦斗百招，要想保持不败，委实异常艰苦的呢！”

这几句话儿，听得各派群侠均自默然，暗替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悬忧不已。

但弘法真人却似毫无怯意，三招攻出，又复三招，接连十次进手，一共攻出三十招凌厉绝学。

可惜每次进手的凌厉攻势，都被“白骨仙子”微挥枯枝，以纯厚的潜力从容化解。

第十次的三招攻罢，弘法真人心知对方不会始终挨打，必将还手，遂赶紧收摄心神，气达四梢、六合归一，沉着待变。

果然弘法真人的意念刚定，耳边厉啸起处，摄魄惊魂，眼前一片宛如海立山崩的枯枝光影排空卷到，“白骨仙子”完全效法他适才所为，也是施展三招诡辣绝学，疾攻而至。

对方既然学步自己，自己又怎能示弱于人？弘法真人只好也自暗凝内家潜力，以手中枯枝，虚空画了一个太极图形，“白骨仙子”的三招连攻，果然亦被从容化解。

“白骨仙子”耸眉冷笑，三招，三招，又复三招，招招凌厉绝伦，连环攻出！

弘法真人则以手中枯枝不断连画太极图形，总算似危实安地应付了“白骨仙子”十次攻势。

夏天翔看得眉飞色舞，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姊姊，这场精彩的剑斗，看得实在过劲，如今又该武当掌教进攻，且看弘法真人老前辈如何施展，在这所余的四十招中争取胜利！”

说话刚了，不觉脸上一红，因为弘法真人并未如他想像般的再度进攻，只是手横枯枝，静立当场，面含微笑，巍然若岳！

“白骨仙子”见弘法真人不再进袭，知道对方在半攻半守的六十招接触之下，心惊自己厉害，业已怯战，企图以拖延策略，应付满百招之数，作为和局。

既然如此猜度，“白骨仙子”怎肯让人？阴森森的一声冷笑起处，身形疾闪，再度进招，但这次所发招数却非三三出手，而是一招接着一招，连绵强袭，想在四十招中击败弘法真人，一挫武当令誉。

“白骨仙子”这一全力进攻，威势直如天风海雨，咄咄逼人，刹那之间，便把弘法真人圈入一片枯枝光影之内。

夏天翔剑眉双蹙，向仲孙飞琼低声说道：“仲孙姊姊，弘法真人老前辈是堂堂武当掌教，怎的攻了一次便不再攻，难道他只会那三十招剑法？”

仲孙飞琼觉得武当派尚有弘光道长座，夏天翔这样说话，未免太以失礼，遂面色微沉，嗔声叱道：“翔弟怎可如此……”

话方至此，弘光道长业已眉头深锁地苦笑道：“夏老弟猜得一点不错，武当剑术的精华，已被我掌门师弟在开始的三十招中择优用尽！只保留了一招似拙实灵、颇具神妙的‘混沌初开’未曾施展！”

这时雪山掌门申屠亥因心感弘法真人适才抢救冷白石之德，正在异常关注地数着招数，自语说道：“已经九十招了，弘法真人再能撑持十招，这第一阵便成和局！”

说完，双眉紧蹙，继续数道：“……九十三招……九十四招……九十五招，哎呀！这第九十六招，躲得好险！”

满座群侠的心情，也跟着申屠神君的数招之声，越来越觉沉重！

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招，“白骨仙子”是竭尽全力施展，“指天划地”、“松涛万顷”、“月涌长江”等轻易不用的绝学连环进攻，所挟真力之强，使手内那根枯枝划空生啸，锐响摄魂，在弘法真人上下前后左右各方，织成一片密密的光网。

弘法真人在这最后关头，越发极为谨慎小心，施展“缩骨神功”，配合“燕青十八闪翻”，再加手中枯枝不住画太极图形，居然险煞人的，把这最后难关，一一度过。

难关既度，弘法真人顺势发招，手内枯枝微挺，缓慢异常地照准“白骨仙子”的心窝，徐徐点去。

茅神妃失声赞道：“武当掌教毕竟超人，在如此艰危的情势之下，居然仍能还手。”

弘光道长微笑说道：“这一招就是我适才对夏天翔老弟所说的‘混沌初开’！”

“白骨仙子”因自己那最后三招是施展煞手全力进攻，居然仍然未能克敌奏效，不由心中又是懊丧，又是愤懑，随手一挥枯枝，把弘法真人当胸点到的枯枝，震开三尺。

申屠亥首先如释重负，在右边看棚之上，提气高声叫道：“百招已满！”

“白骨仙子”闻声停手，目注弘法真人，悻悻说道：“你的运气真好，倘若再加十招，这第一阵大概便非和局。”

弘法真人心神大定，含笑答道：“这第一阵，贫道侥幸承让，本来不是和局！”

“白骨仙子”听得心中一震，愕然问道：“听你之言，像是我已落败？”

弘法真人微微一笑，压低喉音，不使旁人听见，向“白骨仙子”说道：“仙子请看手中枯枝的枝头三寸之处！”

“白骨仙子”低头一看手中枯枝，不禁脸上飞红，原来适才最后那招，自己愤懑失神，随意挥挡之下，竟被弘法真人暗以“凤凰三点头”手法，在自己所执枯枝的枝头三寸之处，点出了三个异常整齐的圆圆的小穴。

以他们这种身份，既有如此疏失，只得认输。“白骨仙子”愤然折断枯枝，向外一抛，对弘法真人冷冷说道：“第一阵便算我输，我们开始第二阵，再在玄功方面一分胜负！”

群侠这边，虽然未明究里，但听了这几句话儿，心头均自熨贴已极！

震天群邪那边则一齐默然，“白骨羽士”见状笑道：“诸位放心，这第一阵定系‘白骨仙子’轻敌失利，我敢保证她在玄功内力等二三两阵之上，

绝对有取胜的把握！”

这时弘法真人又向“白骨仙子”含笑问道：“第二阵玄功方面的比较方法，仙子可已想好了么？”

“白骨仙子”目中精光电闪，冷然答道：“我想……”

## 第二十七章 初试神功

“我想”两字方出，一声清宏无比的“阿弥陀佛”，以及一阵银铃般的娇脆笑声，突然响遍全场，东北面山峰离地三四十丈之上，现出一位灰袍僧人，手挽一位白衣女子，宛若绝世飞仙般，自那样高处斜往场中飘飘飞降。

这种罕世难睹的惊人身法，镇压得所有在场豪客鸦雀无声，连“白骨仙子”也停口暂不出题，双目凝光，打量来者是何人物。

仲孙飞琼秀眉微扬，高兴得向仲孙圣说道：“爹爹，花如雪师姊与一钵神僧来了，她施展的是爹爹昔年为她精心设计的‘天仙飘带’身法！”

说话之间，手托紫色玉钵的一钵神僧与容光绝世、身后拖着两条长达一丈七八的宽飘带的“巫山仙子”花如雪，业已飞坠当场，群豪方自恍然，知道他们二人之所以能自三四十丈高空飞降之故，就是由于花如雪身后两条长而宽的飘带，可以阻风借力。

花如雪不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却向“白骨仙子”春风满面地深施一礼。

“白骨仙子”看出来人不俗，讶然问道：“尊驾何人？你我素不相识，如此谦礼则甚？”

花如雪笑道：“我叫花如雪，因长居巫山，被人称作‘巫山仙子’！但我这‘巫山仙子’，不但没有你‘白骨仙子’的名头高大，武功辈份，也远有不逮！故而适才施礼之故，一来是对前辈恭敬，二来有事相求！”

仲孙飞琼听得向夏天翔低声笑道：“我花如雪姊姊好端端的大捧对方，不知有甚花样？‘白骨仙子’可能要上恶当！”

“白骨仙子”不知花如雪是仲孙圣爱徒，觉得对方容貌风神既极可爱，礼节语气又颇谦恭，遂含笑说道：“你有何事相求？少时再说，如今我正要与武当掌教互较功力！”

花如雪看了弘法真人一眼，又向“白骨仙子”含笑说道：“我所求之事，便是想请你让我与武当掌教先斗一场！”

“白骨仙子”讶然问道：“你们之间，莫非有甚深仇宿怨？”

花如雪点头说道：“‘武当七子’中的离尘子，曾在巫山朝云峰下被我逼得投江自刎而死！”

一钵神僧静听至此，单掌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弘法真人也想不到花如雪会在此时出面搅闹，不禁长眉深蹙，也自念了一声“无量佛”，目中神光湛湛，朗然说道：“花仙子，当年旧事，武当派原谅你是无心之失，一笔勾销，从此不必再提，你且暂时请开，让我与‘白骨仙子’较量较量玄功强弱！”

花如雪闻言，向弘法真人敛衽施礼，含笑说道：“花如雪当年无心之恶，既承真人海量相宽，我这里先行谢过！”

弘法真人默然不言，单掌当胸，稽首还礼。

花如雪退到“白骨仙子”身边，嫣然笑道：“老前辈，你既愿与武当掌教互较玄功，怎的还不开始？也好让我瞻仰你震惊宇宙的神奇绝学！”

人生得漂亮一些总占便宜，花如雪这巧笑倩兮的一声“老前辈”，叫得“白骨仙子”周身舒泰，含笑说道：“我正在设想彼此之间的比斗题目！”

花如雪又复盈盈笑道：“老前辈何必苦苦思索？我来代你们出个题目，并就便评判胜负好么？”

“白骨仙子”一来未曾料到花如雪藏有极深心机，二来因知玄功强弱，

有目共睹，不论用何方式比斗，或由谁评判，均无法从中弄鬼，遂点头笑道：“使得，使得！”

花如雪又向弘法真人含笑问道：“武当掌教真人是否同意？”

弘法真人夷然无惧地应声答道：“这一阵的决定之权本在‘白骨仙子’，不论以何种方式比较，贫道均如命奉陪！”

花如雪闻言，遂向左边看棚中的震天群邪，含笑扬声叫道：“请戚掌门人派人送两巨觥美酒来此备用！”

仲孙飞琼听得向夏天翔低声说道：“我花如雪姊姊不知要出什么花样？”

夏天翔微笑道：“不论花姊姊出什么花样，这一阵既由花姊姊出题，又由她评判，弘法真人必胜无疑，三阵之中，连胜两阵，第三阵最为凶险的内力相拼，根本无须再比，不仅弘法真人英名得保，更可把‘白骨仙子’那老魔头气得半死，故而据我所料，花姊姊此举，定系为了离坐子之事，对于武当掌教负咎良深，才特意尽力暗助，以为赎罪！”

夏天翔这一番话儿，分析得合情合理，群侠听得均自暗暗点头，弘光道长更替掌教师弟大放宽心，满脸含笑，神情极慰！

只有仲孙圣眉峰微聚说道：“夏贤侄分析得虽有道理，但花如雪若有丝毫偏袒，对方必然不服，甚至可能因此引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斗群殴！”

仲孙飞琼凛然接口道：“爹爹说得不错，那戚大招大概为防花姊姊从中弄巧，居然亲自斟酒下场，在旁监视呢！”

原来“白骨天君”及“白骨羽士”心机亦颇凶狡，既听花如雪索取两觥美酒，便命戚大招亲自持酒上场，从旁监视。

花如雪虽见戚大招亲来监视，仍毫不在意地接过两巨觥美酒，向“白骨仙子”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含笑说道：“两位前辈，请相距两丈，盘膝坐地！”

“白骨仙子”与弘法真人既已答应由花如雪出题，遂只好由她摆布，如言坐好。

花如雪笑道：“我这场的题目，便是要两位前辈各运玄功，把这两觥美酒，凌空饮尽！并因你们两位，一位是名惊寰宇的‘白骨仙子’，一位是誉满武林的武当掌教，故想把这凝气吸酒的距离，定为一丈，俾使与会群雄，瞻仰瞻仰这罕世难睹的绝艺神功，但不知两位前辈是否认为这一丈距离太远一点？”

弘法真人与“白骨仙子”双双默然不语地微一点头，对这一丈距离，表示非常同意。

花如雪走到两人中央，把那两巨觥美酒并排摆好，又向“白骨仙子”与弘法真人含笑说道：“两位前辈请各吸右边一觥……”

话犹未了，戚大招忽然灵机一动，对花如雪插口说道：“这两觥美酒的位置能不能相换一下？”

花如雪嫣然一笑，点头说道：“酒是戚掌门人携来，应该毫无二致，自然可以相换，两位前辈请各吸靠左一觥便了！”

戚大招又复问道：“是两人同时吸取？还是一先一后？”

花如雪想了一想说道：“同时吸取，高下难评，还是一先一后为妥，不过先吸之人，似乎略觉吃亏一点。”

“白骨仙子”固是盖世魔头，弘法真人也极心高气傲，闻言之下，两人竟均不怕吃亏，要来先吸！

花如雪含笑问道：“第一阵比较剑法之上，哪位获胜？”

弘法真人长眉微挑，应声答道：“贫道侥幸！”

花如雪笑道：“我既身为评判，便须作到绝对公平，武当掌教已在第一阵占先，这第二阵自应略为吃亏，由你先吸！”

弘法真人点头微笑，暗凝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内家神功，准备从一丈以外，凌空吸酒。

戚大招与“白骨仙子”也均觉得花如雪果甚公平，毫无偏袒。

弘法真人神功聚好，目光凝注左面那只巨觥，蓦然提气一吸，觥内美酒，果然化成一缕浓冽酒泉，凌空飞起，直投弘法真人口内，片刻之间，觥中便即点滴不剩。

这种罕世神功，看得左右两棚的正邪群雄，忍不住一齐鼓掌叫好。

花如雪钦佩无已地微笑说道：“武当掌教的神功，果足令人敬佩，如今应由‘白骨仙子’老前辈施为了！”

“白骨仙子”在玄功内力方面成就极高，因欲挽回第一阵失手之辱，存心卖弄，早就暗聚功力，等花如雪语音一了，立即施为，只见她轻轻张口一吸，左边那只巨觥，居然连同觥中美酒，一齐凌空飞起。

飞到五尺左右，觥中美酒，才化为酒泉，与酒觥脱离，酒泉飞投“白骨仙子”口中，酒觥则神奇无比地退回原处。

左右两棚，爆起一个震天大好，仲孙圣失声一叹，目注仲孙飞琼说道：“琼儿，我道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花师姊怎能对弘法真人加以偏袒？”

弘光道长也愁眉不展地长叹道：“想不到‘白骨仙子’的玄功修为，竟到如此高明的地步，我掌教师弟纵然后吸，也决难照样施为，势所必败！”

雪山派掌门申屠亥说道：“弘法真人第一阵已胜，第二阵虽败，不过彼此扯平，但‘白骨仙子’的玄功既然如此高明，内力必极雄厚，第三阵确实凶险，诸位赶快想桩妙法，保全武当掌教的一世英名才好！”

群侠正在愁眉无策，花如雪业已发话评判第二阵双方的胜负。

她果如仲孙圣所料，毫不偏袒地宣布“白骨仙子”获胜，并向“白骨仙子”与弘法真人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含笑说道：“两位前辈各胜一阵，恰好秋色平分，请在第三阵上一较强弱，花如雪所愿已了，暂且告退！”

“白骨仙子”对花如雪颇有好感，含笑点头，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则向这位赶来出题，使自己败了一阵的“巫山仙子”，投过一瞥奇异的眼色。

第三阵是互拼内力，弘法真人与“白骨仙子”起身走近，各在足下划了一个径尺圆圈，站在圈中，互伸右掌，默然无语地凝功相贴。

“九首飞鹏”戚大招看出“白骨仙子”胜算已定，遂欣然色喜地回转左边看棚；花如雪与一钵神僧也走到右边看棚之中，参谒仲孙圣，并与群侠礼见！

仲孙飞琼见花如雪满脸得意笑容，忍不住蹙眉问道：“花师姊，你弄巧成拙，已经使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老前辈因此败了一阵，为何还这般得意？”

花如雪把仲孙飞琼揽在怀内，偎着她的香肩笑道：“琼妹，我昔时因离尘道长及骆九祥之死，对武当、少林两派负疚殊深，如今方在弘法真人老前辈身上设法略有答报，怎不高兴？”

夏天翔讶然问道：“花姊姊，你这使弘法真人老前辈败了一阵之举，算什么莫明其妙的报答方法？”

花如雪笑道：“翔弟既然也是这般怪我，我便把其中妙处，公布出来便了！”

群侠闻言，不禁一齐蹙眉深思，猜度花如雪这使得弘法真人败阵之举，含有什么妙计在内。

弘光道长因事关掌教师弟的一世英名暨武当威望，首先忍耐不住地向花如雪问道：“花仙子快请说明其中玄妙之处，贫道正为我掌教师弟悬忧不已！”

花如雪恭身笑道：“道长既然垂询，花如雪却有一问，欲先请道长赐答，并须见恕晚辈冒昧无礼之罪！”

弘光道长点头说道：“花仙子无须过谦，有话尽管请问！”

花如雪仍然礼貌周到地恭身笑道：“请问道长，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前辈虽在第一阵上以精妙剑术胜过‘白骨仙子’，但在第二三两阵的玄功、内力比赛之中，有无占先的把握？并可能获得什么结果？”

弘光道长毫不犹豫地应声答道：“根据适才‘白骨仙子’所表现的功力看来，我掌教师弟毫无取胜机会，第二阵玄功必败，第三阵的内力相拼，因欲竭力保全我武当的威名，很可能还有性命的危险！”

花如雪点头赞道：“道长据实直言，毫无所隐，真是名门前辈的典范，令花如雪钦服无已！”

弘光道长焦急的心情形于神色，蹙眉说道：“花仙子休对贫道谬赞，快请说出你的巧妙安排，武当一派当感激不尽！”

花如雪笑道：“晚辈也因看出弘法真人前辈第二阵必败，遂索性故示公平，并有点偏袒对方地令‘白骨仙子’得胜，但却煞费心机，在这第二阵之中，为弘法真人前辈种下第三阵不败之因，果然侥幸得手，使那狡猾如狐的一干震天群邪毫无所觉！”

群侠闻言，仍均诧异不解，花如雪是施展什么绝妙手段，能在第二阵内，替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种下第三阵的不败之因？

但仲孙圣目光偶然瞥及一钵神僧手中所托的紫色玉钵，及钵中所植的千年芝草，忽地灵机一动，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你大概是在弘法真人凌空吸饮的那觥美酒之中，加上了一滴千年芝液！”

花如雪恭身笑道：“恩师毕竟高明，雪儿虽已用尽心机，仍难瞒得过恩师法眼！”

仲孙圣也含笑赞道：“你这桩举措颇见巧思，我若非从一钵神僧手托玉钵内所植千年芝草之上触物生情，也未必猜得出其中究竟，尤其先请‘白骨仙子’吸取这内中含有千年芝液的美酒，激使‘九首飞鹏’威大招生疑插口之后，再复换觥，更是天衣无缝！”

群侠得知究竟，不禁个个大放宽心，并对花如雪的巧妙心思，交相赞誉！

花如雪却略整衣衫，向少林护法净觉禅师，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微启朱唇，欲待发话。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已知花如雪心意，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后，摇手笑道：“花仙子千万莫把‘铁掌银梭’骆九祥之事挂在心头，往事如泡似幻，如露如电，根本不必再提，尤其你今日这场功德，对于扶正锄邪、降魔卫道的大业攸关至巨，真如一悟，夙孽齐消，老衲在此敬祝你与一钵神僧互相激励，早参正觉！”

听了净觉禅师这番话后，花如雪两桩心头咎事一齐消除，不禁笑颜遂开，与仲孙飞琼、夏天翔聚在一处，异常亲切地互相谈笑。

仲孙圣也向一钵神僧低声笑道：“大师果然高明，我那孽徒与你一同清修以后，在气质方面变化不少！”

一钵神僧听得玉面微红，无话可答，只有目注场中正在苦运内力相拼，双双胜负难分，巍如石像的弘法真人及“白骨仙子”，移转话头说道：“武当掌教虽然服我一滴千年芝液，真力大增，但若硬拼太久，对于修为方面仍有大碍，老前辈是否向‘白骨天君’或戚大招讨个时限较为妥当？”

弘光道长闻言，也向仲孙圣说道：“我拿教师弟虽然倚仗曾自‘紫阳神功’中参究出一些成就未深的‘大还真力’，又服了花仙子及一钵神僧慨然相赠的一滴千年芝液，足可撑持极长时间不败，但因对手的功力太高，欲胜仍难，仲孙大侠还是与‘白骨天君’订个时间限制为妙！”

仲孙圣闻言遂施展“传音入密”神功，向对棚中的“白骨天君”及戚大招笑着说道：“‘白骨天君’及戚掌门人，我们是否应为武当掌教和‘白骨仙子’订个时限？像他们这样耗下去，万一耗上两天两夜，岂不令与会群雄大为扫兴？”

“白骨天君”闻言，冷然答道：“仲孙老儿不用着急，半个时辰以内，我保证弘法道人的五脏六腑全被‘白骨玄功’震碎！”

仲孙圣暗骂对方太以骄狂，冷笑不答，转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几场切磋以后，天色业已渐近黄昏，贵派几时才能够见赐晚宴？”

戚大招应声答道：“酉未休战，即开晚宴，宴后双方再行继续较量便了。”

仲孙圣冷笑着说道：“震天大会之事，你这位掌门人未必作得了主，还是问问贵派的首席护法‘白骨天君’为妥！”

“白骨天君”因深知“白骨仙子”的功力，认为在酉未之前，绝会取得胜利，遂也应声答道：“仲孙老儿何必激将？戚掌门人自然作得了主，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只要能够支持到酉未时分，未被我三妹的‘白骨玄功’震出圈外，这一阵便算和局！”

话完，立运“蚁语传声”功力，向正与弘法真人相互争持的“白骨仙子”说道：“三妹，我已与仲孙老儿订约，晚宴一开，彼此休战，你务须施展全力，在酉未之前，把对方震出圈外，使武当一派威望扫地！”

双方心意相同，就在“白骨天君”向“白骨仙子”发话之时，仲孙圣也自暗运神功，择人传音，对弘法真人耳边说道：“对方功力委实太高，真人此阵务须谨慎求和，切戒冒险图胜，你适才所吸酒内，藏有一滴千年芝液，加上自‘紫阳神功’参悟而来的‘大还真力’，善加防守，绝有余裕，只要撑到酉未，晚宴一开，双方便即休战，宴后再换别人出阵！”

弘法真人自从吸酒入口，便发觉酒有异香，使自己真力陡增，精神大振，如今听了仲孙圣暗告之语以后，方知竟是罕世难逢的千年芝液，不由对仲孙圣及花如雪师徒好生感激，如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抱元守一，静气凝神，将性命交修的数十年内家神功，缓缓贯注右掌，益以新由灵药助长的内力真气，抗拒对方自掌心绵绵狂涌的奇强劲力。

“白骨仙子”因在第二阵上便发觉自己的玄功内力，远超对方，故听了“白骨天君”相告之语以后，尚暗笑大哥过份看高弘法真人，凭这位武当掌教，哪里能在自己的“白骨玄功”之下支持到酉未时分？

谁知一再加功之下，居然发现情形有异，对方掌心劲力虽使自己感觉不出丝毫威胁，但任凭自己把“白骨玄功”由七成、八成加到九成、十成，却仍无法将弘法真人的身形震动半步，甚至连他那只右掌也无法推开半寸。

“白骨仙子”一怒之下，牙关咬处，功力再加，十一成、十二成，足以令人摧肝裂胆的“白骨玄功”，宛如浪卷涛翻，自掌心绵绵涌出，想把弘法

真人的身形震出圈外，或是脏腑震碎！

弘法真人自然更是全神贯注地竭力支撑，但亲身体会之下，深知“白骨仙子”的功力，确比自己高出甚多，若非花如雪巧计相助，使自己服了一滴罕世灵药千年芝液，纵令倚仗自“紫阳神功”中悟出、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点微薄的“大还真力”，能够勉强支持，但内脏却因负荷太过，长期拼斗，必受重伤，甚至肝肠寸裂，身遭惨死。

这种情形维持到了酉初时分，仍是两两相平，毫无进退，但弘法真人已自额间一滴一滴的滴落汗珠，“白骨仙子”也喘息渐粗，满头雪发飘飘欲起。

群侠看得均自皱眉，弘光道长向仲孙圣苦笑问道：“仲孙大侠的看法如何？难道弄到最后，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仲孙圣微一沉吟说道：“因为有了时限，‘白骨仙子’急欲取胜，才会这等全力抢攻！但她气喘发飘，似乎已是强弩之末，据我看来弘法真人既然参悟不虞匮乏、生生不息的‘大还真力’，可能还将乘机获胜。”

弘光道长闻言，方自瞠目惊疑，花如雪毕竟聪明绝顶，却向仲孙飞琼低声笑道：“琼妹，恩师故作得意，放高语音，震天群邪倘若听去，必将上当，弘法真人目前的危机也就立解！”

她这猜测，果然完全猜对，仲孙圣方才所说之语，已被“白骨三魔”中的“白骨羽士”听在耳内。

原来“白骨羽士”生性阴毒，因见弘法真人在三妹“白骨仙子”全力猛攻之下，虽已额间见汗，但身形仍未稍动，不由大觉诧异，遂悄悄默凝“天耳神通”功力，想从对棚诸人的言语之中，听取究竟。

谁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这里功力刚凝，仲孙圣已在无法再对弘法真人援助之下，故作诈语。

“白骨羽士”哪里知道弘法真人虽已参悟“大还真力”，但所得甚微！听在耳内，不免大吃一惊，也未与“白骨天君”、戚大招等仔细推敲，便以“蚁语传声”向场中正以全力对弘法真人发动猛攻的“白骨仙子”说道：“三妹注意，我已探得弘法贼道练有不虞匮乏的‘大还真力’，你千万莫要傲敌大意，致为所乘！”

“白骨仙子”正对弘法真人的潜力之强大感诧异，闻言不禁心内一惊，故意使所凝的“白骨玄功”顿减两成功力。

弘法真人重压一减，“大还真力”绵绵又生，透过了一口长气！

“白骨仙子”何等厉害，一试便知对方果然练有“大还真力”，遂冷笑说道：“武当掌教，我老婆子真想不到你竟练有‘大还真力’！”

弘法真人心神一定，微微笑道：“贫道虽已参悟‘大还真力’，但所得尚浅，仅足自保，无法胜过仙子，我们是就此收手，还是拼到酉末？”

“白骨仙子”因自己适才已倾全力，并未胜过对方，心中也自微怯，乘势点头说道：“我们既然难分胜负，何必拼到酉末？且同时退出所划圆圈界限便了！”

说完，互相收掌，微一飘身，双双纵出所划圆圈，回归本阵！

弘法真人一回看棚，首先便向仲孙圣、花如雪师徒稽首当胸，深深一礼。

仲孙圣师徒忙自还礼逊谢，弘法真人转对师兄弘光道长苦笑一声道：“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大，小弟这点修为，遇上真正的高人，简直不堪一击！此番回转武当，必当率领诸师兄弟闭关三年，一意静修，不问任何外事！”

仲孙圣听得暗暗点头，但哪知天心已定，运数难回，震天大会过后不久，

武当三元观中便遭重劫！

“九首飞鹏”戚大招见“白骨仙子”与弘法真人提前收手，遂吩咐执事弟子准备晚宴，并把事先制妥的数百盏明灯，一齐点燃高悬，绛雪洞前顿时灯光如海。

群侠一面饮酒用菜，一面低声讨论宴后的对敌之策。仲孙圣笑道：“对方除了那颇似‘身毒双怪’及‘东瀛三矮’之一的黑肤怪汉及矮身奇服之人不知是否下场以外，尚有‘白骨天君’、‘白骨羽士’、‘九首飞鹏’戚大招等一流凶邪未曾出手……”

峨嵋掌门玄玄仙姥接口笑道：“戚大招不足为惧，我老婆子或是申屠神君夫妇、少林两位禅师，随便去上一人，也可与他那根九鹏展翼钢拐斗个三五百合！倒是‘白骨三魔’果然名不虚传，其中最弱的‘白骨仙子’尚非弘法真人能敌，则‘白骨天君’与‘白骨羽士’的凶威必然更甚，仲孙大侠纵有通天彻地之能，恐怕也双拳难敌四手。”

仲孙圣忽然目注一钵神僧，含笑说道：“大师在江湖中向作调解之人，从不伸手，今日破例一次如何？”

一钵神僧宣了一声佛号，惶然说道：“老前辈这回可看走了眼，贫僧些许薄技，怎足当‘白骨三魔’的尊奉？”

仲孙圣微笑道：“大师不必深藏若虚，你方才凭借雪儿一点天仙飘带之力，便能自数十丈高空飘然飞降，难道还不是身怀绝艺么？”

一钵神僧笑道：“贫僧除了轻功尚好以外，只对挨打一道略有心得，强如‘白骨天君’，或许也能侥幸逃得过三五十个照面，但出手打人，却毫无研究……”

夏天翔满心想斗“白骨天君”，生怕一钵神僧抢了他的生意，慌忙接口说道：“这样好了，少时我与大师一同出场，向‘白骨天君’叫阵，要他打你，让我打他！”

一钵神僧看了夏天翔一眼，微笑说道：“夏老弟这种主张，委实绝妙，但‘白骨天君’未必会同意这从来未有的奇怪打法。”

仲孙圣忽然笑道：“这些罕世魔头，性情多半怪僻已极，越是逾越常理的奇怪花样，往往越易接受！夏贤侄这条妙策，少时倒真不妨一试！”

夏天翔冲口而出地提了那项怪异主张，被一钵神僧含笑一驳，正觉微窘，忽听仲孙圣竟表赞成，不由高兴得眉飞色舞。

“巫山仙子”花如雪也向夏天翔笑道：“翔弟，想不到你所出的花样，居然比我还怪。”

夏天翔闻言，在花如雪耳边低低说道：“花姊姊，你那位一钵神僧的挨打功夫，到底如何？‘白骨天君’厉害异常，要不要我教他两招新近学会的防身绝学？”

花如雪失笑道：“翔弟想教他两招什么样的防身绝学？”

夏天翔想了想答道：“我想教他一招‘救苦救难’和一式‘蔷薇飞’！”

花如雪笑道：“这两招名称着实新奇，让我叫他过来，问问他愿不愿意急来一抱佛脚？”

说完，招手唤过一钵神僧，微笑说道：“你的运气来了，翔弟怕你被‘白骨天君’打伤，要传你两招防身绝学！”

一钵神僧看了夏天翔几眼，含笑道：“夏老弟怎么忽地对我垂青起来？你要教我防身绝学自然极好，贫僧恭谨受教！”

夏天翔俊脸通红地赶紧说道：“大师万莫介意，夏天翔绝非无知狂妄，只因我这两式新得的身法，对于防身脱难确具相当灵效！”

一钵神僧笑道：“这两式绝学的名称，老弟能够先告诉我么？”

夏天翔说道：“一式叫做‘蔷薇飞’，另一招叫做……”

一钵神僧一听“蔷薇飞”之名，便失声接口问道：“‘蔷薇飞’？是不是蔷薇使者‘忤情居士’徐香圃所创‘蔷薇三式’中的‘蔷薇飞’？”

这回轮到夏天翔惊奇起来，目注一钵神僧，讶然说道：“大师怎会知道这‘蔷薇三式’……”

话犹未了，“哦”的一声，恍然顿悟，又道：“我糊涂了，大师与‘蔷薇使者’定系至交好友，不然‘蔷薇使者’当日也不会命我远赴东海，向你求取千年芝液！”

一钵神僧脸上神色惨淡地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既然学会‘蔷薇三式’，则‘蔷薇使者’恐怕尘缘已满，得证真觉了吧？”

夏天翔愕然问道：“大师怎的猜得这般正确？”

一钵神僧长叹一声道：“我与‘蔷薇使者’确属至交，他昔日因我生性恬澹和平，不喜与人争斗，遂传了我‘蔷薇三式’，以资防身！并说明这是他生平心血结晶，不到即将脱离尘世之前决不会再传别人，如今老弟既蒙‘蔷薇使者’传授绝艺，我自然猜出他已证道超凡，离却浊世！”

夏天翔闻言，遂把“蔷薇使者”解脱的情形，向一钵神僧细叙一遍，叙完并含笑说道：“大师既然早会‘蔷薇三式’，则夏天翔适才之语，委实狂妄，我还应该求你指正我呢！”

一钵神僧摇手笑道：“夏老弟不必过谦，你还有一招绝学，叫做什么名称？”

夏天翔道：“这一招也是佛门高手所传，叫做‘救苦救难’！”

一钵神僧笑道：“这名称确实有点我佛如来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意味！既有佳名，必系绝学，贫僧福缘不浅，多谢夏老弟了！”

夏天翔慌忙逊谢，一面叙述天羽上人对自己传艺的经过，一面用手中竹箸，蘸酒在桌上画出图形，讲析这招“救苦救难”施展的诀窍及精微所在。

等一钵神僧把这招绝学完全领会之后，群雄晚宴已罢，撤去筵席，绛雪洞前，在月华澄澈，灯火明朗之下，又呈现一种紧张的气氛。

夏天翔遥见对棚中“白骨三魔”与“九首飞鹏”戚大招正在互相密议，似是计议应由何人出场，遂回头看看偎在仲孙飞琼身旁的灵猿小白说道：“小白，你看对棚‘白骨仙子’身边的那只白猴子，长得和你差不多，本领亦颇不小，你可要下场斗斗它么？”

猿性本傲，何况小白就是听说“白骨仙子”也蓄有一只灵猿，才特意前来，闻言遂对仲孙飞琼低声连啸。

仲孙飞琼见爱猿向自己要求出阵，遂抚摩小白的头顶，微笑说道：“你要去便去，但双方既成敌对，则‘当场不让父，举手不留情’，你无须顾虑我平时的告诫，尽管放手施为便了！”

它这下场的方式，看得群侠均自粲然，因为小白既非飞纵，亦非爬行，而是人立挺胸，昂昂然神气十足地一步一步走去！

“白骨三魔”等讨论的结果，认为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刚刚回阵，其余少林、雪山、峨嵋、罗浮四派人物之中纵有人功行能与“九首飞鹏”戚大招仿佛，膂力方面亦必远逊，正想由戚大招亲自下场，连胜几阵，以为震天派树

威，等“天外情魔”仲孙圣出手之时，再由“白骨羽士”或“白骨天君”接应！

计议方定，忽见对棚中神气活现地走出一只猴子，并传来夏天翔的语音说道：“‘白骨仙子’，我们与你斗斗猴儿，不知你所养的那只白猿可敢应战？”

“白骨仙子”因自己所养的白猿乃是通灵异种，力能生裂虎豹，闻言便即把手一挥，命它下场应战。

白猿刚刚化成一条银线，凌空电纵而出，旁坐的“阴司笑判”吴荣突向“白骨仙子”说道：“仙子应该嘱咐你所养的灵猿多加小心，对方身上所穿的金甲，是以‘大别散人’所遗至宝‘护穴龙鳞’编织，连无坚不摧的‘天荆棘’都无法打透！”

这几句话儿，不仅听得“白骨三魔”大出意外，连那被群侠疑为域外群凶中“身毒双怪、东瀛三矮”之一的黑肤怪汉及矮身奇服之人，也对身披金甲的灵猿小白，投过几瞥极为诧异的眼色。

正在“白骨仙子”意欲发话警告爱猿之际，灵猿小白业已骄傲无比地缓缓卸除它身上所穿的“护穴龙鳞金甲”。

等到“白骨仙子”所豢的白猿纵落场中，灵猿小白已将那件罕世奇珍“护穴龙鳞金甲”脱下，抛掷在地上。

两只白猿相对人立，各自凝视对方，伺机进袭，群侠群凶不由一致“啧啧”称奇，因为两猿的大小形状无不相同，所异的只是灵猿小白双睛朱红如火，“白骨仙子”所豢白猿的双睛黑如点漆。

“白骨仙子”见状微感诧异，暗想爱猿生性猛烈异常，往昔无论遇到什么厉害蛇兽，都是怒啸一声，一抓即毙，今日遇上一只同样的白猿，怎的反似有些怯敌的神色？

仲孙飞琼则在微一注目以后，向面色略呈紧张的夏天翔含笑道：“翔弟不要担心，这场比斗，小白可以稳获胜利！”

夏天翔知道仲孙飞琼深通兽性，闻言之下，欣然问道：“姊姊这种判断从何而得？我看两只猴子的宝相差差不多呢？”

仲孙飞琼笑道：“天下事奇巧无比，这两只猴子属于同一异种，但小白的双睛朱红，象征道行较深，对方那只黑眼白猿，则火候稍浅，故而它一与小白对面，便略有怯惧之色！”

夏天翔方一点头，场中两只白猿业已四爪齐扬，厉啸连声，斗在一处！

这场恶斗，端的好看煞人，因为两只白猿除了互相抓扑以外，并还不时施展出颇为精妙的武学招术，象征着双方的主人全是罕世高手。

斗到酣时，两猿身形俱杳，化成在灯光月影之下，电掣云飘，满场翻滚的一团白气！

群侠群邪看得无不出神，尤其是对棚那黑肤怪汉及矮身奇服之人，竟自双双停杯不饮，走下棚来，站在场边，负手凝神观看。

约莫顿饭光阴过去，两只白猴身影蓦然一分，其中一只，并发出一声惨厉啼叫！

夏天翔“哈哈”大笑，方对仲孙飞琼一翘拇指，却又蓦然色变，肩头晃处，化成一缕青烟，电纵而出！

原来那声惨叫，是灵猿小白一招得手，挖出了“白骨仙子”所豢白猿的一对漆黑眼珠。

但抛在地上的那件“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却被悄悄而来、身法极快的矮身奇服之人抢到手内。

灵猿小白战胜强敌，正在得意，忽见自己的金甲被人抢去，不由怒啸一声，纵身猛扑。

矮身奇服之人把那“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抢到手内之后，遂与黑肤怪汉同向西南方电疾遁行而去。

正在逃遁，忽见灵猿小白凌空扑到，黑肤怪汉遂以阴手反把，发出一掌。

说也奇怪，灵猿小白身上虽然未着金甲，但生就铜筋铁骨，寻常掌力兵刃也自难伤，谁知双方尚自相距数尺，便被黑肤怪汉的反手一掌，震得闷哼一声，凌空倒飞出五六尺外。

夏天翔赶到，双臂一伸，正好接着灵猿小白下落的身形，但黑肤怪汉与抢走“护穴龙鳞”所织金甲的矮身奇服之人，业已逃出二十来丈。

夏天翔因灵猿小白被自己接到手内，一声不吭，似乎已将绝气，不由心内大惊，哪里还顾得追截对方，赶紧极为小心地捧抱着灵猿小白，飞纵回看棚内。

这时素来沉稳的仲孙飞琼，也因心悬爱猿，紧张得走到棚口，向夏天翔愁急问道：“翔弟，小白中了对对方什么暗算？好像伤得不轻……”

夏天翔剑眉紧蹙，神情严重，不等仲孙飞琼话完，便把灵猿小白捧向当世神医赛韩康，急急说道：“赛老前辈，这怪猴子得胜之下，骄敌大意，致遭暗算，好像伤得极重，老前辈赶快一展回春妙手！”

赛韩康接过奄奄一息的灵猿小白仔细察看一遍，发现它右腮靠颈处的毛下皮上，淡淡地黑了一片。

赛韩康指着这片黑印，向群侠问道：“诸位有谁认识这是什么恶毒掌力？”

群侠一齐默然摇头，包括仲孙圣与四大掌门、少林护法在内。

赛韩康一面为灵猿小白细诊脉息，一面却自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

仲孙飞琼一双妙目之中，业已泪光盈盈，向赛韩康悲声问道：“赛老前辈，小白伤势如何？难道没有救了！”

赛韩康目光略瞥一钵神僧，沉吟答道：“救是有救……”

一钵神僧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像小白这等通灵异兽，比一般人类更为可贵，赛施主尽管施展回春妙手，贫僧甘赠一滴千年芝液！”

赛韩康闻言，大喜说道：“大师既然如此慷慨？我也索性费些心思，使小白获得罕世殊遇，转祸为福，为武林中留段佳话！”

夏天翔既听灵猿小白有救，心已大放，也不再过问赛韩康能使它获得什么罕世奇遇，转身向仲孙圣说道：“小侄想下场向戚大招要点公道！”

仲孙圣知他近来奇遇极多，点头笑道：“贤侄下场也好，但对方人物个个穷凶极恶，务须小心谨慎，提防一切暗算，千万不可恃技骄敌，疏忽大意！”

夏天翔恭身领命，纵下场中，面向左边看棚，扬眉高声叫道：“北溟门下弟子夏天翔，请戚掌门人下场答话！”

戚大招见夏天翔指名要自己下场，不禁浓眉紧蹙，暗想这位少年人不但一身奇异武学，嘴皮子更极厉害，委实比申屠亥等各大掌门还要难斗！

但对方指名相呼，当着举世群雄，哪好意思示怯不应？九鹏展翼钢拐顿处，“叮”的一声，黑衣飘扬，酷似一只展翼大鹏，凌空纵往场内，威势夺人，神采飞动。

夏天翔微一抱拳，发话说道：“夏天翔向戚掌门人请教，方才那两位暗抢猴子的东西，并下毒手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武林规矩？”

戚大招脸上一红，勉强打了一个“哈哈”说道：“那两位是远来观光大会的宾客，并非震天派人物，行为纵或失当，戚大招也无法替他们负责！”

夏天翔冷笑一声说道：“戚掌门人倒真推得干净，但那两个无耻之辈，高据主棚上座，饮宴多时，戚掌门人总不会连他们的来历姓名都不知道吧？”

戚大招被夏天翔用话问住，只好答道：“他们一个叫‘赫尼甘鲁’，一个叫‘金刀津二郎’，都是域外异邦人氏！”

夏天翔哦了一声，点头说道：“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一个是‘东瀛三矮’，一个是‘身毒双怪’！”

戚大招听夏天翔一口叫破赫尼甘鲁及金刀津二郎的身份，不由微微一愣，接口说道：“夏朋友既知那两位的身份，总应该明白戚大招无法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了吧！”

夏天翔话锋一转，冷然说道：“戚掌门人既不肯对你派中上宾的无耻行为负责，但不知对你自己的行为可肯负责？”

戚大招闻言，双眉一挑，微怒说道：“我有什么行为未曾负责？”

夏天翔冷笑着说道：“戚掌门人怎的如此健忘，你打死了我那匹业已赢到手的千里菊花青，我要替它报仇雪恨！”

戚大招知道这桩事儿又是自己理亏，不宜多在口头辩驳，遂目射凶光，眉腾杀气，冷冷问道：“你打算怎样替那匹千里菊花青报仇？”

夏天翔应声答道：“不把你打死，就是把你打伤，或是把你手中这根仗以欺人的九鹏展翼钢拐弄成两段！”

戚大招听得怒不可遏，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夏天翔取出天羽上人所赠的那根“天禽五色羽毛”，持在手中，傲然说道：“戚掌门人，你不要如此狂笑，夏天翔便以这根五色鸟羽，领教领教你震慑江湖的‘飞鹏拐法’！”

这根五色鸟羽一出，“白骨羽士”首先向“白骨天君”低声问道：“你看这根五色鸟羽，是不是当年‘天羽大师’唐一梦赖以成名的‘天禽五色羽毛’？”

“白骨天君”也自眉头微蹙说道：“除了唐一梦那怪和尚以外，武林中从未听说有人用鸟羽作为兵刃，二弟不妨略微提醒戚掌门人，叫他动手之时，小心一二！”

“白骨羽士”嘴皮微动，以“蚁语传声”功力向戚大招耳边说道：“戚掌门人留神，对方手中是昔年‘天羽大师’唐一梦仗以打遍江湖、名震天下的‘天禽五色羽毛’！此羽胜似宝刀宝剑，无坚不摧，‘天禽七巧招术’更属精妙绝伦，动手之间，务宜特别留神，不可丝毫大意！”

戚大招本来已对夏天翔略感头疼，如今听了“白骨羽士”暗中传语的这番话后，心中不由更添怙恹。

其实夏天翔为了实践对黄衣老人夏侯巽的诺言，要等过了这二月十六，才开始习练天羽上人所传的“天禽七巧招术”，如今用的仍是一般手法。

戚大招心中怙恹之下，不愿与夏天翔久缠，遂故意摆出一派掌门的身份，向夏天翔说道：“夏朋友虽然艺出名门，并获得昔年威震江湖的‘天禽五色羽毛’，但年龄究竟太轻，戚大招既不愿落个欺凌弱小之名，又不能不奉陪几手，倒叫我好生难处！”

夏天翔神光炯炯的俊目方自一翻，戚大招又复说道：“这样好了，我以震天派掌门人身份让你三招，然后彼此再互拆十招，倘若不分胜负，便算和局，双方换人再战！”

夏天翔闻言，正中下怀，因为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所传，都是稳扎根基、循序渐进的身法手段，以年龄火候所限，万难胜得过戚大招这等盖世魔头，至于“蔷薇使者”转注的神功，暨服食蜈蚣鳞丹元等圣药的灵效，也不过能使真气内力增强到略可与对方匹敌的地步，所仗恃取胜的，仍是天羽上人、“蔷薇使者”两位绝代奇人的心血结晶、妙用无方的“度世三招”及“蔷薇三式”！

衡己所长，也是宜于突出奇兵，速战速决，夏天翔自然对戚大招所提的办法立即同意。

戚大招因已尝过滋味，外貌虽仍狂傲托大，心中却着实对夏天翔深怀戒意，手横那根九鹏展翼钢拐，抱元守一，卓立如山地朗声说道：“夏朋友好生进招，三招以内，戚大招决不还手！”

夏天翔傲然进步，硬踏中宫，“天禽五色羽毛”举处，平淡无奇地向戚大招当胸缓缓点去！

戚大招吃了“白骨羽士”适才用“蚁语传声”加以警告的大亏，竟把这招根本平淡无奇的“倦鸟投林”，认成了妙化无方的“天禽七巧招术”。

越是看不透玄妙之处何在，戚大招便越是惊心，立意要等对方招式有所变化以后，再凭自己的功力相机应变，免得万一不慎，予敌手有机可乘。

夏天翔这招“倦鸟投林”本是随手发出，想看看对方如何应付，再相机发出辣手！反正戚大招既已当众声明先让自己三招，便可暂对本身安全不加顾虑。

如今突见“天禽五色羽毛”已将与戚大招横护当胸的九鹏展翼钢拐相触，对方仍无丝毫动作，不由心中一喜，左掌突翻，用出“蔷薇三式”中攻敌威力最强的“文君濯锦”，右手却凝足真力，以“天禽五色羽毛”向九鹏展翼钢拐拐身，猛然一划。

戚大招整副心神都在注意夏天翔手中那根昔年曾使江湖人物闻名丧胆的“天禽五色羽毛”有甚奇绝怪招，却未想到夏天翔会突用左掌攻击。

这一招“文君濯锦”，是“蔷薇使者”以毕生心血精研，威势自然极强，连“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都看得大出意外，吓了一跳。

尚幸戚大招功力深厚，不愧一派掌门，在对方猝然发难，奇险绝伦之下，蓦然吸气怪啸，一式“鹏搏九霄”，纵起庞大身形，带着那根重达百五十斤、粗逾鸭卵的九鹏展翼钢拐，闪出了一丈三四。

但他竭尽全力地避过了这招“文君濯锦”，却无法再复顾及手中的九鹏展翼钢拐，竟被夏天翔用“天禽五色羽毛”凝劲一划，把粗逾鸭卵的拐身，划裂一半。

“天禽五色羽毛”触物无声，又复锋利绝伦，故而己把九鹏展翼钢拐划裂五分有余，却使戚大招与夏天翔两人均自毫无所觉。

夏天翔见戚大招仓忙纵起，哪肯放松，身形晃处，又是一招“文君濯锦”，跟踪攻出！

戚大招的对敌经验何等老到，明知自己如此仓卒闪避，夏天翔必将不肯放松地追踪继续进手。

故而脚尖才点地面，一式“巧踩三星”，便已疾如闪电地转出数尺。

夏天翔第二招“文君濯锦”果然击空，怒啸掌风，贴着戚大招身后飘衣拂过。

这种情形之下，夏天翔招式业已用老，戚大招虽因不能还手，也可从容应付对方第三次攻势，但他老奸巨滑已极，却故意装做身形被夏天翔掌风带动，足下微一踉跄，以引诱对方匆忙赶发第三招，便较易闪躲，并在躲过以后，立即施展震慑江湖的“飞鹏拐法”，狂风暴雨般连攻十招，看看对方是否侥幸不死。

夏天翔江湖经验较差，果然中计，匆忙间猛然收式回身，第三次发掌攻向戚大招，用的仍是那招“文君濯锦”。

他三次均用一招“文君濯锦”之故，因尚立意要斗“白骨天君”，不愿事先把几招绝学一齐泄漏！

这一次戚大招更是成竹在胸，背后掌风才啸，人已宛如冲天急箭般高拔四丈有余，半空中提气转身，掉头飞扑，九鹏展翼钢拐“呼呼”劲响，抡成一片玄云，夏天翔前后左右三四丈方圆以内，全被这慑人的威势笼罩！

仲孙圣看得向仲孙飞琼微叹说道：“琼儿看见没有，再好的武功，必需辅以充足的江湖经验，才可发挥最大效用，你翔弟躁进失机，如今我真替他担心，不知是否能应付得了戚大招石破天惊的十招连袭？”

仲孙飞琼笑道：“爹爹不要替他担心，翔弟会飞，一式‘蔷薇飞’，便可脱出九鹏展翼钢拐的威势圈外，或者一招‘救苦救难’，也可以把对方的猛烈攻势轻轻化解！”

话音刚了，场中已生突变，有人头顶被九鹏展翼钢拐拐端的九只钢铸的展翼飞鹏击中，整个都被砸成肉酱，尸横就地！

这尸横就地之人，自然不是戚大招，却也不是夏天翔，而是远远立在场边的一位震天派门下弟子。

原来夏天翔三招全空，心中又气又急，尚未回身，一片劲急的罡风，已经拦头罩下，对方还手之快，使夏天翔不免暗暗心惊，准备施展“蔷薇三式”中的“蔷薇飞”，先行脱出险境，再作道理。

但心念才动，一缕锐啸劲风，已自头顶上端飞出数丈。

原来戚大招那根九鹏展翼钢拐虽然重达百五十斤，但大部重量都在拐端九只展翼飞鹏之上！

拐身既被夏天翔的“天禽五色羽毛”划得横裂五分有余，已难吃重，何况戚大招奋足神力，再一猛抡，拐身遂告嗒然断折，拐尾犹在戚大招手中，拐头却凌空飞出数丈，把个倒霉已极的震天派门下弟子，砸成肉酱！

夏天翔微微一愕之后，怎肯放过如此向戚大招奚落的良机，遂一阵狂笑说道：“戚掌门人，你们震天派中这位弟子，并未像那匹千里菊花青一般，赌输给我夏天翔，你何必也把他飞拐击死？”

戚大招脸皮再厚，也窘得无地自容，厉声一笑，翻起手中九鹏展翼钢拐的半截拐尾，便向自己的天灵击去。

夏天翔高兴万分地大笑说道：“后世若有人以当今武林事迹作为小说题材，这一回可以提要为：‘九鹏展翼砸死九首飞鹏，震天派掌门人自震天灵归位’！”

话音刚了，一缕劲疾寒风，突然点中自己胸前“将台穴”上，虽因衣内贴肉藏有一片“护穴龙鳞”，未曾受伤，但因寒风太强，仍被撞得往后踉跄

几步，被人伸手扶住。

夏天翔大惊之下，注目看时，只见“白骨三魔”中的“白骨羽士”，正夺下戚大招手中的半截钢拐，仲孙圣却在身后把自己扶住，满面关切的神色。

“白骨羽士”向冲孙圣阴阴一笑说道：“‘天外情魔’，贫道久仰盛名，我们把这一老一少送回棚去，便即下场一会如何？”

仲孙圣点头说道：“仲孙圣极愿领教高明，但戚掌门人的脸上神情，似是急怒伤肝，道长要仔细为他调治调治！”

“白骨羽士”看了嘴唇发乌、脸色惨白的戚大招一眼，淡笑几声答道：“贫道尚通医理，自会替戚掌门人调治，但我适才因愤于夏天翔过于刁钻刻薄，曾予薄惩，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命如游丝，魂游墟墓！”

夏天翔闻言大怒，正要还口，已被仲孙圣拦腰一抱，飞纵回棚，并附耳低声说道：“贤侄不要开口，你中了‘白骨羽士’所发的极为厉害的‘白骨阴风指’！”

夏天翔这才知道袭中自己心窝的那缕劲疾寒风，竟是“白骨羽士”所发的，能够洞石穿金，并使阴寒入髓，无法医治的“白骨阴风指”！

因仲孙圣神情如此关切，并抱持飞行，分明以为自己业已身受重伤，遂也低声笑道：“伯父放心，苍天有眼，不佑恶人！‘白骨羽士’所发那缕极为恶毒、在打中人以前无形无声的‘白骨阴风指’，正好被小侄藏在将台穴上的一片‘护穴龙鳞’所阻，故而丝毫未受伤害！”

仲孙圣闻言，这才放心，但回到看棚以后，却对夏天翔温言正色说道：“夏贤侄，你方才与戚大招过手之时，不但在料敌应变方面颇多不妥，即口头言语，也确如‘白骨羽士’所云，略嫌刁钻刻薄！我以你师傅同道好友暨你仲孙姊姊爹爹的身份，奉劝贤侄今后在武功上要对‘知彼知己’四字深下功夫！在为人处世上，则不应有失仁恕之道！须知纵然像你花如雪姊姊那般花样百出，也属于野狐参禅，不是什么大乘功果。”

花如雪闻言，恭身含笑说道：“恩师语重心长，弟子敬受训诲，今后改过便是！”

夏天翔初次当着这多武林奇侠被仲孙圣加以数说，虽然词色尚温，但语中份量极重，不由羞愧得俊脸通红，周身汗下。

仲孙圣见夏天翔这副神情，便又轻拍他的肩头，含笑发话说道：“贤侄不必如此愧窘，君子之过，何殊日月之蚀？像你这等年龄，能使震天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那样当众丢人，也极难能可贵的了！”

说完，又对一钵神僧笑道：“大师且与夏贤侄商量商量怎样抵敌‘白骨天君’之事，我要下场和那‘白骨羽士’一较短长去了！”

说完，便即飞身下场，等候“白骨羽士”出阵一会。

## 第二十八 章明争暗斗

夏天翔被仲孙圣安慰几句，心头虽已略解，但脸上仍有点讪讪地向仲孙飞琼身前走去。

目光注处，忽见灵猿小白业已完全复原，正偎在仲孙飞琼怀中，一人一兽，好生亲热。

夏天翔含笑说道：“仲孙姊姊，一钵神僧千年芝液的灵效，委实太妙，你看小白方才伤得那等厉害，如今却已完全好了。”

灵猿小白在仲孙飞琼怀中回过头来，以一双朱红的火眼盯着夏天翔，结结巴巴他说道：“我……已经……已经……好……好……了。”

夏天翔失惊得跳将起来，向仲孙飞琼诧然叫道：“小白怎会突然学会说人话了？”

仲孙飞琼尚未答话，“商山隐叟”赛韩康已在一旁接口含笑说道：“小白本极通灵，在你仲孙妹妹调教熏陶之下，几乎允文允武，无事不知，只是横骨未化，难吐人言，但此次受伤，恰在喉部，再借重一钵神僧的千年芝液，我遂略为费事，为它取去已碎的横骨，使成一只绝无仅有、能作人言的罕世灵猿，也算这震天大会上值得传述的一段武林佳话呢！”

夏天翔经过这一打岔，愧恧之念略除，遂坐在仲孙飞琼身畔，与群侠一同注目凝神地细看仲孙圣与“白骨羽士”之间的这场震天大会主力之战。

“白骨羽士”护送“九首飞鹏”戚大招回棚之后，仔细为他一诊脉象，知道仲孙圣所说不差，戚大招果因成名兵刃被毁，急愤难堪之下，怒气冲肝，真元微损。

遂赶紧取出身旁灵药，喂他服下，并好言安慰几句。

戚大招眼药以后，心神稍定，但想起自己那根成就盛名、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不禁仍是满脸痛惜及悻悻之色。

“白骨羽士”低声笑道：“戚掌门人不必气愤，对方今日集合峨嵋、少林、武当、罗浮、雪山等五派精英，再加上仲孙圣父女等人，自然不易应付！但以我们震天派的实力，若于会后个别击破，岂非想灭任何一派，都是易如反掌折枝么？”

戚大招钢牙一挫，点头说道：“真人说得有礼，戚大招立意在这震天大会以后，先灭武当，并把北溟门下的夏天翔小狗碎尸万段！”

“白骨天君”在一旁笑道：“这两件事儿均所不难，二弟先去给那‘天外情魔’仲孙圣吃些苦头，随后我再下场，倒看他们还有什么出奇的高手应敌。须知所谓四大掌门以及少林护法，都逃不出我‘摧心掌力’暨‘白骨神抓’的十合之外。”

“白骨羽士”微微一笑，飘身下场，这时仲孙圣已在场中意态悠闲地含笑相待。

“白骨羽士”见对方神情暇豫异常，知道“天外情魔”名不虚传，果是劲敌，遂也解躁静矜地微笑问道：“‘天外情魔’，我们怎么比划？”

仲孙圣笑道：“‘天外情魔’之号，我已屏弃不用，尊驾不妨叫我姓名便了，至于比划一举，因我们的身份毕竟要算一代宗师，不应徒事争胜，并须为武林后辈留下一些典范才是！”

“白骨羽士”看了仲孙圣一眼，点头说道：“我知道你花样颇多，尽管出题，无妨出得越刁难古怪越好。”

仲孙圣笑道：“‘白骨三魔’威震天下，仲孙圣亦可勉强谓名动八荒，彼此身份仿佛，我纵出题，也决不会占你丝毫便宜，或者由你出题，也是一样。”

“白骨羽士”摇头答道：“你既如此说，我还出题则甚？你出题，你出！”

仲孙圣一笑，说道：“我们也效法‘白骨仙子’与武当拿教弘法真人的那场比斗，以三阵定输赢如何？”

“白骨羽士”双眉一挑，应声答道：“慢说三阵，便是百阵千阵，贫道照样奉陪。”

仲孙圣笑道：“第一阵较量玄功，第二阵互换上几掌……”

“白骨羽士”见仲孙圣忽地沉吟起来，不禁讶然问道：“你怎么不说下去？”

仲孙圣眉梢一动，含笑答道：“我想把第三阵的题目出得新鲜别致一点。”

“白骨羽士”说道：“我早就说过，你把题目出得越刁难古怪越好。”

仲孙圣想了一想笑道：“这样如何，第三阵的比赛题目，是我们各自答复三项疑难问题，但其中两项必须是有关武功方面的。”

夏天翔闻言，不禁向仲孙飞琼低声笑道：“姊姊，你们简直成了问题世家。花如雪姊姊问了武当离尘子三个问题，窘得他投江自尽，你问了赛韩康老前辈三个问题，赢走了他的龙种神驹青风骥，如今老伯又要问‘白骨羽士’三个问题，我看‘白骨羽士’非要倒霉不可。”

仲孙飞琼方自白了夏天翔一限，场中的“白骨羽士”已向仲孙圣点头说道：“你这第三阵的题目出得确实新鲜，但不知是否由我们互相对问？”

仲孙圣笑道：“我们互相对问有什么意思？应该双方各选一后辈出场，向我们对换发问，这样也可使他们得些益处。”

“白骨羽士”听得微笑说道：“你这花样确实越来越有趣，但我们无妨事先把人选定好，我指定由我三妹门下的谭瑛师侄出场发问，你却指定哪个？”

夏天翔听到此处，又向仲孙飞琼笑道：“常言道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仲孙老伯一定指定姊姊出……”

话犹未了，突然听得仲孙圣的话音传来，说的竟是：“北溟门下夏天翔！”

夏天翔惊奇得失声叫道：“仲孙老伯恐怕找错了人，你们是问题世家，便不指定琼姊，也该请花如雪姊姊出场才好。”

仲孙飞琼笑道：“我爹爹不愿占人便宜，自然要避嫌疑，不能指定自己的爱女或是爱徒出阵，你如今既已奉命发问，倒看是否像我一般，赢来什么类似龙种灵驹青风骥那等神物异宝。”

赛韩康在一旁听得眉头微蹙，不禁看看“三手鲁班”尉迟巧，连连苦笑。

夏天翔则傲性忽发，向仲孙飞琼轩眉笑道：“琼姊，也许我会赢来一件比你那匹龙种灵驹青风骥更为珍贵之物？”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问道：“翔弟想赢‘白骨羽士’的什么东西？”

夏天翔应声答道：“我想赢那‘白骨羽士’的半世名头，或是一条性命！”

“冰魄神妃”茅玉清在一旁听得微笑说道：“夏老弟壮志雄心，委实可佩，但望你能如愿以偿，如今第一阵已将开始，我们务宜留神细看，像仲孙大侠与‘白骨羽士’这等绝世高人互较神功，确实说得上是此技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观呢！”

群侠闻言，均自齐往场中凝目望去。

原来此时仲孙圣已命场边侍应的震天派门下弟子，取来两大桶极细的黄

沙，及四十块上好的青砖。

“白骨羽士”一言不发，只在旁边含笑相视。

仲孙圣命人把四十块青砖，十块一叠地叠成四叠，然后把两大桶极细的黄沙倾倒在四叠青砖之前，高出地面，大约两尺，并堆成两座尖尖山峰的模样。

“白骨羽士”见状，向仲孙圣问道：“这一阵怎样较量？莫非是‘沙峰立足，妙震青砖’！”

仲孙圣反向“白骨羽士”问道：“真人是否觉得这样安排太俗？无法施展妙技！”

“白骨羽士”摇头笑道：“沙峰青砖虽不俗，但如何施展，却在人为，以我的功力，便是一片枯叶、半朵残花，又何尝不可显示神奇，惊世骇俗？”

仲孙圣笑道：“真人既然如此说法，我们且上沙峰，各以两叠青砖，略试功力。”

“白骨羽士”点头一笑，道袍微颔，飘上左边那堆两尺高的沙峰，悠然卓立。

仲孙圣也纵上右边的沙峰，向“白骨羽士”抱拳笑道：“我们先将欲在青砖上所试的玄功说明，然后施为，也好使后学容易了解，留些典范。”

“白骨羽士”含笑扬声答道：“贫道一切均照仲孙大侠所说，勉强学步就是。”

两位绝代奇客尚未比较玄功，就这相对数语，已使震天派群邪及赴会各派群侠，一齐叹服不止。

原来那两座沙峰，虽仅高约二尺，但系浮沙堆成，难承丝毫重量，纵然一叶之加，也会使沙下坠。

如今两人飘登沙峰尖顶，居然粒沙未动，轻功之绝，已足惊人！加上毫未见提气，并均能随意发话，还要凝劲击砖，武学之奇，岂非宛若神仙鬼怪？

仲孙圣面色一整，扬声说道：“我左右双掌，凌空微压以后，左边这叠青砖，除了最上一块完好如常外，第二、四、六、八、十，上半截成为粉碎，下半截保持完整。第三、五、七、九块，则上半截保持完整，下半截成为粉碎，右边这叠青砖的逢双砖数与逢单砖数所毁损及完整的情形，恰与左边上下相反。”

“白骨羽士”听对方竟能做到如此地步，不禁心内一惊，但怎甘当众示弱，遂赶紧一面暗凝“白骨摧心掌力”，一面接口说道：“我双掌微落后，左边青砖一三五七九完好如常，二四六八十现出透明的掌印，右边青砖则恰恰反是。”

群侠群邪听得一齐摇头，除了“白骨天君”以外，连“白骨仙子”在内，均自问无法作到这等地步。

仲孙圣等“白骨羽士”话了，两人相顾一笑，各自向身前左右两叠青砖之上，举掌凌空虚按，便即飘然落地！

仲孙圣身形落地，点尘不惊，“白骨羽士”则在举掌发力之时，足下略为滚落一些沙粒。

夏天翔喜道：“仲孙老伯赢了！”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摇头说道：“胜负之数，要看双方是否均如所说，能在青砖上显示功力而定。若照贫僧看来，恐怕第一阵是场平手。”

夏天翔想起“白骨羽士”要在青砖之上击出透明掌印之举，果比仲孙圣

的击砖成粉较难，不禁剑眉一蹙，默然凝目注视。

场边侍应的弟子，见二人业已施展玄功，遂把那四叠青砖，一块块地检查一遍。

检查结果，果与二人事先所说完全相同，群侠群邪不由发自内心地叫出一声暴雷大好。

仲孙圣目注直立地上、显出透明掌印的十块青砖，向“白骨羽士”叹服说道：“真人的‘白骨摧心掌力’委实炉火纯青，仲孙圣甘心认败。”

“白骨羽士”摇头笑道：“我这‘青砖现掌’之举或许比你‘击砖成粉’较难，但仲孙大侠所立的沙峰点尘未惊，我却因凝劲稍过，致把峰尖踏平一些，故而公平说来，这第一阵各有长短，胜负难分，我们还是再比第二阵吧。”

仲孙圣闻言，知道“白骨三魔”毕竟不愧为魔中巨擘，领袖群邪，分明极富心机，人颇凶狡，但在这当众对敌之际，仍不肯丝毫讨巧，致失身份。

如今既听“白骨羽士”催比第二阵，遂又请场中侍应弟子，再取来几巨桶黄沙，把场中铺成两丈方圆的一片沙地。

沙地铺好，仲孙圣笑向“白骨羽士”说道：“我们把招术身法、真气内力等融会施为，在这片黄沙阵上互拆百招如何？”

“白骨羽士”点头说道：“照仲孙大侠所说的打法，倘若百招不分胜负，再往下比，亦属无益。”

仲孙圣又复含笑说道：“我们为了提高兴趣，不妨事先估计一下，彼此拆完百招，大概要在这片黄沙阵上，留下多少脚印？”

“白骨羽士”笑道：“这‘沙阵对掌，自限脚印’一举，又极新鲜，我倒要先听听你的估计。”

仲孙圣应声微笑答道：“仲孙圣功力未臻化境，恐怕至少要留下二十个脚印，真人艺业通神，大概无需此数，照我所料，约莫十六个脚印，已经够了。”

“白骨羽士”闻言，纵声狂笑道：“‘北溟神婆’未至，‘风尘狂客’不来，不是贫道自诩，这震天大会之上，若论英雄，除去我大哥三妹以外，不过‘使君与操’而已，仲孙大侠名不虚传，是我生平仅遇的劲敌，你何必把贫道捧得太高，百招相搏，只留二十个脚印，已极难能，我们便均以此数为限如何？”

仲孙圣点头说道：“真人既然如此谦虚，我们就这样决定好了。”

话音刚了，“白骨羽士”忽又笑道：“我想在二十个脚印的限制以外，再加一有限制，不知仲孙大侠的意下如何？”

仲孙圣心内一惊，面上却若无其事地含笑问道：“真人有何高见？”

“白骨羽士”笑道：“我们除了脚印之数限于二十，并必须踏沙见底以外，可否加上‘足不扬尘’、‘身不扬尘’及‘掌不扬尘’等三项限制？”

仲孙圣知道“足不扬尘”是要踏沙见底以后，不准带起丝毫沙粒，“身不扬尘”是不准闪招避势之间衣襟带动尘沙，“掌不扬尘”则是不准出掌吐劲之时，把沙阵浮沙有所激动。

这三项限制之中，以“掌不扬尘”较易，最多避免施展阳刚劲气，改用阴柔无风掌力即可，“身不扬尘”则因足下皆是浮沙，两人又均宽袍博袖，业已极难，但最难的还是“足不扬尘”，试想“踏沙见底”留下脚印以后，一面须提防拆架对方攻势，一面又不能在举足之际，带动丝毫尘沙，简直艰难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

在如此艰难之外，还有二十个脚印的严限，也就是说两人过手之间，各于沙阵上踩满二十个脚印以后，一切腾挪闪展，进攻退守，均必须以这二十个脚印为准，在此之内，重复落足，等到百招拆毕，假若一方多留了半个脚印，或是踩乱了分毫，便把半世英名付诸流水。

故而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听完“白骨羽士”这番话后，不禁摇头苦笑叹道：“事无不可对人言，艺有未曾经我学。弘法平素尚效井蛙自诩，今日在这震天大会之上，却令我开足眼界，看来真该韬光养晦，善敛锋芒，八荒四海、三山五岳之中，远比我们高明之士，不知有多少呢！”

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冷笑道：“真人此言差矣，我们越是韬光养晦，这些魑魅魍魉便越是跋扈猖狂。群魔乱舞，世劫方殷，我们不但不宜灰心，更应力图进取，方可济世安良，降魔卫道。贫尼深愿诸位道友在震天大会了结，各归本派以后，除了本身赶紧痛下苦功，参研修为之外，并须打破惯例，把几桩非掌门人不得与窥的绝艺神功，公开传授门下弟子，以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能在他们身上大放异彩，扶持正气。”

弘法真人静静听完，站起身形，向冰心神尼肃容稽首说道：“大师一席至理名言，宛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不但贫道承教，武当受福，并望在坐诸位成本此意，一致努力。”

群侠感叹议论之间，一位武林大侠与一位盖代魔头，业已跃登到黄沙阵上，互相过手。

原来仲孙圣听完“白骨羽士”建议加上“掌不扬尘”、“身不扬尘”、“足不扬尘”等三项限制以后，一面暗自惊心警惕，一面却轩眉狂笑道：“棋逢对手，货卖识家。仲孙圣便把半世英名扔在这黄沙阵上，也算值得。”

“白骨羽士”此时也对仲孙圣的武功人品暗暗心折，闻言微笑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贫道纵横半世，未逢敌手，今日才知仲孙大侠确实高明，这场震天大会已集当世武林的各派精英，但放眼看来，敢照我们二十个脚印之数及‘掌不扬尘’、‘身不扬尘’、‘足不扬尘’三项限制，在黄沙阵上对拆百招者，又有几人？故而纵令你我之中有人命丧当场，豹死留皮，名垂千古，也算不得是憾事的了。”

仲孙圣含笑点头，静气凝神，六合归一地抱拳说道：“真人先请！”

“白骨羽士”也是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丝毫不敢怠慢，含笑答道：“仲孙大侠不必客气，我们一同上阵。”

语音了处，两位绝代奇客便即各展身形，同时飘登那方圆仅约两丈的黄沙阵上。

两人同时落身沙阵中央，相距四尺，足下自然点尘不扬，但谁也知道对方业已踏沙见底，留下了两个脚印。

“白骨羽士”委实不愧盖代魔头，身形刚落，攻势已发，双掌当胸，发出一招“闭门推月”，罡风厉啸，劲气逼人，竟然仍以阳刚掌力出手袭敌。

仲孙圣起始微愕，但立即恍然，看出“白骨羽士”十指后翘，掌心斜往上登，双掌又是当胸推出，这样打法，虽然用的是阳刚掌力，掌风凌厉异常，但所袭部位却是自己腰部以上，决不会把足下尘沙带得扬起。

对方心思这妙，发招这速，自己则双足刚刚踏沙见底，为了“足不扬尘”的限制，不便猛然退让，慢说身形被震，便是所着青衫被“白骨羽士”的掌风卷动，拂起丝毫尘沙，也要算是落了败着。

这种情势之下，仲孙圣疏忽失先，显已不妙，但他名非幸致，心思武学

两两超人，一口真气硬自丹田叫足，把最近研参有成的“太乙天玄神功”化成一片无形柔韧气网，斜张胸前，将对方掌力劲风托向上方，并就势换步欺身，还了一招“萧何问路”，右掌倏伸，照准“白骨羽士”的左肩拍去。

“白骨羽士”想不到仲孙圣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之下，竟能转危为安，还招进手，不禁点头大笑，连退了两步，闪过来招，沙阵上异常明显地现出了四只云头道履的脚印。

猛若虎兕，捷若猿猱，沉雄处若岳峙渊渟，灵妙处若龙翔凤舞，转眼间二人业已对拆五十来招，谁也不曾把足下浮沙弄得丝毫扬起。

左右两棚的群邪群侠正自一齐看得目瞪口呆，并各为己方人物提心吊胆之时，突然天不作美，刮起一阵强烈山风，把那两丈方圆的一片浮沙，吹得飞扬四散。

仲孙圣与“白骨羽士”同作龙吟长啸，飘身纵出沙阵，目光略一回瞥，不禁相对狂笑。

原来沙阵虽然已被山风吹毁，但所留的脚印，仍旧依稀可辨，两人目光微瞥，便均数清，每人一半，恰好正是四十之数。

他们这一互相钦佩地纵声狂笑，笑得群侠阵中最替仲孙圣担忧的仲孙飞琼，首先放下愁怀，螭首微偏，向夏天翔含笑说道：“翔弟，该你出风头了，不要忘记把‘白骨羽士’的半世英名带回来送我。”

夏天翔剑眉双扬，胸有成竹地应声笑道：“姊姊放心，我曾受你们‘问题世家’的熏陶，大概不会有失所望。”

语音方了，仲孙圣与“白骨羽士”已自分别传呼夏天翔及谭瑛出阵。

夏天翔应声纵出，“白骨仙子”的爱徒谭瑛也自左棚赶到场内。

仲孙圣向夏天翔及谭瑛笑道：“夏贤侄向‘白骨真人’问三项问题，谭姑娘则问我，但其中两项，必须与武学有关，其他一项，则由你们随意发问，不加拘束。”

夏天翔何等聪明，一听便知两项有关武学的问题，决难问倒“白骨羽士”，自己不妨善加利用，从中获益，也就是说如欲难住这位盖世魔头，非在另外那项不加拘束的问题之上，挖空心思不可。

主意拿定，一面心头盘算，一面向谭瑛笑道：“谭姑娘请先向仲孙老前辈发问便了。”

谭瑛闻言，也不谦逊，遂向仲孙圣恭身问道：“请教仲孙前辈，何谓‘三尸’？何谓‘六贼’，以及斩绝‘三尸’，驱逐‘六贼’之道。”

仲孙圣含笑答道：“知、情、意，谓之‘三尸’，色、香、身、味、触、法，谓之‘六贼’，综合言之，均系由‘情’所发，故而若能断‘情’，一切魔障，不绝自绝。”

谭瑛又复问道：“请教仲孙前辈，断‘情’之道，又复如何？”

仲孙圣叹道：“如欲断‘情’，必须先断‘身、口、意’三业，欲断‘身、口、意’三业，首须降‘心’，能使此‘心’虚极静笃，方可万念不生，一尘不染，‘心定龙归海，情忘虎隐山’，这种定心忘情之学，也就是内家无上神功、降龙伏虎之道与性命交修之门，但说来容易，作来艰难，慢说姑娘，便是我与你师傅师伯，近百年刻苦修为，又何尝能够跳出这‘情’字之外？”

夏天翔听得不由好笑，暗忖谭瑛简直有眼不识泰山，在“天外情魔”之前用“情”字质难，岂非江头卖水，班门弄斧，哪里会发生丝毫效力。

但念犹未了，谭瑛忽又发出第三个问题，扬眉朗声，含笑说道：“仲孙

前辈昔有‘天外情魔’之称，对于‘情’之一字，自具精辟独到的见解，谭瑛两问之下，已对内功修为，颇获教益，这最后一项问题，不敢妄作他询，仍在‘情’字之上，有所求教。”

仲孙圣笑道：“谭姑娘尽管请问。”

谭瑛双眉微挑，恭身问道：“何谓‘深情’？何谓‘淡情’？何谓‘真情’？何谓‘假情’？何谓‘悠然之情’？何谓‘黯然之情’？何谓‘极为悲苦之情’？何谓‘极为壮烈之情’？请前辈举例说明，以开茅塞。”

夏天翔闻言惊然一惊，暗想自己适才还在窃笑谭瑛发问不当，谁知对方居然心机极深，厉害无比。

这最后一项问题，共分八种不同之“情”，要随口举例答出，确非易事。

尤其仲孙圣以“情”成名，慢说答不出来，就是略微思索吞吐，也极难堪，万一“天外情魔”被人在“情”上问倒，便是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更刁钻的是谭瑛发问在先，她对“天外情魔”以“情”发问，岂不使自己相形之下，只好把预先想好的各种古怪疑难的问题，一齐推翻，必须临机应变地向“白骨羽士”发问其他适当题目。

夏天翔正在为难，仲孙圣业已于谭瑛说完以后，接口答道：“谭姑娘这八个‘情’字问得颇有意思，但我仓卒答复之下，却未必十分周到正确呢。”

话完，目光一注谭瑛，并略扫夏天翔，便即含笑道：“道义之交是‘深情’，酒肉之友是‘淡情’，虞姬别楚是‘真情’，季札挂剑是‘假情’，赏菊东篱，曳杖看山，是‘悠然之情’，河梁分袂，游子何之，是‘黯然之情’，渴饮胡天雪，饥吞北海毡，心存汉社稷，施落犹未还，是‘极为悲苦之情’，至于‘极为壮烈之情’，似乎可推文文山‘正气歌’中的‘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作为代表的了。”

这一番话儿，听得谭瑛默然垂头，恭身而退，心中暗对这位“天外情魔”钦佩不已！

“白骨羽士”见谭瑛三项问题俱已问完，遂向夏天翔微笑道：“夏老弟，如今该你向我发问，尽管挖空心思，问得越难越好。”

夏天翔笑道：“道长请放心，谭姑娘对仲孙前辈问得并不算难，我也不會對你过份刁钻古怪的。”

说到此处，蓦然灵机一动，身形晃处，施展出适才曾经连用三次，向“九首飞鹏”戚大招发动攻击的“蔷薇三式”中威力最强的“文君濯锦”。

“白骨羽士”讶然说道：“你怎的不发问题，却施展招式身法则甚？”

夏天翔笑道：“我方才施展这招手法，连向戚掌门人进攻三次，但均未得手，故而第一个问题，便是向道长请教，这招攻敌手法有无缺陷？”

“白骨羽士”想不到夏天翔所发的问题如此实际，但又不能不答，只好眉峰略蹙说道：“你这招手法精妙异常，无甚缺陷，对方若非功力高出你两成以上，及过手经验丰富多多，必难招架，但据我看来，你好像新练未久，在‘沉稳’二字方面尚差火候，变化亦稍欠灵妙，否则，适才戚掌门人会略微吃亏，也说不定。”

夏天翔知道“白骨羽士”对自己的缺点所在，批评得丝毫不错，遂恭身受教，又施展了一招“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的“度世三招”中的“救苦救难”，向“白骨羽士”笑道：“夏天翔第二个问题是向道长请教我这招防身手法可有漏洞，譬如与‘白骨天君’过手，能不能化解得开对方的雷霆一击？”

这个问题，简直匪夷所思，把位“白骨三魔”中的“白骨羽士”问得双

眉紧聚，答道：“你这招防身手法更为精妙，毫无漏洞，对方若非功力高出你五成以上，任何攻势也能化解，但我大哥若以全力进攻，因为双方功力悬殊太甚，你纵可仗此精妙招术幸逃一死，也必将身带重伤。”

夏天翔闻言，因知对方决非虚言恫吓，不由对那“白骨三魔”之首“白骨天君”暗暗添了几分警惕。

“白骨羽士”目注夏天翔，怪笑道：“你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最好多想一想，问得难点，否则我与‘天外情魔’这三阵相较，又将毫无胜负。”

夏天翔笑道：“方才谭姑娘三度发问，未离‘情’字，夏天翔也不会超越她这范围。”

“白骨羽士”愕然说道：“难道你还要施展一招什么招式？”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第三个问题，是向道长请教，我方才所施展的一招攻敌手法及一招防身手法，叫什么名称，是何门派？”

这一个问题，竟把这位“白骨羽士”问得张口结舌，呆在场中，作声不得。

他虽从夏天翔所用的“天禽五色羽毛”之上，猜出这两招颇为精妙的怪异招术，至少有一招可能与“天羽大师”唐一梦有关，但却苦于既拿不准，又叫不出名称，只好满面通红地顿足一叹，带着谭瑛，废然转身回左边看棚而去。

夏天翔正在得意高兴，仲孙圣却轻拍他的肩头，含笑低声说道：“夏贤侄，震天大会已近尾声，对方‘白骨三魔’中最难缠难惹的‘白骨天君’即将出场，我们赶紧回棚与各派掌门商议应敌之策。”

说完，遂与夏天翔一同携手纵回本阵。

夏天翔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姊姊，小弟幸不辱命。”

仲孙飞琼听出夏天翔这“幸不辱命”四字之中，充满了得意的神情，不由微微一笑说道：“难怪翔弟得意，你这三项问题，即景生情，拙中取巧，确实极为高明，比那谭瑛所问强多了。”

夏天翔摇头笑道：“姊姊不要对我谬赞，小弟此次幸不辱命之故，是因‘白骨羽士’的见识才学，毕竟比仲孙老伯略逊一筹，那谭瑛心机极深，她想以‘情’问倒‘天外情魔’，尤其那最后的八个‘情’字，更是刁钻之极，若非仲孙老伯洞明妙理、满腹经纶，真难应口答出。”

仲孙圣在一旁笑道：“夏贤侄不要往我脸上贴金，‘白骨三魔’果然名不虚传，我在前两阵中，便几乎把一世微名断送于‘白骨羽士’手下。”

说到此处，转面对峨嵋、雪山、罗浮、武当四派掌门，及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庄容说道：“震天大会已近尾声，我想不必等‘白骨天君’出场，就先由夏天翔发话叫阵，激他一下。”

“雪山冰奴”冷白石蹙眉说道：“仲孙大侠欲以夏天翔老弟对付‘白骨天君’，是否过于冒险？”

仲孙圣神色凝重地点头答道：“当然冒险，但若由别人出手，危险更大，我为了保全各位掌门的盛名及一派威望，只好命夏贤侄与一钵神僧联手施为，以身试险，不过吉人天相，神道昭昭，也许在他们随机应变之下，无甚奇灾大厄。”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蓦然双目略轩，念了一声“无量佛”，向雪山派掌门申屠亥、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峨嵋派掌门玄玄仙姥及少林护法净觉禅师等人，含笑发话说道：“三位掌门及少林护法，贫道有桩建议。”

申屠亥等几乎异口同声说道：“真人请讲！”

弘法真人神色一肃，发话说道：“如今震天派实力奇强，群魔乱舞，‘八莫妖王’轩辕烈又在勾结域外诸邪，窥视中原，蠢蠢欲动，我们肩负降魔卫道的重责，除了本身亟应充实以外，是否应该在年轻一辈中，选择根骨灵秀之人，造就出几位出群拔萃的绝世好手？”

申屠亥、冰心神尼、玄玄仙姥及净觉禅师，一齐点头示意。

弘法真人继续问道：“夏天翔老弟与仲孙飞琼姑娘的武功造诣及根骨心性，是否称得上是绝代奇材，足够承受前述培植？”

三大掌门与少林护法又复毫无异议地一致点头。

弘法真人目光一注夏天翔及仲孙飞琼，正色说道：“既然诸位同意贫道的看法，我便要求各以一桩绝艺传赠夏老弟及仲孙姑娘，因为他们虽然一个是名师之徒，一个是名父之女，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各将镇派神功相传，仍可使他们多所参究，获得不少益处。”

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首先说道：“贫尼愿传罗浮派绝学‘般禅掌’。”

雪山派掌门申屠亥笑道：“我传‘九转天寒神功’。”

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说道：“我传峨嵋派敝帚自珍的‘天玄剑谱’。”

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念了一声佛号，含笑说道：“贫僧无甚绝学，只好以‘一指禅’凑凑数儿。”

弘法真人含笑屈指说道：“般禅掌力、九转天寒神功、天玄剑谱、一指禅，这四种绝学之中，恰好缺拳，我传赠武当派的‘百步神拳’便了。”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闻言，不禁双双含笑对视，喜心翻倒！

弘法真人又复说道：“诸位既已决定，请将各种神功的参究秘书就，等夏老弟斗毕‘白骨天君’，即行以此为贺便了。”

冰心神尼等人如言各自准备，夏天翔也兴高采烈地施展轻功，一纵而出。

他纵到石坪中央，向巍然端坐主棚的“白骨天君”抱拳高声说道：“北溟门下弟子夏天翔敬请‘白骨天君’答话。”

“白骨天君”侧顾“白骨羽士”、“白骨仙子”及“九首飞鹏”戚大招等，冷笑道：“这娃儿连连侥幸之下，竟然得意忘形，前来找死，其实我便为他一破往例，有何不可？”

语音方了，身形已如电掣云飘，轻轻落在场内，目注夏天翔，晒然问道：“你们棚内那些平素自诩的武林大侠怎无一人出头？却叫你这小辈前来送死？”

夏天翔愤然说道：“‘白骨天君’，请你尊重自己的身份，夏天翔为了你轿外所悬、横额所书的‘北溟丧胆’四字，该不该向你耍些公道？”

“白骨天君”狂笑道：“该向我要些公道的应是‘北溟神婆’皇甫翠，以你这种年龄、这种功力，哪里够格？”

夏天翔扬眉答道：“有志不怕年轻，无能枉活百岁。”

“白骨天君”哈哈一笑道：“你想死不难，可惜我一向不对后辈出手。”

他说话之时，绝世功力业已潜聚右掌，准备夏天翔只要犯傲逞强，说出能使自己有所借口之语，便把对方立毙掌下。

但夏天翔福至心灵，偏偏不发平时的狂傲之气，只是含笑说道：“你既嫌我年轻辈低，我便再找一位帮手好了？”

这两句答话颇出“白骨天君”意外，使他愕了一下，方始点头说道：“你把你的帮手叫来给我看看！”

夏天翔转身面对本棚，含笑叫道：“有请一钵大师，你的生意来了。”

一钵神僧手托种植千年九叶紫芝的紫色玉钵，应声纵出，面含祥和的微笑，飘落场内。“白骨天君”以为夏天翔所说的帮手定是曾经折辱自己手下“丧门黑煞”宇文洪的仲孙飞琼，决心等她来时，一齐击毙，也好消恨。

但如今一钵神僧一来，却不禁又颇出意外，讶然蹙眉道：“你们以为两人联手，便足和我一战么？”

夏天翔摇头笑道：“一钵大师生平从不打人，他只是下场挨打而已。”

“白骨天君”听不懂对方的语意，诧声问道：“他既不打人，却来挨谁的打？”

夏天翔笑道：“除你以外，谁还能够把一钵大师打得过瘾？”

“白骨天君”仍颇感迷惑他说道：“他专门挨打，岂不吃亏？”

夏天翔道：“不会吃亏，由你打他，由我打你，这样不就极为公平了么？”

“白骨天君”哦了一声，点头说道：“这种方法倒也别致，原来你们两个是一个专门打人，一个专门挨打。”

夏天翔晒然笑道：“你到现在才听明白，足见在灵性修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白骨天君”怒道：“夏天翔，你不要口舌尖利，须知你虽然专门打人，也未必能占便宜！”

夏天翔双眉一剔，大笑道：“我知道，我会提防你‘白骨摧心功’的回元反震之力。”

“白骨天君”冷然说道：“知道就好，我们准备开始，我不先发招，每在你打我一掌以后，我才还击他一掌。”

夏天翔喜形于色说道：“你同意我所提议的这种办法？”

“白骨天君”眼皮一翻，傲然说道：“为什么不同意？最多不出三招，你们之中，专门打人的双臂俱断，五脏震碎，专门挨打的则骨化形销，尸成肉酱。”

一钵神僧静静听到此处，方始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贫僧静待施主超度。”

“白骨天君”目光一注他手托的玉钵，发话问道：“你既专门挨打，自应竭力提防，怎么还不放下手中紫色玉钵？”

一钵神僧正待答言，夏天翔业已抢先说道：“你们震天派内拔鸡毛、端烟袋的朋友太多，一钵大师恐怕他倘若放下玉钵，又会像灵猿小白的龙鳞金甲一般被人偷走。”

“白骨天君”反被夏天翔讽刺得脸上一红，但却无法还口。

一钵神僧含笑说道：“贫僧的这只玉钵一向不离手，施主三招之数，未必能够逼得贫僧抛却此物。”

“白骨天君”厉声大笑，目注夏天翔喝道：“你们既然均是泥蛙之见，坐井观天，怎的还不动手？”

夏天翔笑道：“我这打人的还未着急，你这挨打的怎么反倒等不及了？”

语音了后，微一凝神，向“白骨天君”含笑说道：“我这就发掌，你必须好生准备，不可丝毫大意！因为我打不了你，是理所当然，但万一得手，你这震天派首席护法却颜面扫地，无法下台，可能羞愤自尽，要请一钵神僧替你念往生咒了。”

“白骨天君”方自听得心头火冒，但转念一想，又觉夏天翔所说句句有

理，居然释躁静怀，宁神待变。

夏天翔点头笑道：“你如今这副神情，才像一位‘白骨三魔’中的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四字甫出，招式随发，真力暗凝，一掌当胸，缓缓推去。

夏天翔由“白骨天君”及“白骨羽士”所表现的功力之上，推测出“白骨天君”的一身武学定然惊神泣鬼，罕世无俦，遂毫不怠慢，第一招用的便是“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度世三招”中的“大慈大悲”奇招。

“白骨天君”何等身份，自然识货，一看便知这招缓慢的掌式之中所含的变化极为奥妙难测！凭自己的眼光经验，既看不透，威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遂不肯以身试险，轻撄其锋，竟在夏天翔一切变化均未发动之前，施展“天魔无影身法”，肩头略晃，便自横飘丈许。

身形飘出，就势袍袖轻挥，挥出一片微风，向一钵神僧吹去。

夏天翔想不到“白骨天君”突对自己重视警惕起来，躲避得如此快法，以致不及追击，只好收掌叫道，“大师当心，这位震天派首席护法的一身功力，实非泛泛可比。”

一钵神僧手托紫色玉钵，面含微笑，仿佛对夏天翔警告之语充耳不闻，对“白骨天君”向自己凌空挥袖之举，也宛如未觉。

“白骨天君”功力果然惊人，那片微风起初几乎无形无声，但拂到距离一钵神僧身前四五尺远之际，竟突发厉啸，并由徐转疾，变成一片洪烈的罡气，威猛绝伦地当胸卷到。

一钵神僧单掌当胸，一声“阿弥陀佛”，身形倏然凌空，仿佛是被对方的袖风卷起，落向一丈四五以外一样。

但直等他足尖点地，不仅原来的姿势丝毫未变，连所着的僧袍也未见任何飘动，神态简直暇豫已极。

夏天翔看出一钵神僧的这种身法正是“蔷薇三式”中的“蔷薇飞”，但却远比自己施展得灵活而神妙。

心中赞叹之余，好胜的傲性突发，功力聚到十一成左右，蓦然一式“文君濯锦”，又向“白骨天君”攻去。

“白骨天君”因对夏天翔这招“文君濯锦”业已看过多次，知道不易闪躲，又复自恃所练的“白骨摧心功”的回元反震之力，遂索性面含微笑，坦然受掌。

夏天翔掌力已然袭中“白骨天君”的前胸，突觉真气大震，脏腑翻腾，一只右掌也自酸疼欲折。

这种情形不由惊得他倒退三步，赶紧静心卓立，调气归元。

但“白骨天君”也想不到夏天翔的真气内力有如此之强，竟被当胸一掌打得退了半步。

这半步之退，业已足够使“白骨天君”脸红，他又羞又恼之下，欲对一钵神僧出气，遂在冷笑声中再度出手。

“白骨天君”这次拂袖与上一次不同，他未再卖弄玄虚，出手便是一大片撼山震岳的厉啸罡风，横空卷去。

“白骨天君”的袖风虽强，却无奈一钵神僧的身法太妙，“蔷薇飞”二度施为，凭虚御风般飘然飞出两丈。

夏天翔引气归元之后，傲气仍自未消，纵身猛扑“白骨天君”，施展出了“度世三招”中最后一招“普渡众生”。

这一招绝学综合众妙，威力太强，“白骨天君”看得好不心惊，只得再度施展“天魔无影”及“五行大挪移”等身法，轻灵无比地闪出三丈。

他两度拂袖无功，知道这位一钵神僧对于挨打方面果有专长，自己非用心机，无法挽回颜面。

心意既定，遂在空中发劲，表面三度拂袖，威势比前更强，但却暗自袖中屈指弹出一缕奇劲罡气，直袭一钵神僧手中所托的紫色玉钵。

一钵神僧也是一时疏忽，因见“白骨天君”三度拂袖，亦欲二度施展“蔷薇飞”，故而凝神提气相待。却未想到对方会觑准自己手中玉钵发出“弹指神通”的无形劲气。

弹指劲气自较怒卷罡风先到，等一钵神僧感觉有异之际，闪让已自不及，手中剧震，一阵裂玉脆响起处，那只紫色玉钵显出几条深长的裂缝。

一钵神僧俊眉双挑，方自含怒欲待发话，但那片怒卷的罡风又已排空涌到胸前，只好仍复施展“蔷薇飞”，吸气轻身，随风颯去。

夏天翔看出一钵神僧脸色有异，以为他受了暗伤，忙自纵到一钵神僧身旁，蹙眉问道：“大师怎么样了？”

一钵神僧看了手中紫色玉钵上的几条裂缝一眼，双眉略轩，向夏天翔含笑说道：“夏老弟且在一旁为我掠阵，我要向‘白骨天君’请教几句。”

话完，单掌当胸，宣了一声佛号，目注“白骨天君”，冷然问道：“夏天翔老弟只攻了施主三招，施主为何特殊加惠贫僧，在袖风三拂以外，添了弹空一指？”

“白骨天君”知道自己一时把算盘打错，如今被对方据理责询，当着举世英豪，却以何辞设辩？

一钵神僧见“白骨天君”脸涨得通红，无词可对，遂又复指着掌中所托紫色玉钵，冷笑说道：“贫僧生平倚仗此钵成名，如今既被施主暗算毁去，只好破除向不与人争斗的往例，为此钵报仇，要与施主硬拼三九二十七掌！”

“白骨天君”正苦于无法下台，闻言不禁暗喜，一阵厉声狞笑道：“你若能与老夫硬接三九二十七掌，我便赔你这只玉钵就是。”

一钵神僧问道：“我这只玉钵是整块和阗美玉所琢，当世绝无仅有，你却如何赔法？”

“白骨天君”傲然说道：“用老夫顶上人头或‘白骨天君’四字赔你，大概总抵得过一只玉钵！”

一钵神僧摇头说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我不要你的顶上人头，但却请你将‘用白骨天君四字作赔’的意义，详细解释一遍。”

“白骨天君”说道：“这意义就是：若真能与硬拼三九二十七掌之数，老夫从此隐姓埋名，永不出世。但你也必须记住其中的‘硬拼’二字，不能仍像适才那等躲躲闪闪。”

一钵神僧点头笑道：“我们就照这种办法，当着举世豪雄，互作一搏。”

夏天翔听得提心吊胆，把一钵神僧拉向一旁，异常关切地低声说道：“大师，这老魔头委实功力绝世，我觉得……”

一钵神僧微笑说道：“夏老弟不必担心，我从老魔头袖风三拂之内，业已自知可以硬接三掌。”

夏天翔咦了一声说道：“大师，你怎么有点糊涂了？你与‘白骨天君’所订的赌约不是硬拼三掌，而是三九二十七掌。”

一钵神僧笑道：“老弟聪明绝顶，应该知道我只要能接‘白骨天君’三

掌，便可再加九倍，接得住他三九二十七掌，借此机会使这老魔一再当众出丑，无法食言，从此深隐，岂不为武林消除杀劫，弭祸无形，成就一桩莫大功德？”

夏天翔闻言，不禁迷惑异常，暗想一钵神僧所说只要能接得住“白骨天君”三掌，便可再加九倍，硬拼二十七掌之语，却是何意？

在他疑思莫解之际，一钵神僧业已缓步向前，要与“白骨天君”展开这三九二十七掌狠拼的惨烈之战了。

夏天翔因已无法阻止，只得高声叫道：“大师既欲与强敌硬拼，且把玉钵交我保管好么？”

一钵神僧回头看他一眼，眼光中充满神秘地微微含笑道：“无须夏老弟代劳，我要一手托钵，向‘白骨天君’请教！”

夏天翔天生颖悟，绝顶聪明，一触一钵神僧的神秘眼光，不禁微动灵机，暗想一钵神僧既已自知最多能够硬接“白骨天君”三掌，却又偏与对方约定硬拼三九二十七掌之数，其中必有什么禅机妙谛。

而根据三九二十七掌之数推测，这禅机妙谛，必然与“九”有关。

夏天翔心中想到“九”字，目光却与一钵神僧所托、已被“白骨天君”弹指罡风击出几条裂缝的紫色玉钵相触。

一触之下，灵机又动，想起一钵神僧钵中所植的千年芝草共是九叶，他既要一手托钵，一手拼斗“白骨天君”，莫非是想借助这九叶芝草之力？

夏天翔刚刚悟透一钵神僧的巧妙打算，那位群魔魁首“白骨天君”业已借机提聚玄功，全身皮肤几乎变得比那绛雪岩头的经年积雪还白。

一钵神僧虽然胸有成竹，但因深知“白骨天君”的“白骨摧心掌力”非同小可，遂也提聚自己向不施展的佛门神功“迦叶金刚手”，凝神戒备。

“白骨天君”冷笑一声，袍袖拂处，右掌当胸疾推，一股武林中罕有其匹、阴寒无比的劲气狂飚，厉啸划空，倏然出手。

一钵神僧见对方来势太强，右掌翻处，忙亦发出十二成的“迦叶金刚手”功力，加以抵御。

“迦叶金刚手”虽是佛门绝学，上乘神功，但因“白骨天君”的功力已达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境，故而两股掌风一接，“白骨天君”岸然未动，一钵神僧却拿桩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白骨天君”厉声笑道：“想不到你竟真能接我一掌，但这才是开始，距离三九二十七掌之数，还早得很呢！”

话音了处，第二掌又已击出，从那划空锐啸的风声听来，便知似比第一掌更为强劲。

一钵神僧为诺言所缚，不能倚仗奇妙身法闪避，只好硬拼，亦自凝聚“迦叶金刚手”功力，再度迎敌。

这一次掌风互接，周围地面，黄沙飞扬，“白骨天君”的长髯袍服，一阵飘动，一钵禅僧则“腾腾腾”连退三步。

“白骨天君”双眉一挑，毫不放松地三度发掌。

一钵神僧则利用这刹那之间，自紫色玉钵中拈了一叶芝草，入口咀嚼，也三度发掌硬抗。

第三掌的情形更觉不妙，“白骨天君”丝毫未动，神采飞扬，一钵神僧却被他绝世无双的“白骨摧心掌”，把身形震得飞出七八尺外。

“白骨天君”仰首云天，纵声狂笑道：“何必三九二十七掌之数？大概

再有三掌，我便可以超度你早了尘缘，西归极乐。”

语音甫落，掌风又啸，使得观战的群侠，一齐凝神注目。

其中“巫山仙子”花如雪是一钵神僧的同心道侣，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是一钵神僧的方外知交，更特别为他提心吊胆。

但一钵神僧倚仗所服的一叶“千年芝草”，业已恢复功力，含笑发出“迦叶金刚手”，硬抗“白骨天君”的“白骨摧心掌力”。

第四掌的结果，与第一掌完全相同，一钵神僧只是足下微退半步。

“白骨天君”微觉愕然，双目神光一闪，第五掌、第六掌、又复连续发出。

一钵神僧神态安详，从容相抗，但在接完第五掌后，仍自摘服了一叶芝草。

“白骨摧心掌”与“迦叶金刚手”两般武林绝学，连连硬抗，罡风狂啸，劲气排空，石破天惊，神嚎鬼哭。

左右两棚之中的群侠群邪，包括“白骨羽士”、“白骨仙子”，以及仲孙圣等，无不屏息凝神，注视着双方成败。

展眼间，“白骨天君”业已发出第二十一记“白骨摧心掌”，而一钵神僧手托的紫色玉钵之中，只剩下两叶千年芝草。

“白骨天君”在发出第十八掌后，掌风便已不若先前强劲，似乎略现疲态。

一钵神僧接完第二十一掌，突然稽首当胸，向“白骨天君”深深一礼说道，“施主虽然功行深厚，炉火纯青，但像这等竭力施为，连发二十一掌，精神气力方面，定已损耗不少。”

“白骨天君”双眼一翻，仍自傲然说道：“我精力虽有损耗，但仍足够再发六掌。”

一钵神僧含笑点头说道：“施主固能再发六掌，但贫僧钵中芝草尚存两叶，我事先曾加精密计算，每叶芝草的灵效，足抵施主三掌之威。”

“白骨天君”经过这二十一掌的考验，已知一钵神僧所说乃是实言，不由嗒然不语。

一钵神僧又复恭身笑道：“得放手时且放手，能抽身处便抽身。以施主这等功力修为，倘若不涉江湖风险，跳出名利场中，傲烟霞，侣松竹，抱明月，啸清风，岂非陆地神仙？……”

“白骨天君”虽是盖世魔头，但修为已到火候，灵性极高，一钵神僧语犹未了，他便如醒醐灌顶，脸上戾气全消，祥光焕发，偏头向自己带来的四名壮汉大笑拍手叫道：“轿来，轿来！”

四名壮汉将“白骨天君”来时所乘的大轿如飞抬到。

“白骨天君”伸手把轿外所悬那副“天外情魔三招殒命，风尘狂客一掌飞魂”的对联翻转，提笔重书了“此去永为敛手客，不作江湖名利争”等十四大字。

那块“北溟丧胆”的横额，也改写成“世事如棋”，然后飘然入轿，向一钵神僧及左右两棚中的群侠群邪微微一笑，便由四名壮汉抬起，往祁连山外走去。

群侠见状，不由一阵嗟叹，仲孙圣点头说道：“世事如棋，不着才是高手……”

话犹未了，一钵神僧已与夏天翔回归本阵。

群侠除了对一钵神僧纷纷赞誉之外，并由武当掌教弘法真人，雪山派掌门申屠亥，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峨嵋派掌门玄玄仙姥，少林护法净觉禅师等人，把所书的“百步神拳”、“九转天寒神功”、“般禅掌”、“天玄剑诀”、“一指禅”等五种绝艺秘诀交给仲孙圣，请他转授夏天翔、仲孙飞琼，俾有大成，为武林中放一异彩。

一钵神僧见状笑道：“诸位既然如此爱护夏天翔老弟及飞琼世妹，贫僧索性也用这残余的两叶千年芝草凑凑热闹。”

说完，转对夏天翔、仲孙飞琼笑道：“这株千年芝草，被我连摘七叶，以致所余两叶的灵效已告大减，故须由我细加培植，使其恢复元气之后，再行赠送夏老弟与飞琼世妹服食，好在群魔乱舞、世劫方殷，等你们各种功行成熟，准备与震天群邪及域外诸魔、‘八莫妖王’轩辕烈等互见最后真章之时，请来巫山朝云峰头，寻我便是。”

夏天翔、仲孙飞琼闻言，一面向一钵神僧及弘法真人等各位前辈，深深致谢，一面也均感觉到所负众望越深，肩头降魔卫道之责也就越重。

仲孙圣向五大门派群侠含笑说道：“这场震天大会，到此已该结束，我们也应各回本派，督促门下弟子努力用功，准备应付未来更艰难的局面了吧？”

群侠一齐点头，仲孙圣遂走到棚口，微提真气，向对棚中震天派掌门戚大招抱拳笑道：“戚掌门人，这场震天大会至此似可暂作结束，仲孙圣代表同来诸位，向戚掌门人告退。”

“九首飞鹏”戚大招既因自己成名得意兵刃九首展翼钢拐被毁，又因“白骨天君”被一钵神僧劝说得去却名利之心，撒手而去，感觉意兴阑珊，那“白骨羽士”却在他耳边低声狞笑道：“戚掌门人不要懊丧，你且答应‘天外情魔’，结束这场震天大会，然后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灭了武当，再把雪山、罗浮、少林、峨嵋等派，各个击破，武林霸业岂不仍在震天派的手内了吗？”

“九首飞鹏”戚大招闻言，双目凶光闪处，雄心又振，起身向仲孙圣抱拳说道：“震天大会就此结束，诸位请恕戚大招招待不周，我们绿水青山，再图后会。”

一群聚集举世群英的震天大会，至此便告结束，群侠群邪，遂告风流云散。

群邪方面另有毒计，暂时不提，群侠方面也知武林浩劫将至，来日定有大难，一齐含笑为别，各作准备。

展眼间，祁连山口只剩下仲孙圣、仲孙飞琼父女，及夏天翔三人。

夏天翔因自己三位红颜知己之中，鹿玉如踪迹不知，霍秀芸存亡未卜，最亲热的仲孙飞琼也要互作长期分袂，不由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两只大眼中含满了晶莹泪水。

仲孙圣何等识趣，见状微笑说道：“琼儿与夏贤侄且略微倾谈，我和小白去把青风骥与大黄找来。”

话完便即含笑飘身而去。

仲孙圣这一走，夏天翔再也忍不住满腹离情，握着仲孙飞琼一只素手，泪珠儿扑簌簌地直往下落。

仲孙飞琼何尝不是满腹离怨，但为了安慰夏天翔，却不得不愁埋心底，笑上眉梢，嫣然说道：“翔弟，你怎么了？刚才恶斗‘九首飞鹏’戚大招、

舌战‘白骨羽士’的豪气英风，而今安在？”

话音刚落，夏天翔便即苦笑说道：“琼姊，你何必故作矫情，难道我们分袂在即，你心中就没有一些惜别伤离之感么？”

仲孙飞琼听他这样说，也不禁眼圈微红，但仍含笑说道：“我自然也很难过，但八荒四海的凶恶魔头纷纷出世，武林重劫将临，我若不随爹爹参究‘太乙天玄神功’，如何能与你并辔江湖，卫道降魔，济民救物？”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目注夏天翔，无限深情地缓缓说道：“再说翔弟的恩师皇甫神婆功行圆满，即将解脱，你也应该赶往北溟，恭送仙游，一尽弟子之道，不能为了儿女之情，有所延误，万一去得稍迟，人天永隔，却怎生补报那罔极师恩呢？”

这一番话儿听得夏天翔全身汗下，赶紧扬眉说道：“琼姊不要把我看得太不成材，我怎敢误了恭送恩师仙游之事？但我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时何地才得重聚，有些令人情难自己。”

仲孙飞琼笑道：“翔弟不要如此惜别伤离，我把‘太乙天玄神功’参悟得略有成就以后，便会纵辔江湖，到处寻你。”

说完，把方才震天大会之上，武当、峨嵋、雪山、罗浮四派掌门及少林护法净觉禅师所书的百步神拳、天玄剑谱、九转天寒神功、般若禅掌、一指禅等五种绝学秘诀取出，递与夏天翔，含笑说道：“翔弟，这五种绝学是五大门派珍视无比的不传之秘，你先拿去参研好了。”

夏天翔摇手不接，微笑说道：“琼姊跟随老伯参研‘太乙天玄神功’之余，正好连这五种绝学一齐参究，又有老伯在旁指点，定可事半功倍，我则有多事待办，一时间无法参研及此呢。”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翔弟，你有什么多事待办？”

夏天翔屈指数道：“第一件大事，自然是赶往北溟神山，恭送我恩师仙游成道。”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恩师罔极，理所当然。”

夏天翔又复说道：“在这第一件大事之中，必然附带有许多其他事故，诸如我恩师成道之前，必有绝技相传，及代她老人家完成什么未了心愿。”

仲孙飞琼笑道：“这些确是意料中事！”

夏天翔屈指又道：“第二件大事，应该是精研‘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的‘天禽七巧秘籍’，不然，等到五年以后，怎样去往泰山南天门，赴那黄衣老人夏侯巽之约？”

仲孙飞琼瞿然说道：“不是翔弟提出，我倒几乎忘怀此事，黄衣老人夏侯巽性情刚愎，好胜心极强，五年后的泰山南天门之约，确应未雨绸缪才妥。”

夏天翔往下说道：“第三件大事是我在参研恩师遗学及‘天禽七巧秘籍’之余，似应对鹿玉如的踪迹下落及霍秀芸的生死存亡略微打探。”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探查鹿姑娘及霍姑娘的下落存亡自极重要，不但翔弟对此应该尽力，便是我与爹爹也会多方探听的呢。”

说到此处，目注夏天翔，缓缓笑道：“这三件大事，已够翔弟……”

话犹未了，夏天翔业已笑道：“不止三件，我还有第四件事呢。”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说道：“第四件事？我倒猜不出，这件事儿有关哪一方面？”

夏天翔笑道：“难怪姊姊猜不出来，这第四件事是与小白有关。”

仲孙飞琼闻言，恍然问道：“翔弟难道是想替小白夺回那件‘护穴龙鳞’”

所织的金甲？”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对‘东瀛三矮’中‘金刀津二郎’及‘身毒双怪’中‘赫尼甘鲁’的无耻行为，委实痛恨已极。”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说道：“这二人虽然可恨，但一个远在东流，一个远在身毒……”

夏天翔不等仲孙飞琼说完，便即接口笑道：“琼姊放心，我不会独飘大海或远去身毒，但这两个无耻东西的行踪，倘若在中原勾留，我却要夺回‘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并为小白报那一掌之仇。”

仲孙飞琼听夏天翔要替小白向“东瀛三矮”夺回“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并报一掌之仇，眉峰微聚，想了一想，自贴身处解下三片“护穴龙鳞”，递与夏天翔，以一种异常关切的神情说道：“翔弟，‘大别散人’所遗的‘护穴龙鳞’共是三十六片，除了用三十片为小白编织软甲以外，其余六片主鳞我们每人各分三片，倒也仗它抵御过几次危机！如今我随爹爹深山学技，无需此物，不如一齐送你，因为身毒武功别成一派，照小白所受伤势看来，着实颇为阴毒的呢。”

夏天翔接过那三片“护穴龙鳞”，觉得尚有余温，知是刚从仲孙飞琼贴身处揭下，不由感激得凑向唇边，一面亲吻，一面喃喃说道：“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海会枯，石会烂……”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不住亲吻自己贴身所佩的三片“护穴龙鳞”，方自玉颊微红、芳心微醉之际，忽又听他喃喃念起什么“天会老，地会荒……”之语，不由讶然问道：“翔弟，你在念些什么？”

夏天翔情思如醉地目注仲孙飞琼说道：“我是在背诵‘蔷薇碑文’，我觉得姊姊与我的感情，就像这碑文的最后一句‘至爱纯情，不会磨灭’！”

仲孙飞琼嗯了一声，点头道：“这‘蔷薇碑文’说得真对，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海会枯，石会烂，但心心相许的至爱纯情，确实永远不会磨灭。”

这一双小儿女正沉醉在纯情至爱之中，仲孙圣业已携同大黄、小白及青风骥缓缓走来。

夏天翔见仲孙圣已来，知道不能再复留恋，何况念及恩师，亦自心驰北溟，遂一振英风豪气，暂遏儿女情思，向仲孙圣父女恭身道别。

仲孙圣轻拍夏天翔的肩头，含笑说道：“夏贤侄这样才是英雄本色，你们年事尚轻，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则情天比翼，来日方长，何在乎这区区小别？”

说到此处，目光在爱女仲孙飞琼及夏天翔身上深深一注说道：“欲合先离，不离不合，至爱纯情，同证真觉，但无论何事，在得到圆满结果之前必多枝节，你们还是利用这年余小别，各自努力参研，尽量充实自己，应付日后意料中的诸般魔劫才好。”

夏天翔恭身受教，正欲动身，仲孙飞琼忽然叫道：“翔弟，你此去北溟，千里迢迢，且把我的青风骥骑去好么？”

夏天翔满面感激神色，摇手笑道：“琼姊伺候伯父，觅地清修，哪里少得了这匹龙驹宝马，小弟赶赴北溟神山，尚须渡海，故而无需此马，倒是天涯之大，海角之广，将来琼姊艺成，我们却在何处相会呢？”

仲孙飞琼想了一想说道：“如今约定相见之地，到时恐有变化，这样好了，俟我艺成再入江湖之际，先去巫山朝云峰，探望花如雪姊姊，告以行踪，

翔弟不就容易探询了么？”

夏天翔点头赞同，遂含着两眶情泪，与仲孙圣、仲孙飞琼父女彼此分袂。

仲孙圣、仲孙飞琼父女率领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及青风骥等，觅地清修，参研“太乙天玄神功”之事，暂时不提。且说夏天翔餐风露宿、戴月披星地赶往北溟。

夏天翔是孤儿，自幼便蒙“北溟神婆”皇甫翠抚育教养，师徒感情自然极为深厚。

如今既知恩师成道在即，才与仲孙圣父女分别，遂展尽脚程，想把千里关山，尽速飞渡，以便可在恩师座前多瞻仰几日颜色。

但思师有泪，缩地无方，夏天翔心力交瘁，飞驰千里，赶到北溟神山，终究费了不少时日。

夏天翔一路急赶，便是深恐自己来得太晚，万一恩师业已成道，永隔人天，岂不终身抱恨？

如今已到北溟神山，并已到了“北溟神婆”皇甫翠独居修道的听涛小筑之外，却目注那两扇紧闭的柴门，站在离门数尺之处，心头狂跳，迟迟不敢举步。

听涛小筑背山面海，四周怪石飞泉，奇松茂竹，景色绝佳，夏天翔独立在这从小生长之地，不禁益念恩师，怆然泪下。

就在他疑思满腹，凄凄惘惘，又想上前扣环，又有所不敢之际，听涛小筑内突然有个苍老弘亮的口音叫道：“门外是翔儿回来了么？”

夏天翔听得正是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口音，不禁喜得心头狂跳，哪里还顾得扣门，高应一声，飘身越墙，一头便自撞进独坐屋中、面含微笑的“北溟神婆”怀内。

皇甫神婆伸手抬起夏天翔下额，看他几眼，蔼然微笑说道：“翔儿，你如今已有三位红妆知己，屡经奇险，名震江湖，怎的仍是这等顽皮？难道不怕我怪责你私下北溟神山之罪么？”

夏天翔双膝点地，跪伏在皇甫神婆的蒲团之前，一面泪落如泉，一面哽咽说道：“恩师如今疼爱翔儿都来不及，哪里还会责怪？翔儿只恨身无双翼，不能从祁连山终雪洞前飞来，多多侍奉恩师几日。”

皇甫神婆抚摸着夏天翔的头，含笑说道：“震天大会之期是二月十六，我还想不到你能这么快赶来，我们师徒大概尚有半月之聚。”

夏天翔闻言，因与十余年相依为命、对自己既是恩师又无殊慈母的“北溟神婆”皇甫翠仅有半月相聚之期，心头不禁一阵奇酸，泪落如雨。

皇甫神婆虽然已将成道，勘透尘关，世情尽淡，但与夏天翔份属师徒，情如母子，见他对自己这等孺慕思深，也不禁感动得双睛之中微微湿润。

夏天翔忽然想起恩师已将成道，不宜再动七情，倘若被自己孺慕之思勾起尘念，误了正觉，岂不是天大罪过？

想到此处，满身冷汗一出，满眶热泪齐收，赶紧岔开话头，向皇甫神婆微笑说道：“恩师遇见仲孙师叔以后，便即回转北溟，勤参正果，大概对震天大会的经过，不会清楚。”

皇甫神婆笑道：“我自归北溟，即未离此半步，自对震天大会的情形一无所知，但从你可以平安赶回，未受丝毫伤损一端看来，可能仍是天道好还，邪消正胜。”

夏天翔摇头答道：“正派群侠与震天群邪，在震天大会上只是象征性的

交手，业已试出群邪势力极强，少林、武当、罗浮、雪山、峨嵋等五大门派，合则均安，分则均危，最可怕的便是震天派若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则武林中将满布血腥，肇造无边浩劫。”

话完，遂把自己下山所经的情形，震天大会上一切经过，向恩师细细叙述。

皇甫神婆听完，既对爱徒所获各种罕世奇遇表示欣慰，又对点苍、祁连两派合组震天派后实力膨胀，并与海外群凶勾结之事，表示忧虑。

眉头深蹙，沉思片刻以后，向夏天翔缓缓说道：“照翔儿所说，震天大会的最大收获，自然要算一钵神僧运用巧思妙技，气走‘白骨天君’，使其当众声言永不出世，但‘白骨天君’虽走，震天派内还有‘白骨仙子’及‘白骨羽士’等白骨双魔，威势之强，仍非少林、武当等任何一派所能抗御，何况‘八莫妖王’轩辕烈又被海外群凶尊为盟主，觊觎中原，此人……”

夏天翔接口说道：“翔儿好像记得曾听恩师说昔年会过这位‘八莫妖王’？”

皇甫神婆点头说道：“我昔年在西南边境确曾会过这位‘八莫妖王’，此人功力之高，是我生平所遇的唯一劲敌。”

夏天翔听得方一皱眉，皇甫神婆又复说道：“令人可虑的是，‘八莫妖王’轩辕烈除了本身功力绝高，并善养奇毒蛇虫，手下并有几位身负奇材异能的怪人为其辅佐。”

夏天翔听得越发皱眉，“北溟神婆”又复说道：“翔儿也不要为‘白骨双魔’及‘八莫妖王’轩辕烈等厉害无比、穷凶恶极之事过份提忧，邪不胜正，理所当然，善恶到头，自然有报，你虽奇遇甚多，但我在这与你即将分别之时，亦当有所传授。”

夏天翔仰头目注“北溟神婆”皇甫翠慈祥恺悌的面容，缓缓说道：“翔儿不想获得恩师传授什么罕世绝学，只想侍奉恩师把这半个月光阴，好好度过。”

皇甫神婆闻言，不禁又流露满面慈祥的微笑，轻轻抚摩着夏天翔的头，和声说道：“翔儿怎的这等痴法？我来问你，你师傅平素性情如何？”

夏天翔道：“恩师平素对翔儿疼爱备至，对外人则高傲刚强无比。”

皇甫神婆点头笑道：“翔儿既然知我性情，则更应该知道我在化去以前，不会不留一些东西给你，以使你光扬北溟门户。”

夏天翔也知恩师必有绝艺相传，遂索性偎在恩师兼慈母皇甫神婆的怀中问道：“恩师这样说话，翔儿哪敢不遵，但不知恩师要留些什么东西给我？”

皇甫翠微笑说道：“我自与你仲孙师叔互相推敲以后，业已练成了‘乾天气功’中威力最强的‘乾天一指’。”

夏天翔深知“乾天一指”的威力之强，几乎不可想像，足以傲视寰宇，遂惊喜不禁地问道：“恩师打算传我‘乾天一指’？”

皇甫翠点头笑道：“我除了留给你一册‘北溟心法’以外，再传你‘乾天一指’。你对‘北溟心法’之上的各种本门神功，可照书参研，循序渐进，但对‘乾天一指’却需加紧苦练，旦夕不辍，因为据我所料，你若不把‘乾天一指’练到十二成火候，便休想能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一较长短。”

夏天翔因恩师刚傲无比，如今一再虑及“八莫妖王”轩辕烈，遂知道这位被海外群凶尊为霸主的轩辕妖王，定比“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还要难斗，心中深自警惕之下，剑眉双蹙，向恩师问道：“恩师，要

想把‘乾天一指’练到十二成火候，约莫需要多少时日？”

皇甫翠微笑说道：“这种绝世神功，倘若从头下手，最少也要有三十年左右的参研，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十年”三字，方自听得夏天翔眉峰双聚，皇甫翠又复笑道：“翔儿不要发愁，你的情形不同，一来先天禀赋太好，二来得我悉心真传，三来自幼即对‘乾天气功’打好深厚基础，四来得奇遇太多，功力突飞猛进，有了这四桩与众不同的优越条件，自然不能以常理论断，照我估计，下上三五年苦心，纵难炉火纯青，功力也可达到十成以上了。”

夏天翔这才欣然色喜地说道：“三五年光阴还可，倘若恩师要叫我等到三十年后才能去斗那轩辕妖王，却真要把我急死了呢。”

皇甫翠笑道：“翔儿这种急躁心情，完全像我，须知北溟门下只有你这唯一传人，要想替我争气，把本派武学光扬江湖，却应该特别发愤努力的呢。”

说到此处，忽又想起一事，向夏天翔含笑问道：“翔儿，你私下北溟神山之际，悄悄偷走的那颗‘乾天霹雳’现在何处？”

夏天翔脸上一红，撇嘴答道：“自从‘蔷薇使者’老前辈告知翔儿，那颗‘乾天霹雳’是毫无用处的贗鼎之物，已被我摔下武当幽壑……”

语音未了，忽又笑道：“但恩师这颗乾天至宝，委实威震八荒，翔儿颇有几次身蹈危机，便仗着那块石头，吓退群邪，安然脱险了呢。”

皇甫翠笑道：“我道成坐化以后，一共留给你三样物件，就是‘乾天心法’、‘乾天一指’及一颗货真价实的‘乾天霹雳’。”

夏天翔闻言，深感师恩罔极，眼泪汪汪地目注北溟神婆皇甫翠说道：“恩师，你对翔儿这样恩重如山，偏又道成在即，却叫翔儿怎生答报？”

皇甫翠轻拍夏天翔的肩头，柔声说道：“翔儿，你我份属师徒，情如母子，哪里谈得上‘报答’二字？只要你能匡扶正义，誉满武林，光扬北溟门户，便是我的莫大安慰。”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站起身形笑道：“我们不要尽说这些惜别伤离之语，翔儿凝神专注，我如今便传你本门‘乾天气功’中的最高神技‘乾天一指’。”

夏天翔深知恩师对自己期望极殷，遂也不敢丝毫怠忽，凝神学习。

这“乾天一指”的威力既然强大无比，其中妙理，自极深玄，夏天翔百虑齐收，潜心十日，竭力参研，方算得窥门径，可以从此旦夕加功，循序渐进。

皇甫神婆见爱徒下山以来，不仅人品出落得比先前更为英挺俊拔，资质亦更颖悟，不禁笑颜逐开，宽慰无已。

但夏天翔却因能与恩师聚会之期只剩五日，心中难过已极，虽然学会傲视寰宇的绝代神功，却依然时时在眉目之中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孺慕之情。

十五日光阴，逝如流水，“北溟神婆”皇甫翠到期果然道成坐化，夏天翔哀恸万分之下，为恩师妥善料理身后各事以后，便自带着那册“北溟心法”及“乾天霹雳”，离却北溟神山，又复踏入险恶无边的江湖之中。

## 第二十九 章终南三煞

夏天翔再入江湖，首先便闻得一桩惊人噩耗。

这桩噩耗，就是震天派倾全派之力，并得护法“白骨羽士”之助，于震天大会以后的半月之内，突袭武当！武当派猝不及防，几致全灭，弘光道长暨一尘子在三元观内当场战死，掌教弘法真人亦身受“白骨阴风爪”重伤，被几位派中弟子冒死救走，不知下落。

夏天翔闻耗之下，不由大惊，暗想震天群邪果然不仅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并且还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地立即下手。

如今武当既遭重劫，则震天群邪的第二目标，却不知指向何处？

夏天翔微一思索之下，决定先赴罗浮，一面探望“凌波玉女”柴无垢，一面也可报知噩耗，促请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等，对震天群邪提高警觉，加深戒备。

主意既定，夏天翔遂立即赶往罗浮，一路之上，对恩师所授的“乾天一指”，依然朝夕精研，不敢稍有怠忽。

等他赶到罗浮当地，尚幸震天群邪鞭长莫及，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等人，均自安然无恙。

冰心神尼闻得武当遭劫，弘光道长、一尘子双双战死三元观，弘法真人身受重伤、不知所终的这桩惊人噩耗，不禁眉头深蹙，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想不到震天群邪竟敢这等倒行逆施，我倒要好好设法防范他们会对罗浮发动突袭。”

夏天翔因未见“凌波玉女”柴无垢，遂讶然问道：“冰心大师，我柴姑姑呢？”

冰心神尼笑道：“你柴姑姑陪同‘龙飞剑客’司徒畏去往点苍，祭奠‘慈心羽士’管三白，并设法重振点苍道统。”

夏天翔闻言，剑眉双皱说道：“若照大师这等说法，似乎要对我柴姑姑及司徒大侠赶快接应，因为铁冠道长虽已身为震天派副掌门人，但对点苍的一切动静，必仍极为注意，万一……”

冰心神尼不等夏天翔说完，便自接口说道：“夏老弟所虑极是，我已派人去请秦师叔，等他老人家到来，再决定因应之策便了。”

话音方了，庵外业已响起“万梅老农”秦乐圃的“哈哈”大笑道：“我久闻这位夏天翔老弟侠骨非凡，可惜黄山会上只是匆匆一面，今日倒要好好看他一看。”

人随声进，双手把住夏天翔的肩头，但忽然发现冰心神尼与夏天翔均是面带重忧，遂松开双手，向冰心神尼讶然问道：“夏老弟带来了什么讯息，使得你们脸色如此沉重？”

冰心神尼蹙眉答道：“师叔，夏老弟带来噩耗，震天群邪果如我们所料，企图将各大门派分别消灭，并已首先选择武当下手。”

“万梅老农”秦乐圃说道：“震天群邪侵犯武当的结果如何？”

冰心神尼道：“因有‘白骨羽士’助纣为虐，武当猝不及防，遂遭重劫！弘光道长与一尘子战死三元观中……”

秦乐圃因与弘光道长交情颇厚，以致听到此处，便连连扼腕，顿足问道：“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如何？”

夏天翔答道：“弘法真人身中‘白骨羽士’的‘白骨阴风爪’，被门人

冒死救走，不知所终。”

秦乐圃听得咬牙说道：“武当首遭重劫，震天群邪得意之下，可能还要倒行逆施，罗浮、祁连距离虽远，却也不能不作防备。”

冰心神尼说道：“震天派先袭武当之故，大概是因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以‘紫阳神功’震伤‘白头罗刹’鲍三姑之举，结仇太深，又加上‘白骨仙子’三阵较技的恩怨。故而我料他们在未对距离较近的峨嵋、雪山两派有所举措以前，不致先动罗浮。倒是夏老弟适才所说，柴师妹与司徒大侠的点苍之行，危机太大，极需要加以策应。”

秦乐圃听得不住点头说道：“夏老弟说得有理，掌门人请自酌量，策应柴师侄及司徒大侠之举，是由我亲去点苍，还是另派旁人为当？”

冰心神尼笑道：“震天群邪如此猖獗，我想留在此设法参谒本派业已绝缘世事甚久的‘梅花老人’前辈。求他老人家有所指点，关于策应柴师妹与司徒大侠之事，可否劳动师叔大驾与夏老弟同作西南之游？”

秦乐圃点头笑道：“你这种想法有理，如今已到邪正不能两立，冰炭无法并容之际，‘梅花老人’纵或不肯出山，也该贡献出他那灵妙无方的‘梅花三宝’，略微扶持正义才对，至于点苍之行就由我与夏老弟去与柴师侄等打个接应便了。”

冰心神尼见师叔肯与夏天翔同去，不由颇为高兴，含笑说道：“事贵神速，师叔既然愿作万里之游，最好立即动身，但这位夏老弟艺高胆大，一路上难免多事，师叔要对他时加注意才好。”

“万梅老农”秦乐圃看了夏天翔一眼，“哈哈”笑道：“师侄放心，我与夏老弟两人力虽不足硬闯魔窟、扫荡群魔，但路上倘若遇见那些魔崽子们，却要好好收拾几个，以剪除群魔的羽翼，杀杀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

冰心神尼也知师叔秦乐圃外和内刚，并与弘光道长交好甚厚，自闻武当噩耗，已动真怒，遂含笑说道：“世劫方殷，群魔乱舞，正邪势难两立，冰炭不能相容，彼此已到决战关头，师叔如有所遇，尽量放手歼除，自属正理。”

说完，“万梅老农”秦乐圃回转所居，略微收拾行囊，便与夏天翔下得罗浮，同往西南进发。

这一老一少，在性情方面居然颇为投缘，秦乐圃见夏天翔在长途疾赶之下，无论如何辛劳疲乏，依旧朝夕练功不辍，不禁连连赞道：“夏老弟如此资质，再加如此勤练，无怪在年轻一辈的人物之内，独秀群伦……”

话犹未了，夏天翔便即接口笑道：“老前辈不要对我谬赞，若论聪明才智，我不但赶不上我仲孙飞琼姊姊，便与另两位红妆知己也只在伯仲之间，好像两仪灵秀之气，大半钟于女儿之身呢？”

秦乐圃虽因留守罗浮，未曾参与震天大会，但有关各事，多半均已听得冰心神尼叙述，故而闻言笑道：“夏老弟所说的另外两位红妆知己，可是‘风尘狂客’厉清狂暨‘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的爱女鹿玉如和霍秀芸么？”

夏天翔微一点头，但想起鹿玉如踪迹难知，霍秀芸死生未卜，不由触动情怀，心中一阵惆怅，脸上也立刻现出凄惶的神色。

秦乐圃何等江湖经验，一看夏天翔脸上的神色，便知自己提起鹿玉如、霍秀芸两女，勾动了这位痴情少侠的愁肠，遂赶紧岔开话头，含笑问道：“夏老弟每日晨昏用功不辍，大概把我掌门师侄相传的‘般禅掌力’也练得颇有成就了吧？”

夏天翔摇头笑道：“震天大会上，虽蒙各派前辈传授了般禅掌、九转天寒功、一指禅、天玄剑谱以及百步神拳等五种绝艺神功，但我已请我仲孙飞琼姊姊携往深山，在仲孙老前辈指导之下先行研练，故而夏天翔对罗浮绝学‘般禅掌’，还未得窥门径！”

秦乐圃听夏天翔一再提起仲孙飞琼，不禁微笑说道：“这位仲孙姑娘是名父之女，我也久闻其名，虽尚缘悭一面，但已可意料得到必是一位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绝代侠女。”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这位仲孙妹妹足可当得起仁慈宽厚、秀外慧中之誉……”

话方至此，忽然想起鹿玉如、霍秀芸何尝不也是秀外慧中，只在仁慈宽厚方面比不上仲孙飞琼雍容大度而已。

秦乐圃见夏天翔在提到仲孙飞琼意兴飞扬之际，忽然又转愁思，不禁讶然道：“夏老弟，你在想些什么？”

仲孙飞琼、鹿玉如、霍秀芸等三位红妆侠女在夏天翔心头上的份量，自以仲孙飞琼最重，其次则数曾与他在大巴山洞有过合体之缘的鹿玉如，至于霍秀芸则因根据“三手鲁班”尉迟巧所说的情况，根本毫无生机，只待证实死讯，故而屈居末位。

如今仲孙飞琼侍父用功，无忧无虑，霍秀芸身遭大难，已别人天，比较容易勾惹起夏天翔相思烦恼的却又是鹿玉如跃居首席。

夏天翔一怀念鹿玉如，便联想起“绛雪仙人”凌妙妙对自己所说的“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四语，不禁抬头目注“万梅老农”秦乐圃，缓缓说道：“秦老前辈，我们的点苍之行能不能略微绕路？”

秦乐圃含笑说道：“绕路有何不可，但不知夏老弟欲往何处？”

夏天翔道：“我想去趟终南死谷。”

秦乐圃诧然问道：“老弟要去终南死谷作什么？难道与人订了什么决斗之约？”

夏天翔把鹿玉如失踪之事及“绛雪仙人”凌妙妙对自己指点的四处所在，向“万梅老农”叙述一遍，并蹙眉说道：“这‘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四地以内，我已去过‘昆仑之巅’。如今却想再去‘终南死谷’看看。”

秦乐圃听得摇头笑道：“‘绛雪仙人’凌妙妙对老弟指点的这四处所在，委实太以奇妙，慢说‘寂灭之宫’尚在虚无缥缈之间，便是这个‘终南死谷’，似乎也决非鹿玉如姑娘遁世隐居之所的呀！”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如此说法，好像对那终南死谷颇为熟悉。”

秦乐圃笑道：“武林中人谁不知终南死谷之名，谷中阴风凄凄，白骨如山……”

夏天翔接口问道：“据江湖人言，终南死谷的山中白骨之中，几乎无一不是武林名手。”

秦乐圃点头说道：“能入终南死谷，必擅‘缩骨神功’，能擅‘缩骨神功’，必系武林名手，何况除了生死之仇，谁也不愿约在终南死谷交手。”

夏天翔不解问道：“我到过终南死谷，那地方幽僻绝伦，好像是个互相决斗的理想所在地。”

秦乐圃笑道：“地方虽颇为理想，兆头却嫌不祥，因为凡属互相约定进入终南死谷较量之人，多半均两败俱伤，双双化作谷中白骨。”

夏天翔闻言笑道：“照老前辈这样说法，上次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与点苍掌门铁冠道长终南死谷双方苦斗，结果均告无恙之事，还算难得的呢。”

秦乐圃笑道：“岂只难得，数十年来，尚无类似之事，故而我掌门师侄对于夏老弟感激不尽。”

夏天翔摇头笑道：“这桩事儿夏天翔不敢居功，全是一钵神僧之力，若非他以千年芝液祛解‘天荆毒刺’的剧毒，冰心神尼真难在铁冠道长的巧妙安排之下逃脱劫数。”

秦乐圃想起这段旧事，确颇惊心，长叹一声道：“魑魅居心险，江湖冷箭多，倘若明面动手，艺不如人，死无所憾，最可怕的便是这般不择手段的无耻魔头，专门潜施鬼蜮，暗地伤人，夏老弟务须以所经所见为鉴，处处谨防，不可倚仗身负绝学，丝毫大意。”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对震天群邪的那些鬼蜮手段，委实看得不少，并也悟出甚多对付之道，但愿在这一路之间，不要过于平安，能够有机会把他们歼除几个，我们也好略遣寂寞。”

这一老一少均都喜事，结果终如所愿的出了事故。

但事故不是发生在他们旅途之中，而是发生在他们抵达终南死谷之后。

秦乐圃尚未来过终南死谷，夏天翔却是轻车熟路，引领着秦乐圃，度壑穿峰，越山过涧，便到了终南死谷秘洞口外的那泓由瀑布坠积的清潭附近。

夏天翔在远远之处，便以手遥指说道：“秦老前辈你看，此处东北三面均系排云峭壁，两面则是匹练垂天的三折飞瀑，近潭底处瀑后，有个深黑洞穴，便是终南死谷的入口。”

“万梅老农”秦乐圃叹道：“造化之巧，确实神奇，倘系不知底细之人，谁会知道这洞内藏有一座不知埋葬多少武林高手的终南死谷？”

夏天翔一面与秦乐圃援藤缒葛，直下深潭，一面笑道：“秦老前辈，那瀑后秘洞左右两边的山壁之上原来镌有图画，左壁画的是柳梢斜颺、似受微风的垂柳，右壁画的是两只合捧的人掌。”

秦乐圃笑道：“两只合捧的人掌，是我掌门师侄的暗记，那枝垂柳大概代表点苍一派的‘回风舞柳剑法’，定是铁冠道长所镌的了。”

夏天翔点头笑道：“老前辈猜得不错……”

话犹未了，突的愕然住口，因为身到潭底，已可看见瀑后左右洞壁的人掌及垂柳表记均已削平，换成了两行字迹。

左边壁上写的是：“此谷已封。”

右边壁上写的是：“入谷者死。”

“万梅老农”秦乐圃见字，眉峰略聚，咦了一声说道：“照这字迹看来，终南死谷果然成了什么人物的隐居之所。”

夏天翔微一思忖，摇头说道：“虽然谷中显然有人居住，但从这‘入谷者死’四字的狂妄语意推断，隐居其中之人，又决非鹿玉如了。”

秦乐圃笑道：“既然如此，我们还进不进这终南死谷。”

夏天翔双目一翻，神光四射，傲然说道：“就凭这‘入谷者死’四个字，我们也该进去看看，其中究竟住的是什么凶神恶煞？”

秦乐圃点头笑道：“入谷也好，我也想看看对方叫我们怎么死法？”

夏天翔神功暗凝，与“万梅老农”秦乐圃相偕入洞，并把“红云蛛丝网”准备妥当，随时应用。

洞中黑暗异常，两人因诚心向隐居谷中之人较劲，无需蹑足潜踪，遂在

入洞之后，均把火折晃着。

夏天翔笑道：“点苍、祁连两派合组震天派后，聚居祁连，‘白骨三魔’中，则‘白骨天君’住在大巴山天魔壑，‘白骨羽士’住在娄山恶鬼峡，‘白骨仙子’住在哀牢山朱竹谷，‘八莫妖王’轩辕烈等一些海外妖邪则又远居异域，我真想不出这终南死谷之中，住的又是什么牛鬼蛇神，魑魅魍魉。”

秦乐圃笑道：“如今武林中多年未曾出世的奇人怪客，纷纷重现江湖，我们怎能尽皆相识？但这种征象，却显示出不久的将来，必有一番空前浩劫。”

边说边行，经过四五转折，洞中有层石壁阻路。

秦乐圃指着壁上那尺许圆洞笑道：“这种设施，分明人为，故而终南死谷之中，起初必是哪位遁世高人的隐居秘地，只不知为何被武林人物当作殊死决斗的场所罢了。”

说到此处，夏天翔忽然高举手中火折，含笑说道：“老前辈请看，这洞口上方，也有八个大字。”

秦乐圃抬头看时，只见洞口上方，镌有一个骷髅、两根白骨，白骨之上，则镌着“奉劝来人，到此止步”等两行字迹。

夏天翔笑道：“这意思大概是说，若不止步，立化骷髅，但夏天翔生来爱闯阎王殿，不惧鬼门关，我倒偏要进洞试试！”

说完，双臂一振，周身骨节微响，便立即施展“缩骨神功”，向那个小洞之中钻进。

但人才入洞，蓦然迎面吹来一股劲风，风声极为尖锐，似有无数飞针之类强袭而至。

夏天翔冷笑一声，“乾天气功”凝处，张口喷出一股无形真气。

他因迭经奇遇，功力之深，连对“九首飞鹏”戚大招都未遑多让，所喷的无形真气，自然极强，把整个小洞尽皆布满，硬将袭来的劲风挡逼回头，撞向洞壁，发出一阵极为轻微的“叮叮”脆响。

这阵“叮叮”脆响，听在夏天翔耳内，越发使他知道自己所料不差，果是什么淬毒飞针之属。

夏天翔钻过石洞，飘身落地，微笑说道：“秦老前辈放心过来，这洞穴中虽有埋伏，业已被我破去了呢。”

秦乐圃也自施展“缩骨神功”钻过小洞，顺手拔出一根青色细针，细看两眼，眉头一蹙，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所说的埋伏，是不是这种青色细针？”

夏天翔点头说道：“正是此针，秦老前辈莫非认出它的来历了吗？”

秦乐圃摇头说道：“我并拿不准此针来历，但却认为与当年绿林道三大败类中的‘七手夜叉’牛郎源所用的暗器路道相似。”

夏天翔因“七手夜叉”牛郎源之名，自己从未听过，遂不由好奇的向“万梅老农”秦乐圃微笑问道：“老前辈所说的绿林三大败类，却是何人？”

秦乐圃笑道：“这三人成名虽在三十年前，武学亦均不弱，但因生平作事过份狠辣，不择手段，阴刁险恶，无耻已极，遂为黑白两道同所不齿，欲加诛除，这三人深知众怒难犯，见机隐遁，从此不知下落，他们的名号是‘毒佛’空空和尚、‘矮脚驼龙’鲍一飞及方才所说的‘七手夜叉’牛郎源。”

秦乐圃说到此处语音微顿，又复向手中青色细针看了两眼，继续笑道：“其中的‘七手夜叉’牛郎源，不但善用各种暗器，并最爱青色，故而我说

这种青色针，有点像是他的路数。”

夏天翔一面前行，一面问道：“老前辈所说这绿林三大败类之中，以何人武学最高？”

秦乐圃笑道：“他们各有所长，若论暗器轻功，‘七手夜叉’牛郎源最好，心机智计，‘毒佛’空空和尚最强，但真实武功，却算‘矮脚驼龙’鲍一飞为个中翘楚。”

夏天翔闻言，方自冷笑一声，秦乐圃又复说道：“夏老弟不可轻视他们，我方才所说的只是他们的专长，其实这三人之中，谁也称得上一流高手。”

夏天翔含笑不答，走到第二层石壁之下，指着洞口说道：“秦老前辈请看，这里又有八个大字，写的是‘何必涉险？且退为佳。’”

秦乐圃笑道：“夏老弟之意如何？”

夏天翔扬眉说道：“我的答复也是八个大字，‘不畏艰险，必入此谷’！”

说到此处，忽对秦乐圃说道：“老前辈，我们虽然不畏艰险，但也不必冒险，我且试试这第二层石壁洞中埋伏的是什么厉害之物。”

说完，取出那根“天禽五色羽毛”，伸入洞中，微微地一搅动，碰得石壁飒飒作响，好似有人行功钻洞一般。

夏天翔的“天禽五色羽毛”刚一搅动，洞中便发出一阵嗡嗡怪响，并有十数点金星向外冉冉飞出。

“万梅老农”秦乐圃看出那十数点金星乃是活物，不禁大吃一惊，向夏天翔急急叫道：“夏老弟当心，这十数点金星好像是什么天生毒物？”

夏天翔因有戒心，“红云蛛丝网”也早就准备停当，闻言右手微扬，一片红云电疾飞出，把那十数点金星一齐网住。

两人网住金星，定睛细看，才看出竟是十余只似蜂非蜂、似蝇非蝇、大如鸽卵、尖头长脚的怪异的金色小虫。

秦乐圃江湖经验丰富，一看之下骇然说道：“这是‘吸血金蜂’，又称‘死亡之虫’，无论尖头针尾或长脚之上，均有剧毒，若容它一近人身，立遭不测。”

夏天翔听说此蜂如此恶毒，遂微凝“乾天气功”，隔着“红云蛛丝网”劈空一掌，便把那十数点金星扫数击毙。

“吸血金蜂”既除，秦乐圃及夏天翔再度施展“缩骨神功”，钻进了第二层石壁之内。

夏天翔手指前方，向“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我们业已钻过两层石壁，再钻过其余两层，便可到达终南死谷，但这后面两层的石壁洞口，却比前面两层小得多呢。”

秦乐圃笑道：“不仅老弟得天独厚，功力极高，便连我所练的‘缩骨神功’也非泛泛，故而洞小倒不足惧，但却需防范对方的暗中摆置，可能一层要比一层厉害。”

夏天翔点头笑道：“秦老前辈请放心，我决不会恃技狂妄，鲁莽行事。”

说话之间，业已走到拦住去路的第三层石壁之前。

夏天翔抬头注目，果见洞口周围又有字迹。

但这次字迹较多，写的是“连过两关，足见意诚，不再相拦，请入死谷。”

夏天翔细细看完，向“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照这语意看来，好像已无埋伏了呢？”

秦乐圃想了一想说道：“宁信其有，莫信其无，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妙。”

夏天翔点头示意，但直等两人钻完两层石壁，到了终南死谷之内，果未发现任何埋伏。

秦乐圃既到终南死谷，自然立以一副好奇的眼光，打量四周。

原来终南死谷之中，地势并不太大，但群峰刺天，高矗百丈，且均壁立陡峭，猿猴难渡，只有这一处出口。

谷内到处白骨成堆，总有数十具之多，显然均是武林高手，丧生其内。

夏天翔目光微转，忽向秦乐圃低声说道：“秦老前辈，这谷中白骨的陈列形式，似乎与我上次所见不大一样。”

秦乐圃闻言，向那些成堆白骨看了几眼说道：“老弟说得不错，这些白骨，似是经人有意排列，待我仔细看看，所排列的是什么阵式。”

夏天翔被秦乐圃一言提醒，仔细再一注目，突然失声叫道：“秦老前辈，我看出来了，这些白骨所排列的不是什么奇门阵式，而是‘寂寞’两个大字。”

秦乐圃这时也看出白骨所排，确是“寂寞”二字，不禁讶然说道：“奇怪，隐居终南死谷之人，把白骨排列出‘寂寞’二字，是何用意？”

夏天翔由这“寂寞”二字，联想到夔门绝顶与霍秀芸双双拼命的“寂寞女郎”，又联想到费人找寻的“寂灭之宫”，遂憬然说道：“秦老前辈，莫非这隐居终南死谷之人，与我要找寻的‘寂灭之宫’有何关系？”

秦乐圃答道：“两者是否有关，无法臆断，我们且把对方请出答话便了。”

话完，微一抱拳，向谷深之处含笑朗声叫道：“罗浮派‘万梅老农’秦乐圃与北澳门下夏天翔老弟已入终南死谷，敬请隐居谷中的江湖朋友答话。”

语音了后不久，果然从前面崖角转出一位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

这老人的面色在惨白之中微带狞恶的神情，走到七八尺外驻足，冷冷看了秦乐圃及夏天翔两眼，一语不发。

夏天翔发话问道：“隐居终南死谷之中的，只有你一个么？”

那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哼了一声，仍是冷然不答，反而向“万梅老农”秦乐圃问道：“江湖之大，天地之广，你们何处不可游行，为什么偏偏撞到这终南死谷之内？”

秦乐圃因这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神色甚傲，遂也轩眉答道：“八荒四海，任我遨游，五岳三山，未闻有主，尊驾何人？难道想把这终南死谷，占为己有？”

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脸上浮现一丝狞恶的笑容，咬牙说道：“宇宙之大，几已无我兄弟容身之处，想不到连座寂寞荒凉的终南死谷，也一再有人来此烦扰。”

夏天翔忽略了对方的“一再有人烦扰”之语，却指着那堆成“寂寞”二字的白骨问道：“你把这些白骨堆成‘寂寞’二字，是何用意？”

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狞笑答道：“这终南死谷，四壁高峰，成堆白骨，慢说无法与人亲近，连鸟兽虫蛇都不常见，难道还当不起‘寂寞’二字？”

夏天翔讶然说道：“你们既嫌寂寞，却为何要隐居在这终南死谷之内，并在前面两层洞口埋伏下‘淬毒飞针’及‘吸血金蜂’，禁人入内？”

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恨声答道：“我们虽怕寂寞，但又恨见世人，因为当世之中，几乎人人皆是我们的仇敌。”

夏天翔想起“万梅老农”秦乐圃对自己所说之人，不禁恍然顿悟，点头说道：“我认识你……”

话犹未毕，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便已接口摇头说道：“凭你的年龄，决

不认识老夫，你如说得对，我饶你生出这终南死谷。”

夏天翔哼了一声，冷笑道：“我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谁要你饶？我猜你叫‘矮脚驼龙’鲍一飞，是当年绿林道三大败类之一！”

矮身微驼的葛衣老人先听夏天翔一口猜破自己的姓名，倒是大吃一惊，但听到后来却又不禁勃然大怒，目中凶芒暴射，觑定对方，双手箕张作势，向前走了几步。

夏天翔见状，冷笑道：“你这副样儿吓得倒谁？慢说你是一个‘矮脚驼龙’，便是一只真正的前古驼龙，夏天翔又复何惧？”

“矮脚驼龙”鲍一飞闻言，益发怒极，右手猛扬，“呼”的一声，便自凌空击出一掌。

夏天翔存心一斗对方，在发话之前，便把师门绝艺“乾天气功”化成一片气网，悬向当空，准备等待“矮脚驼龙”鲍一飞掌风声到，出其不意地予以反震。

但对方掌风一发，威势之强，居然宛如海山立崩，不在当世武林各派掌门人之下。

夏天翔暗吃一惊，正待施展全力，加强“乾天气网”的反震威势，但“万梅老农”秦乐圃却已右掌微推，含笑说道：“鲍朋友也是武林中知名人物，怎的在一见面下，便对夏老弟遽下辣手？”

原来秦乐圃虽知夏天翔艺出名门，又多奇遇，是年轻一辈中能够独当大任的出类拔萃人物，但见“矮脚驼龙”鲍一飞掌风过于凌厉，心头终不放心，遂抢先发出自己数十年性命交修的罗浮派镇派绝学“般禅掌力”，代他御敌。

两种武林绝学当空一交，居然半斤八两，无甚优劣，“矮脚驼龙”鲍一飞不禁暗对来人的功力惊心，秦乐圃也深知这三位绿林巨寇埋首深山，果然练成绝艺，倘若恼羞成怒，倒真不易应付。

夏天翔知道秦乐圃的心意，不由又觉感激，又觉好笑，暗想自己少时必须在这绿林三大败类身上略显手段，方可使秦乐圃了解自己的武学造诣。

思念至此，终南死谷的谷深之处，又复转出了二人，一个是黄袍僧人，一个是身材高高瘦瘦的白衫老者。

夏天翔目光微注，便知晓黄袍僧人是“毒佛”空空和尚，身材高瘦的白衫老者则是擅用各种毒药暗器的“七手夜叉”牛郎源。

“矮脚驼龙”鲍一飞见二人现身，遂狞笑叫道：“大哥、三弟，我们终南死谷突来外客，并怀极高身手，正好彼此周旋，以解多时寂寞。”

“毒佛”空空和尚僧袍微飘，施展“移形换影”功力，赶到“矮脚驼龙”身旁，略一打量秦乐圃、夏天翔，向鲍一飞问道：“二弟，你可问过来人身份宗派？”

“矮脚驼龙”鲍一飞笑道：“秦乐圃朋友外号‘万梅老农’，是罗浮派的人物，夏天翔朋友则是北溟门下。”

那“毒佛”空空和尚闻言，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转面对“万梅老农”合什当胸，冷冷说道：“秦施主与夏小施主全是正派名门，怎会突然光临终南死谷，看得起我们这三个为世不齿的绿林败类？”

秦乐圃抱拳还礼说道：“秦乐圃与夏天翔老弟前来终南死谷，是另有所寻，并非事先知晓大师们隐居在此。”

“毒佛”空空和尚意似不信，冷笑道：“秦朋友，你在真人面前，何必还说假话？这终南死谷幽僻绝伦，并非江湖要道……”

夏天翔不等他说完，便接口说道：“你这和尚怎不信人？我们爱来便来，爱走便走，何必对你说甚假话！”

“毒佛”空空和尚闻言，面容一冷，正待发话，那位“七手夜叉”牛郎源业已抢先说道：“夏朋友年纪轻轻，说话怎的如此狂妄？在我们‘终南三煞’手下，哪有这般容易随意来去！”

夏天翔目注“七手夜叉”牛郎源，微笑问道：“你是不是叫做‘七手夜叉’？”

牛郎源点头答道：“‘七手夜叉’四字，正是江湖人物送我的外号，你忽然问此做甚？”

夏天翔俊眉双挑，傲然不答，仰望天边飘浮白云，发出几声冷笑。

“七手夜叉”牛郎源被他笑得勃然不悦，变色问道：“牛某有何言说错，引得夏朋友如此好笑？”

夏天翔目光如电，朗然答道：“我笑你只是‘七手夜叉’，便欲霸占终南死谷，倘若是‘千手夜叉’，则四海八荒，岂不都要成了牛鬼蛇神的世界？”

“矮脚驼龙”鲍一飞愤然叫道：“大哥、三弟，我们今日非把来人留在终南死谷不可，否则鲍一飞宁愿横剑自绝。”

夏天翔晒然问道：“你凭什么留下我们？”

“矮脚驼龙”厉声答道：“凭的是我鲍一飞的‘黑煞追魂掌’、牛郎源的‘一手七暗器’及我大哥空空和尚的‘柳叶绵丝剑’！”

“黑煞追魂掌”与“一手七暗器”吓不倒夏天翔，但“柳叶绵丝剑”五字，却使他入耳惊魂，心悸不已。

因为“柳叶绵丝剑”是在夔门绝顶随同霍秀芸遭劫，一人一剑，齐坠千丈，落入奔腾的峡水，却怎会在这终南死谷中的“毒佛”空空和尚手内出现？

“万梅老农”秦乐圃知道事难善了，见夏天翔忽作沉吟，脸上并现惊色，以为他听得对方功力，有所顾忌，遂含笑接口道：“鲍朋友等既然长居终南死谷，颇嫌寂寞，我们无妨互相过手，切磋切磋，便以三阵定输赢，秦乐圃先领教鲍朋友的‘黑煞追魂掌’。”

话音才了，夏天翔忽向秦乐圃恭身笑道：“秦老前辈，夏天翔有桩不情之请，尚祈老前辈应允。”

秦乐圃虽知夏天翔定又要出花样，也只好含笑问道：“夏老弟有话请讲，如此谦礼则甚？”

夏天翔笑道：“夏天翔想独斗‘终南三煞’，请秦老前辈把三阵一齐让我，只在一旁掠阵便了。”

秦乐圃听夏天翔要独斗这功力精深的“终南三煞”，哪里放心？但见他发话之际，向自己连施眼色，分明胸有成竹之状，遂只好勉强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士，自古英雄出少年。夏老弟委实豪气凌云、雄心百丈，但空空大师等各擅绝技，名震一时，你必须特别小心谨慎才好。”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不要把对方看得太高，我却觉得他们夸夸其言，虚浮不实。”

“七手夜叉”牛郎源沉声叱道：“夏朋友莫要口角轻狂，我弟兄虚浮不实之处何在？”

夏天翔大笑说道：“‘柳叶绵丝剑’是‘大别散人’所遗武林异宝，怎会在终南死谷之中？你故作虚言，自然浮夸不实。”

“毒佛”空空和尚闻言，目光冷视夏天翔，伸手入怀，取出一粒银丸，

托在掌中，然后略凝真气，银丸忽然展开，成了一柄宽如柳叶、长才二尺一二、极其坚挺的奇形小剑。

夏天翔看清空空和尚手中这柄奇形小剑，果是灵猿小白得自大别山刺天峰，由仲孙飞琼赠送霍秀芸的武林异宝“柳叶绵丝剑”，心中不禁一阵腾腾乱跳。

暗想此剑是在夔门绝顶与霍秀芸同坠三峡江流，如今竟在“毒佛”空空和尚手中出现，则除了空空和尚当时也在夔门之外，便是霍秀芸并未遭劫。

“七手夜叉”牛郎源见夏天翔突地双眉紧锁，默然不语，不禁冷笑说道：“夏朋友，你方才出口狂言，怎的见了这柄‘柳叶绵丝剑’后便威风大杀，莫非怯惧此剑的锋芒太利么？”

夏天翔俊眉双挑，傲然答道：“‘柳叶绵丝剑’锋芒虽利，夏天翔尚未看在眼里，我是想与你们‘终南三煞’打个赌儿？”

“矮脚驼龙”鲍一飞接口问道：“以什么作为赌题？”

夏天翔朗声答道：“由我分别领教你们‘黑煞追魂掌’、‘一手七暗器’及‘柳叶绵丝剑’，倘若三场全告侥幸，便算我赢，其中夏天翔只要输却一场，便算你弟兄胜得这桩东道。”

“万梅老农”秦乐圃听夏天翔如此轻视对方，说话太满，不禁暗暗摇头，但话出如风，又无法替他弥补。

“毒佛”空空和尚闻言，冷然哂道：“好狂的少年人，你拿什么作为东道？”

夏天翔伸手怀中，取出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遗物“乾天霹雳”，向“终南三煞”说道：“夏天翔倘输了东道，愿把这颗威震寰宇的北溟至宝‘乾天霹雳’奉赠三位。”

“乾天霹雳”四字听得“终南三煞”又惊又喜，“矮脚驼龙”鲍一飞目光凝注夏天翔掌上所托之物，点头狂笑道：“好好好，我们来赌这场东道，你输了送给我们‘乾天霹雳’，我们输了便送给你‘终南三煞’的项上人头。”

夏天翔听鲍一飞这样说话，连连摇手说道：“不必，不必，你们昔年虽被江湖人物称为‘绿林三大败类’，但近年来恶行未著，夏天翔仰体上苍好生之德及度世化人之旨，怎好意思在赢了一场东道之下，便接受你们三项项上人头？”

“毒佛”空空和尚眉梢微微挑起，接口问道：“你不要我们的项上人头，莫非是想要我这柄‘柳叶绵丝剑’？”

夏天翔越发摇头笑道：“这柄‘柳叶绵丝剑’在你与我交手的三十回合左右，便会被我抢到手内，故也不必作为东道赌注。”

“七手夜叉”牛郎源听得厉声叱道：“狂妄，狂妄，简直狂妄绝伦！”

“毒佛”空空和尚在“终南三煞”之中，果然较为深沉，虽听夏天翔如此藐视自己，却仍毫不动怒地向牛郎源摇手一笑，转对夏天翔问道：“夏朋友，依你之见，是要我们用什么作为赌注？”

夏天翔目中神光炯炯，岸然答道：“倘若夏天翔能在你们三位的‘黑煞追魂掌’、‘一手七暗器’及‘柳叶绵丝剑’上侥幸承让，则请你们据实答复我三项问题，不可丝毫不实。”

“矮脚驼龙”鲍一飞眉峰微聚问道：“这种赌注无关痛痒，我们是否太占便宜？”

夏天翔摇头笑道：“看来你们占便宜，其实不然。”

“七手夜叉”牛郎源正欲愕然再问，“毒佛”空空和尚业已接口叫道：“三弟不必再问，夏老弟认为我们未占便宜之故，是他自觉已操必胜左券。”

夏天翔盯了空空和尚两眼，点头笑道：“‘终南三煞’之中，确实数你这和尚比较聪明，我要对你特别注意。”

“矮脚驼龙”鲍一飞性情较暴，早就技痒难熬，听到此处，向夏天翔厉声喝道：“彼此赌注既定，不必再事迁延，你且准备下场，尝尝我的‘黑煞追魂掌’！”

夏天翔笑道：“我知‘终南三煞’之中，若论真实武功，数你最强，但照你这种暴躁性情看来，也数你最好打发。”

“矮脚驼龙”被他讽刺得怒火高腾，大吼一声，身形飘出丈许，纵到一堆白骨之上，凝神卓立，向夏天翔点头叫阵。

夏天翔漫不经心地微微一笑，正待跟踪飘身，“万梅老农”秦乐圃终究放心不下，对他低声问道：“夏老弟，你真有十成把握独战这三名强敌么？”

夏天翔笑道：“秦老前辈望安，‘终南三煞’虽然厉害，但总还比不上震天派掌门‘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那身绝世武学。”

秦乐圃双眉一蹙，点头说道：“话虽不错，我也知道夏老弟邀斗‘终南三煞’之举并非故意挑衅，而是别含深意，但对方既为黑白两道不容，被称‘三大败类’，则心机之辣及手段之狠，可以想见。蜂蚕之毒，可以伤人，老弟务宜特殊谨慎才好。”

夏天翔点头笑道：“秦老前辈语重心长，夏天翔敬遵指教，便请老前辈为我凝神掠阵便了。”

话音了后，身形闪处，也自飘登那堆白骨，与鲍一飞相距四尺，巍然对立。

龌龊江湖，险诈百出，往往绝代大侠，困于小人，一身绝世神功毫未施展，便即身遭暗算，埋恨黄泉，便是自恃太高，未能洞烛对方隐微，善加防范所致。

夏天翔如今便犯了这种大忌，几乎把条性命轻轻松松丧失在这终南死谷之内。

“矮脚驼龙”鲍一飞因愤于夏天翔说话太狂，蓄意一开招时便下煞手，故而抢先纵登白骨堆上，利用这刹那光阴，把所练的“黑煞追魂掌力”十成十地提聚右掌。

等夏天翔与“万梅老农”秦乐圃从容笑语完毕，飘落面前之际，鲍一飞的一只右手，业已整个成了紫黑颜色，藏在大袖之中，蓄劲待发。

夏天翔青衫飘拂，向鲍一飞微一抱拳，含笑说道：“夏天翔领教高明，鲍朋友怎的还不施展你那‘黑煞追魂掌力’？”

“矮脚驼龙”鲍一飞闻言，冷笑一声，袍袖猛翻，一只紫黑手掌当胸推出。

这一掌来势又疾又猛，所挟掌风更是在阴寒之中，并可隐约闻出一股淡淡的腥臭之气。

夏天翔本来想以师门绝学“乾天气功”所化的无形气网一挫敌势，但鲍一飞这当胸一掌，威力强劲得有点超过自己意料，遂不敢再行卖弄，也自凝聚功力，一式“推云出岫”，封住门户。

一方面是凝足全力施为，一方面是临时变计，仓促出手，夏天翔自然吃亏不小，心神一震，右臂一麻，足下也拿桩不住，连退两步，踩碎了几根白

骨。

鲍一飞纵声狂笑道：“无知小辈，就凭你这点能为，也敢妄发狂言，独斗‘终南三煞’吗？”

话音未了，业已闪身追踪，一式“渴骥奔泉”，再度发出他那颇为阴毒的“黑煞追魂掌力”。

“万梅老农”秦乐圃的江湖经验毕竟老到，因见夏天翔仓促应敌，落了下风，但步履虽退，身法不乱，知道定然尚有绝学未施，鲍一飞乘势追击，骄敌大意，可能无甚便宜可占。

念方至此，夏天翔惊羞交进之下，“蔷薇三式”中专门逆袭取胜的“文君濯锦”立即施为，并为了争回颜面，而凝足十二成的“乾天真气”出手。

他自从获得“蔷薇使者”功力转注及吞服“蜈蚣蟒丹元”以来，随着功力增进，真力日强，比起震天大会之时，又有进步。

何况年轻好胜，全力施为，“文君濯锦”又是极为精妙的武林绝招，遂使那位“终南三煞”中的“矮脚驼龙”吃了大苦。

鲍一飞本就不信夏天翔年岁轻轻，能有多少真才实学，加上第一掌又占上风，自然更加深了他的骄矜之气。

如今自己的“黑煞追魂掌力”尚未到达夏天翔背后，对方身形转处，发出一招，从来未曾见过，但显然隐蕴无穷变化，并挟带威势足能排山倒海的劲风狂飚，凌空怒卷而至。

“矮脚驼龙”鲍一飞情知不妙，但想不硬拼，已自无及，两桩武林绝学，排空相合之下，鲍一飞闷哼一声，硬被夏天翔所发的“乾天真气”，把身形震得飞出七八尺之外。

夏天翔得理之下，怎肯让人？一式“蔷薇飞”，宛如神龙御风般，飞过鲍一飞身旁，施展自己仅仅练有五六成火候的“乾天一指”，往鲍一飞背后驼峰之上轻轻一点，口中并晒然笑道：“鲍朋友何必张狂，你且看看我这无知小辈的功力，能不能和你们‘终南三煞’周旋一二？”

谁知名头那大的“矮脚驼龙”鲍一飞，竟禁不住夏天翔轻轻一点，狂吼起处，喷出一口腥红鲜血，便自晕绝在地。

原来夏天翔临机应变，把防身保命的“蔷薇飞”改用来追踪伤敌，这种身法太妙，鲍一飞根本防所未防，背后驼峰更是他所练功力的罩门，轻轻一掌尚自难挨，何况夏天翔无意之中用的又是绝世无双的“乾天指力”，自然立受重伤，应指晕死。

这还是夏天翔的“乾天指力”仅有五成火候，倘苦功力再强两成，鲍一飞便将五脏齐裂，返魂乏术。

这种骤然变化，固然出乎其余终南双煞“毒佛”空空和尚及“七手夜叉”牛郎源意外，也出于“万梅老农”秦乐圃意外。

空空和尚俯身为鲍一飞一诊脉息，并喂了他两粒丹药。

“七手夜叉”牛郎源目中厉芒连闪，向空空和尚沉声问道：“大哥！二哥还活得了么？”

空空和尚脸上淡漠得丝毫看不出喜怒神色，应声答道：“死大概还死不了，但数十年苦练的一身功力，却泰半付诸流水。”

牛郎源闻言，目注夏天翔，冷然说道：“好一个名门正派弟子，手段居然比我们这种绿林败类还狠，你师父皇甫翠难道教你专门对人练功罩门下手？”

这两句话儿语意如刀，问得夏天翔双颊飞红，张口结舌。

“万梅老农”秦乐圃眉头一蹙，故作责备夏天翔，其实暗中对他点醒地发话说道：“夏老弟，你为何存心向‘矮脚驼龙’鲍朋友的练功罩门下手？”

夏天翔被秦乐圃一语提醒，慌忙辩道：“秦老前辈明鉴，我和这位‘矮脚驼龙’鲍朋友终南偶遇，萍水相逢，彼此过手又仅有两招，怎会晓得他那练功罩门是在背后的驼峰之上？”

秦乐圃顺着夏天翔语音，向“毒佛”空空和尚及“七手夜叉”牛郎源点头笑道：“彼此萍水相逢，夏老弟怎会预知鲍朋友练功罩门所在，存心下手？彼此过手，灾祸难免，还是请牛朋友出场，赐教第二阵吧。”

牛郎源冷笑着说道：“好一个彼此过招，灾祸难免，这一阵倘若夏朋友有所不测，秦朋友也莫怪我牛郎源心狠手辣！”

秦乐圃深知“七手夜叉”牛郎源系以“一手七暗器”成名，如今既出此言，必下煞手，不由颇为担心地目注夏天翔说道：“牛朋友的‘一手七暗器’天下闻名，夏老弟打算以何物讨教？”

夏天翔剑眉双挑，傲然答道：“我师傅从来不曾教过我任何暗器，故而这一阵我不还手，只凭借轻功身法，躲避牛朋友的‘一手七暗器’便了。”

“万梅老农”秦乐圃听夏天翔只用轻功躲避，不用暗器还手，不由越发心头怵恹。

牛郎源闻言，却大笑说道：“夏朋友既然这等说法，你只要能够在我‘一手暗器’下毫发无伤，牛郎源便算甘心认败。”

夏天翔明知对方以此成名，必极厉害，但艺高胆大，点头笑道：“牛朋友尽管放手施为，夏天翔瞻仰高明手法。”

话完，飘身，纵出一丈四五，在白骨堆中含笑巍立。

牛郎源这“一手七暗器”，本是三枚戮魂针、三根飞鱼刺、三粒五芒珠、一把落魂砂、一只青磷子母梭、七片旋光淬毒刀以及一筒黄蜂尾，但因夏天翔在第一阵便把“矮脚驼龙”鲍一飞打成重伤，蓄意为自己二哥报仇，遂悄悄多加了三枚七毒鸩羽在左手之内。

夏天翔身形纵出，刚刚一回头发话，“七手夜叉”牛郎源右手大袖拂处，戮魂针、飞鱼刺、五芒珠、落魂砂、青磷子母梭、旋光淬毒刀、黄蜂尾等七种暗器一齐出手，但左手的三枚“七毒鸩羽”，却保留未动。

他这七种暗器虽然一手发出，却大有先后左右之分，总之满空中精光乱闪，锐响“飕飕”，数十件奇毒暗器，在夏天翔的前后左右，绕成一片光网，把他网在其内，只要被任何一件触及皮肉，丝毫见血，性命便告无救。

夏天翔见对方手法如此精妙，也自好不惊心，一面暗把“乾天气功”化作无形韧网，悬向身外，一面施展“蔷薇三式”中的“蔷薇飞”身法，飘然飞起。

饶他“蔷薇飞”身法神妙无俦，但“七手夜叉”牛郎源的“一手七暗器”为数太多，夏天翔仍被一根“飞鱼刺”、三粒“落魂砂”、一片“旋光淬毒刀”及两根“黄蜂尾”打中，但他身外尚预先布有一层“乾天气功”所化的无形气网，故而诸般暗器，纷纷震落，未受丝毫伤损。

牛郎源见夏天翔能有如此功力，不免暗暗吃惊，左手悄悄一挥，三根“七毒鸩羽”毫无声息地弧形飞出。

夏天翔身形落地，方对“七手夜叉”牛郎源一翘大拇指，微笑赞道：“牛朋友，你这‘一手七暗器’的手法，委实独步江湖……”

话犹未了，那三根蕴含奇毒，专破内家真气的“七毒鸩羽”已绕了个大圆弧，自背后悄然飞来，由三聚一，打中夏天翔“脊心死穴”。

“七手夜叉”哈哈狂笑说道：“牛郎源的‘一手七暗器’自然独步江湖，尤其我这‘七毒鸩羽’，专破各种内家护身真气，蕴含万毒，与昆仑派的‘天荆毒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丝见血，立告封喉，夏朋友方才口舌甚利，如今你还能够开口说话么？”

“万梅老农”秦乐圃见状，长叹一声，顿足无语。

但夏天翔却若无其事地先行目射神光，向散落四外的戮魂针、飞鱼刺、五芒珠、落魂砂、青磷磷子母梭、旋光淬毒刀、黄蜂尾等七种暗器看了一眼，然后反手拔出透衣而入、正中脊心死穴的三根“七毒鸩羽”掷还“七手夜叉”牛郎源，并哂笑说道：“牛朋友手法心思，两皆灵妙，但暗器似乎多了一件，应该改为‘一手八暗器’，方可名副其实，由于你这种举措，我才恍然大悟，知道江湖人物为何把你弟兄叫做‘绿林三大败类’之故了。”

夏天翔“脊心”死穴之上中了三根见血封喉的“七毒鸩羽”，居然毫无损伤，依旧谈笑自若之事，不仅使“七手夜叉”牛郎源惊骇欲绝，羞愧欲死，连“万梅老农”秦乐圃也大出意外，诧异不解。

便是夏天翔本人，何尝也不是一身冷汗，心中暗叫侥幸。

原来他贴身虽有三片“护穴龙鳞”，但多系护住前胸，此次与仲孙飞琼在祁连依依惜别之际，方蒙仲孙飞琼另赠三片，用来护住背后。

若非仲孙姊姊顾虑自己安危，有了此举，则如今后心连中三根“七毒鸩羽”，岂不废却一身超绝武功，难免魂游墟墓？

夏天翔想到此处，不禁一面深深感念仲孙姊姊恩情，一面沁出一身冷汗。

“七手夜叉”牛郎源满面羞愧，默然而退，“万梅老农”秦乐圃却仍放心不下地向夏天翔低声问道：“夏老弟不要年轻好胜，过份逞强，你到底曾否受伤？这一阵由我代为接手如何？”

夏天翔朗笑一声答道：“秦老前辈请放心，夏天翔还不致被对方的无耻手段所伤，我与‘终南三煞’立下赌约，老前辈倘若是从中途接手，岂不要使我把师门重宝‘乾天霹雳’输给对方么？”

秦乐圃嘴皮微动，方待再度发话，夏天翔目光略扫“终南三煞”，又复笑道：“老前辈请放宽心，且为夏天翔掠阵，尽管对方手段卑鄙，但我们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下场接第三阵，领教领教‘毒佛’空空大师的“柳叶绵丝剑”了。”

这时“终南三煞”中为首的空空和尚，业已手执那柄宽如柳叶、长才二尺的“柳叶绵丝剑”，缓步走出。

夏天翔抢前三步，方自一抱双拳，“毒佛”空空和尚已先含笑说道：“夏朋友真好武功，但贫僧记得你好像发过一句狂言，说在三十招左右，便可把这柄“柳叶绵丝剑”夺过手去。”

夏天翔连胜之余，傲气又动，剑眉双挑，纵声狂笑喜道：“何必三十招左右，干脆就是三十招以内，倘若夺不过你的‘柳叶绵丝剑’来，夏天翔愿输师门重宝“乾天霹雳”。”

“终南三煞”中身受重伤的“矮脚驼龙”鲍一飞及满面羞惭的“七手夜叉”牛郎源闻言，对看一眼，脸上微露喜色。

秦乐圃无法拦阻，却不禁暗暗摇头，认为凭空空和尚的名头艺业，夏天翔想在三十招中如愿，委实是桩极为艰难之事。

空空和尚则既不气恼，也不惊异，只是脸色平静如常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说道：“自古艺高方胆大，由来年少出英雄。夏朋友虽然轻视贫僧，倒使贫僧因此加深戒意，夏朋友请亮兵刃，我们好动手了。”

夏天翔本想索性卖一卖狂，来个空手夺剑，但转念一想，这最后一阵，关系太大，万一有丝毫差错，却是无法收拾。

利害既明，不敢再狂，遂伸手取出那根“天禽五色羽毛”，凝神待敌。

空空和尚见夏天翔取出一根五色鸟羽作为兵刃，虽觉诧异，但知决非寻常之物，遂毫不怠慢地功力暗凝，振腕发剑，那柄又短又小的“柳叶绵丝剑”突然化作漫空耀目的银花，电转星旋地向夏天翔飞罩而至。

夏天翔自然识货，一看即知这位“毒佛”空空和尚的剑术极精，一开始便使用出了“越女剑”中的“飘星卷絮”绝学。

他智珠早定，蓄意在这终南死谷之中尽显奇能，遂一扬手内“天禽五色羽毛”，往那漫空剑影之中轻轻一挥。

空空和尚虽不知夏天翔用的竟是“天羽大师”唐一梦所传罕世绝学“度世三招”中的“救苦救难”，但却看出对方这随手一挥，竟含蕴无穷奥妙变化，自己的凌厉剑势，全被封住。

大惊之下，立刻变招，但夏天翔动作快如石火电光，“天禽五色羽毛”微一掣动，“度世三招”中的杀手绝学“普渡众生”业已发出，乘着空空和尚收式变招之际，逆袭而至。

这招“普渡众生”的威势之强，无与伦比，夏天翔在震天大会施为之际，连“白骨天君”那等绝代高手，尚不敢轻撻其锋，空空和尚如何招架得住？

漫空五彩旋光，极度变幻之下，空空和尚欲避不及，欲拒无从，只得索性置诸不理，反向夏天翔攻出一招“春牛耕野”。

夏天翔有心探讯，无意伤人，“天禽五色羽毛”略拂空空和尚右肩，拂得他惨呼一声，踉跄几步，一柄锐能吹毛折铁、洞金穿石的“柳叶绵丝剑”，果然到了夏天翔手内。

“万梅老农”秦乐圃轩眉狂笑，拊掌叫道：“夏老弟，你这两招手法的精微奥妙，令人叹为观止，我秦乐圃服了你了。”

夏天翔微微一笑，手举“柳叶绵丝剑”，目光森厉异常地向空空和尚、牛郎源及鲍一飞略一扫视，冷然发话说道：“夏天翔领教三阵，阵阵承让，并在最后一阵之中极为侥幸地两招夺剑，不知三位朋友对于这场赌约，是否服输认败？”

“毒佛”空空和尚脸色依旧颇为平静地应声答道：“‘终南三煞’弟兄服输认败，夏朋友有话请问。”

夏天翔目光一注手中的“柳叶绵丝剑”，向空空和尚问道：“你这柄‘柳叶绵丝剑’是从何而得？”

空空和尚答道：“是得自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手内。”

夏天翔大吃一惊，急忙继续问道：“是在何处取得？是否长江三峡的夔峡峡口？”

空空和尚摇头答道：“不是，不是，贫僧得剑之处，就在这终南死谷之中。”

夏天翔越听越觉得惶惑，蹙眉问道：“那年轻美貌的女子而今安在？”

空空和尚伸手指着崖壁旁的一堆新死人的白骨，微笑说道：“美人皆祸水，红粉即骷髅，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业已玉殒香消，变作了这堆骷髅白骨。”

夏天翔听得心中“腾腾”乱跳，又复问道：“空空大师，那位年轻美貌女子的身材衣着，是何模样？你能否见告？”

空空和尚目光在夏天翔脸上微一注视，神态阴刁地含笑说道：“你所赢得的那场赌约之中，应该是几个问题？”

夏天翔道：“三个。”

空空和尚淡然一笑说道：“既是三个，则你这第四次发问，似乎业已出了赌约范围，贫僧可以拒绝答复。”

夏天翔闻言，微愕以后，点头说道：“你对于赌约之内的问题，确已答复，如今这项问题既系赌约之外，则夏天翔愿意奉致其他酬赠。”

空空和尚微笑说道：“‘终南三煞’兄弟经多见广，夏朋友就是堆上金山银树，也未必能使我们……”

夏天翔接口说道：“金山银树，何足对武林人物炫奇？空空大师若肯对我适才的问题予以详尽答复，夏天翔愿意送你一件罕世异宝。”

空空和尚眉梢一动，含笑问道：“夏朋友说的是什么罕世异宝？”

夏天翔举起左手中的“柳叶绵丝剑”，幌了一幌说道：“我用这一柄能够水斩蛟龙、陆搏虎豹、可刚可柔的‘柳叶绵丝剑’作为酬赠如何。”

空空和尚摇头笑道：“我不要‘柳叶绵丝剑’，除非……”

夏天翔讶然问道：“你要什么？”

空空和尚微笑道：“我要那颗‘北溟神婆’皇甫翠恃以威震武林、功能摧山摇岳的‘乾天霹雳’。”

夏天翔摇头说道：“‘乾天霹雳’是我师门重宝，碍难从命。”

说话至此，忽然全身一阵毛发悚然，打了一个寒颤。

空空和尚狂态突发，厉声大笑道：“什么叫碍难从命？不管你愿不愿意，这颗能够仗以称雄武林的‘乾天霹雳’，已是贫僧的囊中之物！”

夏天翔愤然叫道：“你们是败军之将，凭什么敢出如此狂言？”

空空和尚大笑说道：“我记得你在动手比斗之前，曾经说过‘终南三煞’之中，数我最富心机，要对我特别注意。”

夏天翔晒然说道：“两招失剑，足见高明，你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空空和尚阴森森地一笑道：“‘毒佛’二字，黑白两道人物无不闻之生畏，只有你这个小鬼不知道天高地厚，其实业已身中奇毒，性命在呼吸之间，还不献出‘乾天霹雳’，求我大发慈悲，方便方便么？”

夏天翔忘了适才自己全身毛发悚然，打了一个寒颤之事，仍然傲然发话，“万梅老农”秦乐圃却眉峰深聚的向他低声说道：“夏老弟无妨运气行功，一察体内有无异状？”

夏天翔晒然一笑，尚未运气行功，突然觉得心头一阵迷惘，便告神智昏迷，倒地不起。

“毒佛”空空和尚“哈哈”一笑，身形微晃，又把那柄“柳叶绵丝剑”抢回手内。

秦乐圃以为空空和尚想对夏天翔有所不利，急忙怒叱一声，凝聚“般禅掌力”，劈空击出。

空空和尚飘身丈许，含笑叫道：“秦朋友不必着急，我只是要这夏小儿身边的那颗‘乾天霹雳’，并不要他的性命。”

秦乐圃的“般禅掌力”击空，劲风拂处，激得白骨四飞，碎石乱舞。

对方既已闪避，秦乐圃遂借势抢到夏天翔身旁，小心防护，但目光一触

空空和尚掌中的“柳叶绵丝剑”，却恍然有悟道：“大师真好心机，你居然把剧毒涂在‘柳叶绵丝剑’的剑柄之上。”

空空和尚点头笑道：“秦朋友眼光不错，这夏小鬼既然恃技逞强，自诩能于三十招内夺了剑去，贫僧遂索性在剑之上略加赠品，准备让他随时夺剑。”

秦乐圃闻言，一面暗恨这“毒佛”空空和尚太以凶狡，一面冷然发话说道：“大师何必对夏天翔老弟速下毒手，这位老弟来历不凡，他既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衣钵传人，又是‘天外情魔’仲孙圣未来的乘龙快婿……”

空空和尚插口冷笑道：“我不管他来头多大，尚在一盏茶时间以内不把‘乾天霹雳’给我，这夏小鬼就将骨肉齐消，肝肠寸裂而死。”

秦乐圃闻言，不禁好生踌躇，暗想“乾天霹雳”是夏天翔师门重宝，威力又复奇强，倘若落入“终南三煞”这等无恶不作的凶人手中，必会肇造莫大灾祸，但目前情势，夏天翔身中剧毒，非向“毒佛”空空和尚索取解药，难活性命……

踌躇未毕，空空和尚又复怪笑说道：“秦朋友你多耽误一刻时光，这夏天翔小鬼就多向鬼门关前走近一步，照你适才所说的来历，则这夏小鬼一死，不仅北溟一派断绝宗脉，连‘天外情魔’仲孙圣的女儿也作了小寡妇了。”

秦乐圃知道情势危急，无法再延，只得一咬钢牙，沉声说道：“大师请赐解药，秦乐圃答应把‘乾天霹雳’暂时给你，但异日江湖再遇，却……”

空空和尚点头笑道：“当然，当然，如此重宝，你们当然不甘心送我，异日尽管施展本领，向我手中夺回便了。”

秦乐圃听他这等说法，便伸手说道：“大师，解药何在？”

空空和尚大笑说道：“秦朋友，我若先行给你解药，还想得到那颗‘乾天霹雳’么？”

秦乐圃双眉一扬，朗声说道：“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是我师侄，秦乐圃‘万梅老农’四字，在武林中尚具声名，大概这点事儿我还担当得起，不致食言背信。”

空空和尚哂哂然一笑道：“‘乾天霹雳’是夏天翔之物，纵然你不食言背信，他若不肯，又便如何？”

秦乐圃目射神光，应声答道：“夏老弟豪情万丈，肝胆过人，他不会不顾惜我这‘万梅老农’四字的声名，万一他不肯时，秦乐圃立即横剑自绝，大师总该放心了吧？”

空空和尚深知“终南三煞”凶名久著，对方决不放心先给“乾天霹雳”，自己倘若坚持，这桩交易必然成空，眼看到手的一件武林异宝，万一失去，岂不可惜？遂在秦乐圃话完以后，点头说道：“秦朋友既然这等说法，贫僧就冲着你‘万梅老农’四字，先给解药便了。”

话完，僧袍微扬，凌空抛过一颗赤红丹药。

秦乐圃深恐对方鬼计多端，想连同自己一网打尽，又在这颗赤红丹药之上藏有花样，遂先行凝聚内家真气，贯注右掌，使五指齐化精钢，并暂时封死通心穴脉，然后才把那颗丹药接到手内。

“毒佛”空空和尚及“七手夜叉”牛郎源、“矮脚驼龙”鲍一飞等看出“万梅老农”秦乐圃防范周到，谨慎异常，不由一齐暗想，姜毕竟是老的辣，适才倘若换了这位老江湖，必不致那样容易上当。

秦乐圃接得赤红丹丸，细加端详，见无异状，又放在鼻前闻了一闻，觉

得气味芬芳，确是解毒灵药，方放心喂给夏天翔服下。

片刻以后，夏天翔便即霍然醒来，跳起身形，目注“终南三煞”，大声骂道：“你们这种绿林败类的卑鄙之道，大概至死难改。”

空空和尚毫不为件地谄笑道：“绿林败类也好，手段卑鄙也好，你毒力既解，人已复原，还不赶快给我‘乾天霹雳’？”

夏天翔不知道适才双方折冲，闻言怒道：“我为什么要把‘乾天霹雳’给你，便算你们‘终南三煞’要想碎骨粉身，也不配玷辱了我这件师门重宝。”

空空和尚笑道：“这是一桩交易，不然我怎肯赠与解毒灵药，任你复原如旧，不致肝肠寸裂，骨肉齐消？”

夏天翔吃了一惊，侧顾“万梅老农”秦乐圃问道：“秦老前辈，我真是服了对方所赠的解药么？”

秦乐圃脸上微红，长叹一声答道：“秦乐圃老朽无能，无法解除老弟所中的剧毒，只得接受这种权宜之计。”

夏天翔双眉一蹙，目注“毒佛”空空和尚，继续问道：“我要是不答应这桩交易，你们‘终南三煞’弟兄又能把我怎样？”

“七手夜叉”牛郎源方自怒吼一声，空空和尚却手指秦乐圃，向夏天翔笑道：“这桩交易，是你秦老前辈用他闯荡武林数十年所博的‘万梅老农’四字声名作为担保，你若妄加抵赖，他便立时横剑自绝。”

夏天翔闻言，向秦乐圃含笑问道：“秦老前辈，你是否曾向对方作过如此保证？”

秦乐圃深知这颗“乾天霹雳”对于夏天翔太关紧要，何况此宝威力奇强，落入凶徒之手，难免酿成什么无边浩劫，遂牙关一咬，朗声笑道：“夏老弟放心，我知道这颗‘乾天霹雳’关系太重，万不能使它落入凶邪之手，你务须好好保存……”

话犹未了，空空和尚便即激动得浓眉双轩，向秦乐圃厉声喝道：“秦乐圃，你难道不顾数十年武林声名，竟敢食言背信？”

秦乐圃双目一张，神光电射说道：“谁说我不顾声名？谁说我食言背信？我既然曾经说过宁愿横剑自绝，大不了便把这终南死谷当作我结果收源的埋骨之地便了。”

空空和尚闻言，不禁凶睛乱转，暗想自己的目的是在那颗罕世异宝“乾天霹雳”，但未想到秦乐圃竟甘舍命全信，使自己无法如愿，却如何是好呢？

“终南三煞”个个凶狡，但经“万梅老农”秦乐圃这样一来，竟均束手无策。

就在双方默然相对的一刹那间，突有一团乌光，自夏天翔手中抛出，照准“毒佛”空空和尚飞去。

空空和尚怀着希冀的心情一展大袖，接到手中，目光注处，不禁喜得心头“怦怦”乱跳，果然正是那颗足以震慑武林的罕世异宝“乾天霹雳”。

秦乐圃忽见夏天翔抛出“乾天霹雳”，不由大吃一惊，欲待阻止，业已不及，只急得顿足叫道：“夏老弟，你……你……”

夏天翔含笑摇手，截断秦乐圃的话头说道：“秦老前辈，这颗‘乾天霹雳’虽然足以威慑武林，是我师门重宝，但若与前辈的清名令望相较，却又微不足道，故而夏天翔甘舍此物，亦不愿老前辈的‘万梅老农’四字，稍受委曲。”

这一席话儿，委实光明磊落，豪气干云，不仅使秦乐圃钦佩无已，连那

向来作事不择手段、凶狡绝伦的“终南三煞”，也个个为之暗翘姆指。

夏天翔说到此处，看了业已落入空空和尚手中的“乾天霹雳”一眼，又向秦乐圃含笑问道：“秦老前辈，我如今虽把‘乾天霹雳’交给对方，但是否仍可设法夺回？”

秦乐圃点头答道：“当然可以夺回，但按照江湖规矩，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下次相逢，便可各展手段。”

夏天翔听完，向“终南三煞”点头笑道：“我秦老前辈既然如此说法，望三位好好保存这颗‘乾天霹雳’及‘柳叶绵丝剑’，并天涯海角，善为隐藏，倘若日后与夏天翔狭路相逢，就不会再有这等便宜的事儿了。”

空空和尚笑说道：“我兄弟有桩心愿，多年未偿，如今获得这‘乾天霹雳’以后，大概便可称心如愿，故而你们走后不久，我兄弟也将远离终南死谷，海角天涯，是否再能相遇，委实要看彼此的缘分了。”

夏天翔听到此处，向“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我们终南死谷之行，至此可以作一结束，应该向这三位颇为幸运的绿林败类告辞了吧？”

秦乐圃方一点头，空空和尚却喝了一声：“且慢！”

夏天翔剑眉微扬，目射神光，朗声问道：“大师阻我离去，莫非还有什么绝艺神功欲加赐教？”

空空和尚摇头冷笑说道：“今日之事已了，我们纵想动手，也需俟诸数日，我只是看在这颗‘乾天霹雳’的份上，想送一件礼物而已。”

夏天翔哦了一声，讶然说道：“像大师这等心胸之人，居然还有礼物送我？”

空空和尚因“乾天霹雳”业已到手，自然志得意满，对于夏天翔的冷嘲热讽，也就毫不在意，点头一笑说道：“你难道忘了你还问我一项问题，我尚未加答复。”

夏天翔被他一语提醒，应声问道：“我是问你那位身怀‘柳叶绵丝剑’，在这终南死谷之中化为白骨的年轻美貌姑娘，是何模样，有何特征？你肯告诉我么？”

“毒佛”空空和尚答道：“这位姑娘相貌绝美，身着玄衣，除此之外，贫僧别无所知，也就无可奉告了。”

“身着玄衣”四字，听得夏天翔又复愁皱双眉，但因此间诸事皆了，遂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双双施展“缩骨神功”，退出终南死谷。

### 第三十 章寂寞之歌

夏天翔退出终南死谷的秘洞以后，站在那泓由飞瀑冲积成的清潭边，仰望云天，一声长叹。

“万梅老农”秦乐圃把夏天翔长叹之意猜错，不禁神情微窘地苦笑道：“终南死谷之事，秦乐圃委实防范未周，措置失当，以致老弟失去师门重宝，不知何日才可夺回。”

夏天翔接口笑道：“此事全是夏天翔狂妄疏忽所致，与老前辈丝毫无关，若非老前辈授予呵护，我恐怕早已死在对方剧毒之下，身化异物的了。”

夏天翔越是自行引咎，秦乐圃便越是心中难过，摇头叹息说道：“其实秦乐圃已是望百之年，死无足惜，我总怕那颗‘乾天霹雳’威力太强，万一助长‘终南三煞’的凶焰，闯下什么滔天大祸，这种罪孽岂非……”

夏天翔不等“万梅老农”秦乐圃话完，便即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这一阵狂笑，委实把秦乐圃笑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诧然发话问道：“夏老弟，为了‘乾天霹雳’之事，我已焦急得忧虑不堪，你怎会仍有悠闲心情如此发笑？”

夏天翔含笑答道：“我是笑那‘毒佛’空空和尚，枉自凶狡无比，极富心机，却终于百密一疏，拿走了一颗毫无用处的‘乾天霹雳’。”

秦乐圃闻言，大喜问道：“照贤侄这样说法，难道那颗‘乾天霹雳’是个赝品之物？”

夏天翔摇头微笑答道：“那颗‘乾天霹雳’是我师傅遗下的北溟镇山重宝，货真价实，半点不差，怎会是甚赝品之物？”

秦乐圃越发不解地急急问道：“那颗‘乾天霹雳’既然不是赝品，老弟怎说毫无用处？”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请想，像‘乾天霹雳’这等足以震山摧岳的罕世异宝，是否定有独门特殊手法的呢？”

秦乐圃恍然大悟，狂笑道：“对对对，那‘毒佛’空空和尚获得‘乾天霹雳’以后，便即欣喜若狂，以致忘了向老弟请教是否有什么特殊发放手法？”

夏天翔笑道：“故而我虽暂失师门重宝，却决不虑被‘终南三煞’胡乱使用，肇成浩劫奇灾，且等江湖稍暇，再搜寻那三个绿林败类，夺回便了。”

他虽含笑发话，但说到后来，却笑容渐敛，眉宇之间，深笼忧色。

秦乐圃见状，微愕问道：“夏老弟一向豪情百丈，怎的今日眉宇之间深有忧容，可是为了那柄‘柳叶绵丝剑’么？”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请老前辈绕道终南死谷之意，本是为了‘绛雪仙人’凌妙妙凌老前辈那四句‘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灭之宫’的指示，想来一探鹿玉如的踪迹。谁知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却在此处看见夏天翔另一位红粉知己霍秀苔所用的‘柳叶绵丝剑’。”

秦乐圃点头说道：“此事确实出人意料，我因不详内情，不知夏老弟对此有何想法？”

夏天翔蹙眉答道：“最令人惶惑莫解的是空空和尚最后告我那位姑娘‘身着玄衣’四字。”

秦乐圃问道：“这‘身着玄衣’四字，似乎极为平常，夏老弟怎看得那般严重？”

夏天翔苦笑道：“老前辈有所不知，我那三位红妆知己，无论是仲孙飞琼、鹿玉如抑或霍秀芸，均系长年爱着玄衣，如今空空和尚说那姑娘相貌绝美，身着玄衣，岂不令我深感惶惑？”

秦乐圃眉头略聚，夏天翔又复说道：“她们三人之中，仲孙飞琼因随她爹爹仲孙圣老伯深山遁迹，苦练神功，自然应该剔除，但剩下的鹿玉如、霍秀芸两人，究竟是谁在此遭劫？或与她们均所无关，委实疑窦多端，令人费解。”

秦乐圃道：“老弟且将所疑说出，我帮你推敲推敲。”

夏天翔剑眉深蹙说道：“因为那玄衣女子身边带有‘柳叶绵丝剑’，故而我先把她假设成霍秀芸。”

秦乐圃点头说道：“老弟往下讲。”

夏天翔道：“但根据‘三手鲁班’尉迟老前辈在夔门绝顶亲眼所见，霍秀芸被‘寂寞女郎’垂死反咬，一刀掬入胁内，然后双双失足百丈悬崖，分明必将坠身江流，惨遭劫数，哪有丝毫生理？”

秦乐圃听到此处，接口说道：“人世间事，无奇不有，也许霍秀芸姑娘吉人天相，能够凶中获救，万死一生？”

夏天翔苦笑道：“这种希望，宛如镜花水月，太以渺茫，但就算霍秀芸凶中逢吉，死里逃生，她也应立即赶回峨嵋，参见掌门师姊玄玄仙姥，陈述遇难脱险经过，决不会平白无端地跑到终南死谷，作了谷中冤鬼。”

秦乐圃想了一想，点头说道：“夏老弟的分析颇合情理，我也认为死在终南死谷中的玄衣少女，决非霍秀芸姑娘。”

夏天翔道：“第一个假设既已推翻，则第二个假设便是鹿玉如了。”

秦乐圃目光一转说道，“‘绛雪仙人’凌妙妙既对老弟有‘昆仑之巅，大巴之洞，终南之谷，寂寞之宫’的指示，则鹿玉如的可能，实较霍秀芸为大。”

夏天翔反向秦乐圃问道：“我也知道鹿玉如的可能较大，但鹿玉如的身边哪里来的‘柳叶绵丝剑’呢？”

秦乐圃闻言，也觉此事太以复杂，令人无从推测。

夏天翔苦笑几声，又复说道：“我再三推测之下，霍秀芸、鹿玉如二女，各占了一半可能，也各占了一半不可能，故而始终解不开这满腹疑思，一头玄雾。”

秦乐圃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设法安慰夏天翔，向他微笑说道：“既是这种情形，我却认为死在终南死谷之中的玄衣少女，既非鹿玉如，亦非霍秀芸，根本不是她们二人的其中之一。”

夏天翔长叹一声道：“这柄‘柳叶绵丝剑’忽然在此出现，使我对霍秀芸夔门失脚、危崖坠身以后的生死遭逢，越发悬念，而鹿玉如的踪迹下落，则根据‘绛雪仙人’凌老前辈指示，业已找过了‘昆仑之巅’、‘终南之谷’，只剩下‘大巴之洞’与‘寂灭之宫’两地，其中‘寂灭之宫’本身，尚虚无飘渺得不知位于天涯海角何处。”

秦乐圃知道夏天翔触绪伤怀，感慨颇深，遂含笑说道：“夏老弟，人生风萍聚合，总是前缘，像鹿玉如、霍秀芸两位姑娘那等资质人品，决不会轻易夭折，眼前苦离别，日后喜相逢。老弟一箭双雕，福泽太好，也许是妒及鬼神，才特意使你略受相思磨折？”

说完，连拍夏天翔肩头，发出一阵“呵呵”大笑。

夏天翔心悬两位红妆知己，又失去师门重宝“乾天霹雳”，情绪委实低落已极，任是“万梅老农”秦乐圃如何设辞安慰，依然眉锁重忧，愁颜难解。

就在此时，忽然东面高崖之上，传下“笃笃笃”几记木鱼声响。

秦乐圃故意移转夏天翔注意地咦了一声，微笑说道：“此地是终南深山，险峻得绝非常人能到，这位敲木鱼的出家人，想必亦系武林奇客。”

夏天翔果被这几声木鱼吸引得英风略振，抬头向东面高崖瞥了一眼，轩眉含笑说道：“我第一次到这终南死谷，巧遇一钵神僧，如今第二次来，又听见木鱼声息，倒不妨藏在一旁，静看这位出家人来历如何？是偶经此间，还是因事专访终南死谷？”

秦乐圃含笑点头，与夏天翔双双施展绝世轻功，悄无声息地纵上背崖面潭、枝叶极茂的一株参天古木。

崖顶木鱼声息越敲越近，刹那之后，便自崖顶异常美妙轻灵地飘落一条人影。

这人是位身躯略为瘦小的黑袍僧人，并有一方黑色面纱垂盖脸部。

夏天翔心想，“黑袍僧人”业已不多，而脸垂“黑色面罩”的和尚，更是从未见过，倒要仔细看看对方究竟是何来历？

秦乐圃则由黑袍僧人从崖顶飘落的身法之上，看出来人武功极强，暗自忖度这奇异僧徒属于武林中的哪一宗派？

黑袍僧人卓立潭边，环视四周，点头自语说道：“好一个幽静所在，我要好好享受这种‘寂寞’的境界。”

“寂寞”二字，唤醒了夏天翔的回忆，想起“三手鲁班”所述，那位在夔门绝顶与霍秀芸双双拼命、同坠百丈高崖的“寂寞女郎”，也是身穿黑袍、脸垂黑色面罩，正与眼前僧人一样装束。

从此看来，这喜爱“寂寞”的黑袍僧人，莫非便是自己苦寻未获，难知所在的“寂灭之宫”内的人物？

夏天翔一面猜疑，一面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双双屏息静气地注视这黑袍僧人有何举措？

黑袍僧人寻块大石，倚松坐下，面对清潭，一语不发，也毫无其他动作。

这种情状，足足维持了半个时辰之久，使这潭水四周，除了抛空飞瀑、喷珠溅玉的清绝水声以外，形成一片异沉死寂。

夏天翔不耐久等，暗想自己何不来个引吭高歌？试试这黑袍僧人是否会像夔门绝顶的“寂寞女郎”一般，嗔怪有人破坏了他的“寂寞”享受，要与自己大打一架。

心念既动，刚要张口，秦乐圃却轻轻碰他一碰，伸手往下一指。

夏天翔凝目看去，只见那黑袍僧人忽然长叹一声，从身旁取出木鱼，“笃笃笃”又复敲了几记。木鱼一响，歌声随起，那黑袍僧人居然也自引吭高歌，唱的是：

“天寂寞，愁云莽莽乾坤浊。

地寂寞，多少草原成大漠。

日寂寞，扶桑刚起西山落。

月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

星寂寞，牛郎织女难相合。

人寂寞，交亲势利情何薄……”

黑袍僧人作歌至此，突然南面崖顶传下一阵“哈哈”狂笑，有人效法那

黑袍僧人歌中之意，朗声唱道：

“山寂寞，冷淡云烟迷五岳。

水寂寞，鱼龙匿迹风波恶。

既是万缘皆寂寞，何如随我归真觉？”

唱到“何如随我归真觉”时，一条黄影，随着歌声自崖顶飘然飞降。

秦乐圃向夏天翔耳边低声笑道：“一个和尚大叹‘寂寞’，另一个和尚却要度他同归真觉，委实奇妙无比。夏老弟，我们大概有场好戏看了。”

原来从南面崖顶飘落的黄衣人影也是一个僧人，但穿着宽大的黄色僧袍，巨颅深目，不大像是中原人物。

黑袍僧人虽见对方飘落，却依然坐在石上，傲不起立，冷笑问道：“大师真好慈悲，你要度我同归真觉么？”

黄袍僧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点头答道：“中原多苦难，西域有真如。”

黑袍僧人哦了一声问道：“听大师之言，莫非来自西域？”

黄袍僧点头笑道：“你若投归我西域法门，管保不会再感到丝毫寂寞。”

夏天翔闻言一愣，暗用“蚁语传声”向秦乐圃耳边低低说道：“秦老前辈，这黄袍真人既系来自西域，一身武学又颇高明，莫非便是域外邪派的‘西域四天尊’之一么？”

秦乐圃含笑点头，并示意夏天翔不必惊动对方，最好静观其变。

那黑袍僧人听完黄袍僧人的话后，双目精光微闪，一注对方，含笑问道：“大师一再赞誉西域，莫非便是‘西域四天尊’之一？”

夏天翔听黑袍僧人也是这般问法，方在凝神微听，黄袍僧人已宣了一声佛号答道：“你猜得不错，‘奇林湖’妙景无边，‘四天宫’人间福地，贫僧在‘四天尊’中位居第三，人称‘大力天尊常胜佛’。”

黑袍僧人微笑说道：“好个‘大力天尊常胜佛’，这外号委实威风无比，但大师虽是西域高僧，夸说‘奇林湖四天宫’妙景无边，贫僧却并不向往，我认为莽莽尘寰之中，只有一处极乐所在。”

“大力天尊常胜佛”诧然问道：“这极乐所在叫何名称？”

黑袍僧人应声答道：“寂灭之宫。”

这四个字儿，听得夏天翔精神一振。

“大力天尊常胜佛”双眉略蹙，微一寻思，继续问道：“大师法号怎么样称呼？”

黑袍僧人答道：“我是‘寂灭之宫’中的‘寂寞和尚’。”

“大力天尊常胜佛”听得微一摇头，含笑问道：“这‘寂灭之宫’内有何乐处，能够称为极乐所在？”

“寂寞和尚”答道：“爱恶万缘皆寂灭，灵台清净绝无忧。”

“大力天尊常胜佛”听得越发摇头说道：“要想作到爱恶万缘尽皆寂灭，谈何容易？”

“寂寞和尚”笑道：“故而大师要想度我去往‘奇林湖四天宫’同礼真如，我却也想度化大师与我去往‘寂灭之宫’，同归极乐。”

“大力天尊常胜佛”闻言大笑说道：“妙极！妙极！我想度你，你却又想度我，此事却应如何解决？”

“寂寞和尚”笑道：“我们不妨打个赌儿。”

夏天翔听得不禁用“蚁语传声”向秦乐圃说道：“妙极！妙极！秦老前

辈，我生平最爱打赌，倒要看看这两个自我吹嘘的和尚是怎么赌法？”

这时那位“大力天尊常胜佛”颇对“寂寞和尚”所提出的打赌之事感觉兴趣，点头含笑问道：“我们怎样赌法？赌些什么？”

“寂寞和尚”笑道：“彼此都是武林中人，自然离不开‘武功’二字，我显露我的中原武学，你施展你的西域神功。”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这种赌法最好，但赌注又复如何？”

“寂寞和尚”笑道：“我输了立即随你去往‘奇林湖四天宫’，归入西域一派！你输了则请立誓他年投奔‘寂灭之宫’。”

“大力天尊常胜佛”讶然问道：“倘若我输，你为什么要我立誓他年再往‘寂灭之宫’，不要我立即随你前去？”

“寂寞和尚”笑道：“因为‘寂灭之宫’中的人，个个均有无比伤心之事，遂连任何一只不带忧愁的鸟兽之类，也不许进入其中……”

“大力天尊常胜佛”接口问道：“大师方才不是曾说‘寂灭之宫’中极乐无忧，怎的……”

“寂寞和尚”也接口笑道：“我并未说错，这意思就是非经重大忧患，伤心无比之人，不能进入‘寂灭之宫’，享受‘寂灭极乐’。”

语音略顿，看了“大力天尊常胜佛”一眼，继续说道：“故而这场赌约，大师若败？便请对天立誓，在你遭受重大伤心之事，对龌龊的红尘极端厌倦以后，即行照我指示，投奔‘寂寞之宫’。”

“大力天尊常胜佛”点头笑道：“使得，使得，我同意这项赌注，如今我们应该商讨一下如何各显功力？”

“寂寞和尚”正待发话，突然耳边响起一阵“阿弥陀佛”佛号。

这声佛号，是发自夏天翔口内，人也随着佛号之声，飘落在“大力天尊常胜佛”及“寂寞和尚”面前。

“大力天尊常胜佛”目光微注之下，便看出夏天翔年龄虽轻，但神仪外宣，英华内敛，分明内功极佳，业已练到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境界，绝非一般武林俗手。

遂丝毫不加轻视地含笑问道：“小施主怎样称呼？为何宣唱佛号？”

夏天翔装出一脸悲伤的神色，合掌当胸，皱眉答道：“我叫伤心人，身有绝大伤心之事，要想屏绝万缘，皈依我佛，两位大师哪位愿发慈悲，加以接引？”

“万梅老农”秦乐圃如今因已深知夏天翔的功力，故仍隐身树上，未曾随同纵落，听他这等说法，及见所装出的那副愁苦神情，未免有点忍俊不禁。

凡属武林人物，对于资质上佳的年轻男女，无不极愿笼络，使其归入自己门下，故而夏天翔语音才了，“大力天尊常胜佛”便即抢先笑道：“贫僧愿加接引，欢迎小施主去往藏中‘四天宫’，一览‘奇林湖’无边妙景，包管足以散虑释忧。”

“寂寞和尚”也不甘寂寞地接口说道：“小施主既有无限伤心事，似乎归诸‘寂灭之宫’比较适当些。”

夏天翔早就料定对方必然均想争取自己，遂故意沉思片刻，含笑说道：“藏中‘奇林湖’妙景无边，我虽极为向往，但那‘寂灭之宫’也对我这伤心人颇具吸引之力，两位大师齐发慈悲，愿加接引，倒叫我有些左右为难的了。”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祸福无门，任君相择，灵光一点，自在心

头，小施主资质绝世，慧根极深，你切勿鲁莽，务宜慎加考虑，不要错过了这段缘法。”

夏天翔笑道：“我想来想去，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得我左右为难。”

“寂寞和尚”含笑问道：“什么方法？你总不能分身两处，只可择一而归。”

夏天翔笑道：“这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也参加你们这场打赌。”

“大力天尊常胜佛”虽看出夏天翔内功极佳，武学不俗，却未想到他竟敢参加赌约？不禁讶然问道：“小施主也要参加赌约？”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也参加赌约，倘若‘大力天尊’得胜，我便与‘寂寞大师’随你同往西域。倘若‘寂寞大师’得胜，我便随你同往‘寂灭之宫’，不必对天盟誓，将来再去，因为我已经是个莫大的伤心人了。”

“寂寞和尚”失笑问道：“万一小施主获胜，又便如何？”

夏天翔笑道：“我既非三宝使，哪有度人心？万一竟是我这武林末学获胜，只请两位大师每人回答我两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便了。”

“大力天尊常胜佛”闻言，目中微射精光，深深看了夏天翔几眼，点头说道：“原来小施主是位有心人，特意前来参加这场赌约。”

夏天翔笑道：“我是伤心人，不是有心人，常言道得好：‘有福方登三宝殿，无缘难入大乘门！’我们还是赶紧开始赌约，看看究竟与哪位大师有缘，能被接引。”

“大力天尊常胜佛”业已有点识透夏天翔的来意，闻言冷哼一声，向“寂寞和尚”说道：“我们忝长几岁年纪，这场赌约的比斗题目，似乎应由这位小施主来决定？”

“寂寞和尚”点头答道：“那是自然，任凭这位小施主划道就是。”

夏天翔心中早就暗作估计，这两个和尚看来武功均颇不弱，“大力天尊常胜佛”尤其是域外群邪中的有名人物，自己不可恃技骄敌，且自得了便宜再说。

主意打定，遂毫不谦辞地指着面前一潭清泉，微笑说道：“我们不必麻烦，就借这潭清泉试试功力如何？”

“寂寞和尚”含笑说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本来随意取用一草一木，均可考验出彼此的修为火候，但不知小施主是否要规定什么施为方法？”

夏天翔笑道：“我们不必规定方法，请两位大师随意施为，便以所发内家真气的击水深浅程度，判断胜负便了。”

“寂寞和尚”笑道：“如此甚好，贫僧先行献丑。”

话完，默运内家真气，举掌虚空一劈，只听“轰隆”一声，击得水陷尺许，浪花飞溅。

夏天翔颇吃一惊，暗想这“寂寞和尚”看来并不起眼，竟身怀如此功力，足见“寂灭之宫”中卧虎藏龙，尚不知隐有多少怪异人物。

“大力天尊常胜佛”见状，也不禁对中原武学暗暗钦佩，功力聚足十二成，向那潭水之中合什一拜。

一无疾风，二无锐啸，那潭渐趋平静的澄澈清水，突然现出一个下陷二尺的深洞，飞起一天水雾。

“寂寞和尚”脸上颜色一变，念了声佛号说道：“大师好精纯的‘降龙手印’功力，贫僧自叹不及。”

“大力天尊常胜佛”闻言，不禁显出得意的神色，但这得意的神色转眼间便变成了懊丧的神情，因为夏天翔业已施展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遗传的、自己朝夕精研不辍的师门绝学“乾天指力”，向潭中虚空一划，划出了一条深几三尺的水缝。

“寂寞和尚”见是夏天翔获胜，心反倒一宽，颇为高兴地拊掌赞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毕竟英雄让少年。小施主你已赢得这场赌约，有甚话儿？尽管请问，贫僧知无不答。”

夏天翔笑道：“我依照彼此所订的赌约，只请大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位鹿玉如姑娘，是否现在‘寂灭之宫’中？”

“寂寞和尚”摇头答道：“‘寂灭之宫’中全是些伤心无奈的断肠人，他们多半尽力遗忘前尘，不肯留名，故而我不知道谁是鹿玉如？最好你能把她年龄相貌说出，或可忆及？”

夏天翔剑眉略蹙，遂把鹿玉如的年龄相貌，向这“寂寞和尚”细说一遍。

“寂寞和尚”听完，瞿然一惊答道：“你所说的这位姑娘，有点像是‘寂寞公主’。”

夏天翔暗把“寂寞公主”四字，记在心中，又复问道：“第二个问题是‘寂灭之宫’究在何处？”

“寂寞和尚”苦笑道：“我们‘寂灭之宫’中的人物，均曾立誓决不直接向任何人吐露出‘寂灭之宫’所在。”

夏天翔听出对方语意，含笑说道：“既不能直接吐露，总可以间接说出。”

“寂寞和尚”因不便反悔，违背赌约，只得无可奈何地勉强笑道：“小施主倘若定欲寻找‘寂灭之宫’，可去怒山问天峰的埋忧谷中，三呼‘埋忧居士’，由他盘问你的伤心恨事，再决定是否可以指引你进入‘寂灭之宫’。”

夏天翔谢过指教，这位“寂寞和尚”也就哼着他的寂寞歌儿，带着满怀寂寞，独自走去。

“寂寞和尚”一走，那位“大力天尊常胜佛”也向夏天翔笑道：“小施主所赢的两项问题，怎的不问呢？贫僧尚有要事，答完以后，也将告别了。”

夏天翔笑道：“我第一个问题是，大师是否与‘赫尼甘鲁’及‘金刀津二郎’相识？”

“大力天尊常胜佛”想不到夏天翔会提起这二人之名，微愕以后，点头答道：“这二人与我熟识，‘赫尼甘鲁’是‘身毒双怪’之一，‘金刀津二郎’则是‘东瀛三矮’之一。”

夏天翔笑道：“我第二个问题是，倘若我想找寻‘赫尼甘鲁’及‘金刀津二郎’，而不愿远去身毒、东瀛，是否有甚简便方法？”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小施主这项问题可算问对人了，贫僧有桩简便方法奉告。”

夏天翔恭身称谢问道：“大师请讲，有何简便方法？”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明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正是‘八莫’轩辕法王的百岁诞辰。海内外武林群雄，要在终南绝顶太白山巅举行祝寿大会，不仅‘赫尼甘鲁’与‘金刀津二郎’必到，连其余的‘身毒一怪’、‘东瀛二矮’暨我们‘西域四天尊’等，也将全都到齐，小施主只要参与这场祝寿盛会，便可见着他们，不必远去东瀛、身毒的了。”

夏天翔愕然问道：“‘八莫妖王’轩辕烈要跑到这终南绝顶作寿？”

“大力天尊常胜佛”点头说道：“海内外武林群雄，因景仰‘轩辕法王’

的罕世神功，故而发动此次盛会，特请‘轩辕法王’驾临绝顶，使中原人物一瞻风采。”

夏天翔双眉一轩，接口说道：“明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我也要走趟终南绝顶太白峰头，看看这领袖域外武林的‘八莫妖王’轩辕烈，到底是什么模样？”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小施主倘若也想参与这场盛会，却请不要忘记携带礼物，因为凡属未曾携带出奇寿礼之人，恐怕不会被允许上达太白峰绝顶，瞻仰‘轩辕法王’的风采。”

夏天翔冷笑一声道：“原来这位‘八莫妖王’轩辕烈不仅好名，并颇好利，但他既然跳不出名利圈儿，一身功力修为，也未见得真能高明到冠世无双、惊神泣鬼的地步。”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轩辕法王’的一身所学，委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并极为淡泊名利，这些寿礼，不过是孝敬法王夫人而已。”

夏天翔似出意外地哦了一声，问道：“‘八莫妖王’轩辕烈还有夫人？”

“大力天尊常胜佛”笑道：“法王夫人‘金花圣母’的一身武学，比诸‘轩辕法王’不遑多让，小施主难道未闻其名？”

夏天翔晒然摇头，“大力天尊常胜佛”又复笑道：“中原武林人物对域外高手难免陌生，但终南盛会以后，凡属曾经瞻仰‘轩辕法王’及‘金花圣母’风采以及绝艺神功者，必然会对他们夫妇倾倒万分，低头拜手的了。”

说到此处，话音忽顿，目光深深一注夏天翔，含笑问道：“小施主怎样称呼？是中原武林哪派门下？贫僧尚未请教。”

夏天翔对于那位“寂寞和尚”不愿吐露真名，但对这“大力天尊常胜佛”倒是无所顾忌，遂应声答道：“我叫夏天翔，先师皇甫神婆，向居北溟。”

“大力天尊常胜佛”微吃一惊，重新打量夏天翔几眼，点头笑道：“怪不得小施主年岁轻轻，所练内家真气能到那等精纯的地步，原来竟是‘轩辕法王’时常提起的‘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小施主无妨将贫僧适才相告之语，尽量宣扬，因为‘轩辕法王’、‘金花圣母’夫妇甚望借此终南一会，能够多与几位中原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晤对。”

夏天翔点头一笑，“大力天尊常胜佛”合掌当胸，施礼笑道：“贫僧告别，我还要赶去太白峰，为元宵大会之事预作布置，并寻找几样珍奇之物，以充寿礼。”

话音了处，僧袍忽飘，宛如一朵黄云，平升数丈，仍自攀登来路高崖走去。

夏天翔凝视“大力天尊常胜佛”身形杳后，剑眉双蹙，高声叫道：“秦老前辈，这件事儿把我越弄越糊涂了。”

秦乐圃飘身下树，纵到夏天翔身旁，“哈哈”大笑道：“夏老弟对于这场赌约赢得十分漂亮，并因而获知不少秘闻，怎说越弄越糊涂了呢？”

夏天翔蹙眉问道：“秦老前辈，你有没有听见我向那‘寂寞和尚’探询鹿玉如的下落？”

秦乐圃笑道：“我怎么没有听见？那‘寂寞和尚’不是答称鹿玉如姑娘在‘寂灭之宫’之内作了‘寂寞公主’么？”

夏天翔道：“鹿玉如竟在‘寂灭之宫’中，她身边哪里来的‘柳叶绵丝剑’？又为了何事，单人进入这终南死谷？”

对于这几项问题，秦乐圃也觉无法解答，遂向夏天翔答道：“夏老弟，

天下事似可解而似不可解者太多，我们只好暂莫追根究底，顺其自然，慢慢探听，因为终南死谷之中死了一位身带‘柳叶绵丝剑’的玄衣美女之事，并无第二人作证，万一若是‘毒佛’司空和尚信口开河，则夏老弟被他骗得大伤脑筋，岂不冤枉透顶？”

夏天翔闻言，想了一想，也觉得有点怀疑起来，遂向秦乐圃笑道：“老前辈说得有理，我们还是暂把此事置诸度外，继续我们策应‘龙飞剑客’司徒大侠及‘凌波玉女’柴姑姑的点苍之行为要。”

秦乐圃笑道：“武林人物既以除暴安良、济民救物为己任，则可能时时均在与魑魅魍魉相互搏斗的凶危艰险之中，故而驰援策应司徒侠及柴无垢一事并不在急，但我们走趟云南，倒是一举两得，因为正可去往怒山，到那‘寂寞和尚’所说的问天峰下埋忧谷中，向‘埋忧居士’打听打听那座耐人寻味的‘寂灭之宫’，究在何处？”

夏天翔一面与“万梅老农”秦乐圃施展轻功身法，攀登绝壁，一面含笑说道：“秦老前辈认为我们此次云南之行是一举两得，我却认为还要加上一得，应该是一举三得。”

秦乐圃知道夏天翔聪明绝顶，智计多端，遂含笑问道：“夏老弟，你这另外一得，却是什么打算？”

夏天翔笑道：“秦老前辈，方才那‘西域四天尊’中的‘大力天尊常胜佛’不是曾说明元宵佳节要在终南绝顶太白峰头，为‘八莫妖王’轩辕烈庆祝百岁期颐上寿，并竭力搜集珍奇之物，献给轩辕妖王的夫人‘金花圣母’么？”

秦乐圃点头说道：“‘白骨三魔’中，只走了一位‘白骨天君’，如今域外群邪又复进窥中原，简直是浩劫当头，群魔乱舞，据我看来，震天派血洗武当之事已肇其端，一场无边杀劫是不可避免的了。”

夏天翔目闪神光，朗然说道：“请教秦老前辈，在这种武林中杀机四伏，浩劫当头，异派妖邪又复纷纷出世之际，我们倘若认识什么绝代奇客，个个中高手，是否应该设法邀请他们出来群策群力，卫道降魔，而不容许他们独善其身，高蹈自隐？”

秦乐圃笑道：“夏老弟立论甚高，但不知你又想把哪几位绝世高人拉得同蹚这场浑水。”

夏天翔答道：“我是想趁云南之行，走趟高黎贡山凝翠谷，到莫愁石室之中参谒‘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位前辈。”

秦乐圃被夏天翔一言提醒，含笑说道：“夏老弟说得对，这三位武林奇客均具绝世手段，倘肯联手同出，降魔卫道，则对正邪势力消长，委实轻重！若容他们高蹈自隐，置身事外，未免太以可惜！”

夏天翔笑道：“这三位老人家虽因多年心愿得了，淡于世情，但我们此去，一来陈述异派群邪纷纷崛起之事，为武林苍生及江湖正气请命，二来报知鹿玉如、霍秀芸二女，一个死生未卜，一个下落不明，这三位老人家得讯以后，可能再出风尘，一显身手。”

秦乐圃大笑说道：“岂只是可能再出风尘，一显身手？这三位武林奇客闻讯之下，必定勃然震怒，立现江湖，因为你倒忘怀了鹿玉如与霍秀芸两位姑娘，均是‘风尘狂客’厉清狂的爱女。”

夏天翔苦笑道：“‘风尘狂客’厉老前辈与我倒颇投缘，‘九天魔女’

董老前辈性情也较温和，但那‘绛雪仙人’凌老前辈却刚愎古怪，极为难缠，我去报告噩耗，或会吃她一些苦头也说不定。”

秦乐圃笑道：“夏老弟与鹿玉如、霍秀芸两位姑娘目前虽尚未完花烛，但彼此早已心心相印，在厉清狂、凌妙妙及董双双等三位老人眼内，定也早已把你当作东床爱婿看待，常言道得好，丈母娘最疼女婿，故而我不敢保证，即令那位‘绛雪仙人’凌妙妙脾气再坏，也不会对夏老弟有何不利！”

夏天翔苦笑道：“倘系敌对方面，纵是再厉害的盖世魔头我也不怕，如今凌老前辈成了我的尊长，打又不能还手，骂又不能还口，这种滋味，委实无法消受。故而我真有点胆战心寒，不敢进那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

而人相互谈笑，途中也别无变故，安然抵达点苍山步虚道观。

这座曾被称为云南武林圣地的步虚道观，本来早在铁冠道长决心与祁连派合并，另组震天新派之时，纵火焚毁，以致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

“万梅老农”秦乐圃与夏天翔本来以为“龙飞剑客”司徒畏与“凌波玉女”柴无垢定然在此再修步虚道观，重续点苍一派道统，谁知目前情势大出所料，不禁好生怀疑，有点替司徒畏、柴无垢担忧了。

直等细一查问以后，方知“龙飞剑客”司徒畏募足资金，正拟重建步虚道观之际，震天派大举逞凶，血洗武当的噩耗，业已传遍江湖。

“凌波玉女”柴无垢遂劝司徒畏不必急于图功，应把未曾随同铁冠道长投奔震天派的点苍一派好手，完全聚集，暂时移居罗浮，静待与正派群侠合力歼灭震天群邪之后，再复重建步虚道观，中兴点苍道统。

司徒畏权衡利害之下，也知独处云南，声势太孤，可能步虚道观尚未重建完毕，震天群邪便会闻讯寻来，众寡悬殊、强弱远逊，一场恶战的结果，所余忠贞，必然死亡殆尽，哪里还有希望能够再振点苍一派？

利害既明，遂赞成柴无垢的建议，聚集了十余名风骨高峻、未与铁冠道长同流合污的点苍好手，暂时移居罗浮。

双方一去一来，本在中途可能相遇，但“万梅老农”秦乐圃与夏天翔因曾绕道终南死谷，故而错过。

夏天翔得知内情以后，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我柴姑姑的这项计划果然高明，不但使司徒大侠及点苍其余的好手可以远避震天群邪凶锋，罗浮的防务也因之加强了不少！”

秦乐圃也心中宽慰地微笑道：“夏老弟，此间既无事，我们便走趟高黎贡山凝翠谷，探望住在莫愁石室之中的‘风尘狂客’厉清狂等三位武林奇客！”

夏天翔剑眉略蹙，正欲答话，秦乐圃又复含笑说道：“夏老弟一向心高胆大，如今却这等神情，想来你这未来的三位泰山泰水，定必难缠已极！倘若真有碍难，我们不去也罢！”

夏天翔忽然轩眉说道：“为了增长正派群侠的势力，打击异派群邪，这趟高黎贡山非走不可！我所以踌躇之故，并非惧怕三位老人家难缠，只是觉得未能善自维护鹿玉如、霍秀芸，让她们双双出了严重差错，无颜向厉老前辈等人交代而已！”

秦乐圃向夏天翔安慰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无法事先加以料知防止，鹿玉如自厌红尘，霍秀芸飞来横祸，均与老弟何干？我想即令‘绛雪仙人’性情再坏，只要好生禀告，也不会对老弟过于责怪！”

夏天翔经秦乐圃一番慰解，心内稍宽，遂一同赶奔高黎贡山凝翠谷而去。但到了莫愁石室之前，却见洞门早已封死，在崖壁上题了龙飞凤舞的四

句诗。诗句是：

“不羨长生碧落仙，但求并骨聚黄泉！  
此洞已封休再入，谢绝人间儿女缘！”

### 第三十一 章妙计阻敌

夏天翔见莫愁石室已封，及崖壁上所题的诗句，不禁愕然回身向“万梅老农”秦乐圃问道：“老前辈，历老前辈等人留诗封洞，我们是否应该强行求见，抑或不再惊扰他们？”

秦乐圃把壁上诗句朗吟几遍，长叹一声道：“不羨长生碧落仙，但求并骨聚黄泉！这两句诗儿的含意是多么沉痛！感情又是多么真挚！‘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之间的情海风波，历时多年，如今才得解释误会，葛鲍齐修！他们既然不羨神仙，但求并骨，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似乎不必惊扰他们，让他们暂绝尘缘，享受几天清福吧！”

夏天翔点头笑道：“秦老前辈说得极是，我看了这首绝句之后，也不想再以儿女情缘及江湖俗事惊扰三位老人家了！”

说到此处，剑眉微扬，目注秦乐圃又复笑道：“老前辈，我们来时，便曾经过怒山，但因直奔此处，致未停留，如今是否去往问天峰埋忧谷，找找那位知道‘寂灭之宫’所在的‘埋忧居士’？”

秦乐圃点头赞同，含笑说道：“慢说老弟急于寻找鹿玉如姑娘下落，便是我也颇想见识见识那‘寂灭之宫’，究竟是处什么奇异所在？宫中又由什么神秘人物执掌威权，发号施令。”

行踪既定，一老一少两位武林奇侠，遂一面眺览四外风光山色，一面向凝翠谷口，缓缓走去。

如今正是炎夏六月，暑意逼人，但凝翠谷中万木参天，浓荫蔽日，加上夜色已起，明月当头，阵阵山风驱烦送爽，倒也令人不觉十分炎热。

夏天翔缓步之间，忽又感叹说道：“此洞已封休再入，永绝人间儿女缘！秦老前辈，据你看来，厉、凌、董等三位老人家，是否真可从此清净，永远断绝儿女情缘了呢？”

秦乐圃想了一想说道：“‘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与鹿玉如、霍秀芸，父母儿女之间，几乎只有过骨肉分离之痛，全未有过天伦团聚之乐，照理推测起来，缘既未满，欲绝何从？……”

话方至此，忽见凝翠谷外的夜空之中，有片奇亮的绿光一闪。

夏天翔咦了一声，向秦乐圃低低说道：“秦老前辈，你可看得出这片绿光是何来历？”

秦乐圃摇头说道：“绿光闪处，离此不近，根本不知是天然变化，抑是人为，怎可妄加判断！我们且悄悄掩至谷口一看，便知究竟！”

夏天翔好奇心重，闻言之下，一式“风飏柳絮”，轻轻纵出六丈有余，直扑凝翠谷口！

这时，那片奇异的绿光，又在夜空之中再度闪起。

秦乐圃正在思忖，却见夏天翔匿身谷口，向自己不住招手，神情颇为紧张，分明业已发现什么重大之事。

秦乐圃赶紧腾身，纵到谷口一看，只见东北方的夜空之中，有七朵灯焰形的绿色怪火，正自渐渐地幻灭。

夏天翔见秦乐圃面带惊容，意欲发话，遂先以“蚁语传声”功力向他连连摇手说道：“秦老前辈小心，最好不要出声，这凝翠谷附近可能潜伏有震天派中人物。”

秦乐圃听得“震天派”三字，不免又是一惊，手指空中那片已由七朵灯

花形火焰化成的奇异绿光，也用“蚁语传声”问道：“这片绿光……”

夏天翔神情凝重地接口道：“这是震天派人物用来彼此呼应及表示身份的九幽磷火。”

秦乐圃也已看出绿光正是“九幽磷火”，不禁蹙眉说道：“震天群邪袭击武当以后，又到这高黎贡山做什么事？”

语言略顿，又续道：“夏老弟说是这‘九幽磷火’可以表示身份，则适才火共七朵……”

夏天翔接口说道：“九朵磷火才代表掌门身份，七朵之数并不算高，来人大概是‘紫焰天尊’雷化、‘铁面鬼王’佟巨一流。”

秦乐圃双眉一蹙，摇头说道：“这就不对了！”

夏天翔讶道：“老前辈，我曾与震天派前身的祁连群凶打过多次交道，对这九幽磷火不会认错。”

秦乐圃笑道：“我不是说老弟认错，而是认为震天群邪深知‘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及‘九天魔女’董双双三位，无一不是绝世高手，倘若想对他们有所图谋，至少必须‘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等正副掌门齐来，并把‘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两位护法也均约到，方足一战，怎会派遣仅有七朵九幽磷火身份的雷化或佟巨这般二流脚色，前来螳臂当车，飞蛾投火？”

夏天翔听秦乐圃这番分析极为合理，正自暗中寻思，忽见十五六丈以外的一片崖壁之下，也飞起八朵九幽磷火。

这八朵九幽磷火一起，夏天翔与秦乐圃才知不出所料，对方果在左近潜伏，若非警觉尚早，互相问答均用“蚁语传声”，则踪迹早已泄露，无法窥探机密。

夏天翔突然忆及伏牛山中初会“九首飞鹏”戚大招等祁连群凶的情形，暗想如今正好重施故智，遂向秦乐圃低声笑道：“秦老前辈，那片崖壁不高，我们只要悄悄掩到崖顶，便可窥听崖下一切。”

秦乐圃含笑点头，两人遂施展极上乘的绝顶轻功，悄悄绕道，向那山崖之上掩去。

夏天翔如今一身轻功，已不亚于当代武林八大掌门，“万梅老农”秦乐圃又是罗浮掌门冰心神尼的师叔，两人再一小心谨慎，蹑足潜踪，果然静悄无声、神鬼不觉地掩至崖顶。

夏天翔未到崖顶之前，便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你从那八朵九幽磷火之上，应该可以猜出崖下之人是谁了吧？”

秦乐圃笑道：“既然九朵九幽磷火代表掌门身份，则崖下之人，可能是‘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师妹‘白头罗刹’鲍三姑。”

夏天翔点头说道：“秦老前辈猜得不错，我敢断定崖下凶人，定是在我‘雪山冰奴’冷白石大哥的‘九转天寒神功’之下吃过大苦的祁连妖婆‘白头罗刹’。”

话方至此，东北方传来夜行人的衣襟飘风之声，一条高大的人影出现在四五丈外，直向崖下扑到。

夏天翔笑道：“这一卦居然被我算对，来人正是‘九首飞鹏’戚大招的三师弟‘铁面鬼王’佟巨。”

说完便即与秦乐圃一同俯伏崖顶，探头向崖下看去。

崖下一方巨石之上，坐的果是“白头罗刹”鲍三姑，见佟巨赶到，遂站

起身形，含笑问道：“佟三弟，副掌门人与‘白骨仙子’护法率同‘紫焰天尊’雷道长等扫荡峨嵋之行，是否与血洗武当同样顺利？怎的命你先来，他们何时可到？”

这几句话儿，听得崖顶的秦乐圃与夏天翔均自眉头双蹙，心中大震！暗想峨嵋派声势不强，人手不多，只有玄玄仙姥及秀圆道姑、秀朗道姑、盛秀芝等师姊妹等几位好手，在“白骨仙子”与铁冠道长暨“紫焰天尊”雷化、“铁面鬼王”佟巨等震天群凶的猛烈攻击之下，哪有幸理？可能比武当的命运还要悲惨！

两人正在暗替玄玄仙姥等人担忧，却见“铁面鬼王”佟巨摇头答道：“大师姊，你猜错了，峨嵋派可能因听得武当噩耗，早已知机遁走，坤灵道院之内，阗无一人！”

秦乐圃、夏天翔闻言，心中一慰，相顾微笑点头，静听双凶问答。

“白头罗刹”鲍三姑哦了一声说道：“峨嵋派既已知机遁走，副掌门人与‘白骨仙子’护法怎的还不赶来，又为何事延滞？”

佟巨答道：“副掌门人与‘白骨仙子’护法一面火焚坤灵道院，一面还要在峨嵋山内仔细搜索一番！故命小弟前来通知师姊，因我们预定的计划稍有变更，请师姊万勿打草惊蛇，轻举妄动。”

鲍三姑皱眉问道：“我们的预定计划又有什么变更？”

佟巨笑道：“‘白骨仙子’护法认为这凝翠谷内虽仅‘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人，但均为罕世好手，极为难斗！要更改为先赴大雪山玄冰原，与‘白骨羽士’护法及掌门人会合，先灭雪山派后，再回师至此，全力猛攻厉清狂等。”

秦乐圃、夏天翔闻言，不禁又对雪山派的安危深深忧虑。

“白头罗刹”鲍三姑面露喜色，笑道：“先攻雪山派也好，一来我曾暗探凝翠谷，发现谷内无人，根本不见‘风尘狂客’厉清狂等，二来我早就想寻那‘雪山冰奴’冷白石，报复前次震天大会之恨。”

夏天翔在崖顶听到此处，暗用“蚁语传声”功力向秦乐圃说道：“秦老前辈，照鲍三姑这种说法，震天群邪分明并不知道莫愁石室何在，则我们似应暂缓怒山问天峰埋忧谷之行，先赶往大雪山玄冰原，向‘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及我冷大哥报讯，使他们早作准备，俾免仓卒被袭。”

秦乐圃方一点头，又听鲍三姑问道：“副掌门人与‘白骨仙子’护法等何时可到？”

佟巨答道：“大概明日夜间可到，命小弟与师姊在这凝翠谷外相候，彼此聚齐之后，立往藏边大雪山，与掌门人及‘白骨羽士’护法合攻雪山派！”

夏天翔因已知机密，不必再听，遂与秦乐圃悄悄退下崖顶，并目闪精光问道：“秦老前辈，我们要不要把‘白头罗刹’及‘铁面鬼王’等两个凶人先行除掉？”

秦乐圃想了一想，摇头说道：“不必如此，常言道得好，射人射马，擒贼擒王，除掉这两个凶人，对震天派并无大损，却使‘白骨仙子’等知道机密已泄，可能另生他变。”

夏天翔道：“既然不必多事，我们应该急赴大雪山，但‘九首飞鹏’戚大招与‘白骨羽士’业已先赴藏边，不知是否已与雪山派人物交手了？”

秦乐圃想了一想笑道：“照佟巨的语气听来，震天群邪发动突击的凶谋

颇为谨慎，非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我们既已先知机密，有这一日光阴早为准备，必可替雪山派挽回一劫！”

话完，拉着夏天翔仍向凝翠谷走去，并含笑说道：“我们把这谷中一件事儿办完，便加急赶往大雪山玄冰原吧！”

夏天翔愕然问道：“我们在这凝翠谷中还有什么事要办？”

秦乐圃笑而不答，直等赶到内藏莫愁石室的那片石壁之下，方凝功援登，把壁上那首“不羨长生碧落仙，但求并骨聚黄泉，此洞已封休再入，谢绝人间儿女缘”的字迹削去，并弄些泥土苔藓，将削痕涂抹掉。

夏天翔憬然赞道：“老前辈真个细心，你是不愿震天群邪发现字迹，知晓莫愁石室所在，而对隐居清修的三位老人家加以滋扰？”

秦乐圃点头笑道：“‘风尘狂客’厉清狂伤心半世，才享几天清福，连老弟与我都不忍心对他们加以惊扰，何必再让妖孽嚣张？如今我们便赶往大雪山玄冰原吧！”

夏天翔既悉震天群邪的凶谋，自然颇为雪山派担忧，遂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双双展足脚程，星夜赶奔大雪山玄冰原而去。

但刚到大雪山，尚未抵达玄冰原之际，便遇岔事。

夏天翔与秦乐圃赶至此间，恰是深夜，月被云遮，星光微弱，使得一堆堆的突兀怪石，从远远看去，都幻作了张牙舞爪的狰狞鬼影。

夏天翔目光极锐，一面施展轻功，提气疾驰，一面瞥见十来丈外的峰脚之间似有黑影微闪。

这条黑影，虽仅快如石火电光的微一飘动，但显然已可看出具有绝世身手。

秦乐圃也已发觉，暗以手肘微碰夏天翔，示意他留神戒备。

夏天翔艺高胆大，驰到峰脚，蓦然收步，发出一阵震天狂笑说道：“峰后躲躲藏藏的武林朋友是谁，还不请出一见？”

语音甫落，峰脚后一声冷笑，宛如幽灵般飘出一人，挡住夏天翔、秦乐圃的去路。

秦乐圃目闪神光，微一打量对方，只见来人是位黄袍和尚，面容瘦削，身材适中，神情似颇阴鸷。

因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不知是何来历，遂一抱双拳，含笑说道：“大师法号怎样称呼？为何挡住秦某与这位夏老弟的去路？”

黄袍僧人双掌合什当胸，神情极地微一答礼说道：“贫僧元通，向居西域，这拦住两位施主去路之举，是为了一桩功德。”

夏天翔蓦然想起这自称法号“元通”的僧人身上所着的黄色僧袍，式样质料，似乎均与终南死谷所遇的“大力天尊常胜佛”所着相同，不禁灵机一动，含笑问道：“大师莫非也是‘西域四天尊’之一？”

元通和尚颇为精明，闻言蓦一抬头，两道闪电似的眼神凝注夏天翔说道：“小施主怎会一口道出贫僧来历，你大概曾在何处见过我的师兄师弟？”

夏天翔也颇佩服对方反应敏捷，点头答道：“你猜得不错，我在终南死谷之外，见过‘大力天尊常胜佛’。”

元通和尚哦了一声笑道：“那是我三师弟元智，贫僧排行第二，人称‘七宝天尊多手佛’，尚不知两位施主怎样称谓？”

秦乐圃笑道：“老朽秦乐圃，这位老弟名叫夏天翔，请教大师拦住我等去路，是为了一桩什么样的功德？”

元通和尚笑道：“有几位施主，具有莫大神通法力，要在此间歼除一班冤魂怨鬼，故而前行十里之内几成死域，贫僧生恐两位施主无知闯入，平白遭殃，才本着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念加以劝止，阻人于危，岂非功德？”

夏天翔知道这“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所说的具有莫大神通法力之人，是指“白骨羽士”、“九首飞鹏”戚大招等，而把雪山派的“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以及“雪山冰奴”冷白石诸人比做了冤魂怨鬼，遂心头一转，接口笑道：“大师虽然慈悲为本，想积功德，但我与这秦老前辈却大概在劫难逃，必须渡渡鬼门关，闯闯生死路！”

元通和尚双眉微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道：“两位施主有何急事？竟非甘冒奇险，与鬼为邻不可？”

夏天翔笑道：“我们要赶到大雪山玄冰原，去赴群英大宴。”

秦乐圃听夏天翔这等说法，便知他又要出甚花样。

元通和尚听得“玄冰原”三字，脸上神情先是一晒，但等夏天翔说完以后，却又愕然问道：“什么叫‘群英大宴’？”

夏天翔笑道：“雪山派掌门人申屠亥、茅玉清夫妇，为了震天派血洗武当之事，极为震怒，遂与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以及隐居高黎贡山的‘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联名邀约若干武林友好，欲为此事主持公道，并讨论怎样对震天派加以制裁，这场聚会，便命名为‘群英正气大宴’，大师成名西域，威震一方，难道竟不知此事，也未被申屠神君夫妇邀请么？”

秦乐圃听夏天翔编造得头头是道，不禁手捻长须，会心微笑。

元通和尚哪知夏天翔这一番话儿全系凭空捏造，遂在寻思以后，闪身让路，口宣佛号说道：“两位施主既有如此要事，贫僧不敢相拦，但愿佛祖慈悲，保佑两位施主莫为那些冤魂怨鬼所缠，致遭灾厄。”

夏天翔自从得知元通和尚外号“七宝天尊多手佛”后，便怀疑对方擅用恶毒暗器，如今见他闪身让路，遂一面与秦乐圃举步前行，一面暗凝“乾天气功”，并准备好“红云蛛丝网”，以防不测。

谁知元通和尚竟无丝毫暗算动作，夏天翔等遂加急赶往玄冰原而去。

秦乐圃等转过这重峰脚，留神暗察，确知四外无人，方对夏天翔笑道：“夏老弟，你编造了这场‘群英正气大宴’的故事，必有深意。”

夏天翔笑道：“秦老前辈，据我们所知，震天群邪这次暗袭雪山派动用了多少人力？”

秦乐圃屈指计道：“先来的‘白骨羽士’、‘九首飞鹏’戚大招，尚未赶到的‘白骨仙子’、铁冠道长，以及手下群邪，再加上方才那位‘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

夏天翔点头笑道：“如此实力，是否雪山一派，再加上老前辈与我两人，便可抵御？”

秦乐圃沉吟道：“‘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及‘雪山冰奴’冷白石，虽然均怀上乘神功，但仅可与铁冠道长、‘九首飞鹏’戚大招等互争长短，却非‘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之敌，纵加上老弟与我，仍然强弱悬殊，难于抵御。”

夏天翔笑道：“倘若玄冰原上如我所说，尚有‘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位老人家以及峨嵋掌门玄玄仙姥，情势如何？”

秦乐圃笑道：“厉、凌、董三位岂同小可？再加上峨嵋掌门，简直不但危机全弭，反而占尽优势。”

夏天翔得意笑道：“我因深觉危机难解，才在巧遇元通和尚之际，将机就计地故作虚言，敲山震虎！虽然‘九首飞鹏’戚大招老奸巨滑，未必深信，但也必费一番心力，加以推断，或是派人探听究竟，岂非最少亦可略微延缓对方发动攻击之期，使我们能与申屠神君从长计议，周密布署？”

秦乐圃笑道：“原来老弟用的是条‘反空城计’，妙处尤在你把峨嵋掌门及‘风尘狂客’说在其内，而‘白骨仙子’与铁冠道长等却两处扑空，互相对证之下，颇为吻合，‘九首飞鹏’可能信以为真，偃旗息鼓，知难而退。”

夏天翔笑道：“退不退在他，雪山派人手虽少，但我听我仲孙姊姊说过，玄冰原形势绝险，易守难攻，我们若有机缘，帮助雪山派，与震天群魔来场攻防大战，倒也不错。”

秦乐圃闻言忽被夏天翔触动灵机，微笑说道：“夏老弟，我在壮年之时，曾经随军参赞戎幕，如今真若要与震天群邪作场攻防战时，那些韬铃之学，可能尚有用处。”

夏天翔大笑说道：“秦老前辈，我包管你腹中那些韬略战术能在玄冰原上大展奇能，因为戚大招既倾全力远来，决不会被我那条浅薄不堪的‘反空城计’吓阻得悄悄退走。”

两人一路谈笑，足下不停飞驰，约莫黎明时分，便攀登百丈雪山，到了那座上书“玄冰原”三个大字的玄冰牌楼之下。

夏天翔与秦乐圃一报姓名，玄冰原前值守的弟子，便即派人赶向广寒洞府通禀。

秦乐圃经多见广，夏天翔却尚是初到这种雪地冰天，不由颇为好奇地向四周打量着。

片刻之后，一阵粗豪大笑突起遥空，不但“雪山冰奴”冷白石首先迎来，连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也双双步出广寒洞府。

秦乐圃抢前几步，抱拳笑道：“秦乐圃与夏天翔，不敢当申屠掌门人贤梁孟亲自迎接。”

“冰魄神君”申屠亥因“万梅老农”秦乐圃是罗浮掌门冰心神尼的师叔，遂也以“老前辈”称之，含笑说道：“秦老前辈与夏老弟大驾光临，玄冰原蓬荜生辉，请到蜗居广寒洞中一叙。”

话完，夫妇二人双双含笑揖客，一同走入广寒洞内。

这广寒洞的“广寒”二字，名不虚传，不但洞府宽广无比，并且凉意袭人，连这六月炎天，仿佛均可重裘不汗？

侍童献过香茗，申屠亥首先目注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祁连一别之后，你往何处游侠？”

夏天翔恭身答道：“北溟参师。”

“冰魄神妃”茅玉清笑道：“尊师皇甫神婆可好？”

夏天翔眼圈一红，凄然答道：“家师功行圆满，业已仙逝！”

茅玉清呀了一声，向夏天翔安慰道：“修道之人能够功行圆满，本是天大的喜事，尤其皇甫神婆门下有夏老弟这样一位得意弟子，足振北溟声威，为武林大放异彩，更是含笑碧落，毫无遗憾的了。”

“冰魄神君”申屠亥也安慰了夏天翔几句，又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

辈怎会巧与夏老弟结伴同行？远来玄冰原，定有要事指教？”

秦乐圃面色一整，正待答话，夏天翔却抢先说道：“申屠神君，你且慢问我们，我要先问我冷大哥一句话儿。”

“雪山冰奴”冷白石微笑说道：“夏老弟要问我什么？”

夏天翔道：“我请问冷大哥，自从震天大会以后，雪山派弟子可曾在江湖走动？”

冷白石摇头笑道：“本派掌门人看出武林重劫将临，自祁连山返回玄冰原后，便督促所有派中弟子刻苦用功，精研本门绝艺，根本未曾有人去往江湖走动。”

夏天翔闻言，向秦乐圃说道：“这样看来，申屠神君等人不仅不知峨嵋遭劫及火焚坤灵道院之事，甚至连震天群邪血洗武当之举，亦所未闻？”

“冰魄神君”申屠亥听得大吃一惊，目注夏天翔，急急问道：“夏老弟你说什么？震天群邪曾经火焚峨嵋坤灵道院暨血洗武当？”

秦乐圃点头说道：“震天群邪由‘白骨羽士’、‘白骨仙子’、‘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为首，在震天大会之后，倾巢齐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武当三元观，弘光道长、一尘子当时战死，掌教弘法真人不知所终……”

这种惊人噩耗，听得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及冷白石无不震惊欲绝！

秦乐圃继续说道：“震天群邪的屠刀，第二次则指向峨嵋……”

“冰魄神妃”茅玉清“哎呀”一声叫道：“峨嵋派人手尚不及武当众多，岂非难免又遭浩劫？”

秦乐圃笑道：“尚幸峨嵋掌门玄玄仙姥知机，率同门下，早早趋避，才幸脱毒手，未遭浩劫，但震天群邪凶心未逞，恼怒难消，竟放火把座坤灵道院烧得干干净净！”

“冰魄神君”申屠亥长叹一声，目注茅玉清、冷白石说道：“我早就看出群魔乱舞，重劫将临，但却料不到发作得这般快法，震天群邪一不做二不休，定然继续逞凶，不知他们的血腥屠刀第三次又将指向何处？”

夏天翔剑眉双挑，接口说道：“震天群邪的血腥屠刀，第三次指的正是雪山派，他们不但倾巢齐来，并与西域凶僧勾结，如今业已陈兵玄冰原下。”

“雪山冰奴”冷白石惊得跳起身形，把住夏天翔双臂，瞠目问道：“夏老弟，你这几句话儿当真毫无差错？”

夏天翔正色答道：“此事关系何等重大，小弟怎敢戏言？申屠神君若不赶紧妥为部署，最迟明日夜间，这玄冰原上便将化作修罗地狱。”

说完，遂把途中所见所闻，向雪山派三位主脑人物仔细叙述一遍。

“冰魄神君”申屠亥等闻言，不禁愁眉相对，均自暗暗筹思稳妥对策。

秦乐圃举杯饮了一口香茗，向申屠亥笑道：“申屠神君，我们似应先把或攻或守的策略决定，然后再细加部署。”

申屠亥点头说道：“秦老前辈定有指教，申屠亥愿闻高论。”

秦乐圃笑道：“秦乐圃一路之间，已代申屠神君拟定了三条策略。”

申屠亥道：“申屠亥先请秦老前辈指教下策。”

秦乐圃笑道：“下策是效法峨嵋所为，先机远遁，暂时避害，再作计较。”

“冰魄神君”申屠亥立即摇头说道：“雪山、峨嵋两派，情势截然不同，峨嵋派只有师姊妹四人，众寡太以悬殊，先机避祸，乃是上策！雪山派则有门下弟子二三十名，岂能全数远引？何况申屠亥夫妇尚不甘对于震天群邪过

份示弱！请问秦老前辈，中策如何？”

秦乐圃点头笑道：“我也知道申屠神君必然不肯采取下策，中策则是逆袭来敌，乘对方千里远来，立足未稳之际，加以全力攻击！”

“冰魄神君”申屠亥闻言，沉思片刻，摇头说道：“申屠亥照夏老弟所说震天群邪的来袭人物，细加衡量，觉得纵令秦老前辈与夏老弟拔刀相助，强弱亦仍显明，则逆袭来敌之策，可能是自取灭亡之举，尚请秦老前辈赐告上策？”

秦乐圃笑道：“申屠神君不馁不骄，着实高明！我所拟上策是利用这玄冰原百丈冰山的地势，扼险力守，根本不容那些万恶邪魔妄登一步！”

秦乐圃刚刚说完，“冰魄神妃”茅玉清便即抚掌笑道：“这玄冰原地势，宜守不宜攻，我们最好便照秦老前辈这条上策施为，想些妙计，让那干邪魔外道，空自望壁兴叹，甚至铩羽而还。”

夏天翔接口笑道：“秦老前辈早岁曾参戎幕，满腹韬略，大概有的是退敌妙策。”

秦乐圃失笑说道：“夏老弟，不要胡乱捧我，我初到大雪山，对这玄冰原周围的地势，陌生异常，哪里有甚退敌妙策？还是请申屠神君贤伉俪及冷白石兄定计，我与夏老弟若有所见，在旁必蒞尧，并尽绵薄便了。”

“冰魄神君”申屠亥知道“万梅老农”秦乐圃所说全是实话，并非谦虚，遂含笑向冷白石笑道：“你去传令，所有雪山派弟子赶紧尽量搬取玄冰积雪，堆聚玄冰原牌楼以外一带的山顶备用。”

“雪山冰奴”冷白石应声传令，夏天翔忽向“冰魄神君”申屠亥问道：“申屠神君，你这样措置，是否要把第一线防务布在玄冰原口？”

申屠亥方一点头，突又悟出夏天翔语意，向他含笑道：“夏老弟，你这‘第一线防务’五字，似乎含有深意？”

夏天翔笑道：“今日之势，敌强我弱，因此这场‘雪山防卫大战’似应次重挫敌，首重求安！何况夏天翔来时，曾经默察玄冰原下的百丈冰山，虽称高峻，并不过份陡峭，我们纵然负险力守，恐难长期拦拒‘白骨双魔’那等绝世身手，故而据我所见，为策安全起见，仍须预为布置第二线防务，俾玄冰原头万一不测，还有一处退身之地。”

申屠亥、茅玉清双双以钦佩的目光凝注夏天翔，方待答话，秦乐圃已先“哈哈”大笑道：“夏老弟，你这一番话儿，知己知彼，虑进虑退，才是深合对阵用兵的韬略之道！申屠神君请仔细思索思索，玄冰原上还有什么奇险无伦，足以扼守之处？”

“冰魄神君”申屠亥闻言，方一寻思，突见“冰魄神妃”茅玉清向自己微笑问道：“天寒谷如何？”

夏天翔接口笑道：“我曾听我仲孙姊姊说过这天寒谷中的地势，委实是处绝好的退步！申屠神君似可传令自雪山派弟子之中选出好手五名，随同我们共计十人，在玄冰原第一线上御敌，其余弟子及一切重要物件，均先行退至天寒谷内。”

申屠亥点头笑道：“夏老弟说得极是。”

语音微顿，偏头又向冷白石笑道：“冷兄再代我传令，留下‘玄冰手’甘松、‘雪孩儿’扈俊、‘冰山飞熊’孙九霄及冷莹、冷洁，身边带足‘冰魄银光霰’，随同我们在玄冰原头御敌！其余弟子，则一律携带重要物件，先行避入天寒谷内，未曾奉命出手之前，决不许丝毫妄动。”

“雪山冰奴”冷白石恭身领命，再度出洞传令，秦乐圃却又似触动了什么灵机，双眉连轩，目光乱转。

“冰魄神妃”茅玉清含笑问道：“秦老前辈这等得意的神情，是否又想出什么妙策？”

秦乐圃笑道：“我只是想把‘天寒谷’改成第三条防线。”

“冰魄神君”申屠亥笑道：“秦老前辈要把第二条防线设在何处？申屠亥愿闻高论。”

秦乐圃笑道：“我方才进这广寒洞府之际，仿佛看出不仅洞穴极多，并似乎隐合阴阳五行之理。”

茅玉清暗佩秦乐圃眼光犀利，点头含笑答道：“这座冰峰之中，共有一百零八个洞穴，洞洞相通，穴穴相连，委实暗藏五行迷踪阵法，只有一处正确出口。”

秦乐圃笑道：“照茅神妃这等说法，我们若在玄冰原第一道防线被敌攻破以后，把对方引入这座冰峰，岂非又可使其惑于迷踪，再杀凶焰？”

说到此处，微一思索，忽似有所发现，摇头又道：“不妥，不妥，把这座玲珑冰峰当做‘第二条防线’，虽可使震天群邪迷踪难出，再杀凶威！但万一他们恼羞成怒，对灵景有所毁损……”

“冰魄神君”申屠亥摇手笑道：“秦老前辈不必多此顾忌，震天群邪毁我一座广寒洞府，我可在玄冰原再建十座！何况他们若于洞内妄发无明，有所剧烈举措，万一震倒冰峰，活埋群邪，世上岂不就此干干净净的了？”

“冰魄神妃”茅玉清向秦乐圃问道：“秦老前辈，震天群邪约莫再有多久可到？我们是否来得及从容准备？”

秦乐圃笑道：“若照我与夏老弟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外所闻‘白头罗刹’鲍三姑与‘铁面鬼玉’佟巨之语，震天群邪应该比我们晚到一日，再加上夏老弟用的那条‘反空城计’……”

“冰魄神君”申屠亥接口笑道：“夏老弟随机应变，所用的那条‘反空城计’，足见巧思！对方闻讯之下，定必大为犹疑，我们足可从容布置，击退群邪……”

话犹未了，被派往玄冰原头堆积冰雪的得力弟子，已自匆匆赶来报道：“启禀神君，玄冰原下业已发现不少江湖人物，似有进袭之意。”

秦乐圃闻言，失惊说道：“震天群邪怎会来得这么快？难道他们忽然变计！”

茅玉清冷笑道：“这帮凶邪之中颇有出色人物，委实不可轻视！常言道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方既已到了玄冰原下，便请他们尝尝这大雪山的玄冰积雪是何滋味！”

说到此处，转面向冷白石笑道：“冷兄赶紧督率本派弟子携带重要物件去往天寒谷布置第三条防线！诸事妥当以后，速到玄冰原头助阵。”

“雪山冰奴”冷白石双眉一剔，恭身领命，退出广寒洞府。

茅玉清又向申屠亥笑道：“我先去玄冰原头戒备，你向秦老前辈及夏老弟把这广寒洞府之中的八卦九宫方位、迷踪路径暨每一宫的‘风窍’所在，细加说明以后，立即赶来便了。”

说完，便向秦乐圃、夏天翔含笑略打招呼，先行赶往玄冰原头，防范不测。

夏天翔见这“冰魄神妃”茅玉清人既清华绝俗，指挥得又这等井井有条，不禁好生钦佩。

“冰魄神君”申屠亥因震天群邪已到玄冰原下，时机甚为匆迫，遂赶紧率领秦乐圃、夏天翔游行全洞，指点了八卦九宫方位、迷踪路径及各宫“风窍”。

夏天翔含笑问道：“申屠神君，这些‘风窍’有何用处？”

申屠亥问明秦乐圃、夏天翔二人业已记清路径，遂一面赶往玄冰原，一面答道：“这些‘风窍’均是自然生成，窍中每逢子午两时，有酷冷无比的阴风吹出，‘中宫主窍’的寒威尤其烈不可当。我夫妇费了不少心力，才设法使其可以自由启闭。”

秦乐圃讶然问道：“这种窍中阴风既然猛烈酷冷难当，则应设法堵死，何必还要自由启闭？”

申屠亥答道：“秦老前辈有所不知，我雪山派中有桩功力，名叫‘子午阴风掌’，在练功之时，必需这窍中阴风为助。”

夏天翔忽然触动灵机，笑道：“申屠神君，少时万一震天群邪来势过猛，玄冰原必须撤守，我们把对方引入第二条防线广寒洞府以后，何不将九宫‘风窍’一齐开启，让那帮狠毒凶邪尝尝‘冻髓阴风’是何滋味？”

申屠亥目闪神光，点头笑道：“夏老弟所见极高，是条绝妙好计，我们真若守不住玄冰原时，即照此计施为便了。”

三人笑语之下，业已赶到玄冰原牌楼左近，只见“冰魄神妃”茅玉清正自凝神目注山下，原头尚是平平静静。

申屠亥及夏天翔、秦乐圃等走近原头，只见山下果然聚集有十数名武林人物，但因山上山下距有六七十丈，以致面貌难辨。

“冰魄神妃”茅玉清笑道：“对方聚集山下已有多时，迄今尚未蠢动，也许猜测我们有备，正在商量什么进攻之策？”

“冰魄神君”申屠亥冷笑道：“对方选择六月炎天进攻雪山，原想稍减天然障碍，谁知玄冰原情形特殊，终年积雪不消，玄冰不化，自然难免在山下踌躇，略作计议。”

秦乐圃细看玄冰原下的这片雪山形势，只见前面四十余丈的坡度不大，后二十丈左右则近乎壁立，再好的轻功，也必须在壁间借劲两次，才能跃上原头。

而原头两侧，已被雪山派弟子搬来无数积雪玄冰，堆成一座小小冰山，一座小小雪峰，准备用以拒敌。

夏天翔看了那两座冰雪峰，剑眉双轩，一阵盘算，向茅玉清笑道：“茅神妃，震天群邪商议妥当以后，必然一齐缓缓登山，先走完前面坡度不大的四十余丈，再复各展轻功，扑上玄冰原来。”

茅玉清点头笑道：“夏老弟的这种忖度极合情理，我也是如此想法。”

夏天翔笑道：“但这约莫二十丈的陡立雪山，至少提气三次，在壁间两度借力，才能飞登！我们最好极度沉稳，事先丝毫不动声色，静等对方第二次提气，自壁间借力跃起，全身凌空，其势将尽，准备再度借力，而足尖尚未沾及山壁之时，方始发动防卫袭击！这样打法，对方既难闪避，又均跃起十余丈高，中了大片冰雪，滚下山去，苦头也可吃得重些。”

茅玉清连连点头笑道：“夏老弟的安排极好，我来对他们规定这种步骤，不准乱了章法！并在万一阻挡不住来人，被对方第三度腾身，即将扑上玄冰原头之际，齐用‘冰魄银光霰’拒敌。”

说完，遂对精选应敌的“玄冰手”甘松、“雪孩儿”扈俊、“冰山飞熊”

孙九霄，以及冷白石的两位孙女冷莹、冷洁等五名雪山派杰出弟子，告知夏天翔所建议的御敌原则，并严嘱务须切实遵守。

这时震天群邪果如夏天翔所料，一齐缓步登山，慢慢走上。

“万梅老农”秦乐圃知道双方这场攻防大战已如箭在弦上，遂向申屠亥低声说道：“申屠神君这些玄冰积雪的威力，虽然不下于一般暗器，但对于震天群邪中的杰出人物‘白骨欢魔’却……”

“冰魄神君”申屠亥曾经参与震天大会，深知“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双魔的厉害，闻言接口笑道：“‘白骨双魔’的武学修为火候确比我们为高，我们应该对他们另眼看待。”

一面发话，一面递过一只皮袋及一只白色兽皮所制的柔软手套，继续向秦乐圃笑道：“这是一袋威力比‘冰魄银光霰’更强的‘冰魄神砂’，便请秦老前辈与申屠亥专心对付‘白骨羽士’及‘白骨仙子’！只要这两个魔头一拔身形，即以‘冰魄神砂’拒敌，不令飞登玄冰原上。”

秦乐圃因在这种应尽一切手段全力防守之际，不宜再作客套，遂把那袋“冰魄神砂”接过。

这时，震天群邪业已即将走完那段较为平坦的山坡，到达陡立难攀之处，不仅面貌可辨，连狂妄的笑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夏天翔隐身玄冰原头，向下凝目细看。

认出来人计有“白骨羽士”、“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白头罗刹”鲍三姑、“铁面鬼王”佟巨、“桃花娘子”靳留香、“紫焰天尊”雷化、“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以及另外两名面貌陌生、从未见过的奇装异服之人，共是十位凶邪，但却未见“白骨仙子”在内。

“冰魄神君”申屠亥用极低的语音冷哼一声说道：“十人进攻，十人防守，双方正好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谁也不曾丝毫吃亏！但夏老弟所说的‘白骨仙子’，怎的未见在阵？”

夏天翔眼珠一动，向申屠亥问道：“申屠神君，是否还有别处可以绕登玄冰原？”

申屠亥摇头答道：“玄冰原地势极为特殊，除了这正面尚有一段平坡可以供人上下以外，四周均属百丈冰山，猿猴难渡。”

他们说到此处，震天群邪业已走完平坡，齐在峭拔二十一二丈的冰壁之下驻足。

玄冰原上诸人，一面小心准备，一面倾耳细听，只听得“九首飞鹏”戚大招向铁冠道长狂笑说道：“夏天翔小鬼与‘万梅老农’秦乐圃老儿大概是运数当尽，在劫难逃，才会从万里以外赶到大雪山玄冰原上送死。”

夏天翔听得剑眉一剔，闪目偷窥，只见戚大招手中，居然又提着一根沉重的钢拐。

但这根钢拐显系临时铸造，虽然拐身极粗，沉重异常，拐头之上却缺了那九只展翼飞鹏，看去不若原来那根九鹏展翼钢拐狰狞可怖。

铁冠道长闻言以后，略一沉吟答道：“夏天翔小鬼与秦乐圃老儿既上玄冰原，则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应该立即戒备，怎的未见丝毫动静？”

“白头罗刹”鲍三姑一阵夜梟似的“喋喋”狞笑道：“也许雪山派又像峨嵋派那等业已悄悄溜走？”

戚大招向“白骨羽士”笑道：“‘白骨仙子’护法似乎太已多虑，她在遍搜峨嵋未见玄玄仙姥及‘峨嵋四秀’的踪迹以后，竟疑心对方乘虚反击，

直捣祁连，特意赶回防护！其实据我所料，峨嵋力弱，哪敢如此……”

“白骨羽士”接口笑道：“我三师妹虽似多虑，但武林各派彼此斗角勾心，慎重一些，原是上策，好在以我们目前的人手，业已足够扫荡雪山一派，及夏天翔、秦乐圃等两只投灯飞蛾，少她一人，并无甚妨碍。”

夏天翔等闻言，这才知道“白骨仙子”不来，及铁冠道长等提前赶到之故。

“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向戚大招含笑问道：“戚掌门人，你怎样判断夏天翔向贫僧所说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及‘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均在玄冰原参与‘群英大宴’之事，定是诈语？”

“九首飞鹏”戚大招狂笑道：“此事极为好猜，‘风尘狂客’厉清狂一向骄狂绝世，目中无人，‘绛雪仙人’凌妙妙及‘九天魔女’董双双则比厉清狂还要难缠难惹！他们夫妇若在玄冰原头，得讯之下，早就挺身而出，哪会如此偃旗息鼓，一无动作？”

夏天翔听完这番话后，向秦乐圃点头笑道：“戚大招老奸巨滑，所见无差，我那条‘反空城计’确有漏洞，被他一点就破。”

群侠方在玄冰原头感叹，忽听“紫焰天尊”雷化也狂笑道：“既然掌门人料定夏天翔小鬼是作诈语，‘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不在玄冰原头，则我们尚复有何顾忌？还不赶快攻上山去，杀它一个痛痛快快，干干净净！”

“白骨羽士”笑道：“厉清狂等虽然不在此处，但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及冷白石、秦乐圃、夏天翔诸人亦非等闲，何况对方居高临下，占了地势之利，我们纵操必胜之权，也不能过份大意。”

“冰魄神君”申屠亥低声笑道：“满瓶不动半瓶摇，这‘白骨羽士’着实难斗。”

说到此处，忽然又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群邪阵中的黄袍僧人，自然就是你所说的‘西域四天尊’中的‘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但另外两名身着奇装者也不似中原武林人物，老弟可曾见过吗？”

夏天翔摇头笑道：“这两个怪人我从未见过，他们所着的奇异服装，既不似‘东瀛三矮’，又不似‘身毒双怪’，不知是否‘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的人物？”

“冰魄神妃”茅玉清笑道：“管他是谁，只要他想妄登玄冰原头，便得先尝尝我们所准备的玄冰积雪。”

群侠这番对话，均系用极低语音，不像群邪那般毫无顾忌地纵声谈笑。

故而包括“白骨羽士”在内的山下诸人，均猜不透雪山派方面，究竟是得讯远颺，抑或已在玄冰原严阵以待，准备一战？

“紫焰天尊”雷化向铁冠道长问道：“师兄，我们千里远来，难道就站在这玄冰原下，观观望望不成？”

铁冠道长尚未答言，“九首飞鹏”戚大招已自笑道：“雷兄不要性急，我正在寻思是否先派两人登山一探究竟。”

雷化应声答道：“雷化愿意登山一探。”

戚大招笑道：“雷兄既然愿往，就命我佟三弟陪你一同前去。”

雷化与佟巨闻言，正待提气腾身，戚大招又复说道：“你们须把紫焰神砂及九幽磷火准备妥当，万一原头有伏，便即施展克敌，全身而退。”

夏天翔静听至此，向申屠亥低声笑道：“申屠神君，我们略变计划，且容‘紫焰天尊’雷化及‘铁面鬼王’佟巨上得玄冰原，捉个活的好么？反正‘白骨羽士’等人在山下，必然救援不及。”

“冰魄神君”申屠亥方一沉吟，“万梅老农”秦乐圃在旁含笑说道：“雷化、佟巨二人虽然不足为虑，‘白骨羽士’等也救援不及，但他们所持的紫焰神砂及九幽磷火却极为歹毒，我们何必冒险行事？还是依照原计较为妥当。”

申屠亥知道秦乐圃是恐对方那两种厉害暗器伤了功行较浅的雪山弟子冷莹、冷洁等人，遂向夏天翔笑道：“秦老前辈老成持重，既然如此说法，夏老弟便在半空中略展神功，拿雷化及佟巨试试手吧！”

夏天翔闻言，低头一看，只见“紫焰天尊”雷化与“铁面鬼王”佟巨业已各展轻功，往上纵起。

震天群邪选精拔锐而来，武功个个不弱，佟巨是“九首飞鹏”戚大招师弟，雷化则名列点苍第二剑，全具不俗身手，故而提气猛纵之下，一纵也有五丈左右。

夏天翔心中默计，照雷化、佟巨这等功力，至少要在壁间点足借劲三次，直待第四度腾身以后，才能扑上玄冰原头，遂伸手自那冰山之上，抓取了两大块玄冰，静等对方第三度腾身，其势将尽、足尖尚未点壁借力的最难闪避之际，骤起发难。

但“紫焰天尊”雷化与“铁面鬼王”佟巨心中，何尝不顾忌玄冰原头有伏，一个掌中扣定一把紫焰神砂，一个也准备好了随时可发的七朵九幽磷火。

展眼间，这“震天双凶”已在冰壁间两度借力，三度腾身，身法极为轻灵迅疾，看得那位“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及另两位不似中原装束的奇服之人，相互点头，颇为赞许。

玄冰原头，却依然保持了一片静寂。

“白骨羽士”咦了一声，向戚大招说道：“难道雪山派真如峨眉一般的闻风远颺，未曾利用这好的地势，在玄冰原头设伏？”

话音刚了，一阵震天狂笑突响当空，曾于震天大会之上大出风头的北溟少侠夏天翔，在玄冰原头霍然出现。

夏天翔人一出现，辣手立发，左右双掌中的两大块玄冰，早已被他暗运功力，弄成大小不一的无数碎块，块块凝足“乾天气功”，以“满天花雨饰春城”的特殊手法，照准雷化及佟巨，迎头罩落！

这时雷化、佟巨二人因第三度腾身之势将尽，正待足尖点壁，再一借力，便可跃登玄冰原头，突见夏天翔现身发难，不由惊恨已极。

夏天翔所选择的乃是最佳袭击时期，雷化、佟巨二人上纵之势已尽，足尖尚未沾壁，四外虚空，无可凭借，哪里还能腾挪闪展？只得勉强发出七朵九幽磷火，及一片紫焰神砂，并双双袍袖猛拂，想把迎头飞洒的无数玄冰，用内家功力震散。

谁知这些玄冰碎块，自上往下飞掷，来势本强，夏天翔又蓄意树威慑敌，加了十成左右的“乾天气功”，哪里是雷化及佟巨仓皇拂袖所能抗拒？

尤其玄冰原上的万载玄冰其坚如铁，非比寻常，故而只见冰花聚处，惨哼顿起，这“震天双凶”双双自十五六丈高处，滚下冰壁。

不仅“震天双凶”滚下冰壁，他们所发出的七朵九幽磷火，及一片紫焰神砂，也未产生丝毫的作用。

原来紫焰神砂威力虽强，却难及远，尤其由下往上仰洒，遂在未至玄冰原头之际，便被寒劲的山风吹散。

至于那七朵九幽磷火，也被秦乐圃洒出一片积雪包没，再加一记“般禅掌”，震落玄冰原下。

“白骨羽士”、戚大招、铁冠道长见玄冰原头果然有伏，雷化、佟巨二人并已被人击落，遂眉峰紧蹙，趋前救护。

“紫焰天尊”雷化及“铁面鬼王”佟巨虽均练有一身极好内功，但由十五六丈高处一路翻滚坠下，再加上身上中了不少夏天翔所发的玄冰，自然难免遍体鳞伤，狼狈已极。

“九首飞鹏”戚大招把手中钢拐重重一顿，咬牙切声说道：“夏天翔这万恶小鬼，若再与我狭路相逢或是被我攻破玄冰原后，非令他在我钢拐之下尸成肉酱不可。”

戚大招语音方毕，玄冰原头又是一阵宛如凤啾龙吟的震天狂笑。

这笑声正是发自玄冰原头临风岸立、顾盼生姿、意气轩昂、目空一切的北溟少侠夏天翔的口内。

戚大招目闪凶光，厉声提气喝道：“夏天翔，你笑些什么？”

夏天翔晒然答道：“我笑你徒自身为一派掌门，却不但做事下流，说话也信口夸大，毫无分寸。”

戚大招气得全身一阵颤抖，勉强忍怒，仰面道：“戚大招有何信口夸大之处？你若还不出我一个公道……”

夏天翔不等对方说完，便自狂笑说道：“戚掌门人，我先问你，你手中这根钢拐的威力，比你昔日仗以成名的‘九鹏展翼钢拐’的威力何如？”

“九首飞鹏”闻言脸上一阵发烧，默然不答。

夏天翔又复笑道：“昔日震天大会之上，你狂挥‘九鹏展翼钢拐’与我的‘天禽五色羽毛’相斗，结果成名兵刃被毁，而我这后生下辈，却夷然无伤，反使一名震天派门下弟子，作了极为无辜的碎头之鬼。”

戚大招手中钢拐又是重重一顿，顿得足下玄冰一片裂响，并勃然震怒喝道：“夏天翔，我们只论眼前，休提往事！”

夏天翔纵声狂笑道：“震天大会迄今，不过四月有余，虽是往事，如在目前，戚掌门人对于当时的情景，想必不至忘怀，九鹏展翼钢拐尚且无奈我何，你如今手中这根寻常钢拐，又怎能令夏天翔尸成肉酱，我说你信口胡言，毫无分寸，难道还有错么？”

戚大招无词可对，只得怒视着夏天翔，紧挫钢牙，双目之中，似欲喷火。

对方越是气极，夏天翔便越是神态从容，笑嘻嘻的，微提真气，向下说道：“戚掌门人，你不必如此盛怒，我在玄冰原上，你在冰壁之下，彼此相距廿丈有余，你的九幽磷火烧不着我，天荆毒刺打不着我，手中那根寻常钢拐，更是砸不到我，倘若怒恼过甚，中风溢血，撒手归西，岂不成全我夏天翔可以媲美诸葛武侯，骂死王朗了么？”

“九首飞鹏”戚大招委实愤无可遏，厉吼一声，手中钢拐猛抡，把冰壁之上生生砸出一个大洞。

夏天翔失笑说道：“你便纵有霸王之勇，大概也不能把这整堵冰壁用钢拐砸塌，我看你火气太大，且代雪山派掌门人申屠神君，以玄冰原上的千年积雪及万载玄冰，略加款待，好使你们这干嗜杀成狂的凶恶魔头，清凉清凉，借朗灵明，并消火气。”

说完，照准玄冰原上堆积的丈余高的冰山雪峰尖端，微凝“乾天真气”，舒掌一推，立时便有大片冰雪凌空飞坠，逼得震天群邪纷纷施展轻功，闪避后退。

“冰魄神妃”茅玉清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夏老弟不仅得承皇甫神婆衣钵，又多奇遇，年纪轻轻，便练成一身罕世绝艺！居然连口才也这等好法，骂得戚大招空自七窍冒火，却无片语可辩。”

秦乐圃笑道：“这帮魔头，恃众逞凶，横行无忌，倒也着实该骂。”

夏天翔闻言笑道：“秦老前辈与茅老前辈，你们要不要也出头斥责，把震天群邪痛骂一场，出出胸头恶气？”

秦乐圃摇头笑道：“我们不必出头，因为震天群邪劳师动众远来，决不会略受小挫便罢，定然还要大举进攻，故而应该尽量沉默，使对方料不透这玄冰原头所埋伏的究有多强实力？”

话方至此，目光一瞥山下，突然变色叫道：“申屠神君，赶紧命玄冰原上所有人手全力防守，对方这次来势太强，均是一流强敌。”

“冰魄神君”申屠亥循声注目，果见三条人影电疾腾空，左面是震天派副掌门人铁冠道长，右面是“白头罗刹”鲍三姑，正中则是震天派倚若靠山的“白骨羽士”。

原来“九首飞鹏”戚大招愤急万分之下，只有向“白骨羽士”问计，“白骨羽士”略一沉吟，蹙眉说道：“对方所占地势太好，委实难攻！且让我与副掌门人及‘白头罗刹’再试一次，探探玄冰原头究竟有多强埋伏，再作打算。”

戚大招知道铁冠道长与“白骨羽士”均是一派宗师身份，武学绝世，足可自保！鲍三姑则虽在震天大会之上曾受重伤，但事后经“白骨仙子”全力相助，练复“雪冻僵尸”神功，全身坚逾精钢，不虞伤损，也是极为适当的人选。

遂点头赞同此议，“白骨羽士”双眉一剔，向铁冠道长及鲍三姑说道：“鲍老婆婆及副掌门人，我们乘着那夏天翔骄狂得意之时，尽速抢登冰壁，试试对方究竟有多强实力。”

铁冠道长及鲍三姑均一点头，三条人影电疾腾空，“白骨羽士”居中，铁冠道长在右，“白头罗刹”在左，齐向玄冰原头扑去。

“冰魄神君”申屠亥一看对方选精拔锐，来势太强，慌忙急作决定，由自己夫妇居中抵御“白骨羽士”，请“万梅老农”秦乐圃、夏天翔在左迎敌铁冠道长，至于右方扑来的“白头罗刹”鲍三姑，则由五名雪山弟子合力戒备，对之拦击。

决策方定，三条人影已在冰壁间点足借劲两次，跃起十七八丈，只要容他再一点足，便将攻上玄冰原头。

申屠亥及茅玉清均知对付“白骨羽士”这等武功几已出神入化的盖世魔头，不能再用事先准备的玄冰积雪，遂丝毫不敢怠慢地凝足十二成“九转天寒神功”，双双推掌，发出一片重如山岳的奇冷劲风，照准“白骨羽士”当头压下。

“白骨羽士”冷哼一声，袍袖猛拂，一片由“白骨阴风”化成的内家罡气，便即飞迎而上。

这种打法，优胜劣败，高下立见。

倘在平地施为，申屠亥与茅玉清夫妇双双合手，可能尚挡不住“白骨羽

士”的全力一击。

但如今“白骨羽士”却吃了三项大亏。

第一，他提气飞纵十七八丈，真力业已略有消耗。

第二，他二度点壁借劲，上升之势已尽，全身凌空，不易发力。

第三，由下往上仰击，与由上往下猛压相较，自然吃了暗亏。

由于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占了这三种便宜，双方在这全力一击之下，遂成了势均力敌的平衡局面。

平衡局面的结果，是双方身形各被震退少许。

申屠亥、茅玉清夫妇立足实地，虽被震退，只不过脚下移了半步。

“白骨羽士”却因全身凌空，既被震退，自然飘落壁下，但他身法轻灵，毫无伤损，远非适才佟巨、雷化那等狼狈形状。

中路防线之上，申屠亥、茅玉清夫妇于万分惊险之上，幸退强敌，但左路防线，却传来一阵颇为得意的“哈哈”大笑。

这阵颇为得意的“哈哈”大笑是发自夏天翔口中，因为震天派副掌门人铁冠道长在这边防线之上业已惨遭铩羽。

原来夏天翔除了精擅“蔷薇三式”、“度世三招”及师门绝学“乾天一指”外，在真气内力方面，既蒙“蔷薇使者”功力转注，又服食“蜈蚣蟒丹元”，再加上旦夕苦修，其成就火候，远非昔比，本已不在这位震天派的副掌门人之下。

即在平地过手，夏天翔亦不致落败，如今居高临下，自然更占便宜，故而早就凝聚“乾天气功”，在申屠亥夫妇合运“九转天寒神功”迎拒“白骨羽士”之时，照准铁冠道长，猛然击出。

一方倾力进攻，一方负险防守，并有关雪山一派兴衰，自与武林人物的一般过手不同，“万梅老农”秦乐圃怎肯袖手旁观？右掌一扬，神功遥吐，也向铁冠道长发出了罗浮派的镇派绝学“般禅掌”。

铁冠道长身在半空，吃亏殊甚，夏天翔所发的“乾天气功”或秦乐圃所发的“般禅掌力”中任何一击，均所难当，何况两种绝世神功齐压当头？只听闷哼一声，他那庞大的身形，硬被震飞出五六尺外，直坠冰壁之下。

第一次进攻受挫的雷化、佟巨是顺着冰壁滚下，故而伤势不重，这次铁冠道长则在夏天翔、秦乐圃合力猛击之下，先受内伤，然后再自高空疾坠，简直要有性命之虞。

“九首飞鹏”戚大招见状，怒吼一声，把手中钢拐插入地面，袍袖展处，宛如一只硕大的鹏鸟凌空飞起。

戚大招飞起五丈，迎着铁冠道长的疾坠身形，伸手在他胁间轻轻一托。

铁冠道长借着这点借力，强忍脏腑之间的翻腾苦痛，略稳身形，在戚大招扶持之下，安全落地。

但身形刚刚着地，便觉嗓眼一甜，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白骨羽士”此时也已落地，遂赶紧递过一粒丹药，命铁冠道长吞服。

夏天翔报复了昔日点苍山步虚道观中被铁冠道长袖风一击、若非福缘太厚、获得棺中奇遇、几至丧命之仇，自然高兴得纵声狂笑。

但就在他纵声狂笑之中，玄冰原头却一阵忙乱。

中路的“白骨羽士”被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合手挡退，左路的铁冠道长，被夏天翔、“万梅老农”秦乐圃协力击落，唯雪山派门下的五位弟子，竟未能守住右路，被“白头罗刹”鲍三姑冲破了防线！

## 第三十二 章广寒洞府

“白头罗刹”鲍三姑不仅功力一聚，身体如铁，并因久居绛雪洞中，苦练“雪冻僵尸”奇功，不畏任何奇寒酷冷。

故而漫天冰雪，一片银光，飞压当头之下，竟未能阻住“白头罗刹”，只见一条白发飘萧的狰狞魔影，自大堆冰雪之中，冲天飞起，落足玄冰原上！

雪山派五弟子中“冰山飞熊”孙九霄性情较为暴烈，见中路、左路来敌，均被击退，自己这边却被对方抢登玄冰原头，不禁羞怒交迸，身形疾闪，猛扑上前，一招“推云出岫”，蓄足神功，向鲍三姑左肩击去。

鲍三姑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左手衣袖一拂，一股奇劲的罡风排空涌出，把“雪山冰熊”孙九霄震得闷哼一声，连退几步。

鲍三姑左手挥袖，震退了“雪山冰熊”孙九霄，右手弹出四朵九幽磷火，分袭“雪孩儿”扈俊、“玄冰手”甘松、冷莹冷洁等人，并向玄冰原下提气高声叫道：“我已抢登玄冰原，掌门师弟赶紧率众攻上！”

“上”字刚刚离口，一片红云及一条高大的人影同时凌空掠到。

高大的人影，乃是“雪山冰奴”冷白石自天寒谷内赶到。

那片红云，则是夏天翔所发的“红云蛛丝网”，把“白头罗刹”分袭冷莹、冷洁等人的四朵九幽磷火一齐网住。

冷白石见鲍三姑居然攻上玄冰原，不禁虎目圆睁，一阵震天怪笑叫道：“老婆婆来得正好，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既有前缘，今日大可痛痛快快地放手一搏！”

狂笑声中，“震撼乾坤”、“堆山填海”两招连发，挟着强劲无比的“九转天寒神功”，便向鲍三姑猛攻而至。

震天大会上，鲍三姑原被冷白石打得奄奄一息，冷白石也被鲍三姑打得九死一生，两人均吃过对方大亏，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鲍三姑自然牙关紧咬，一招“分水屠鲸”，一招“神龙卷尾”，不但把冷白石的来势化消，并且立即发动反击。

这时玄冰原下的“九首飞鹏”戚大招见师妹鲍三姑业已攻破右侧防线，遂喜形于色，袍袖一挥，除了铁冠道长新受内伤，略需歇息以外，其余群邪便即一拥而上。

“冰魄神君”申屠亥见由自己雪山派五名得意弟子守卫的右侧防线，竟被“白头罗刹”突破，不禁又觉羞惭，又觉惊急！

正待暂离中路，亲身赴援，忽见冷白石赶到，正与鲍三姑互相狠斗，夏天翔也发出“红云蛛丝网”，把九幽磷火网去，这才感到心头略定！

但玄冰原头的情势方一和缓，玄冰原下的震天群邪却又纷纷腾身，蜂拥而上。

秦乐圃双眉一蹙，向申屠亥说道：“对方这次乃是大举进攻，我们若不全力施为，恐怕这第一条防线便将防守不住！”

“冰魄神君”申屠亥神情严肃地点头示意，遂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冰魄神妃”茅玉清一齐合力，把堆在玄冰原头的一座冰山及一座雪峰完全推倒。

冰山雪峰虽系临时堆积，只有一丈来高，但整座坍塌之下，自然威力万钧，不仅把震天群邪的攻势阻住，并使其中几人略受伤损。

震天群邪不知申屠亥等究竟在玄冰原头准备了多少玄冰积雪，不由得相顾愁眉，一筹莫展。

“九首飞鹏”戚大招尤其为独自攻上玄冰原的师妹鲍三姑担忧，急得把手中钢拐不住连顿。

这时“雪山冰奴”与“白头罗刹”业已对拆了四五十招，但一个是雪山豪侠，一个是祁连女魔，居然势均力敌，毫无胜负。

夏天翔见状，向秦乐圃问道：“秦老前辈，你看我冷大哥是否制得住这练有‘雪冻僵尸’奇功的‘白头罗刹’？”

秦乐圃摇头答道：“他们火候相若，势均力敌，不等拼到双方真力将竭之时，大概难分胜负，换句话说，也就是哪一方耐力较强，撑持较久，才有望占得赢面。”

夏天翔剑眉微剔，伸手一指玄冰原下的震天群邪说道：“秦老前辈，震天群邪在玄冰原下虎视眈眈，似乎不宜让我冷大哥与鲍三姑如此拼斗。”

秦乐圃笑道：“夏老弟是否想助你冷大哥一臂之力？”

夏天翔微一点头，但又蹙眉说道：“我确实想拿这‘白头罗刹’一试师门绝艺，但又怕有违江湖规矩！”

秦乐圃指着玄冰原下的震天群邪，微笑说道：“他们这等纠众偷袭，岂非更有违江湖规矩？倘若我们事先未知警讯，玄冰原上早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夏天翔笑道：“照秦老前辈这等说法，我可以助我冷大哥一臂之力？”

秦乐圃笑道：“有两句俗语说道好：‘遇文王谈礼义，逢桀纣动干戈！’”

夏天翔大笑道：“好一个‘遇文王谈礼义，逢桀纣动干戈’，我就拿这‘白头罗刹’试试我旦夕精研的师门绝艺究竟有多大威力。”

话音一了，身形立飘，他因存心早早制服这鲍三姑，以便布署防务，抵御震天群邪意料中更为猛烈的再度进袭，故而一出手即是“天羽大师”唐一梦所授“度世三招”中最妙化万方的“普渡众生”，并加上了“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遗传绝学“乾天指力”。

鲍三姑因与冷白石功力相若，对方又在倾力进攻，招招都是石破天惊，摧山震岳，自需全神应付，哪里想得到平素高傲绝伦的夏天翔竟会插手助阵，对自己发动奇袭？

鲍三姑大吃一惊，正待分神抵御，但夏天翔是全力出手，“乾天一指”所化的一丝几若无形无声的凌厉劲气，业已在那招“普渡众生”变化万方的掩护之下，隔空点中“白头罗刹”的晕穴。

鲍三姑警觉已迟，闪避不及，“吭”的一声，应指晕倒。

冷白石正自斗得兴高采烈，突见有这剧变，不禁豹眼一瞪，向夏天翔顿足叫道：“夏老弟你这算何意？难道以为你冷大哥斗不过这老婆婆么？”

夏天翔陪笑说道：“冷大哥神威无敌，自然必胜，但震天群邪声势太众，可能即将全力进攻，小弟此举虽嫌冒昧，但系为了整个雪山派安危着想，尚请冷大哥加以谅解！”

“整个雪山派安危”七字，听得冷白石脸上一红，俯身抓起晕倒在地地的鲍三姑，大踏步走到玄冰原头，高高一举，厉声叫道：“震天派掌门人戚大招听着，你师妹鲍三姑已被夏天翔老弟施展罕世绝学点倒制住，你们若敢再肆虐张狂，冷白石便把这老妖婆碎尸万段！”

戚大招及“白骨羽士”等人，正在仰对玄冰原咬牙无计之时，忽见鲍三

姑被冷白石高举在手，不由越发面面相觑，愁眉无计。

但“九首飞鹏”戚大招毕竟不愧为盖世凶人，在略事踌躇以后，目中凶光厉射，向玄冰原头叫道：“戚大招此心已决，不破玄冰原誓不回师，你们若敢伤损我师姊分毫，我必然杀尽雪山派的老老少少作为报复！”

“雪山冰奴”冷白石哪里会受戚大招这等虚张恫吓，方自神威奋发，怒啸一声，欲把“白头罗刹”摔下高崖，夏天翔突然摆手相拦，笑向申屠亥说道：“申屠神君，我们暂时保留‘白头罗刹’一命，总会对震天群邪发生一些牵制作用。”

“冰魄神君”申屠亥闻言点头，并命冷白石暂息盛怒，莫将“白头罗刹”掷往峰下！

就在此时，空中传来几声奇异的鸟叫！

冷白石缓缓放下鲍三姑，咦了一声说道：“这鸟声洪厉异常，好似从未听过。”

“冰魄神妃”茅玉清循声注目，脸色一变，手指东南，沉声说道：“那只鸟儿好大，背上竟还坐有一人，却是什么来历？”

话方至此，震天群邪阵内，那两位身着奇装、面貌陌生之人，突也张口作啸，似与空中鸟鸣相应！

夏天翔闪目看去，只见自东南方空中飞来的，是一只硕大的青雕，雕背上并坐有一位奇装之人，正循着啸声，缓缓飞向群邪阵内。

他见状之下，灵机忽动，暗叫一声“不妙”，赶紧向申屠亥说道：“申屠神君，我听说‘八莫妖王’轩辕烈善豢各种奇禽异兽，这只青雕既与对方一路，则玄冰原头必难据守，我们应该赶紧布署第二条防线！”

“冰魄神君”申屠亥也看出情势极端严重，遂命冷白石赶紧率同五名雪山弟子及鲍三姑退往天寒谷，并善为隐藏，莫使空中青雕发现。

冷白石也知雪山派已到绝续存亡的重要关头，不敢丝毫倔强，恭身领命，方待率众离去，“冰魄神君”申屠亥忽又厉声笑道：“冷兄把五名弟子及‘白头罗刹’送到天寒谷中以后，顺便开启‘天寒宝库’，把库中存放多年的神木弓、穿云箭取出，送来我用！”

冷白石领命离去，秦乐圃向申屠亥含笑说道：“想不到申屠神君竟还精擅于弓箭之术？”

申屠亥尚未答言，“冰魄神妃”茅玉清已先笑道：“他初到大雪山时，便以一张神木弓、七枝穿云箭的神射之术震慑群豪，创立雪山一派！如今大概见了这只青雕，有些技痒起来，要想施展施展他荒弃已久的射雕手法！”

夏天翔笑道：“申屠神君既能射雕，再好不过，可惜事前未曾料及，所用的神木弓、穿云箭不在手边，否则此时便把那只青雕一箭射死，岂不令震天群邪依然无法擅登玄冰原半步？”

说到此处，向玄冰原下看了一眼，不禁剑眉略蹙，对秦乐圃问道：“秦老前辈，震天群邪有了这只能乘人的青雕，怎的还不进攻，却仍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

秦乐圃笑道：“那只青雕虽大，一次仅能运送一人，其先后次序怎样安排？以及青雕是否肯听生人驾驭？均是问题！震天群邪自须妥加商讨之后，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夏天翔闻言，向申屠亥、茅玉清夫妇笑道：“如今申屠神君所用的神木弓、穿云箭一时尚难送到，而震天群邪的大举进攻在即，我们是否索性放弃

第一条防线，转入广寒洞府，静等群邪自投罗网，尝尝九宫风窍之中‘子午冻髓阴风’的滋味？”

“冰魄神君”申屠亥知道震天群邪发动攻势，必系先选“白骨羽士”等极强好手乘坐青雕，凌空疾降，第一条防线确已势难再守，遂想了一想，点头说道：“夏老弟所说有理，我们且退往广寒洞府，以逸待劳，仗着洞中九宫迷径及子午阴风，使震天群邪再受一次严重挫折，然后在最后一条防线天寒谷前，与对方决一死战！”

说完，便与秦乐圃、夏天翔、茅玉清等四人，悄悄离却玄冰原头，转入广寒洞府。

果然不出申屠亥之料，他们撤退以后不久，震天群邪中武功最强的“白骨羽士”，便乘坐那只青雕，自高空电疾飞降。

“白骨羽士”降落玄冰原头，纵目四周，不见丝毫人影，心中自觉诧异，赶紧命青雕上下接运，使震天群邪一齐登临峰顶。

铁冠道长自服“白骨羽士”灵药以后，加上修为深湛，所受内伤已愈，上得玄冰原头，便即厉声说道：“这道关口一破，我们定可尽屠雪山派，血洗玄冰原……”

“白骨羽士”截断他的话头，指着一片冰峰雪岭，摇手说道：“副掌门人请看，这大雪山形势特殊，高原之上还有高山，雪山派人物与秦乐圃老鬼、夏天翔小儿业已藏匿无踪，要想搜寻诛戮，恐怕尚非易事呢。”

“桃花娘子”靳留香柳眉双扬，粉脸上满笼煞气说道：“我们有这么多人手，以及‘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大师、‘龙家三杰’等诸位助阵，难道还怕雪山派飞上天去？”

原来那三位奇装之人，正是“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得力的龙氏弟兄，人称“龙氏三凶”，但他们自己却诤为“龙家三杰”。

“白骨羽士”听完靳留香的话后，淡然一笑说道：“靳娘子说得颇有道理，雪山派人物若与我们明面交手，我们自然必胜！但对方倘若倚仗大雪山的特殊地势，深沟高垒，隐藏不出，却又便如何？”

靳留香哼了一声，正待答话，那位乘坐青雕、最后赶来的“龙氏三凶”中的老大“独角飞龙”龙在天便自接口笑道：“真人放心，我这只青雕目光极锐，能在百丈高空发现草间藏兔，地上滚珠，且命它搜索雪山派人物的踪迹，哪怕对方遁迹黄泉，匿身碧落？”

话完，目注青雕，撮唇作啸，那青雕立即展翼高飞，去往矗天峭立的冰峰雪岭之间，搜索对方踪迹。

“白骨羽士”见状，向铁冠道长笑道：“副掌门人，有龙大施主所调教的这只通灵青雕助阵，的确得力不少，大概定可尽屠雪山派，血洗玄冰原，为副掌门消除适才误中埋伏的心头之恨！”

语音刚了，一缕青嘶可闻，而又莫辨来处的歌声，划空传入震天群邪耳内，唱的是：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僕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震天群邪之中，除了“白骨羽士”之外，便数铁冠道长尚通文墨，闻歌冷笑道：“这是辛弃疾的‘鹧鸪天’，闻得‘万梅老农’秦乐圃早曾参戎幕，歌声大概是他所发。”

“白骨羽士”方一点头，歌声忽改，这回唱的是：

“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浙，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徭新唱，谁谓古今隔？”

“白骨羽士”静把歌声听完，脸上浮现一种似恨似爱的异样神情，微叹一声，摇头说道：“夏天翔这小鬼，确是近世武林中的罕见奇材，允武允文，聪明绝顶，你听他把这阕苏东坡的‘归朝欢’，唱得多好。”

铁冠道长心中对夏天翔恨毒已极，哪会像“白骨羽士”一般，微动怜才之念？只是手指广寒洞府，向戚大招说道：“掌门人，我细听歌声，似乎来自那座雪峰，但对方有心如此，是否设有厉害埋伏，故意诱敌？”

“九首飞鹏”戚大招浓眉双挑，厉声叫道：“我们既敢闯龙潭虎穴，又怕什么剑海刀山？我也听出歌声来自雪峰，且去杀他一个淋漓痛快！”

话完，一摆手中钢拐，便自当先向那广寒洞府猛扑而去。

震天群邪随后腾身，刹那之间，便即到了那座被夏天翔献计充作雪山派第二条防线的雪峰切近。

夏天翔因大雪山地形特异，不知天时，见震天群邪已被歌声引诱，蜂拥而来，遂向申屠亥问道：“申屠神君，如今天光约到什么时分？”

申屠亥应声答道：“约莫是己未午初！”

夏天翔剑眉双轩，微笑说道：“大概震天群邪活该倒霉，来得正值‘子午阴风’将发！申屠神君、茅神妃及秦老前辈请领先准备，只听我连发三声长啸，便将九宫风窍一齐开启，然后从迷踪路径及秘洞之中悄悄退出广寒洞府！”

“冰魄神君”申屠亥闻言，讶然问道：“夏老弟，你自己准备担负什么任务？”

夏天翔笑道：“我要当门拒敌，直等到‘子午阴风’将发的刹那之前，才放震天群邪进入广寒洞府！”

“冰魄神妃”茅玉清看了夏天翔两眼，以一种关切的神情含笑说道：“夏老弟虽得皇甫神婆真传，练就一身北溟绝学，又多奇遇，功力精湛，但仍不可过于傲敌，你独自一人，怎足当门拒……”

话犹未了，夏天翔便即微笑道：“茅老前辈放心，夏天翔尚有自知之明，我只要不先招惹‘白骨羽士’，这老魔头自诩身份，定然不好意思抢先动手！除他以外，其余震天群邪虽均凶狠绝伦，但要想在短短光阴之内使我有损，却无殊镜内摘花，痴人话梦！”

说到此处，震天群邪业已涌至峰前，夏天翔遂向申屠亥、茅玉清、秦乐圃等点头一笑，缓步走出洞去。

“冰魄神君”申屠亥夫妇仍不放心，正待随后掠阵，“万梅老农”秦乐圃摇手低声笑道：“夏老弟不但机警绝伦，并能知己知彼，他既胸有成竹，不会吃亏，我们还是照他所说，预为准备，才好让震天群邪尝些意料不到的子午阴风滋味！”

申屠亥、茅玉清夫妇见秦乐圃也是这等说法，遂只好如言分往各宫，准备一切。

震天群邪刚到广寒洞府之前，突见夏天翔独自一人，神色安详地缓步走

出。

“九首飞鹏”戚大招对于夏天翔既觉痛恨，更觉头痛，见状之下，心中凛然一惊，不知对方又在卖弄什么玄虚，遂把手中钢拐一摆，号令群邪，暂时止步。

夏天翔也在距离震天群邪丈许之外驻足卓立，目注戚大招，微笑问道：“戚掌门人，你们纠众远来，其意定在尽屠雪山派，血洗玄冰原！但如今怎的止步不前？难道以你们麇集群凶的这般声势，竟怕了我夏天翔么？”

戚大招闻言，方自厉吼一声，夏天翔又复神色从容地把炯炯双目一扫群邪，点头缓缓笑道：“这也难怪，因为你们人数虽然不少，并多著名凶邪，但其中也有宛若酒囊饭袋般的无名之辈！”

“桃花娘子”靳留香生性狐疑，以为夏天翔是在讥讽自己，遂娇喝一声叫道：“夏小鬼，你不要信口开河，肆意伤人，谁是宛若酒囊饭袋般的无名之辈？”

夏天翔剑眉微剔，冷笑道：“靳留香放心，我指的绝不是你！因为你凭借忝不知耻的淫荡狐媚，迷惑‘辣手纯阳’司徒敬，使他丧心病狂，倒行逆施，残害本门师叔，终于死在‘龙飞剑客’司徒畏大义灭亲的白龙神剑之下，好好的点苍一派，也等于被你瓦解冰消，你的名气还算小么？”

这一番话儿，不仅骂得“桃花娘子”无言可答，连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也均面红耳赤。

“九首飞鹏”戚大招怒喝一声道：“夏天翔，你睁眼细看，我们阵中全是出类拔萃的武林高人，哪里有如你所说的无名之辈？”

夏天翔早就蓄意一试域外群邪的功力，才成竹在胸地故作如此说法，闻言之下，顺着戚大招的话头，伸手一指“龙氏三凶”，晒然说道：“这三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难道还不是无名之辈？”

“龙氏三凶”秉性凶横绝伦，见夏天翔轻视自己，正自怒发如狂，戚大招业已厉声叫道：“夏天翔，你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昆仲三位是‘轩辕法王’座前的‘龙家三杰’！”

夏天翔故作不屑地仰天狂笑道：“慢说他们，便是‘八莫妖王’轩辕烈，也无非一名化外凶邪而已！”

“龙氏三凶”中的老二“虬须神龙”龙在渊闻言，无法再复忍耐，微一闪身，飘出七尺，目注夏天翔，沉声说道：“夏朋友年纪轻轻，口角如此刻薄，我龙在渊想讨教教你这中原武林的名门弟子，究竟身怀什么样的绝世神功，惊人武学！”

夏天翔知道这龙氏兄弟既是“八莫妖王”轩辕烈手下的重要人物，功力定颇不弱，故而表面虽仍狂傲绝伦，但已颇加注意，含笑问道：“你打算怎样讨教？”

“虬须神龙”蕴怒答道：“龙在渊乃化外凶邪，哪里懂得什么高深绝学？我只是俗而又俗地要求与夏朋友对接三掌！”

夏天翔存心气恼对方，晒然微笑，目光仰视天际浮云，一面暗聚师门绝学“乾天罡气”，一面以狂傲绝伦的神情缓缓说道：“三掌之多，你能接得住么？”

“虬须神龙”气得虬须猬起，愤然答道：“龙在渊倘若接不住夏朋友三掌，我便永居八莫，没世不入中原！”

夏天翔好似稳操胜券地点头说道：“如此甚好，你既叫龙在渊，本来应

该静静潜修，何必妄图变化，兴云布雨？”

龙在渊久受“八莫妖王”轩辕烈熏陶，确实是位内家好手，在极度愤怒之下，忽然悟出自己如此心浮气躁，正中对方算计，遂赶紧静躁释矜，神情立转安详，含笑说道：“龙在渊接不住夏朋友三掌，从此潜居八莫，永不出世，但万一侥幸，又将如何？”

夏天翔见对方分明已被自己激怒得浮躁万分，忽然竟能沉静下来，不由也颇赞佩，双眉一挑，岸然答道：“你输了便‘潜龙在渊’，我输了便‘飞龙升天’，请戚掌门人用他那根钢拐击碎我的天灵便了！”

“龙氏三凶”中的老大“独角飞龙”龙在天听得悚然一惊，向戚大招低声问道：“戚掌门人，这夏天翔的武学程度究竟如何？怎敢夸下这等海口？”

“九首飞鹏”戚大招浓眉一蹙，低低答道：“龙大兄最好提醒龙二兄特别留神，这夏天翔小鬼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得意弟子，且奇遇颇多，一身功力委实不可轻视！”

龙在天听戚大招这等说话，遂向龙在渊说了几句无人能懂的钩磔奇语。

夏天翔目光微瞥龙在天，晒然说道：“常言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必在旁担忧，干脆贤昆仲一齐登场，由夏天翔每人奉敬三掌！”

“独角飞龙”双眉一扬，冷然说道：“你乳臭未干，猖狂太甚，不必活得太不耐烦！倘能逃出我二弟的三掌之下，龙在天自会给你相当教训！”

夏天翔借着发话之际，已把“乾天真气”提聚到十一成左右，贯注右掌，闻言狂笑道：“你们千里远来，夏天翔且代玄冰原主人申屠神君迓客，我先试试这位‘八莫妖王’的爪牙，究竟有多大的惊人功力，胆敢耀武扬威，逞雄斗狠！”

话音甫落，右掌倏推，一股强烈得直可撼岳摧山的“乾天真气”，便向龙在渊当胸涌到。

“虬须神龙”龙在渊因夏天翔神采夺人，口气甚大，心中早有戒意，并未恃技轻敌，如今一见来势奇强，急忙一式“怒海翻澜”，也以右掌单推，蓄劲硬接。

一位是中原俊杰，一位是西域魔头，两掌相交，上下立判！

夏天翔剑眉微挑，岸立未动，嘴角间浮现半丝晒薄的笑意。

龙在渊则站桩不稳，身形微摇，左足往后退了一步。

夏天翔一掌试出对方在真力内劲方面微逊自己，不禁更为放心，就势招化“浪拍洪崖”，聚集十二成“乾天真气”，又复发出一掌，并暗伸食中二指，加上了师门绝学“乾天指力”。

龙在渊既惊于夏天翔的掌力之强，更惊于夏天翔的变化之速，但因深知“八莫妖王”在化外蛮荒享名甚大，不甘一招便退，只得双掌齐翻，提足真气，再接一掌。

这第二掌的强弱悬殊，自比方才更要显明，龙在渊直被震得闷哼一声，“腾腾腾”连退三步。

尤其是夏天翔暗中所发的“乾天指力”，更为厉害，正好在龙在渊踉跄倒退之际，几乎无形无声地跟踪袭到。

龙在渊好不容易站稳身形，正待设法反攻，略挽颜面，突然听得“嘶”的一声微响，一股劲急无比的罕见气流，又向右肩头上强袭而至。

挡既不及，闪又稍迟，龙在渊只好咬紧牙关，气聚右肩，拼受一击。

“乾天指力”，是“北溟神婆”皇甫翠毕生心血所粹，威力之强，岂同小可？夏天翔虽然火候尚差，但“虬须神龙”龙在渊业已难于禁受，狂吼一声，肩骨立碎，人也踏地不起。

“龙氏三凶”中的老大“独角飞龙”龙在天、“长尾毒龙”龙在田见状，又惊又怒地双双暴叱出阵！

“白骨羽士”毕竟不愧成名老魔，冷眼旁观之下，看出夏天翔自震天大会以后，功力更进，除了自己可以制他之外，连戚大招亲自出手，也未必稳操胜面，遂向龙在天、龙在田兄弟念了一声“无量佛”，微笑说道：“龙大兄与龙三兄不必动怒，且为龙二兄调治伤势，由贫道出手，超度夏小鬼便了！”

龙在天因系初来，尚不知“白骨羽士”的武功到了什么境界，但龙在田却闻言笑道：“真人倘若出手，这小贼无疑立成齑粉！”

夏天翔毫不畏惧地卓立一旁，扬眉冷笑道：“只怕未必！”

“白骨羽士”缓步当前，淡然一笑，目光微注夏天翔，发话问道：“夏天翔，你自忖所学，是否比得上‘天外情魔’仲孙圣？”

夏天翔肃立恭身，庄容说道：“仲孙老前辈乃中天皓月，夏天翔不过燧火萤光！”

“白骨羽士”又复问道：“你比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如何？”

夏天翔依旧神情恭谨地肃然答道：“弘法真人是一派掌门，功行老到，火候精纯，前辈典型，不可企及！”

“白骨羽士”笑道：“‘天外情魔’仲孙圣与我于震天大会之上两度交手，胜负未分，至于血战武当一役，则弘法真人在我‘白骨神功’之下身受重伤，几乎当场殒命，他们尚且如此，何况你……”

夏天翔不等“白骨羽士”说完，便即扬眉说道：“真人不必耀武扬威，夏天翔自度所学，与你这等成名前辈相较，的确尚有距离，但我却有所凭借，敢于应战！”

“白骨羽士”讶然问道：“你凭借什么？”

夏天翔双眉猛剔，目中神光，冷森森地电射而出，一扫群邪，朗声答道：“你们聚众远来，对雪山派下手偷袭，行为卑鄙，师出无名，夏天翔则仗义勇为，拔刀相助，故而我所凭借的是一股沛乎天地、塞乎江湖的浩然正气！”

这几句话儿讲得极其漂亮，不仅使“九首飞鹏”戚大招等眉头暗蹙，哑口无言，连“白骨羽士”也觉得无可驳斥，脸上讪讪的有些不是滋味。

但他毕竟经验老到，略微一怔之后，根本不再多言，只是目注夏天翔问道：“你打算怎样动手？”

夏天翔在“白骨羽士”缓步下场之际，心中即有两桩问题待决。

一项是再借这老魔之手，试试自己近来的功力进境。

另一项则是避免与对方硬抗，激诱他们一齐进入广寒洞府，尝尝子午阴风的自然威力。

如今“白骨羽士”业已发话叫阵，夏天翔忖度天光，觉得再有片刻，方值午正，遂傲心又起，决定先与对方略作盘桓，然后再把他们诱入广寒洞府。

主意既定，遂向“白骨羽士”笑道：“我也不必标奇立异，别出心裁，照样接你三掌便了！”

“白骨羽士”眉梢一动，冷笑几声，学着夏天翔讥刺“虬须神龙”龙在渊的口吻说道：“三掌之多，你能接得住么？”

夏天翔一阵震天狂笑，傲然答道：“夏天翔虽然年幼辈低，但心如日月，

气塞苍冥，慢说你区区三掌，就是‘白骨三魔’齐来，轩辕妖王亲到，我也毫无所惧！”

“白骨羽士”笑道：“我只和你斗力，决不和你斗口，你且赶快准备，否则一掌就死，有何趣味？”

夏天翔灵机忽动，摇手叫道：“慢来，慢来，我还要与你商量商量。”

“白骨羽士”猜不透夏天翔又要弄什么玄虚，点头说道：“你有话快讲，商量何事？”

夏天翔笑道：“我只是想在这三掌之中，加点花样！”

“白骨羽士”艺高胆大，点头答道：“但说不妨，一切由你！”

夏天翔笑道：“我想把这互接三掌之举，分成三地施为，我在此处，只接一掌！”

白骨羽士问道：“第二掌呢？”

夏天翔向身后一指，微笑答道：“在这广寒洞府之中，夏天翔再复奉陪！”

“白骨羽士”轩眉冷笑道：“雪山派纵在这广寒洞府之内布置了鼎镬刀山，我又何惧？你且快说第三掌又在何处较量？”

夏天翔得意笑道：“第三掌要移时异地，改在明年元宵的终南山太白峰顶！”

“白骨羽士”知道“八莫妖王”轩辕烈定于明年元宵在终南绝顶太白峰头举行期颐寿宴，故而闻言之下不觉微愕。

夏天翔笑道：“你不要惊愕，我就因知道‘八莫妖王’要于元宵作寿，才把互接第三掌的地点，定在终南绝顶！”

“白骨羽士”摇头冷笑道：“我不相信你的命有那长，能够生离玄冰原，活到明年元宵时分。”

夏天翔大笑说道：“夏天翔大限未临，时辰未到，阎王不要命，小鬼不敢催，我便自己想死，也难以如愿！”

“白骨羽士”手指震天群邪，厉声说道：“此时此地的震天群豪之内，无论哪一位，都是你的催命阎王！”

夏天翔以高傲无比的目光冷瞥群邪，狂笑道：“他们哪里配称催命阎王？最多是些狐假虎威的勾魂小鬼，你也不过是个判官而已！”

“白骨羽士”涵养虽深，也被夏天翔讥笑得怫然动怒，缓缓举起右掌，沉声喝道：“夏天翔，你不必妄逞口舌之能，赶快准备，我要打你第一掌了！”

夏天翔见“白骨羽士”的这只右掌一直白到肘部，几与四外的玄冰积雪同色，知他“白骨摧心掌”的威势之强，迥异俗流，遂不敢再事傲慢，如言静躁释矜，抱元守一，把全身功力均凝聚右掌之上，子午站桩，含笑卓立！

“白骨羽士”对夏天翔虽然恨极，但见了他这副神仪朗彻的俊挺英姿，也不禁暗暗赞赏，双眉微扬，发话问道：“你是否准备好了？”

夏天翔朗声笑道：“武林多难，魑魅横行，大劫将临，风波险恶，夏天翔无时不在警戒之中，你尽管出手便了！”

“白骨羽士”冷笑一声，等夏天翔说完之后，右掌当胸，缓缓推出。

这一掌去势既不快捷，又无丝毫劲气疾风，根本令人看不出具有出奇威力。

但“白骨羽士”右掌才动，夏天翔便觉有股重如山岳、阴寒特甚的无形暗劲排空涌来，几乎逼得自己立足不住。

大惊之下，右掌也自缓缓前推，发出十二成的“乾天真气”。

两只右掌推进得均极缓慢，但夏天翔似乎比“白骨羽士”更慢，戚大招见状，脸上立现喜容，知道“白骨羽士”毕竟功力深湛，胜过这难缠无比的北溟传人一筹以上！

两只手掌终于相合，“白骨羽士”面含冷笑，巍然未动，夏天翔却心头剧震，气血翻腾，俊脸通红，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白骨羽士”目光凝注夏天翔，点头一笑道：“你居然禁得住我这一记‘白骨摧心掌’，委实不愧为北溟门下，算得上是朵极为罕见的武林奇葩，赶快进洞准备一切，我们随后就来，闯闯雪山派的根本基地，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剑树刀山，龙潭虎穴？”

夏天翔默然不答，一抱双拳，飘身退入洞内。

“白骨羽士”目送夏天翔的身形，摇头自语道：“这小鬼虽然艺出名师，但年龄太轻，不知怎会具有这样一身上好功力？”

“九首飞鹏”戚大招笑道：“真人已占上风，夏天翔不发片言、哑声而退，仿佛内伤不浅？”

“白骨羽士”叹道：“我方才一掌，是运足十二成劲力施为，他的火候相差太远，自然难免受伤，但是贫道纵横一世，除去‘天外情魔’仲孙圣以外，还要数这夏天翔是位极高强的对手！”

“白骨羽士”所说并非狂言，夏天翔确实内伤不浅，他退入广寒洞府以后，身躯便自站立不稳，摇摇欲倒。

秦乐圃与申屠亥、茅玉清等见状，不禁齐吃一惊，由秦乐圃发话问道：“‘白骨三魔’所练的‘白骨摧心掌’，委实厉害难当，夏老弟感觉怎样？”

夏天翔回手怀中，摸出一粒“商山隐叟”赛韩康所赠的益元保命灵丹服下，剑眉双扬，微笑答道：“我不妨事，只因对方掌力过强，脏腑间略受震动而已！老前辈们倘已准备妥当，我便传呼群邪入洞，还要再接‘白骨羽士’一掌。”

“冰魄神妃”茅玉清含笑劝道：“夏老弟已受内伤，理应避免再斗强敌，这第二掌便不接也罢！”

夏天翔目中神光一射，轩眉笑道：“大丈夫然诺为重，生死为轻，夏天翔拼着肝肠寸裂，也要如约再接‘白骨羽士’第二记‘白骨摧心掌’！”

“冰魄神君”申屠亥伸手一拍夏天翔的肩头，纵声大笑道：“夏老弟，你这种英风豪气，委实令申屠亥心折不已！我打算送你一样东西，不知你肯否赏脸收下？”

夏天翔听申屠亥说得这等客气，赶紧恭身施礼，赧然笑道：“长者赐，不敢辞，夏天翔先行谢过！并望申屠神君不要把我看做过份狂妄的无知之辈！”

申屠亥取出一粒异香扑鼻的朱红灵丹，含笑递与夏天翔，命他立时服下。

夏天翔如言服食，只觉满口奇芬，化作一股玉液琼浆，咽下咽喉，顿觉脏腑间伤痛齐消，精神一长。

他是聪明绝顶之人，从这粒朱红灵丹的特强灵效之上，猜出究里，“哎呀”一声，目注“冰魄神君”申屠亥，发话问道：“夏天翔叨惠太重，这粒灵丹大概是用玄冰原至宝、武林人物梦寐难求、功能起死回生的千年朱红雪莲所炼！”

申屠亥点头笑道：“我与内子去往黄山天都赴会，途中疏于防范，中了天荆毒刺，遂双双折返玄冰原，采取了天寒谷内年代最久的一朵朱红雪莲，

再加四种妙药，炼成三粒灵丹，我与内子各服一粒，解除天荆毒刺剧毒，所余一粒，今日恰好赠送夏老弟疗治内伤，并可略增真力，以便如言与那‘白骨羽士’再对一掌！”

夏天翔一面恭身称谢，一面剑眉微蹙说道：“多谢申屠神君，但夏天翔受赐如此之重……”

话犹未了，“冰魄神妃”茅玉清便自接口笑道：“彼此均是武林道义之交，夏老弟不许再说客套称谢之语！真要谈到‘受惠’二字，申屠亥、茅玉清根本无法补报恩情，因为若非秦老前辈与夏老弟远来报讯，雪山派毫无所觉之下，群邪蜂至，大劫临头，整个玄冰原早已化作修罗屠场，人间地狱！”

秦乐圃闻言笑道：“茅神妃与夏老弟双方均莫再作客套，如今时值午正，恰好诱进群邪，让他们尝尝子午阴风的威力！”

夏天翔剑眉一轩，向广寒洞府之外，提气叫道：“戚掌门人，请所有来客，齐进广寒洞府一叙！”

“九首飞鹏”戚大招闻声一愕，向“白骨羽士”说道：“我方才似见夏天翔在真人的‘白骨摧心掌’下受了内伤，怎的从他语音之中，听不出丝毫征兆？”

“白骨羽士”也觉不解，双眉一蹙，微笑说道：“戚掌门人赶紧分派人手，进入广寒洞府，岂不便可得知究竟？”

戚大招一算己方人手，除了业已被擒的“白头罗刹”鲍三姑外，还有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铁面鬼王”佟巨、“桃花娘子”靳留香、“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及“龙氏三凶”等，加上自己与“白骨羽士”，共有十人。

遂在略一沉吟之后，向龙在渊及铁冠道长微笑说道：“龙二兄与副掌门人请在这广寒洞府之外留作策应，其余诸兄一齐进洞，见识见识雪山派到底有甚厉害布置。”

龙在渊与铁冠道长均知戚大招这样安排之故，是因自己新受内伤，不宜再进广寒洞府，去作意料中定然发生的剧烈拼斗，何况洞外也必须留人策应，遂均自点头同意！

安排既定，便由功力较高的“白骨羽士”、“九首飞鹏”戚大招、“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独角飞龙”龙在天四人当前，率领群邪缓步进入广寒洞府。

进洞以后，略经转折，便是一间极为高广的石室，但石室四周密布洞穴，似是道路纷歧。

石室正中并排站定四人，正是雪山派掌门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及夏天翔、秦乐圃。

双方见面以后，均有些不知如何开口，形成了一片短暂沉默。

这片沉默，是由“九首飞鹏”戚大招打破，他浓眉双扬，目内厉芒电射，向申屠亥问道：“申屠神君，我大师姊鲍三姑而今安在？”

“冰魄神君”申屠亥虽然恨极群邪，但仍竭力涵忍，微笑答道：“鲍老婆婆现在天寒谷内，身为雪山派座上佳客！但等戚掌门人小游我这广寒洞府以后……”

“白骨羽士”不等申屠亥话完，便即问道：“你这广寒洞府之中，有什么值得游赏之处？”

申屠亥尚未答言，夏天翔业已笑道：“申屠神君的这座广寒洞府妙参造

化，巧夺天工，其中藏有玄奥无穷的九宫八卦阵法！”

“九首飞鹏”戚大招一阵震天狂笑道：“正反五行、变化阴阳等九宫八卦阵法，戚大招闯荡江湖数十年来，不知见识多少。”

夏天翔瞥他一眼，冷冷说道：“既然如此，今日你不妨再添一些见识！”

说至此处，忽然转面向申屠亥、茅玉清及秦乐圃等含笑说道：“对方已愿小游广寒洞府，三位老前辈怎的还不分头逐客？”

“冰魄神君”申屠亥等三人闻言，身形微飘，分由离宫、艮宫、巽宫的洞穴之中隐去踪迹！

“九首飞鹏”戚大招想不到对方在未与自己交手之前便即隐迹而去，但因申屠亥、茅玉清、秦乐圃等均怀绝世身手，动作极快，宛如电掣云飘，发觉稍迟，阻已无及！遂只得目注独自卓立室中的夏天翔，讶然问道：“你怎的不与那三个胆小老鬼一齐逃走？”

夏天翔冷笑道：“戚掌门人，你怎的这等健忘？我与你们震天派倚为靠山的‘白骨羽士’，还有约会未了！”

“白骨羽士”微笑说道：“夏天翔，你休要妄自逞强，难道适才还未打怕，真敢再接我一记‘白骨摧心掌’？”

夏天翔剑眉双轩，一阵狂笑道：“何必老是我来接你的‘白骨摧心掌’，你接我一记‘乾天罡气’不也一样？”

他自服“冰魄神君”申屠亥赠送的那粒以朱红雪莲所炼的灵丹之后，不仅伤势立痊，并还真力略增，早就暗暗聚集了十二成“乾天罡气”待发。

故而语音一了，右掌立推，一阵极强劲气，排空涌至，简直逼得震天群邪中功力稍差的“铁面鬼王”佟巨、“桃花娘子”靳留香等，远在丈许以外都有些站立不住！

“白骨羽士”看出夏天翔这一掌所蕴的劲力，竟比适才一掌更强，不由深觉意外，大吃一惊，却丝毫不敢怠慢，也自凝聚“白骨摧心掌力”，加以硬接。

夏天翔初出江湖之际，一腔傲骨，满腹雄心，遇上任何强手，均必狠拼到底，宁折不弯！但如今却因久经大敌，知己知彼，更由于适才在广寒洞府之外先对一掌，吃过苦头，深悉自己虽然天纵奇资，又多缘遇，但火候略差，时日未到，目前仍非“白骨羽士”这等出类拔萃、傲视寰宇的盖代魔头的对手。

胸中智珠既定，自不肯再吃明亏，遂在这一记“乾天罡气”之内，略耍花样，发得虽强，收得却快！

等到“白骨羽士”所发的“白骨摧心掌力”击败“乾天罡气”之时，夏天翔早已轻轻松松地飘身后退，落在乾宫方位的洞穴之外。

“白骨羽士”目光一注，夏天翔便即朗声说道：“‘白骨三魔’果然名不虚传，我们的第三掌且留到明岁元宵，在终南绝顶太白峰头，好好一战！如今请随我来，见识见识这座广寒洞府的天然威力！”

说完，又向“白骨羽士”略一含笑招手，随即隐去。

“白骨羽士”哪肯在夏天翔之前示弱？遂向戚大招说道：“戚掌门人，我们八人正好每人行经一宫，且自分头入内，一试究竟，但万一遇有极度危机，便以‘传音入密’功力，互相呼应便了！”

“九首飞鹏”戚大招点头同意，“白骨羽士”遂首先飘身，跟踪夏天翔，进入乾宫方位的洞穴之中。

其他群邪亦分头动作，刹那之间，全都进了广寒洞府中半出天然、半加人工的迷踪路径。

按下别处不提，单说“白骨羽士”方面。

他入洞以后，不由微愕，因为夏天翔并未走远，仍在洞中相待。

夏天翔见“白骨羽士”进洞，忽然狂笑吟道：“左三右三，妙在中央，无边威力，白骨遭殃！”

一面高吟，一面身形电闪，又往洞深之处驰去。

“白骨羽士”自恃功力，毫无所惧，循声追踪，竟被夏天翔引到了子午阴风窍的中宫主窍附近。

夏天翔吟声收处，人影不见，“白骨羽士”却到了一座不太十分宽大的圆形石室之中。

这座石室只有两个出入洞穴，并均颇狭小。

但石室中央壁上，却有一块尺许周围的圆形钢板，板上书有十六个白色字迹，是：

“欲知究竟，请旋此板，左三右三，妙在中央！”

武林中人多半心高气傲，对方越是声明此中妙用无穷，“白骨羽士”便越是定欲一观究竟。

但他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在未曾动手开启这块圆形钢板之前，便已先对退路方面仔细打量，并估计圆形钢板之后，所藏是何厉害埋伏。

“白骨羽士”共有四种猜测，但却未猜到这块钢板之后，竟是“子午阴风九宫风窍”中最为厉害难当的中宫主窍。

他第一种猜测，是中藏奇毒蛇虫，但转念一想，当地气候特殊，到处都是玄冰积雪，虽然时值炎夏，无殊严冬，这种猜测的可能，未免太少。

第二种猜测是中藏厉害暗器，自己玄功先运，体化精钢，更有“先天罡气”所化的无形气网护身，绝可无虑。

第三种猜测是中藏毒烟一类，自己可以闭气屏息，也不足惧。

第四种猜测则是中藏洪水，自己精通水性，更可放心。

“白骨羽士”不仅猜遍各种厉害埋伏，觉得均不致使得自己有所受伤，更因石室不大，出口甚近，即令有甚特殊危机，以自己的功力，闪身之间，便可脱离险境。

左右退路及一切防范均在事先准备之后，“白骨羽士”遂神色晒然地走到壁前，左三右三，旋转圆形钢板，试试雪山派及夏天翔等如此夸耀的埋伏，究竟是什么罕见之物。

指尖才触钢板，便觉奇冷异常，等他左右三旋完毕，钢板忽松，一阵冻髓成冰的寒风，挟着摄魄惊魂的怪啸，以及怒排万钧的劲力，便自钢板之后的圆形石窍之中，狂冲而出。

“白骨羽士”大出意外，冷得全身一颤，正待及时闪避，但自然威势，究非人力能抗，何况此处又是中宫主窍，居然身形硬被风力裹住，丝毫动转不得。

“白骨羽士”愤然不服，竭尽全力地试了几次，方试出倘若运用金刚拄地身法，背倚石壁，静任寒风吹袭，倒还稍好，只一略有动作，行止便难自主，可能要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奇劲寒风，卷得到处乱撞，致遭不测。

知道不可抗拒之后，“白骨羽士”的傲气顿消，索性背倚石壁，用起功来，把丹田三昧真火不停地运行四肢百穴之间，抵御自体外袭来的一阵强似

一阵的寒风劲气。

中宫如此，其他各宫亦莫不如此，仅仅子午阴风的劲力寒威，略逊中宫主窍而已。

刹那之后，整座广寒洞府，业已变成一片挟有接连不断洪厉啸声的广寒地狱。

这时申屠亥、茅玉清、秦乐圃及夏天翔等，均已自迷踪路径之中转到广寒洞府之外，互相会合！

他们会合之处是在侧方，并已远离广寒洞府正门约莫二十来丈，故而未被群邪之中留在洞外策应的铁冠道长及龙在渊发现。

但铁冠道长、龙在渊未曾发现“冰魄神君”申屠亥等，夏天翔却目光如电，瞥见了这两名巨憨大恶。

遂剑眉微挑，向“万梅老农”秦乐圃得意笑道：“秦老前辈，我们要不要索性把这两名凶邪顺手加以收拾？”

秦乐圃尚未答言，“冰魄神妃”茅玉清业已微笑说道：“夏老弟，我们已经擒获一名鲍三姑作为人质，震天群邪如今又在子午阴风的威力之下殊死挣扎，常言说得好：‘得放手时且放手，能饶人处便饶人。’我们不必过为已甚了吧！”

夏天翔微叹一声，点头说道：“在茅老前辈口中是‘得放手时且放手，能饶人处便饶人’，但若易地而处，换了‘九首飞鹏’戚大招，恐怕定然改成‘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种仁心、毒念之别，也就是正邪之异及祸福之门了！”

夏天翔正在感叹，半空中漠漠冷云之内，忽有几声雕鸣传下。

“冰魄神妃”茅玉清抬头一看，只见那只青雕，正由天寒谷方向冉冉飞来，不禁眉头微蹙说道：“这只青雕若不除去，终是大患，不知冷白石为了何事迟延，尚未把神木弓及穿云箭送到。”

“冰魄神君”申屠亥也觉得冷白石迟迟不来，有些奇怪，立与茅玉清、秦乐圃、夏天翔等同往天寒谷内赶去。

到了天寒谷外，因谷内奇寒，茅玉清取出两粒雪山派独门秘制的御寒灵药，先请秦乐圃、夏天翔服下，然后一齐进谷。

谁知一进天寒谷，便看见“雪山冰奴”冷白石与“白头罗刹”鲍三姑两人狠斗得难分难解，均已到了真力将竭的地步。

申屠亥讶然说道：“鲍三姑已被夏老弟点倒，是谁替他解开穴道？”

夏天翔猜出究里，微笑说道：“这解开鲍三姑穴道之举，恐怕是我冷大哥亲自所……”

话犹未了，冷白石瞥见他们赶来，竟自一面动手，一面大声叫道：“冷白石今日若不亲毙‘白头罗刹’，誓不甘休，谁若再复出手相助，我便撞山自尽！”

申屠亥眉头一皱，招手叫过怀抱神木弓、穿云箭，正为冷白石掠阵的“雪孩儿”扈俊，询问其中经过。

扈俊恭身答道：“冷师叔把鲍三姑押到天寒谷后，对方便即破口大骂，讥嘲冷师叔倚众逞雄，因人成事，自己根本无力制她，冷师叔怒极之下，先取出神木弓、穿云箭，命弟子送往广寒洞府，然后下手解开鲍三姑的穴道，相互狠斗，弟子因看得惊心，略微迟延，尚请掌门师尊见谅及恕罪！”

“冰魄神君”申屠亥接过神木弓、穿云剑，又向扈俊问道：“你其余的

师兄弟们，为何一个人也不见？”

扈俊恭恭敬敬地低声答道：“一班师兄弟们，已奉冷师叔之命，藏入天寒宝库之中！”

申屠亥点头说道：“天寒宝库之中确系极好的藏身所在，这样一来，倒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可以放手与震天群邪周旋一二。”

这时，夏天翔站在一旁为“雪山冰奴”助威，大声叫道：“冷大哥放心，我决不再抢你的生意，让你痛痛快快地施展神功，把这‘白头罗刹’送入黄泉地府！”

冷白石闻言，果然神威奋发，“风卷残云”、“雷击九天”、“月涌大江”三招凌厉绝学，回环并发，硬把鲍三姑逼得左支右绌，险象横生，连退几步。

鲍三姑不仅是“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师姊，武学精绝，又练有一身“雪冻僵尸”奇功，与冷白石相互狠搏之下，本来胜负难分，但如今却逐渐落了下风，心神微乱，守多攻少。

原来武林人物动手过招时的最大忌讳，便是心神旁骛，不能专注敌手，“白头罗刹”鲍三姑起初讥激“雪山冰奴”冷白石为自己解开穴道以后，凶威奋发，拼命进搏，居然还占了六成攻势，但“冰魄神君”申屠亥一到，鲍三姑自然而然地心神一慑，便被冷白石抢回先机，落了后手！

夏天翔冷眼旁观，看得明白，向申屠亥微笑低声说道：“申屠神君，如今这次打斗，与玄冰原头不同，我冷大哥生平罕遇对手，大可让他打个痛快！”

“冰魄神君”申屠亥也看出“雪山冰奴”冷白石略占上风，绝无凶险，遂含笑点点头，并示意“冰魄神妃”茅玉清为冷白石凝神掠阵，以防万一。

“万梅老农”秦乐圃向申屠亥含笑问道：“申屠神君，广寒洞府中的子午阴风，是否过了午时便即自然停止？”

申屠亥点头笑道：“再过片刻时分，震天群邪中是否有伤亡，便可知晓！”

说到此处，空中又复听得隐隐雕鸣，夏天翔目光微注，看见那只青雕正在远空盘旋，遂对申屠亥笑道：“申屠神君，你神木弓、穿云箭已然在手中，我且把那青雕引来，瞻仰瞻仰你的射雕身手！”

话完，便即微提真气，仰天长啸。

那只正在盘旋回翔的青雕，听得夏天翔的啸声，果然即向天寒谷方面飞来。

申屠亥把手内神木弓拉圆三次，拈箭搭弦，目光凝注空中，准备一展昔年威震大雪山的射雕身手。

谁知那只青雕狡狴异常，飞到天寒谷上，却仿佛知道下面诸人难惹，只在高空盘旋而不肯贸然下落。

“冰魄神君”申屠亥拉满弓弦，正欲一试，夏天翔却含笑说道：“申屠神君，这只青雕飞得太高，何况又是经过‘八莫妖王’调教豢养的通灵异种，恐怕难于射中。”

申屠亥点头说道：“高是高了一点，但此雕颇为狡狴，不肯飞低，也只好就此试上一试！”

夏天翔摇头笑道：“申屠神君不必性急，你只要凝神贯注空中，我料这只青雕在鲍三姑被我冷大哥击倒之时，必会飞下助阵！”

“冰魄神君”申屠亥听夏天翔说得有理，遂含笑点头，停箭不发。

夏天翔转身再看冷白石与鲍三姑拼斗的形势，只见鲍三姑身入重围，心

有所慑，精神不属，败势益显。

夏天翔看清形势，蓦然长笑喝道：“冷大哥，怎的还不大展神威？你的‘九转天寒功’为何不用？”

“雪山冰奴”冷白石闻言之下，厉啸一声，满头须发齐飘，停手不攻，只把炯炯双目觑定对手，一瞬也不瞬。

“白头罗刹”鲍三姑在震天大会之上，曾经吃过“九转天寒神功”的苦头，如今见冷白石的一双肉掌渐渐转为白色，知道刹那以后的一击之威，委实难于经受。

目光略一旁瞬，看出申屠亥、茅玉清、秦乐圃、夏天翔等，无不注视自己，虎视眈眈，暗想纵然凭借数十年修为功力，逃出冷白石的掌下，这班武功无一不精的强仇大敌，又有谁能放过自己？

鲍三姑想得正自生机全绝、万念俱灰之际，冷白石一只与四外玄冰积雪完全同色的惨白右掌业已凝足暗劲，缓缓举起！

像“白头罗刹”这等绝代凶人，必然具有异乎寻常的凶厉之性！她既然盘算出大敌环伺，毫无生机，便不肯将性命白白交代在别人手内。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白头罗刹”死志虽萌，却仍想在群敌之中拉上一人，同归于尽。

这些敌人之中，“白头罗刹”除了与“雪山冰奴”在震天大会结有深仇之外，最恨的是夏天翔，故而蓄意对他下手，暗暗准备好了厉害杀着。

原来“白头罗刹”因年龄太大，口齿早已落尽，如今的满嘴白牙全系假配，并制作得略微尖锐，可以当作临难保身，使人意料不到的绝妙暗器。

如今既已决意要对夏天翔下手，遂乘着冷白石停止进攻之际，褪落满口假牙，并提聚十二成“混元真气”备用。

冷白石右掌方举，“白头罗刹”便即快如石火电光般的回指点胸，自绝心脉！

但在指尖尚未触及胸前要穴之前，“噗”的一声，喷出一口极为强劲的“混元真气”，其中夹杂着二十来枚假牙，向夏天翔迎头急袭！

夏天翔虽知“白头罗刹”鲍三姑不甘平白就死，却想不到她不和冷白石狠拼，竟转向自己下手。

更想不到对方的煞手是自口中喷出，距离太近，祸起突然，空有一身绝艺，也告措手不及，无法施展。

这口“混元真气”是鲍三姑垂死之前全力施为，威势之强，岂同小可，其中所挟的二十来枚假牙，均变成了无坚不摧、足可洞金穿石的神物利器！

“冰魄神君”申屠亥全神贯注那只正在空中不住盘旋的硕大青雕，对于这些变化，致未理会。

“冰魄神妃”茅玉清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则一个心细如发，一个老成持重，均在为冷白石凝神掠阵！

如今忽见祸生顷刻，夏天翔已坠危机，遂慌不迭地互展神功，双双出手。

“九转天寒神功”与“般禅掌力”排空齐涌，确实震飞不少假牙，挡住“混元真气”。

但毕竟事出意外，援手稍迟，仍有三枚假牙袭中夏天翔，使得他哼了一声，连退两步！

就在这纷纷忙乱之时，空中那只硕大青雕蓦然双翼一束，带着“呼呼”怪响的强劲疾风，俯冲而下。

“冰魄神君”申屠亥一声响彻云霄的龙吟长啸，以极为灵妙敏捷的手法，迎着青雕来势，接连射出三箭。

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一方由上往下猛冲，一方由下往上猛射，势疾无俦，自难闪避。

但那只青雕毕竟是受过训练的通灵异种，在如此危机之下，双爪微分，铁啄一摆，居然把申屠亥所发的三枝穿云箭一齐拨开，依旧照着“雪山冰奴”冷白石飞扑而落！

冷白石刚把“九转天寒神功”凝聚到十二成功力，欲待出手之际，鲍三姑业已自戳心脉，气绝倒地，夏天翔也遭逢意外，受了重伤。

冷白石正自又惊又气，忽见那只青雕当头扑下，遂右掌猛翻，发出“九转天寒神功”，向上击去。

青雕拨得开三枝穿云剑，却禁不住这一片阴寒无比的劲疾罡风，只好猛收俯冲之势，双翼一侧，欲待闪避。

申屠亥乘着青雕在空中略一停顿之际，弓弦再响，第四枝穿云箭便自贯穿青雕胸腹，使这只凶猛的巨鸟尸横就地。

鲍三姑与硕大青雕双双横尸，申屠亥、茅玉清、冷白石及秦乐圃等，遂一齐极关怀地询问夏天翔伤势如何？伤在何处？

夏天翔手抚左臂，苦笑道：“我的运气还算不错，三枚飞牙之内，倒有两枚打中胸前护穴龙麟，只有一枚嵌入左臂，恐怕臂骨已碎！”

冷白石笑道：“夏老弟放心，冷白石尚精刀圭之术，我马上为你动手取出嵌入臂中的那枚飞牙，雪山派也有的是接骨妙药！”

冷白石续道：“江湖鬼蜮委实阴险万分，深不可测，谁会想得到鲍三姑竟会放着极为厉害的九幽磷火及天荆毒刺不用，却以满口假牙作为暗器？”

夏天翔一面忍痛听由冷白石用玉刀挖取嵌入臂中的那枚假牙，一面目光微瞥地上的鲍三姑遗尸，颇为感慨地长叹道：“这就是‘白头罗刹’的阴险狠毒之处，她知道我有‘红云蛛丝网’在身，足能克制九幽磷火及天荆毒刺，才突出意外，想以满口飞牙及‘混元真气’把我置于死地！”

“冰魄神君”申屠亥也向“冰魄神妃”茅玉清苦笑道：“天下难测之事委实太多，我对神木弓、穿云箭颇为自诩，从未失准！今日居然三箭成空，最后还是在取巧之下，才把这青雕射死！”

夏天翔目注青雕的遗尸，剑眉深蹙，自语道：“可惜，可惜……”

茅玉清笑道：“夏老弟可惜什么？”

夏天翔指着那只青雕说道：“我和我仲孙姊姊早想收服一只通灵巨鸟作为坐骑，翱翔风云，上下青冥，如今好不容易才遇见这样一只合适的青雕，却被申屠神君射死！”

冷白石闻言笑道：“这是‘八莫妖王’所豢的凶禽，不把它射死，不会降心归从老弟……”

夏天翔不等冷白石说完，便即接口说道：“冷大哥，你难道不知我仲孙姊姊生具伏禽伏兽的奇能？”

冷白石大笑道：“既然如此，我答应送你一只大鹏鸟！”

夏天翔在伏牛山鹏死古洞之中见过大鹏遗骨，知道比这青雕强过百倍，不禁惊喜万分地问道：“冷大哥，你到哪里去找大鹏鸟送我？”

冷白石笑道：“我昔日偶游北天山，结交了一位‘无机先生’……”

“万梅老农”秦乐圃接口说道：“这‘无机先生’四字，起得极为高妙！”

冷白石点头说道：“此人爱与烟霞泉石、鸟鲁松云等无机之物为侣，故而自号‘无机先生’！”

夏天翔问道：“是不是这‘无机先生’豢有大鹏鸟？”

冷白石笑道：“我曾见他以一种灵果喂给一只硕大无朋的巨鸟食用，据说那就是世俗所传的大鹏金翅鸟！”

夏天翔高兴得眉飞色舞道：“冷大哥，你与那‘无机先生’的交情如何？向他讨要一只大鹏鸟，能否如愿？”

冷白石笑道：“我与他气味相投，交情不错，何况那‘无机先生’最爱书画，只要能把申屠神君珍藏的一幅羲之真迹及一幅吴道子佛像拿去送他，必可换回一只大鹏鸟，赠与老弟！”

“冰魄神君”申屠亥笑道：“我决不吝惜，冷兄尽管去到天寒宝库，把那羲之真迹及吴道子佛像拿去，成全夏老弟的心愿便了！”

夏天翔听得剑眉连轩，心花怒放，满面高兴神色！

冷白石替他把左臂伤处包扎妥当以后，微笑说道：“夏老弟，你左臂臂骨确被飞牙击碎，经我敷以雪山派极具神妙的接骨灵药，已告无碍，但却务需切记，在十日之内，不能妄用真力。”

夏天翔点头微笑，一看天时，向申屠亥问道：“申屠神君，如今好像天已过午？”

申屠亥点头说道：“如今午刻早过，已是未正时分！”

夏天翔又道：“既已未正，子午阴风早止，震天群邪是否有所伤亡？怎的毫无动静？”

申屠亥被夏天翔一语提醒，也自颇为奇诧，皱眉说道：“震天群邪迄今毫无动静，真是怪事！我们应该派人前往广寒洞府，一探究竟？”

夏天翔笑道：“敌势太众，我们派人前去，易陷重围，要去还是大家都去！”

冷白石接口说道：“夏老弟左臂新伤，不去也罢！”

夏天翔笑道：“冷大哥放心，我决不逞强动手就是，把我一人留在此处，岂不闷坏？”

计议既定，五人遂离却天寒谷，向广寒洞府赶去。

谁知到了广寒洞府，不仅洞内寂然，连在洞外守望的铁冠道长及龙在渊也已踪迹不见。

“冰魄神君”申屠亥等颇感惊讶之下，进入广寒洞府细细搜索一番，也未见有丝毫迹象。

“万梅老农”秦乐圃闭目深思片刻以后，微笑说道：“这种情形可能是震天群邪在子午阴风吹袭之下遭受了严重挫折，不然决不会惊天动地而来，偃旗息鼓而去，并连那只青雕与鲍三姑都全不顾及。”

秦乐圃这种猜测丝毫不错，震天群邪中的“白骨羽士”因修为火候太深，“九首飞鹏”戚大招、“铁面鬼王”佟巨、“桃花娘子”靳留香则因长居绛雪岩，一样也是冰天雪地，惯耐寒冷，无甚大碍，但“紫焰天尊”雷化、“独角飞龙”龙在天、“长尾毒龙”龙在田及“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四人，却被子午阴风吹袭得几乎骨髓成冰，只剩奄奄一息。

如此情势之下，“白骨羽士”与“九首飞鹏”戚大招深惧雪山派再若倾力反攻，可能使己方损失更大，甚至全军覆没，自然连设法救援鲍三姑及招呼青雕都来不及，便即悄悄遁去。

在“冰魄神君”申屠亥等均颇欣然色喜之际，夏天翔却独自皱眉深思，面有忧色。

秦乐圃见状，讶然问道：“夏老弟，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答道：“我想双方仇怨越结越深，目前大敌虽退，但后患方殷，‘八莫妖王’轩辕烈等，不知何日卷土而来？申屠神君夫妇能在玄冰原头旦夕不懈地枕戈待敌？”

这两句话儿，听得申屠亥、茅玉清对看一眼，脸上愁容立现。

“雪山冰奴”冷白石问道：“夏第弟既然远虑及此，可有高见对策？”

夏天翔答道：“我认为斩草必先除根！若不与此干元凶巨孽作一彻底解决，武林之中哪有宁日？”

“万梅老农”秦乐圃含笑问道：“夏老弟要想怎样解决？”

夏天翔应声答道：“由少林、罗浮、雪山、峨嵋四派及武林中正义之士联名，为血洗武当之事，向群邪约期一会！”

秦乐圃点头说道：“这确是正当策略，旗鼓堂堂，但联络各派，颇费时日，是否会有远水难解近渴之虑？”

夏天翔笑道：“秦老前辈认为少林、罗浮、峨嵋三派及武林中正义之士，会不会同意我的提议？”

秦乐圃应声答道：“罗浮派方面我可做主，峨嵋派亦与雪山派齐遭侵袭，定必敌忾同仇！少林派及一干武林正义之士，也向以卫道诛邪为任，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老弟的意见。”

夏天翔笑道：“既然不会有人反对，何妨以各派掌门的名义，向震天群邪先下战书，约期一会，然后再分头通知有关人物，不就不会耽延时日了么？”

“冰魄神君”申屠亥点头说道：“夏老弟的意见极好，如今我们应该研究研究约期，何日与群邪决战？由谁下战书？及把战书下到何处？”

夏天翔笑道：“日期请申屠神君、茅神妃及秦老前辈、冷大哥等慎重考虑，至于下战书一事，则夏天翔义不容辞！”

“冰魄神妃”茅玉清含笑问道：“夏老弟打算再跑一趟祁连山绛雪洞么？”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不去祁连山绛雪洞，等老前辈们把战书写好以后，我要在明岁元宵送到终南山太白峰顶！”

申屠亥、茅玉清及冷白石闻言均自一愣，“万梅老农”秦乐圃遂代为说明，微笑说道：“明年元宵，是‘八莫妖王’轩辕烈的百岁生辰，海内外群邪定在终南山太白峰头为他大事祝寿！”

“冰魄神君”申屠亥闻言，目注夏天翔问道：“夏老弟既打算把战书送到太白峰顶，是否要将‘八莫妖王’轩辕烈也一齐约在其内？”

夏天翔轩眉答道：“就今日雪山一战看来，‘龙氏三凶’、‘七宝天尊多手佛’元通和尚均在震天派阵中，显见海内外群邪业已沆瀣一气！何况申屠神君还射死‘八莫妖王’轩辕烈所调教的一只青雕，双方仇怨既结，便不约他，也会自来，不如大大方方地连这老魔头一并邀在其内。”

申屠亥点头说道：“夏老弟说得极对，但‘八莫妖王’轩辕烈不仅武功绝世，手下并豢养不少奇禽异兽、恶毒蛇虫，更有‘东瀛三矮’、‘身毒双怪’、‘西域四天尊’等海外群邪听其号令，声势极为强大，我们既与之约战，似乎不能不作缜密准备！”

夏天翔长叹一声道：“可惜我师父业已道成，但愿我飞琼妹妹的爹爹仲孙老前辈，能够在这浊世之中再勾留上个三年五载！”

“冰魄神妃”茅玉清蹙眉说道：“即令仲孙大侠暂未成道，仍在尘世勾留，他也不过仅能对付‘白骨羽士’，尚有‘白骨仙子’及‘八莫妖王’轩辕烈等一干域外群邪……”

秦乐圃接口说道：“以目前情形而论，纵令正派群侠团结一致，仍不若群邪势盛，我们似非设法把隐居高黎贡山凝翠谷中的‘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三人请出来不可！”

“雪山冰奴”冷白石说道：“这三位武林奇客虽然绝艺惊人，但最多不过与仲孙大侠在伯仲之间，可能仍非轩辕老魔之敌。”

夏天翔闻言，想起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曾经自称功力微逊“八莫妖王”轩辕烈一筹，则“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等，定然也不是这位被海内外群邪奉为宗主的老魔对手。

茅玉清见夏天翔忽然低首沉思，遂含笑问道：“夏老弟，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忽然灵机一动，喜得扬眉笑道：“我想起来了，请老前辈们书写战书之际，把日期略微定得远些，或许我能找出一位绝代武林奇客，来对付‘八莫妖王’轩辕烈。”

“万梅老农”秦乐圃惊喜问道：“夏老弟，你所说的绝代武林奇客是谁？”

夏天翔遂把“天羽大师”及“三绝真人”双双坐化之际，突然撞来的那位黄衣老人夏侯巽说出，并含笑说道：“这位老人家的功力之高，委实已入化境，且好胜之心甚强，我若能找得到他，定可把他激将出来，与‘八莫妖王’轩辕烈一较上下！”

秦乐圃点头说道：“这位夏侯老人确是一位对付‘八莫妖王’轩辕烈的理想人物，但他既与老弟订有五年后的泰山之约，如今定在人迹不到之处闭关课徒，海宇茫茫，山川无数，却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夏天翔笑道：“故而我请老前辈们在战书之上将那约会之期略微订得远些！”

“冰魄神君”申屠亥略一沉吟，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我们把日期订在后年的八月中秋如何？是否仍觉太近？”

夏天翔笑道：“不近，不近，我在明年元宵投送战书以后，有一年半的时间寻找那黄衣老人夏侯巽也就差不多了！”

申屠亥又复问道：“时间订在后年八月中秋，地点订在何处？”

秦乐圃接口说道：“地点最好是在中原，不要距离‘八莫妖王’轩辕烈以及震天群邪的巢穴太近。”

夏天翔闻言，含笑说道：“是否干脆便订在海内外群邪向‘八莫妖王’轩辕烈祝寿的终南山太白峰顶？”

秦乐圃赞道：“还是夏老弟心思敏捷，这地点想得着实不错！”

“冰魄神妃”茅玉清笑道：“时间地点既已决定，我来写战书。”

秦乐圃笑道：“署名人除了雪山、峨嵋、少林、罗浮四派掌门以外，最好把‘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四人也一并写上。”

茅玉清方自含笑点头，夏天翔又复叫道：“茅老前辈还要加上两个名字！”

茅玉清笑道：“是不是夏老弟与仲孙飞琼姑娘？”

夏天翔俊脸微红，摇头答道：“我们份属后生下辈，降魔卫道，虽属有

责，却不敢如此狂妄，我想请茅前辈加上的是弘法真人及‘龙飞剑客’司徒畏，因为他们可以代表武当、点苍两派。”

茅玉清听得连连点头，并立即援笔作书。

“冰魄神君”申屠亥长叹一声道：“雪山派若非秦老前辈与夏老弟远来报讯，并鼎力相助，定然血染玄冰原，与武当派同一命运。如今群邪铩羽，暂告平安，倒令我颇为怀念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但不知他安好与否？现在何处？”

夏天翔道：“我元宵投书以后，乘着漫游天下，寻找黄衣老人夏侯巽之便，也要找找弘法真人，劝他切莫消沉颓废，务宜重振雄心，复兴武当一派。”

秦乐圃笑道：“倘若天从人愿，后年八月中秋能在终南山太白峰顶大歼群邪，荡平丑类，则就便举行武当、点苍两派的复兴大典，岂不是一桩武林盛事？”

夏天翔抚掌笑道：“秦老前辈想得绝妙，你这种愿望定能完成！因为我始终相信正义必昌，奸邪必败，举头三尺，自有神明！”

这时“冰魄神妃”茅玉清已把战书写好，递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及夏天翔观看。

夏天翔看完书信，妥为藏放身边，向申屠亥含笑道：“申屠神君，关于鲍三姑业已自尽一事，最好暂时守秘，不必宣扬……”

申屠亥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点头笑道：“夏老弟放心，你大概是想令‘九首飞鹏’戚大招顾虑他师妹的安危，不敢对雪山派再作妄图，我一定照办就是！”

此间事了，夏天翔与“万梅老农”秦乐圃二人，遂向申屠亥、茅玉清夫妇及冷白石等告别。

“冰魄神君”申屠亥等知道夏天翔尚有别事待办，也不再留，遂殷殷送到玄冰原下。

临别之际，冷白石极为慎重地向夏天翔叮咛道：“夏老弟，你千万别忘了你左臂新伤，接骨未固，在十日以内，忌耗真力！”

夏天翔笑道：“冷大哥，我不会忘记的，但请你也不要忘记才好！”

冷白石愕然说道：“我忘记什么？”

秦乐圃在一旁接口笑道：“冷兄不是说要送夏老弟一只大鹏鸟么？”

冷白石恍然失笑，拍着夏天翔的肩头说道：“我协助申屠神君夫妇在此略作安排之后，便带着羲之真迹及吴道子佛像去往北天山，寻找‘无机先生’，替老弟索讨大鹏鸟，务期于下次相逢之前，有以报命！”

说到此处，双方遂互相为礼，一笑而别。

（请续看第四部）

